

04277

编号: 0000739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六年

中央档案馆
广东省档案馆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彙集

(中共广东区委文件)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六年

中 央 档 案 馆

广 东 省 档 案 馆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月

编 辑：孙道昌
审 稿：陈万安、林忠佳
校 对：江应树、吴秀娟
张友和、林忠佳

编出时间：一九八二年十月
印刷时间：一九八三年九月
印刷单位：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
印 数：二千份

編輯說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编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广东党组织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看不清的人名、地名以“△”代之；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但某些文件如“省委报告第一号”，则直接改为“中共广东省委报告第一号”，不再加注。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一九二一年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 (1)

一九二二年

冯菊坡、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致秀松等信

——组织《爱群通讯社》，建议加强工人运动的联络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7)

一九二三年

某同志在广州写给李汉俊的信

——党的“三大”的召开，要求他参加工作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9)

一九二五年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州地委为庆祝“五·一”

节告工农兵及劳苦群众书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 (15)

中共广东区委对于广东时局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 19 ）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七月）	（ 25 ）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对广州各界 示威运动宣言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 39 ）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双十节宣言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 41 ）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工人 组织状况、工人运动趋势、党对工人运动的策略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 45 ）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	（ 81 ）
中共广东区委为俄国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 告工农书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 93 ）
中共汕头支部、团汕头地委告潮汕民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101 ）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告广东民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105 ）

一九二六年

-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为中山先生
逝世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109)
- 中共汕头地委、团汕头地委为纪念孙中山
先生告民众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113)
-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为纪念巴黎公社
告工农革命群众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117)
- 中共惠州地委关于惠支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121)
-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为“五·一”
纪念告工农群众及被压迫群众书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127)
- 中共惠州地委关于党的联席会议情况报告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131)
-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东农民运动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月印) (135)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

——关于广州工会各派的演变，对待各派的策略

（一九二六年夏）……………（321）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

——广东政治状况，左、右派斗争及党的工作等

（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347）

粤闻杂记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中央政治

通讯》……………（359）

中共广东区委致中央电一束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中央）……………（365）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四川军事运动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369）

中共广东区委对于工农商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

——（原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央

政治通讯》）……………（371）

中共广东区委致党中央信

——答复中央十月四日来信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385）

- 中共广东区委致党中央信（摘录）
——蒋、汪关系及国民党中央主席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393）
- 中共广东区委军事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397）
- 中共广东区委对于左派问题之讨论
（一九二六年十月）……………（405）
- K.M.T. 中央地方联席会议经过情形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出版的《中央
政治通讯》）……………（413）
-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一）
——汪复职问题，对唐策略，国民政府迁移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425）
-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二）
——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
我们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427）
- 黄日葵给中央的报告
——广西政局之分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441）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①

(一九二一年)②

一 去 年

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当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③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当时广州是在广西人的管辖下，他们残暴地镇压各种运动，而这时我们又有财政上的困难，因此，没有任何进展。

去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д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

①原文未署作者，从本文内容看，作者似为陈公博。

②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③疑为《广东群报》之误。

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Минор）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者》，印数为三千份。这时，广州产生了两个工人组织：一个是机械工人俱乐部，另一个是宽山（Кван-шан）^①工人俱乐部，宽山是离广州有五十哩的一个不大的小地方。这两个组织各有四十至五十人。因为我们不是该党党员，不能提出关于该党的详细报告。

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

最遗憾的是我们非常需要钱。《劳动界》^②已停刊，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

①疑为顺德县官山。

②应为《劳动者》。

困难；第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开。

二 现 状

现时，我们的宣传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维持下去。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计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这些小组里没有工人，因为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而与士兵群众建立联系，就更加困难。为了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我们每月从党员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

在上海（Шанхай）^①，我们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由于该校七个校务委员的帮助，宣传了我们的原则，并希望增加学校数量。此外，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委派我为该所所长。这个养成所是广东省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希望养成所附设工人夜校和工人组织工作学校。但是这个养

^①译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是广州。

成所的存在取决于政治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利用这种关系。

三 今后意见

1. 吸收新党员

广州的党员人数不多，这就使得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工作开始时，我们不愿意轻率地吸收新党员。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暂且不谈工人和士兵群众，可以说，大学生们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因为有这些困难，我们要特别坚定。将来，我们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从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新党员。其他人也愿意加入我们党，那是计划之外的事情，现在还谈不上。

2. 成立工会

这个问题更是困难，因为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熏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用不着多谈，因为他们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很快就要去法国；还应指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任何组织。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斗争困难得多。因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

系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十年以前，他们就设法向工人和士兵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影响，而在去年又鼓动工人罢工，援助陈将军。这个党的许多党员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

我们组织工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机械工人工会^①和铁路工人俱乐部。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组织教师工会。

我们在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人有联系，但仍在设法单独组织工会。现时，我们与某些工会，如理发工人这一类的工会有联系；我们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便在机械工人工会中产生影响，看来我们的尝试是会成功的。

3. 成立工人学校

①工会学校

成立这类学校的计划是：要求一切工会各派两名代表，每周到学校来二、三次。学校教授的课程有：工会组织法、工人运动史和欧美工人运动的现状，等等。我们认为，经过二、三个月以后，这个

^①疑为广东机器工会。

学校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许多工会对我们的工作会感到满意。

②工人夜校

现时，只有一个学校由我们的同志直接领导，虽然很多学校是由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工人自己筹办的，但是学校的工作并不十分顺利。机械工人工会在广州的影响最大，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这个学校取得明显成果后，我们再着手其他学校的工作。

4. 对农民的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同志，为了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农村》，我们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使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扩大宣传。

5. 与士兵的联系

我们特意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因为广州没有真正的士兵，军队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他们是危险的，对他们要特别谨慎。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要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边来。

（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①译者注：原文为 Чу—Но—у си.

冯菊坡、阮啸仙、周其鉴、 刘尔崧致秀松等信

——组织《爱群通讯社》，建议加强
工人运动的联络*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秀松、春木、子充先生：

我们现在联络广东总工会内的重要分子——油业工会、轮船工会、革履工会、机织工会等在一起，来组织一个通力合作的《爱群通讯社》——兼且预出星期报。我们的工作：得到联络劳工的机会，为实际训练之准备，完成劳工运动的中心，是为至要的。将劳工运动的力量，向外发展，完成社会的劳动化，也为必要的。尤其是指导劳工在政治上的活动，以争得过渡时代的劳工保障法。我们依上各原则，所以不遗余力，促成于数日之间。现在已着手办事，积极进行。但我们相信联络全国的劳

工人们，进而至于世界的劳工们，是最有力量而且是势在必要的。那么，我们很想和你们连成一气，互通消息，做这最有力量而且势所必要的工作。如贵地关于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动静状况之新闻资料〔料〕，请尽量供给我们，来沟通劳动阶级之消息，做我们劳工运动的需要，不胜感激之至！此上，并祝

康健！

如有各地的劳动界的出版物，也请按址寄下，以资宣传。

广东劳动组合书记部

冯菊坡

阮啸仙

周其鉴

刘尔崧谨启

通讯处：广州惠福中路玉华中约二十号之二、二楼。

请秀松兄将各区劳工状况统计随时寄下。

菊坡再白

某同志在广州写给李汉俊的信

——党的“三大”的召开，要求
他参加工作*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李汉俊 (Lihandjien) 同志：

今天，我们的李大钊同志离广州去北京，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上一封信。在大会^①期间你不能前来参加，使我感到非常遗憾。你自己也知道，组织的成员非常少，了解情况的人不多，因而在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几次要求你到这里来参加会议。我认为，这次会议比我们前二次所开的会议好得多，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我想，北京支部的工作困难，已经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你再没有什么理由站在组织之外了。在第一次会议上，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

^①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正因这个理由，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求你到这里来。

关于在北京接受一个官职的通告，已被取消。这一决定，当时是在错误情报的基础上作出的，而主要的是，这种决定不能成立。这种错误的命令，是在那时作出的。那时我们不能在一起讨论，并且在调查研究之前过早地作了决定。在这次大会上已经证明，去年有许多事情是错误的。我希望，新的中央委员会能更好地进行工作，比老的中央委员会有更大的信心。但当然，许多工作依靠党员和支部的帮助，没有密切的合作和好的集中制，要建立一个好的组织是不可能的。认为中国应该与别的国家不同，这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通告已经收回，我认为，你要立即参加工作。即使你在北京，你可以用许多方式帮助我们的工作。去年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每月的教育工作被完全忽视了。今年在这方面将作得好一些。新的月刊《前锋》^①的第一期，现在正在付印。这一期

^①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创刊。主笔是瞿秋白。

是由 Tschue Tsze-bo 同志负责编辑的，他的健康状况很坏，在这次大会之后需要进行休息。他过份地把他的力量放在组织工作方面，现在他已精疲力竭，需要长期的休息。正由于这个理由，我希望李同志帮助陈出版一种好的月刊，陈同志也非常需要你的帮助。除了办月刊之外，还要办一个季刊。月刊应该是一种结合实际刊物，文章应该绝大部分有关中国形势的报道，而不应像以前那样是一种理论性的刊物，而应该是一种战斗性的刊物。但当然应该比周刊的文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请你帮助陈出版《前锋》刊物，同时帮助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完成政治任务。为了发展国民党的左翼力量，应该在北京出版一种政治周刊。要把国民党改组为现在的民族革命政党，必须吸收北方的新党员，因此开展一个好的宣传工作是可能的，并且能获得成功。北京不久将建立一个民族革命的国民党支部。

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政治应该是革命的民族政治，国民党决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政治战斗团体，甚至最进步的国民党员，也怀疑建立一个民族革命性质的群众党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坚持封建办法，采用北方军阀相同的手段。即使现在，他们

不敢走另外一条路，不敢放弃在广州的荒谬的战斗，认为有必要控制一个地盘作为反对北方的基地，与北方封建势力作斗争中作为他们有政权的证据。他们将按照过去的方式来建立新中国。因此，当我们带着革命理想加入国民党时，我们是为了改组这个党。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性是有的，中国的革命分子不是空想，而要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必须坚持和改进我们的组织，以保证我们在同一条战线上搞政治工作，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影响。

上海的怀疑分子企图自行其是，在二月失败之后，在工人中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分裂工人，其结果只能是出现一个更坏的小组织。他们为了发展成一个大的组织，就忽视参加组织人员的质量。他们之中最好的成员可以参加我们的小组，但他们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要搞分裂。今后会证明，这些没有原则的政客，正在组织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和把一些优秀分子开除出这一组织。我应该迫切地要求你，尽你一切力量阻止这些冒险分子对汉口工人组织的破坏。项得龙 (Han·Te-lon) 在党中央委员会之内，张连光

(Chan Lin-Kwan) 是候选人。程潜 (Chen Tjen) 在进行多次会谈之后，同意与我们进行合作。你回到汉口之后，就能对湖北许多有困难的同志进行帮助。但是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不要忘了经常地给《前锋》杂志供稿。你对杭州的 Yusho-te^①同志也可能进行一些帮助，他对土地革命工作特别感兴趣，我们在这方面必须着手搞起来。我们要收集资料，有可能的话在月刊上进行讨论。前进吧！请帮助我们！在离开之前，我希望能见到你。请来信并写明你的地点，使我能经常给你写信，即使我在国外，也能给你去信。

致以敬意

你的同志

①于树德。

1 9 2 5 年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州地委为 庆祝“五·一”劳动节告 工农兵及劳苦群众书*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①

工友、农友、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

“五·一”劳动节是全世界工农阶级游行示威，并检阅自身力量，准备反抗资本家、地主及帝国主义者日子。固然，自有“五·一”运动以后，工农已获得了相当的自由，但是这种相当的自由每次都是由资本家、地主或资本家地主的政府今天给了工农，明天又用很巧妙的方法收回去，工人与农民的痛苦只有更加利害。

即以中国而论，自一九二〇年中国第一次有“五·一”运动以来，政治日形紊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巧取豪夺一天利害一天。近来英国在新加坡筑军港，美国扩张驻华舰队，日本预备新武器扩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张海军，其用心无一不在争夺中国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血汗。日本挟持奉张、段、唐，英国暗助陈炯明，均是利用一派军阀为其掠夺中国劳苦群众的鹰犬。

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外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榨，内受武人政治之摧残，资本家及地主从而敲精吸髓，故生活日趋惨境。工资及收获既不够一饱，又须在湫隘污秽的环境中，继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工人受监工与工头之压迫，农民受土豪及劣绅之盘剥与敲榨。而儿童、妇女之工作于工场田野中者，其受苦尤超乎言语思拟之外。因此，中国劳苦群众为自救起见，应当力争：

- (一)组织工会与农会之自由权；
 - (二)工人与农人之言论出版自由权；
 - (三)同盟罢工、罢佃之自由权；
 - (四)组织农民自卫军；
 - (五)国民会议中工人与工〔农〕人之无限制普选权以及被选权；
 - (六)工人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减租；
 - (七)取缔外人在华设立之工场及农林垦殖场。
- 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历次指示敌人之

阴谋狡计于劳苦群众之前，说明中国劳苦群众应提出之要求及应取之战略。此次吾人所欲为全国劳苦群众告者：中国劳苦群众应自有其政党，一方主张自身之利益，一方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以打倒目前共同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须自己有自己的政党，然后才可以集中全中国劳苦群众的力量，利用各种时机，乘帝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军阀与军阀间明争暗斗至于焦头烂额之时，起而取得本身之权力，以解放自身而解放全世界。

今年“五·一”为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广东省农会开幕日，所以我们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谨下列之口号提出于全国工人、农人之前：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土豪、工贼及国民党右派！

工人、农人联合起来！

工人、农人应加入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

拥护国民党及广东革命政府及真正革命军！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广东省农会万岁！

工农大联合万岁！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地方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 对于广东时局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们！

反动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的武装已经解除了，他们三年祸粤的罪史摆在你们的面前，异常显明。他们自从入粤以来，假拥护广州革命政府之名，侵夺地盘、擅任官吏、占霸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侵占民房、强拿夫役、封闭民船、摧残农会、屠杀工人、收容土匪，纵令兵士奸淫掳掠，勾结西南祸首唐继尧、卖国亲日的安福首领段祺瑞、背党叛国之陈炯明、林虎、屠杀中国人民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商团领袖陈廉伯、陈恭绶、国民党反革命分子马素、冯自由等，积极图谋倾覆广州革命政府，其罪恶显著，其反革命行为昭彰，诚然人人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但是这次广州政变，其意义不只于扫灭——刘震寰、

杨希闵，这次战争其范围不只于革命政府的军队与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队。这次政变有很重大的历史的意义，这次战争系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武装斗争。因为刘震寰、杨希闵等敢积极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徒以有唐继尧、段其瑞、陈廉伯、英国帝国主义者、马素、冯自由等积极的帮助积极的怂恿，这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的军阀、买办阶级、国民党的右派联合一致的向引导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谋中国民族解放的国民党进攻。换句话说，是各种反革命的力量联合一致的向革命的力量进攻。幸而这次攻胜了，不幸而战败，则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必受一很大的打击。因此这次的战事，其范围不只于刘震寰、杨希闵等的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军队，这次的战争明显点说是反革命派与革命派很剧烈武装斗争。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工人们！中国被压迫的人民被帝国主义者、军阀及与他们勾结的反动力量的压迫、摧残，已经够了，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再不能忍受，按理说刘、杨等反动力量必被打倒。刘、杨等有武装的力量，革命的国民党同样亦有武装的力量，并且比他们还

强大些，按实力说刘、杨等反动力量也必被打倒。何况还有粤汉、广九、广三三路的工人联合罢工，断绝刘、杨等的交通；电报工人罢工，阻止刘、杨等的消息；海员阻止从远道运来之徒手兵及截击破坏铁路罢工之工贼；兵工厂工人罢工，停止供给刘、杨等的子弹；海、陆丰及番禺珠村之农民自卫军均派队帮助革命政府的军队；及各种政治的宣传队猛烈的宣传，和各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传单，援助革命政府，痛诋刘、杨等反动军阀的罪恶，使一般被压迫的群众明了刘、杨等反革命的力量那有不被扑灭的道理。在刘、杨等被打倒的许多原因中，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公然表示如此伟大的力量，一方面固然可以看见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再不能忍受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各种反革命力量的压迫的热情；但同时须知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所以如此的积极援助革命政府，对于革命政府有一定的希望，希望满足他们的要求。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工人们！反革命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已经打倒了，与他们勾结的各种反动力量受此打击，当然要敛迹起来，广州革命政府从此减去一层

障碍。假若在此次胜利之后，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新的改革，在广东开一新纪元，减轻工、农等被压迫群众的负担和满足他们的要求，则失掉了这次胜利的意义，于平常间①一派军阀与一派军阀的战争！

国民党广州革命政府诸领袖们！你们平常不是说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是〕由于反动的军阀盘踞之广东违抗革命政府的命令吗？刘、杨等反动的军阀现在已经打倒了，你们应当明白这次打倒他们的真意义，毅然决然的实现当他们未打倒之前你们自己提出的各种政见，如军事、行政、财政统一。你们尤当了解工、农等被压迫的群众所以积极援助革命政府的原因，满足他们所提出来的各种具体的要求。你们更当明了要实现你们的主张和满足工、农等被压迫群众的各种要求，除须你们自己要有很大的决心外，还〔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们当设法很坚决的排去。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们！好容易你们帮助革命政府把刘震寰、杨希闵打倒了，你们应有组织的继续的为革命

①原文如此。

政府的后盾，使革命政府实行有所改革。但同时你们须达到下列各种最小限度的要求：

甲、一般的：

（一）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绝对自由。

（二）统一行政，绝对禁止军人委县长，实行地方自治。

（三）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修改税则，绝对禁止军队霸占征收机关。

（四）统一军政，严禁军队扰害人民。

（五）实行禁绝烟、赌。

（六）整理市政，开浚河道，建筑道路等。

（七）教育经费独立，增加义务及职业教育经费。

（八）切实办理剿匪清乡事宜。

（九）裁减驻防兵额。

乙、工农兵方面的：

（一）绝对保障工、农组织工会、农会，及罢工、抗租等权利。

（二）制定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保护童工、女工利益。

（三）实行劳动保险。

（四）规定保护农民利益之法律，取消田土业佃产保证局，禁止预征钱粮，规定最高限度租额。

（五）严行取缔高利盘剥。

（六）严禁军队扰害农民。

（七）扶助工、农经济合作事业之发展。

（八）改良兵士生活，给予职业及政治教育。

（九）保障退伍兵士生活。

（十）优待阵亡军人家族。

（十一）规定残废军人年金。

广东的工友们、农友们、革命的军士们，及各种被压迫人民们！这是刘、杨等反动军阀肃清后，革命政府应当满足你们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你们应当自己积极起来争，扩充你们自己的组织，有组织的监督和迫使革命政府实现。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 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①

(一九二五年七月)^②

自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其时广东政局异常紧急，无一日不谣传“今晚开火”。吾党六月一日，接中央电令举行大示威，乃不顾环境之如何，尽一□□奔走。于翌日正午，在广东大学开群众大会，到者约二千余人。会毕，巡行经过沙面之对岸沙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援助上海同胞”等口号，散传单三万份。

那时吾党的最大希望，只想粤港两地举行一日之定期罢工、罢市、罢课，以为上海声援，终以政局紧张无法可以实现。并且那时吾党正努力于打倒反革命派之宣传及战时罢工之准备，故无暇兼顾及此。

①原题为“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作者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年、月是根根本文内容判定的。

六日，河南北开火了，革命政府据河南，反革〔命〕军阀杨、刘据河北，挟河而阵。主要同志皆迁河南，留河北者，只总工会之数同志而已。军事行动时期，市面戒严，反革命派以打倒共产党号召，总工会向著色彩，故此时留河北之数同志在炮声中完全停止活动。八日，中夏、云鹏两同志赴港。其初，亦不敢过存^①，超越粤港定期。后颇热烈欢迎，甚至有电车工会、洋务工会、华工总会召集职员开会欢迎者，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对沪案皆表示愿意罢工。情形如此，于是派黄平同志返省报告实情，并请临委决定罢与不罢，派人及带款。

临委决定必罢，并指定黄平、中夏、杨殷、兆征、匏安五人组织党团为指挥机关。黄平同志回港。于是用中夏、黄平同志名义邀请有革命性及有势力之领袖，在每餐楼秘密开会，共十五人。议定要求条件及组织方法，并定工团总会皆发出通电。海员工会电较灰色，工团总会电指明英、日帝国主义在港地^②，指明英国帝国主义乃非容易之事。并此电文头衔，首中华全国总工会，次中国国民党，

①、②原文如此。

再次其他，亦可注意之事。大会后，工团总会暗中有反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之拟议，今竟若此，乃非始料所及。

当时，港地工团见报载各地援助上海日不绝书，颇受刺激性。慑于英政府之淫威，相戒不敢动，并不知怎样动。自我们同志与他们接头罢业，以上之奢望×抵港后，与所在地之黄平、杨殷数同志开会，察问情形，似觉香港罢工有几分可能性，于是商定活动计划及宣传大纲。先数日，港地同志尚如上海惨案，发传单数仅限船厂方面，无甚效果。分头进行，上层工团方面，由中夏、黄平、兆征三同志负责。下层工人群众方面，由李廷诸同志负责。学生方面，由月坚〔笙〕C. Y. 同志负责。商人方面，则无法活动。

先是中夏同志未到港之前一日，海员工会与过端午后方举，吾党党团见外界形势极为恶劣，香港政府之压迫亦日紧一日，知非速罢必生变化。于是，决定海员发难，并运动电车、西文排字、洋务并举，十九日晚实现。

惟须言明者，香港工团领袖多隶国民党籍，我们此决在港鼓吹罢工，多号国民党中央及革命政府

之命，故收效极速。此亦不得已所取之手段也。

(一)

香港海员、电车、洋务、西文排字罢〔工〕后，×代表多数怀疑者有二点：一、即罢后食宿问题，则人人心目中引为大惧恐，不能离港受苦。也经我同志渲染其辞，加以解释，群皆信之。所余之问题即怎样罢？何时罢？有主张分批罢者，有主张一齐罢者，有主张三日内罢者，有主张七日内罢者。最后决定一齐罢，七日以内实行，听候委员命令。并通过宣言及条件，另做呈文，由所有百余工会盖章递呈政府。

原来，过三日即端午节，各工团代表有欲渡。第二日，召集全港工团会议。翌午，在车衣工会举行，到四十八人，当场一致通过罢工，并组织全港工团委员会，提出委员，我们同志兆征为干事局长，黄平为外交委员，中夏为总参谋。并决定派二代表随中夏、黄平返省与革命政府商洽。

其时杨、刘已败，革命政府渡河二日矣。十四日，国民党已由老鲍提议决定援助香港罢工，故与廖、胡等接洽时，极其顺利。二代表满意回港，开会报告，群情欢腾。彼时各工团〔影〕响极巨，各

工会因有同盟关系，亦不能不跟着举行。惟此时吾人唯一注意者，即起落货工人是也。如起落货工人不罢，则海员处境极孤，则罢工之局难以稳固。起落货有数工会，最大者如同德有一万余人，其次集贤约三、四千，其余则有卸货、海陆理货、煤炭等。煤炭人数亦不少。我们同志对同德颇费周旋，同德领袖并无热烈赞成之表示；又该原有基金数万，亦不愿提出动用。但此为稳定罢工局〔势〕之必要一着，曾费巨款亦所不惜。后同德、集贤、海理〔陆〕理货、卸货、煤炭、船主司机六工会要求与全港工团委员会缔约，亦只好允准。此事既定，中夏、黄平方先后返粤，留匏安、杨殷善后，兆征俟全罢后方离港。

十九日起至六〔七〕月二日，全港皆罢毕。就中反对罢工最力之贵族机器工会，原决不罢，惟工人自动离港，亦相率陆续转入旋涡。又船厂工人，曾有零星行会组织，当有多数未加入何项组织之工人，并未得何处罢工命令，亦闻风逃工返粤。此两部分工人，则为此次罢工之最后一批也。

罢工工人人数无法统计，大致返广州者约三分之一弱，还乡者约三分之二强。还乡以沿广九路、

南路、江门、中山等处为多。兹将在广州人数开列于下：

最多者：

海员三千八百四十一人，

同德约二千余人，

煤炭二千四百九十八人，

集贤一千三百六十六人，

洋务三千四百八十八人，

其他

总共三万七千人。

自中夏、黄平二同志重返港后，越区委当即指定菊坡、尔嵩、施卜、李森、伟民、延年六人组织党团，以李森同志为书记。一方筹备招待事项，如借工人名义封赌烟馆准备粮等；一方派菊坡、尔嵩、施卜运动当时沙面洋务工人，多数极表同情，虽有少数分子表示软弱，但为大多数所压服，立即联合沙面所有各工会组织一罢工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及宣传队。在未罢工时极力宣传决定，听全国总会消息，若香港今日罢工，他们也就同时一致行动。到十九晚，香港海员已罢之消息传到，总工会立即通知他们，他们果然于二十日

早，二千余洋务工人全体离开沙面，毫不迟疑。同时，我们党团立即决定全国总工会之下组织一公开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之下组织一干事局，分庶务、招待、会计、宣传、纠察、文书六部。宣传以菊坡，庶务以尔嵩，招待施卜，会计黄国梁，纠察伟民，文书刘伯伦。委员会中李森、伟民二同志参加，伟民为委员长，港罢工到省的工团派三人，沙面的派二人。这是临时的组织。自后，来省工人日益多，乃改组委员会及干事局，其组织另书于后。中夏、黄平、兆征等亦先后由港回省，我们党团也随之扩大，每晚开会一次，所有一切进行策略，皆取决于此。

（二）

罢工工人之组织分述于下：

（一）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五十人举一代表，计共八百人上下。吾人甚重视此大会，每次必有政治报告，报告后作一结论，当场通过。其余则为会务报告、财务报告及讨论。做政治报告，多为民校中要人，余为吾党同志。惟做结论，则全属我们。每星期原为二次，现改二日一次，意在次数越多，则吾人宣传越大也。

据以往以观，颇有进步，如再加训练，进到真苏维埃亦未可料。

(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最高执行机关。由全总出二人，香港出七人，沙面出四人，共组织之。全总为林伟民、李森同志、苏兆征同志为委员长。各委员尚能切实负责。黽勉从事，成绩甚佳。

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为技术机关。局长为李森同志，其下分列七部：

- A. 文书部
- B. 庶务部
- C. 招待部
- D. 宣传部
- E. 交际部
- F. 交通部
- G. 游艺部

(三)特设机关——现成者：

A. 财政委员会——负筹款、保管、分配之责，其下设会计委员五人，委员长苏同志兼。

B. 纠察队——负维持秩序、截留粮食、严拿走狗之责。我编制以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小队，三小队为支队，四支队为一大队。现已成立五大队为一总队。共二千余人。每级队长尽为工人。每级教练为铁甲队队官及黄埔学生。每级训育为吾校同志，中夏为训育长。

C. 宣传学校——为养成演讲人才之机关，

有学生二百人上下。冯菊坡同志为校长，各教员皆我同志。

D.工人医院。

E.保管拍卖处——凡截留得来之粮食，归其拍卖，充罢工之用。

F.会审处——凡拿获走狗，归其审判，并有拘留所，俨然一法庭。前数日外间谣传本处判决死刑，致引起广东检查厅长向国民政府之控告，工人大愤。现决由国民政府派员与罢工会审员共同特别法审判此数人犯，当不日成。

G.筑路委员会——构筑省城至黄埔马路，定名中山路，不日开工。

H.法制局——起草一切法规。

I.审计局——制定预算及审核决算。

(四)分指挥机关——香港方面，以全港工团委员会任之；沙面方面，以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任之，惟此会因无同志在其中指导，形同虚设，甚为可惜。

(五)顾问——此原为应付民校起见，计五人：汪精卫、廖仲恺、中夏、黄平、黄学增。

(三)

罢工开始数日时，吾校用全总捐出二万元，十

九用作香港罢工工人返省之旅费，民校出一万元，许崇智五千，其余商会等约二万余。惟完全恃捐款难以为济，由国民政府决定收房捐半月，如涓滴归公，又收四十万元之谱，此项房捐由公安局征收，交中央银行。罢委由该银行每日支取六十元^①，又足伙食之用。其余用款，多取给于各界捐款。现省府已决向各县征收，大约一个半月，可不发生问题。

最讨厌者，工人每日曾支给伙食二毛，惟无零用，又兼家庭问题，颇为烦闷。此问题至今无法解决，亦实无法解决也。

(四)

香〔港〕政府在酝酿罢工时，一面辟谣以安人〔心〕；一面恐吓以压工人。其恐吓之法有三：一出示谓拿获派散传单者若干；一调水兵登陆布防街口；一放出口风谓如工人罢工实现，立即封锁港口。但罢工实行，恐激众怒听〔任〕工人离港返省，随后则火车加价以困之（原来广九英段只四角五，加至一元，再加至二元），留难轮船以滞之，亦无强制阻止之事。

^①原文如此。

在港捕获者，在初多数随放，重要人被拘禁者胡荫（车衣）、戴卓民（海员）及杨匏安同志三人而已。

沙基惨案发生时，沙面英领事致革命政府一函谓：“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当初皆莫知其故，经老鲍研究，结果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十五万万金磅，每月一万〔万〕五千万金磅，每日四百万金磅。英货每年销于中国南部只二、三千万。两相比较，英帝国主义所受损失，罢〔工〕二十日比抵制英货一年尤多。故海员罢工，英人引为大惧。

半月前，沙面英领托德、意领事分向革命政府探询罢工解决意见，一致以取消不平等条件为言，不得结果。英领不已，亲致一函于交涉员，其最重要之数语为：“本领事欲知罢工于何时始，已罢工之主义若何，在何基础上解决之。”此函来后，严拒之，至今尚无回答。此函是何用意，当然不敢决定。据情理推测，当为香港政府意思或为初步之探询。

香港市面曾似安静，惟情形颇变，原限定在市场卖肉，今则卖肉可以沿街叫卖。食物高涨数倍。粪工罢工，垃圾堆满港尾，纸包粪随街抛弃。强迫留港工人作工，起落货工人约有千人。

据五日前香港西文晨报载，轮船停者九十艘，内英轮五十二艘，九龙码头当成废弃〔墟〕，每日出入口不过两三船而已。

惟粮食尚未完全断绝，因广东海口甚多，故香港得从此等处偷运也。前几日颇有由乡返港者，日有四、五百，近数日则少矣，因我们纠察截阻故。

总之，香港政府恐慌不待论，惟表面仍极似镇静耳。

(五)

工人方面，目下尚可乐观，大体极稳固。曾有少数小工会之腐败领袖，因不得位置与财权，颇有反动趋向。料不至动摇大局。最可喜者，海员最足恃，除宁波海员八十人欲回沪外，其余一致坚持无二意。

原来此次罢工之重要成份为海员、起落货、煤炭、洋务、粪工五种工人。海员无问题，洋务亦尚可靠，其余三种目前料不至发生变化。此五种如稳定，其余小手工业、半资家即会反动颺去，当不大害事。再退步言，即令他四种工人变化，如海员不变，亦尚堪驻足。

我们应付的策略：

(一) 与民校亲密合作，一以巩固财源；一以应付外交（帝国主义见吾人无分党派皆一致，必惧）。

(二) 极力截留粮食及防范工友返工，重要口岸已派大派〔批〕纠察前往，以军队随之，日内并拟进行小口岸之截止。

(三) 大规模宣传，除日刊外，并出画报、标语。不仅省城，须及各乡，因大多数在我无宣传必被谣骗去也。已定每日宣传费一万元。

(四) 注意海员营阵。拟以海员为维持营阵之基本队伍，即令发生变化，亦须以海员坚持到底，为最后之奋斗（上海似亦应注意此点）。

(五) 多找事做，以免工人赋闲思归。如赴乡向农民宣传、修筑马路等。且此等事可得少许工资，为贍家之用。

國人民，在當前的抗戰中，應如何努力呢？

第一，要發揚民族精神，團結全國同胞，共赴國難。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力量源泉。在抗戰中，我們必須發揚這種精神，團結全國同胞，共赴國難。只有全國同胞團結一致，才能戰勝敵人，保家衛國。

第二，要加強後方的建設，支援前線的作戰。後方的建設是前線作戰的基礎。在抗戰中，我們必須加強後方的建設，支援前線的作戰。只有後方建設得越好，前線的作戰才能越順利。

第三，要提高國民的覺悟，參加抗戰的行列。國民的覺悟是抗戰勝利的保證。在抗戰中，我們必須提高國民的覺悟，參加抗戰的行列。只有國民覺悟得越高，抗戰才能越徹底。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 对广州各界示威运动宣言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帝国主义推倒革命政府的一切阴谋已经都失败了！他用了陈廉伯、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梁鸿楷等用武力来摧残革命政府；又用了一班失意的政客、国民党的右派分子及报纸制造谣言，以“共产”口号中伤革命政府；甚至现在更用暗杀革命政府及国民党的领袖之方法来破坏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都已完全失败了！

廖先生的被惨杀，非特没有能摇动革命的基础，反使革命的基础在短时间中日益强固。自从廖先生被刺后，使革命的领袖有扫除反革命势力之决心，使更多的民众得有革命的觉悟。梁鸿楷等之被囚，魏邦平等之出亡，及此次叛军之解散，使革命中枢之广州完全稳固。中枢之稳固将有力以扫除东江及南路之余孽。于是广东之统一已有实现之可能。

唯是革命基础益巩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危害之心计愈急而愈毒。所以要扑灭此种猛攻，亦必须有更大之力量。政府方面须有更大之革命决心，人民方面须有更大而更密的团结，使广东能统一，人民能享和平与幸福，中国国民革命能有一强固之基础。

各界人民在统一广东目标之下应团结一致！

国民党革命政府及军队应有更坚强之革命决心！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阴谋！

造成一和平与幸福的广东！

巩固向全国发展之国民革命之基础！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 双十节宣言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①

十月十日是中国挂中华民国招牌的日子。中华民国的招牌是辛亥革命结果。但是中国只挂了这一块招牌，而没有能建立一个真实的民国。这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完成它的工作。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之开始，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要求解放之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开始。中国人民这个运动一直继续至今日。至今日这个运动，固然已进入一个新的形式而渐进于最后的决战，但是仍是辛亥革命之继续。辛亥革命的对外妥协与缺乏群众的赞助，而现在运动们②无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与有群众的参加，并不使两者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原文如此。

的根本性质不同，不过因两者当时的环境有所不同，而因此有所差别。所以十月十日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纪念日。官僚们当这纪念日为他们的休假与娱乐的日子本是荒谬绝伦，而革命党当这日为革命成功的日子而庆祝亦是糊涂而不明白中国的革命运动。十月十日应是我革命分子发奋努力完成辛亥革命的日子。

辛亥革命至今所以没有能完成的原故，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不断的阻碍。在辛亥革命时，只满清及少数大官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自从辛亥以后，帝国主义者造成了许多大小军阀，遍布全国，为其工具，以压迫中国的国民运动，树植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人民中间灌注奴隶的思想，造成一班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分子，因此使中国国民运动分裂。所以十月十日应是我们革命分子考察那些阻碍完成辛亥革命的势力以图摧毁之的日子；十月十日反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之日子。

去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完全纠正辛亥革命以来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错误政策，使国民革命运动从此可以上正轨而达于成功。大会后一年来的成绩——工农群众的参加革命及反帝国主

义运动——已证明现在国民运动政策的正确。去年十月十日正是广州“商团”屠杀工农群众的日子。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陈廉伯等买办，因惧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策略的正确，中国的运动将成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对于国民运动的先锋及革命政府重要的基础加以摧残，想在其成为革命势力的萌芽时代即行扫灭。不幸而国民党能实行第一次大会的政策，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没有能达其目的而失败了。国民运动日益扩大而成为群众化。十月十日应是我革命分子检阅革命群众势力的发展及革命策略的日子。

我们已日益接近与帝国主义最后的战争。我们今天纪念双十节应如交战前的军队行阅兵典礼，预备来年的大决战。我们正在与帝国主义第一次的大接触后，我们应集合与巩固自己队伍及确定进行的方针，使将来战争一定得到胜利！

今天是发奋努力完成辛亥革命的日子！

今天是检阅与集合革命势力的日子！

今天是考察革命障碍及确定各〔定〕革命政策的日子！

今天是准备来年与帝国主义最后决战的日子！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 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①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二五年
十月十日工人组织状况、工人运动
趋势、党对工人运动的策略*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一、广东现有工人及工会之实况

A. 工厂工人方面

1. 兵工厂

(1) 工人之分析：

兵工厂工人人数约一千八百，分配于下列六个小厂：1. 机关枪厂；2. 枪厂；3. 弹厂(无烟)；4. 机器厂；5. 无烟药厂；6. 机关弹厂。

工人中，土人约三百。在村住者六百，在内住八百。工人多数无奋斗精神，其原因有下列几个：

^①原标题为《广东工人运动报告》，作者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1. 农业社会之空气传染。该厂远在农村，与城市隔离，工人每月出省二天，无形中受农业社会之空气的传染，相信自己之命运，少抵抗自然之思想。因土人既占一部，而在村住者亦有如此之多，则当然受一部分之影响。2. 失业恐慌之心理传染。兵工厂分工太利害，工人多数终身专作一种最简单工作者。因此工人若脱离此厂他去，必难得着工作。且因工作上之专门程度既低，则无论技术如何之工人，都可以进去工作。故工人常常恐慌其工作被攫夺及常常恐职位之被开除，而丧失其奋斗精神。3. 包工制度之威权压迫。兵工厂之包工制度已有十余年之历史，工人不但无反抗决心，且自表示其甘心服从之态度，所谓在于认承时代未到觉悟时代。

(2) 工人之组织：

兵工厂工人向无联合之组织，间中所谓组织者，不过同乡组织或小小俱乐部等等组织。但即此观之，已经表示工人渐觉团体之重要。

直至今年五月时，兵工厂工人罢工，始有一个工人联合会之组织。此会可谓此次罢工之产物，亦可以谓罢工委员会之变相也。此工会虽有其形，但组织上不完不备，系统不明，此亦工人初次组织之

必然现象也。

(3)工人罢工之经过：

兵工厂工人罢工之动机甚不好，由一部员司所煽动，此部分员司即机器总会之分子。因机器总会所包之分子，上至员司、工头、厂长，下至散仔（工人）皆有也。

员司因设新任厂长移动地位，于是勾结旧厂长以为抵抗。工人因生活上困难，亦为其所煽动。罢工后工人在机器总会中居住，于是一切大权皆为上级员司所操纵矣。

此次罢工，即反抗滇军参谋夏声为厂长，而同情于旧厂长黄骚。因是时滇军已图占领兵工厂而工人予以打击，于是社会及政府方面皆予以同情。于是此次罢工声势更大，延长亦久。因滇军是时仍未敢施以武力压迫，而工人粮食亦因故厂长黄骚之暗助，不忧告乏。

此次罢工，卒延至杨、刘败后方能解决，前后罢工约两月有多。

工人在罢工所得者约有几点：1.工钱之增加；2.团结之实现；3.自身势力之表现。

工人在此次罢工所得之缺点亦有：1.粮食之倚

靠他人，而工人亦无自动之计谋。自己计划只知食饭，不知饭之由来；2.上级人员之把〔持〕。工人受不良之上级人员所把持，进退不知，形同机械；3.经济斗争之意义甚重。计此次罢工原含甚大政治意义，但工人只知此次罢工于其经济上利益有加，不知政治上之影响。且工人领袖中多存不干涉政治之心理。

(4) 工会组织之状况：

罢工时工人已有罢工委员会之组织，但工人中尚无独立精神，事事决于机器总会。其故在于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者多数为机器会派，我们同志被选者只有二人。因此，势力上当然不能指导，且在于包围之中，不能作独立之动作。

罢工后，工人开始作工会之组织，但因在机器会派势力之下，一切模型亦照机器总会，故组织上不甚好，非常散漫，无下级小组之组织。

职员中我们同志占有者不过二人，力量上亦太小（详情下段说明）。

2. 电灯局

(1) 工人之分析：

电灯工人不过六百——七百，内机器工人占百

余人，余皆为绞电线工人。前已分为两个俱乐部：一为互团俱乐部（绞线工人所组织）；一为互联俱乐部（机器工人所组织）。其所以不能并合之原因甚少，不过因会费多少之争执而已。此种工人因技术上太高，工钱亦增加，广州工人中以电灯局工人工钱为最多。

电灯局工人中亦分两派，即互团与互联。内以互团工人比较好些，因其团结力更大得多，且多知道机器总会之政策为不合。至于机器工人方面，则受机器总会方面之指挥，总会方面利用二、三上级工人把持之。

（2）工人组织之现状：

此厂工人甚为反动，因其为机器会空气所包围，不知外界之是非；且无机会与外方接近，于是一切动作皆为无阶级觉悟之动作。如油机之事，此厂工人亦持仇视油业工人之心理，此足证明工人中尚无甚觉悟也。

工人中普通生活上不错，故无甚要求，且有贵族工人之习气，不欲有所作为。故电灯局工人向无对外间各运动有所表示，而我们同志又无机会入会活动，亦无从纠正之（详情另录）。

近互团与互联已有联合之组织，其主动力以互团方面为多，互团方面之人比较明白些，我们亦有接近之可能。

3. 自来水厂

(1) 工人之状况：

自来水厂工人人数甚少，不过百余人，但地位颇重要。向无组织，向来直接受机器总会之指导，生活上亦不大好。今年曾经罢工一次，计一日，即在农工厂磋商条件。

(2) 罢工与机器会派：

自来水厂工人罢工，乃受机器会派一部分人之煽动而成。但中间经机器会派中人与自来水厂公司交涉，受公司贿赂一千元，愚弄工人，使其改变条件，即职业介绍权一条，改为由公司自由雇用。工人即发觉此事，将旧时在机器会鼎鼎大名之领袖四人拘在总会，开庭审问，而此四领袖即因此而落台。计此次罢工工人所得利益如下：1. 工钱之增加；2. 腐败领袖之推翻；3. 工人团结之实现。

4. 小机器厂

(1) 工人之状况：

在河南之机器厂，工人不下千余人。工厂计有

百余所，人数最多五、六十人，最少者三、四人。工钱最低，前四年加薪条件现已推翻。惟机器会方面亦无为之出力要求，故工人方面对于机器总会甚不满意，前曾欲起而要求工厂履行条件，但因无机器会之助力不能动作。

(2)工人组织之状况：

河南小机器厂工人旧有俱乐部二所，一为互劳俱乐部，一为觉然俱乐部，其原因不过因为地方之关系。但现在已渐觉悟，有一致组织之必要，已联合组织为觉劳俱乐部。

B.交通工人方面

1.粤汉铁路

(1)工人之分析：

粤汉路有工人一千五百余人，内分机器厂、车上、站上、路面各部分。工人以机器厂工人方面比较活动，且有革命精神，因为我们在此种工人宣传已有×^①年之久。至车上工人，多有小资产阶级气习，且因车上工人容易营私及运私货，故传染关系，令各车上工人皆不知阶级为何物，其中最坏

①原文此字不清，似为“二”字。

者，则托公司大脚，以冀做站长及车长等职。工程方面，工人团结亦甚好，生活上最为痛苦；未罢工前，每日所得工钱不过四角。司机工人亦如车上工人同，或运私货或自营私生意；至于赌嫖恶习，比任何方面工人为最，思想上最为反动。

(2)工人组织之状况：

粤汉路从前工人组织甚分歧，司机工人则组织一俱乐部，名为艺群俱乐部。机器厂工人方面，则组织一俱乐部，名为工余群旅。车上工人方面，亦组织车务同人乡会。工程工人方面，暗中亦有团体之组织。但从未联合，因彼此尚未感觉得有联合之必要。但后因罢工之关系，无论何种职业工人，都联合罢工，于是工人感觉到有统一之必要。此会之组织因有我们在内活动，且受我们同志之指导，故组织上颇好。

此路之组织以小组为单位，各机器厂方面以工作部为单位组织小组。工程方面以一旗（计十二人）为一单位。司机以一班为单位（计三人）。车上工人以一套车为一单位（计八人）。站上工人以一站为一单位（计约十人左右）。小组之上为支部，即每个机器厂为一支部，组织一干事会，人数

为三人。工程与站上工人联合组织支部，以一小站为一支部。车上及司机工人以其居住之地方为一支部。此种已实行有五个月之多，最近复改选一回，凡组长须以正式工人充当之。从前组织上未甚完满，且属初次组织，不能不靠工头及工目之力量，故与工头、工目合作，组长中多由工目工头充当。最近两个月已将各小组改组一回，而工会上之执行委员亦多以正式工人充当之，工头亦退避三舍，此可谓粤汉方面工会之一种进步。

但其组织最不好者为每种职业仍然分立。如车务工人，仍然有一分会。机务中，机器厂工人则无。司机工人，则仍有一分会。工程工人亦有一分会。此种分会之存在，可惹起分裂，甚为危险。但现在我们已经设法从支部上着手训练，使工人知道此点之不好。若支部组织健全，则此种分会无形中必致消灭也。

(3) 罢工之经过：

粤汉路工会之组织，由于今年二月三十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之一种影响，从前我们欲使工人组织工会，但无适宜之口号。值此次全国铁路工人会议，我们乃运动粤汉、广三两路选派代表赴会，

而工代表回粵后，工人于是知道全国有铁路工会之组织。我们派同志在各方面工人中宣传全国铁路工人已有独立之工会，广东工人方面不可无铁路工会，于是工人即有组织工会之意思。于是我们即召集广东省内各路（如粤汉、广三、广九、宁阳、潮汕）工人代表会议，会议结果即组织筹备委员会。但筹备之中，粤汉路路面工人即欲举行罢工。初路面工人本欲单独行动，后我们以为工会虽然未组织，但不可令其有单独行动。于是令同志向各方面宣传作一致之行动，并提共同利益之条件，于是三大部分（车、机、工）工人不能不合作，计前后罢工二日即解决。解决后，即进行组织全路总工会。自经此次罢工之后，工人生气勃发。于是五月一日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会之消息又到，我们于是提出口号谓：三路工会须于五月一日以前组织就绪。工人方面，因全国工人代表来粵关系不能不努力，于是不数日即组成此工会矣。

2. 广三路

（1）工人之分析：

广三路路局方面平日对付工人尚好，因此工人不思联合反抗，各职业工人亦有分立之态。如机器

厂工人则组织一互成俱乐部，木厂工人则组织一职工养志团，车务工人亦有组织。无组织者，只有路面工人而已。

广三路工人平日与厂长及各上级员司皆有合作，故表面上看以为员司能与工人合作。但实际上使工〔会〕容易分裂，故后来广三路工会之分裂亦由于此。

(2)工人组织之经过：

广三路工人受粤汉路工人之影响，亦同时组织全路工会。其组织法亦与粤汉路同，惟组长除机器工人外，皆非正式工人。在车上工人则以站长、车长等人为组长；在路面则以工目为组长。故此种组织不但无益于工人，且使工人多受一重压迫，即受工目以工会职员地位压迫之，但此为第一时期之必然现象，故不久即发生毛病。

(3)工会纠纷之经过：

广三路工会开始组织，工人当然受工目所骗，且因工人与上级员司有一种合作态度，故第一任之工会职员，多数为上级员司，非正式工人。因此之故，即兆分裂，故有此次之纠纷。此次纠纷之原因为：1.拥护员司（机务方面）；2.拥护局长（路

面、车务方面)。此次纠纷所生之形势如下：1.局长袒护一方面之员司，而反对其他一方面之员司，因而压迫此方面之工人；2.机务工人方面因被局长压迫，因而同情于其所为之员司，而反对其他二方面之工人及员司（车工二部）；3.车工二方面工人因其方面之员司被机务工人所打，亦反对机务工人，因而同情于局长。此种纠纷所生之现象非常不好：1.使工人与工人间分裂；2.与工人不反对其所属员司，与员司合作；3.使工人同情局长方面。因此我们即一方面使机务工人方面不可攻击车务、工程二方面之工人，只打击其上级员司及反对局长；而一方面亦使车务、工程二方面工人知道局长之压迫工人及知道其上级员司之非为工人谋利益。于是经数星期之努力，方能将此风潮理妥，而此次风潮所得之好处，亦有数点：1.使机器工人知其本身力量之不足，须靠他方面之工人之帮助；2.使工人中知靠员司必致自身分裂；3.使工人知道工会须由工人管理之。

3.广九路

(1)工人之分析：

广九路工人向来无甚组织，只于数年前机器工

人有一种组织名为维机俱乐部，其余工人如车务工及工程工人皆无甚组织。工人颇稳健，因多数工人在该路做工皆有十余年之历史，不甚欲动，然因此彼此团结甚坚。

工会中虽有工头之加入，但工头中坏者甚少（指机务方面），故工人因与之有历史上之关系亦无仇视之心。该会现任职员者除工人之外，亦有工头，但亦能合作。广九路工会所以胜过广三路者，只在于广三路工会则上级员司握重职，而广九路工会则非上级员司握要职，握要职者在于工人。

（2）工人组织之经过：

此路工会之组织在于刘、杨战争之前几天，当时发起组织者只为机器工人方面，后以战胜刘、杨，则全路工人有统一之必要，故曾有一度之联合运动。但工程与车务工人方面皆不愿先行联合，彼二方面工人欲自身方面先有组织乃联合，于是联合停顿。而机务工人遂联合路面工人，组织铁路工人联合会。殆此联合会成立后，我们同志亦曾作联合运动，冀三方面能抛弃一切而作大大的联合，但皆失败。但现在车务工人方面及工程工人方面已有联合之要求，想不久可以实现矣。

(3)加薪运动之经过：

广九路工人从来未有加薪，于是工会成立后即作加薪运动。在彼工会方面亦有计划即加薪时条件上包括各方面工人之利益，使工程及车务工人两方面工人无形中趋向于该联合会。现此工会之加薪运动已经和平达到，不用罢工。然广九路此次之加薪运动和平达到胜利，一方固能使工人知道工会之重要，但一方面使工人趋于改良一途。且加薪后工人生活上渐觉安裕，则奋斗精神必减少，我们已决定此后对于广九路应注意于宣传一方面的工作。

4.海员工会

(1)工人之分析：

海员工人属广东籍者，大约烧火以宝安为最多，水手以番禺为最多，楼尾以香山为最多。三种人皆各有一种特别组织，其中染国民党气味最深者为楼尾工人，至其他工人与国民党关系尚浅也。

工人中又有以宿舍关系而组织团体，香港方面寄宿舍约有一百四十多所，因此工人又有一种关系。海员之毛病在于其宿舍之隔膜，使其不能与海员工会直接发生关系。

海员中之包工制亦为其最大障碍物，工人每为

包工制下之行船馆及工头所操纵，而无从脱离其经济缚束（即债务的关系）。

（2）工人之组织状况：

海员工会最近已开始作船干事会之组织。至于以前之皇后船，亦有干事之设，各职业一人，但皆为工头，故不甚好，然多少亦有些好处。有干事设立之船，工人与工会之关系比较密切得多，会费必交足。

广东广州至香港之轮船亦有计划组织干事会，最近有海员俱乐部之组织。因此俱乐部成立后，海员益与工会关系密切，而工人比较听指挥。前数月河南轮因打工人而工会命令罢工，即全体停工。因而交涉胜利以后，各琐屑交涉无甚困难。

广州方面，最近与北、西江之船艇发生关系，并许其入会。但此种船艇阶级观念既不甚清楚，且其地位上亦不能分析阶级，故此种船艇加入反党不大好。

以上略为报告，至详细情形当由该会负责同志直接报告。

5. 集贤与同德工会

（1）工人之分析：

集贤工人分省、港二部分，其工作与同德不同，人数比同德少。集贤工作专属于船上货之一起一落，同德则有属于负托部分。集贤工人各地方均有，至同德工人则以东莞及四邑人为多，各分一字头（三合会之字头），一天一地人数万余人。其所以能维持其会员之故，在于会社之关系。

（2）组织之概况：

同德工会以天地二字为字头，分为两大派，各以地方主义相标榜。工会职员多为工头，但因会社关系，尚能指挥如意。其所以不能与集贤工会联合，原因有数个：1. 会社之关系（字头不同）；2. 包工制之关系；3. 地方之关系（同德工会多数为东莞、四邑人，故势力亦大）；4. 工作地点之关系（彼此工作地点亦指定不致相冲突，但亦不能联合）；5. 会基本金之关系（同德会内基本金甚重）；6. 领袖意见之关系（两工会领袖意见上有些不对）。

6. 其他工会

其他关于交通事业工会亦有数种，如电报、电话、邮差、人力车、汽车、轮渡、驳载等工会，各略述如下：

（1）电报工会：人数虽少，但因工作重要关系，

其一举一动亦含有政治关系。不过组织上不好，含有上级分子，在外因每次风潮都生出互相排挤之不好现象，且此种排挤其一胜一败亦与工人无一重大关系。此次电报工人罢工意义颇好，此种罢工所得效果甚好：1.可以〔使〕工会得群众推戴，能指挥群众；2.可以使工人自身感觉其力量；3.使国民党右派受一打击。

(2)电话工人，分男女工人二种，但有各自独立组织。司机之外，修线工人亦有俱乐部，曾于今年六月举行罢工一次，得到胜利。但此种工人带有贵族气味，不肯与男女司机合作，而男女司机又未联合，两家不能单独动作，至今尚无甚势力（此工会有女同志在内活动，但无甚大的事实可记）。

(3)邮差工会：邮差工会有工人四百余人，组织上甚好，皆分小组及支部而组织，曾作一度之罢工，不过因罢工关系不敢延长，不久即回工，条件即订妥。我们有同志在内活动。

(4)人力车工会：人数有一万，因事实上之要求，此工会不能不与工头方面合作，此会得与工头合作尚能维持其势力，组织上亦有支部之组织，我们有同志在内活动。

C. 手工业工人方面

1. 建筑工人罢工。罢工两月有多，虽能强迫东家承认条件，但因工业退落关系，工人仍多失业，且恢复未罢工以前之状况。

2. 建筑业工会。建筑业工会此次联合运动已有数年历史，借此次建筑工人罢工而发起。参加者计有十五个工会之多，现仍在进行中。

3. 工人俱乐部。此俱乐部之设立，为融洽各方面工人意见而谋统一之一种方法，现人数已增至七百余人，所包括之各工会分子亦甚多，将来组织上亦分组。

4. 其他。其他手工业工会亦只维持前时状况，其中亦多向统一职业组织方面进行（见下面组织一节）。

二、现时工人运动之趋势

A. 组织方面

1. 工厂工人：

工厂工人如兵工厂、电灯局、自来水厂及其他工厂工人，于事实上已承认产业组织之必要，虽然理论上许多腐败糊涂的领袖不是不明白这种组织就是反对这种组织。工人本身于事实上已感觉到在同

一作业场合都应联合一致，而且不觉得有分立之必要。而其所以联合之原因，在于罢工后方组织工会，故工人已于动作上经验过联合之必要，于组织上遂不反对联合，例如兵工厂工人之能联合各厂组织一个工会，完全因为兵工厂工人未组织之先已先罢工。电灯局工人亦因对付局长的关系，两俱乐部联合组织一个俱乐部（今年双十节开幕）。即粤汉路工会亦何尝不是先行各部分工人联合罢工，然后组织成此总工会。由这点观察，此后各工厂工人若能经验过更多一度之罢工，即可达到全厂工人联合之目标。

工厂工人方面，现在尚未感觉到工厂小组之必要，因彼等尚未有事实作为此点组织方法之暗示。如兵工厂工会下层尚无小的组织，电灯局、自来水厂方面亦然，因彼等未曾经验过此种教训，此必待经过一度之事实方能宣传有效也。

工厂方面工会已无工头参加，上述三个工会皆无工头参加作职员，至作会员则有。工头之加入工会者已规定只作名誉会员，但交费则一样。工厂工人反对工头之空气格外浓厚，且工人在工厂者所感觉工头之压迫又格外厉害，因此工会已有工头参加行政矣。

综上所述，工厂工人方面在组织上已朝此三种趋势前行，即是：“产业组合”、“工厂小组”、“反对工头参政”。而三种之中，只有第二种尚未实际化耳。

2. 交通工人：

交通工人中，铁路工人已经成为产业的组织，其中粤汉路总工会已有三方面工人加入。广三路总工会三方面工人亦无冲突，共趋向于统一。广九路虽然仍有车务工人尚未真心统一，但机器、司机及工程既有联合之可能，则车务工人势必加入，现车务工人亦非绝不肯加入，不过略有小资产阶级之气习，以为自身放弃其工会名称加入其他会为不名誉，但不久事实将教训他等当与其他工人一致进行也。但此种产业组织仍未臻完善，但工人方面尚未感觉到此点，虽然事实上已有发现，即广三路工会前月之纠纷即由此点而起，就是三部分工人（车务、机务、工务工人）分组一团体而然，由此之团体联合为一总工会，此点是以引起纠纷即足引起分裂。但此点工人方面以粤汉路工人最为感觉到此点之危险，最近之全路代表大会已决定分途组织办事处，每办事处无论何部工人都可派代表列席，而办

事处之下仍有支部，支部即由工程、车上、站上工人之小组联合组织而成。此支部若进行上健全，则上述之危险性可以消灭。至广三路工人因前次之纠纷，机务方面工人已感到非打破各部分之界限不可。广三路工人经验过此次纠纷，必觉悟到此种界限之分开，为不必要也。

海员方面虽然属于产业组织，但工人中尚有各职团体之一种特别关系，如水手之慈善会，楼尾之联义社等，且地方上之关系与职业上之关系又有一种连带，即广东海员中如属于宝安县多属水^①烧火，如属番禺者多水手，如属楼尾者多属香山等，此皆为产业组织上之一种障碍。但该工会方面已经开始作船之干事会组织，若能普遍，则此种产业组织当必趋向于严格的组织方面去。

粤汉、广九、广三三路工会，除向产业方面去之外，尚有下级小组之组织。此种小组组织于该工会组织之初已开始组织。当时组织不甚好，可分几个时期，第一时期只以人数为标准，即以十人为标准。后来觉得十人为标准事实上固然走不通，即意义上亦无甚理由，即变更其标准，是为第二期。第

^①原文如此，“水”字疑是多字。

二期之组即改按人数为标准为按工作地方为标准，譬如路面工人以一个工作房之工人为一组之单位组织，车上工人以一套车为一组，站上工人以一站为一组，司机一班为一组，工厂以一个部分为一小组。广三、广九方面亦随之改变。工人中对于小组之组织已感觉得重要，因前次杨、刘叛变三路罢工，全靠此种小组组织之力。因此，工人已从理论上到事实上觉得小组之好处。

对于工头参政一问题，三路工人已有相当之觉悟。粤汉路工会已有工头不得充当工会职员之规定，及上级员司不得加入工会之规定。广三路工会此次改组，已有工目及上级员司不得被选之规定。广九路方面现届职员间有段长及工头加入为职员，但此种人亦与普通段长及工头不同，常站在工人方面去。至其余之工头及段长，该路工人已觉得其不应为职员也。

至于其他关于交通之工人如电报、邮差、起落货、轮船等工人组织亦渐有下层组织。如邮差工会中，各局工人皆成立支部，人数过多之支部且成立小组。起落货工会亦有分部之组织，每工作集中之地方即成立分部。水上驳运工人如驳载工会之类，亦有

这部等组织。人力车夫工会亦有支部组织，即每一寄宿舍（人数由二、三十人至百余人）成立支部。

3. 手工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方面之旧行会遗传性太深，而现时广东经济发展又未能达到可以打破此等行会之程度，因此手工业工人之组织当然狭窄非常，且系统太乱。此种手工业工人于私有制度观念又未能打破，于可以保护其职业的组织，当然不愿意抛弃而谋更大的联合。但在〔此〕种未过行会经济时期之工会中，至少发见几件工会以职业关系而联合的事实，如十五个建筑业工会之联合，几个关于金银玉石之工会联合作一致行动、全省丝业的织造工人联合运动以及衣服职业范围内之工会联合之酝酿、印务业范围内之工会联合之酝酿等等，均表示手工业工人中亦趋向于同业或连带职业之联合组织一方面去。在手工业工人占大多数之广东中，此种工人应予以特别注意，而此种现象即表示此种手工业工人中之一点希望也。

B. 运动方面

〔1. 政〕① 治方面

①原件此处被剪掉了。

(1) 市选问题及我们的策略：

当市选问题发生之初，广东总工会即取积极参加之态度。我们当时已无计划看到总工会包办而反对他们。于是始由工代会提出人选问题，要非劳资妥协而且系在工会服务者方将当选。总工会受我们一大打击，一方面使工人知道能为工人谋利的方能当选，一方面暴露腐败及黄色领袖之本相。我们提出这种人选的条件，预备将来当选市长者如不合我们新提出的条件，即行反对。这种政策之缺点：

(1) 未免太近于小□作而不能引导工人参加实际政治运动；(2) 普遍□界方面无积极之表示及宣传。

〔国〕民会议及我们的政策。

当时我们主张工人赞助国民会议而反对善后会议，使工人知道中国问题只有国民会议方能解决，善后会议系军阀之分赃会议。后来因无开国民会议之可能，善后会议已行将开幕，于是变更我们的口号：“工人应参加善后会议，以监督军阀官僚之分赃会议”。

□□问题：

工人对于东征之意义，已甚明了。因其本身利害而反对陈军，所以运输队等均甚乐意参加。

〔刘〕、杨战役及我们的策略：

我们利用这次战事：（1）可以使工会组织严密；（2）使铁路工人受我们指挥；（3）使工人参加实际的政治运动；（4）使工人知道自己的力量可以左右政局。所以尚未战以前，我们分向三铁路组织罢工委员会，而工人方面于事前亦有表示三铁路工人罢工实际之帮助，所以这次刘、杨战役工人实有很大的帮助。

□近东征问题。适当提出罢工条件的时候，而有东征问题。工人很明了这次东征对于解决罢工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即非罢工的工人亦很明了这次东征的意义，所以运输队已有许多报名，而且组织宣传队分发各处宣传。

2. 经济方面

（1）粤汉路罢工及我们的策略：

粤汉路工人罢工之初，各部分除路面工人之外，都无参加之决心。是时适遇我们为该路组织工会的时候，未组织完竣，而路面工人即暗欲罢工，至我们发觉此事时工人已欲爆发。查工人之意，不过欲反对监工一人，我们以为此次罢工之无定〔特〕大的意义，不如将此罢工扩大，可以借此

机会训练工人的团结能力。于是运动各部工人一齐罢工，而工人方面，方从事组织工会，亦有联合行动之可能，于是全路大罢工之举实现矣。罢工二日即告胜利，其原因有几点：（1）粤汉路公司恐慌滇军乘机霸占铁路管理权；（2）各方经济之牵动，尤其是政府方面之收入受牵动；（3）工人热烈之精神。工人此时之热烈精神为向来所无，因此此次罢工遂告胜利。但此次罢工亦许多缺点：（1）未有粮食之预备；（2）未下级严密组织，只有临时纠察队；（3）对滇军方面不甚注意，不注意其压迫若过久，则滇军之武力压迫必至矣。但此次罢工亦给工人以很好的经验：（1）各部工人行动须一致。工人从前不知一致行动之势力，且各部分不相信单纯一部工人势力之薄弱。此次罢工即予以经验；（2）使工人觉得有联合组织之必要。从前工人多不明白全路工人须有全路组织，至此经过一度罢工即得此经验。

（2）兵工厂工人罢工及我们对付各方面之策略：

兵工厂罢工时，我们在兵工厂内作工者甚少，负责者不过三人而耳，其余都是T.M.同志，但我

们仍召集他们夜夜开会。此次罢工，我们对付的最大目标就是如何使此次罢工于新任厂长之下解决，我们的理由是如此：旧厂长任内，机器会派（反动派）势力最大，若将新厂长推翻（这本是机器会派的政策），则旧厂长仍旧维持其势力，则机器会派之势力仍旧留在兵工厂内便〔部〕。于是我们决定此次罢工若在新厂长任下解决（虽然新厂长就是滇军的人，但事实滇军尚未表示其反动行动，工人断不能持久），则机器会派的势力将随旧厂长俱去。但后来解决之可能愈久愈减少，我们于是分配同志分头向工人下级宣传此次罢工如机器会派与旧厂长勾结一起而谋其自身利益，工人须独立自己解决此种罢工或干涉干事会之受机器会之操纵。连夜宣传效果亦有，但以兵工厂工人之特种性质（即上述几种弱点：（1）农业社会心理；（2）失业恐慌……），宣传只有少数人同情，且因罢工工人在机器会食饭及支钱，所以工人无形中与其发生关系。于是我们是时即分别攻击机器会派之领袖舍轻就重，而他们亦防备我们，故我们公开活动的同志都不能参加，此是我们在兵工厂工人罢工之一种缺点。第二种缺点就是我们在内活动同志不会与其他工人拉

拢，形成孤立，故被人攻击时无工人反抗。而我们之一切提议多不能通过，其原因在于敌人之势力比我们普遍得多，且职员上我们所占的势力甚少。

（3）自来水厂工人罢工：

此次自来水工人罢工，我们只有间接与其领袖有点关系，未能直接参加其群众。此固是我们的缺点，就事实上我们亦因与机器会派的冲突不能深入其群众。但此次罢工工人所得的经验亦多，即发现机器会派领袖之作弊情形，予以不信仰机器会派中领袖，因此次罢工而倒塌。此为此次罢工之一种利益。

（4）油机问题及我们的策略：

此问题为我们与机器会发生冲突之最初关键。我们同志当时对此问题不甚注意公开活动，表现同情于油业工会方面，因此机器会派即以此攻击我们，谓我们是共产党人，谓油业工会是共产党工会，因此而生工人与工人相打，此为我们最大的错误，且为我们运动之最大打击。我们初时提出的口号本来亦是“我们非反对工人，不过反过〔对〕机器会的领袖”。此口号虽不错，但因此时其腐败领袖之腐败，工人方面尚未得知，故对于我们的宣传

不大注意。而同时机器会方面则是“油业工会不许我们作工我们将饿死”，此口号在此工人失业恐慌最利害的时候，提我们的口号，就不能战胜他们了。此问题发生后，我们同志复坚持其“产业组织”之口号，反抗机器工会之侵略。因此问题愈不能解决，而机器会愈可以利用此事实以召集旧时会员拥护此腐败工会，一方面借此事实而反对我们的团体。后来我们觉得此乃一种错误，于是反转来于腐败领袖倒后即提出解决之口号，使工人知此事之把持完全由于腐败领袖之一种作用，非因机器工人之事，借此恢复机器工人与油业工人之感情，而借此以了结此未了之案，且可以使其从前之宣传化为无用。因把持此问题不欲解决者，即为在自来水厂罢工受贿之几个领袖，若将以前一切事实推其身上，则工人间之冲突可以化除，而以后我们在机器工人中仍可以维持其信仰。

(5) 广三路工人分裂及我们的策略：

广三路工会组织时所包括之上级员司分子甚多，因此每每发生意见而致工人受其影响。但此种分裂至少可以得到几种好处，即表示：(1) 上级员司做工会职员必致分裂，使工人以后知道上级员

司不能指挥工会；（2）以后工人无论如何不能自由行动。因上次分裂，各部自行罢工，而机器工人罢工卒无甚结果，使工人方面知道不能自由行动，必须联合而后势力方大。我们对于此事本不赞成，但此事实已成，亦无法制止，只有令其做去，使得到经验而已。后来我们即用粤汉、广九及工人代表会及机工联合会等代表组织代表团，往该路调查，使两路知此事之真相，而揭穿局长利用工人反对工人之阴谋。且予两路工人以未来之暗示，使不致作如此之分裂，又使其明了机器总会之不能为工人谋利益（因机器总会不但不帮忙工人，而且派人开工攫夺其工作），因此我们使香港方面之机工联合会知此事而反对其腐败领袖。

（6）对于广东总工会之态度及我们的策略：

广东总工会不问而知为腐败领袖之团体，但不与其联合则工会中尚存此总工会，无论何时何事彼皆出来参加，且予工人以不明了及不合的观念。因此我们决使工人代表会与其联合，先使工人代表会自行宣言，若各工人联合机关能一致联合，则可以自行取消其名称×^①了，如此则可以令其取消名称

^①原文此字不清，似为“方”字。

而作共同之联合。但此宣言发表已久，而总工会方面尚无甚表示，总工会固然不愿意联合，但工会尚不知总工会之腐败，故非由工人代表会向其质问，待其答复如何，而后公布之，使各工会知其故意破坏工人组织。此计划尚未实现，因现在我们唯一工作在于整理工人代表会下之组织及各工会之下级，并须将各铁路工会整理好，有了大帮势力在工人代表会势力乃可以发出此种质问。

三、我们过去运动之方针

A. 对工厂工人方面

因为广东方面所谓工厂工人者，不过兵工厂、电灯局、自来水厂及河南机器厂等，而此等工厂完全入于机器会手上。因此我们最初即注意于机器工会之活动，以为此会若能与我们合作，则一切问题可以办。故工人代表会成立之初，我们所拉拢者为电灯局、兵工厂及机器会等，彼等皆与我们合作，我们对于彼等亦尽力拉拢。此为我们第一时期之运动方针。

但后来油机事件发生，彼机器会人即转变其态度。此问题关系于运动前途甚大，于是我们到此时只取联合各方，对机器会取攻击态度，我们的口号

亦为“机器会职员不好”。当时同情者有三条铁路工人，于是三路先后组织工会，而因此机器会愈与我们为难，而至此我们所受打击愈多。在电灯局及兵工厂内我们同志几不能活动，我们即取反机器会派政策。

B. 对于手工业工会方面

我们对于手工业工会均主拉拢政策，无论如何反动工会我们亦帮忙，即广东总工会之工会我们亦帮忙之。但仍不能收统一之效，于是我们感到非从事与其二级领袖拉拢不可，乃组织一俱乐部以为拉拢其下级工人及领〔袖〕之用，此点已在进行中。

四、我们在工人中的实力

A. 工厂工人方面

1. 兵工厂。兵工厂我们同志十余人，在下级可以活动，但上级不能。因我们在上级势力不资且受机器会派之攻击。

2. 电灯局、自来水厂等。我们因与机器〔会〕对抗关系，皆不能活动。

3. 其他半机器工厂，如油业、碾谷等。我们可以指挥。

B. 交通工人方面

1. 粤汉路。粤汉路工会我们在上级有同志在重要职员地位，在下级各方面亦有同志活动。此路我们可以指挥。

2. 广三路。此路我们只有C.Y.同志及T.M.同志一人，但不甚活动，上级活〔动〕仍靠我们在上级活动，但可以指挥。如前次杨、刘罢工时，都是我们指挥。

3. 广九路。此路我们同志没有一人，但亦靠我们在上级活动指挥之。亦可以受我们完全指挥。

4. 轮渡工会。我们有同志一人在内活动，可以指挥，但此会不甚发展。

5. 人力车工会。我们有同志二人在内活动，可以完全指挥。

6. 电报工会。我们有同志二人在内活动，可以完全指挥。

7. 电话女工会。我们有女同志多人在内活动，可以完全指挥。

8. 邮差工会。我们有同志一人在内活动，尚可指挥。

9. 海员工会。我们有新同志七十多人在内，可以完全指挥。

10. 煤炭工会。我们虽无同志在内活动，但在上级尚可指挥。

11. 香港船厂及机器厂工会。我们有同志二十多人在内活动，我们可以指挥之。

C. 手工业工人方面

1. 油业工会。我们有同志八人在内活动，完全可以指挥之。

2. 碾谷工会。我们有同志二人在内活动，可以指挥之。

3. 沙面洋务工会。我们有C.P.同志三人在内，C.Y.同志十余人在内活动，完全可以指挥之。

4. 丝织工会。我们前有同志在内活动，现在脱离，但我们在上级活动可以指挥之。

5. 建筑工会及建筑工会总工会。我们有同志三人在内活动，可以指挥之。

6. 香港木匠工会。我们有同志多人在内活动，可以指挥之。

7. 杂役工会。我们有同志二人在内活动，可以指挥之。

8. 其他与我接近者亦有许多，现录下：

(1) 车衣工会一千人。

- (2) 理发工会二千人。
- (3) 集贤工会一千五百人。
- (4) 洋服工会。
- (5) 工会代表会所属工会约四十工会。
- (6) 工人俱乐部七百人(由各职业工人组织)。

五、我们将来的计划

1. 香港方面

(1) 组织运输工会——由海员工会、同德工会、起落货工会、电车工会、船主司机工会、内河轮船工会、帆船工会、货船工会、煤炭工会等组成。

(2) 将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及中立派工会(上列工会有中立派分子),联合组织香港工团联合会。

2. 省城方面

(1) 工厂方面:

以现在机工联合会所属工会为基础,改组机器总会。

(2) 交通工人方面:

a. 铁路方面工人,组织三路工会联合办事处。

b. 水面工人,组织水面运输工会联合办事处。

(3) 手工业工人方面

a. 各职业工人大联合 (例如印刷、衣服、建筑等类工人, 皆联合成为一个工会)。

b. 其他各业工人, 以工人俱乐部为基础, 深入各工会改组之。并借工人俱乐部与各工会融和意见以进行统一。

中共广东区委 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①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②

粤港罢工报告〔目录〕

- (一) 罢工工人内部情形
- (二) 社会对罢工的态度
- (三) 解决罢工
- 〔(四) 经济状况〕
- (五) 我们在此次罢工中之所得与缺点

(一) 罢工工人内部情形

现在内部情形可说很好。在刚罢工时，香港工团反动派捣乱甚厉，自代表大会通过通缉五反动分子加以高压后，反动派从此不敢再兴风作浪矣。其原因有二：

①原文未署作者，疑是中共广东区委文件。

②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并联系其他历史事件判定的。

1.工人方面——香港大工会，如海员完全在我们指挥之下，如同德、煤炭、机器、洋务（香港、沙面）亦同情于我们，有此数大工会做基本，再加华工总会下之各小工会亦倾向于我，于是我们势力确厚，彼等势力孤单，彼等虽欲反动亦有不可能矣。省港罢工委员会（最高执行机关），〔代〕表大会（最高议事机关），皆知彼等之坏，无处不含防御之意味，故彼等无法破坏。

2.政治方面——当罢工开始时，彼等敢于捣乱，当然有反革命之右派为其后援，虽其关系深浅不可知，然据几种事实，如香港国民党支部办事处不设于中央而设于市党部，反动分子多有由某机关得到手枪，可证明当时右派诚有勾结彼等之诡谋也。厥后几经政变，反革命派逐渐肃清，其余残留者，亦不敢有所作为，彼等既无强有力之后援，又见我方势力日臻稳固，彼等原唯利是视，不特不敢反动，而且有交权于我之表示。

有此两原因，彼等知势不敌，于是乃改变方向，不求伸张势力于罢工委员会及代表大会，而专注意于纠察队及水陆侦缉队，由截留货物中掏些油水而已。其实这是彼等之真正目的。固然彼等改变

方向，有预为扩大势力以待时机之野心，唯利令智昏，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之下，不妨害其发财机会，彼等或不至有实现野心之企图也。

我们对付此军之政策，可以“敷衍”、“收买”四字括之，一方面虚与委蛇，有时用请饭政策；一方面严重监视，并日派暗探跟踪以为缓急时取必要手段之地步。收买虽实行，唯因彼等有钱可抓，很少表示向我们借钱，故终不能完全实现耳。现在彼等对我们之态度，表面上感情不恶，而且彼等知为群众所弃，有些事反要请我们去代为解决。又见我们不十分妨害其发财机会，颇有德我之意。现距罢工解决之期不远，在此期间当不致有意外发生。

一般工人群众对我们甚信仰，一因我们甚廉洁，二因我们有能力，三因我们顾念他们苦痛，有许多纠纷问题他们不能解决时，必请我们去，往往不烦言而解。

总之，现在内部情形甚好。

（二）社会对罢工的态度

社会态度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商人与军人。商人方面——在廖案未发生、政局未变以前，

商人确有反对我们之趋势，一日逼紧一日，不言可知买办阶级与反革命派在后挑拨与怂恿。政变后，取消出入口货特许证，提倡“工商联合”，情势乃为一变，商人突与工人表示好感。自然此种好感，不必系出于至诚，然而，1.因政治在我们手里，商人原来怯懦，以为放不着开罪，讨不必要的苦吃，此慑于威。2.因罢工工人方面既表示工商联合，又表示愿意解决罢工，商人知硬来是不能解决罢工的，见工人方面如此表示，或风潮不久可以解决，此时亦放不着反对，反致工人愤怒而延长其罢工。据目前情形以观，商人至少取不反对的消极态度。唯是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各海口截留货物，不免有勒索舞弊倚势行凶之不法举动，商人含恨甚深。然而亦敢怒而不敢言。纠察队总队长黄金源为一反动分子，纵容队员为恶，而又无纪律以绳之，以致眼见其为恶亦无法制止，此其缺恨也。

军人方面——党军蒋介石、何应钦（第一师师长）对罢工极同情，而尤以何表示更为显明，如此次东征，何电銜中必有罢工委员会字样，其尊重可知。惟王懋功（第二师长，现代卫戍司令）心不谓然，往往有蔑视工人之举。总之，党军算是帮助罢

工者。湘军谭延闿不反对，陈嘉佑则表示极与工人要好，在工人代表大会中演说，我们革命必达到无产阶级独裁制方为彻底，又说有人说我们是“共产”派，就“共产”又何妨。滇军亦不反对。粤军前者许崇智表面极端赞扬罢工，并首先捐款五千，究其实，暗中并不赞成罢工，其部下梁鸿楷、李福林辈不用说是露骨危害罢工，如在江门、容奇等处，工人截留粮食出口，彼等则包庇粮食出口，是其证明。政变后，李福林有所慑。李济深虽无积极赞助表示，至少中立，陈铭枢很好，对工人甚知敬重。吴铁城向不援助工人，骨子里讨厌罢工，工人对吴恶感甚深，经我们极力抑制，故未破裂。

(三) 解决罢工

为何要解决罢工？为何延至现在还未解决罢工？已另见对反革命之冲突报告中，兹不赘述，兹将经过情形及现状叙述于后：

1. 提出时——廖案发生时，我们即决定收束罢工，唯正值工人热度高涨之时，敌方又无丝毫表示，且有用武力干涉广东之拟议，当时向工人提出此问题，实在难于措辞，稍一不当，即予反革命派

造谣攻[击]我之机会。且我们一向宣传要取消不平等条约，承认沙基惨案要求，不达目的不止，此二项一无所得，一旦提出解决罢工，不成为无条件返工乎？工人何能满足？于是乃设计使北上外交代表团立即出发。北上代表团出发后，乃宣传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沙基惨案皆在北京去解决，省港罢工工人部分之要求，可在此间解决。于是而有商量提出条件之举。

2. 香港华商来粤——香港政府要求伦敦政府向广东宣战失败后，允许华商来粤探询意旨，我们即表示欢迎。工人亦有记华商帮助香港政府破坏罢工之宿仇不肯欢迎者，经解释方了然。此次华商来粤，成绩颇好：（一）即使华商明白广东政府及罢工之巩固，知非无条件不能解决罢工；（二）即使华商知罢工并非坚持，有解决之希望也。一切“共产”谣言，均为彼等不信。惟华商代表多为中等资本家，买办未来，故力量究属有限，当然不能希望彼等可解决此次罢工也。我们只不过借此以作宣传，并借彼等以传达我们条件于香港政府而已。

3. 最近情形——沙面英领杰弥逊与香港政府对广东问题意见极其龃龉。杰弥逊趋向调和，香港

政府主张硬干，故在前时杰弥逊甚为香港报纸所抨击。香港政府显然有用武力以求一逞之野心，一面又勾结反革命军队以图推翻国民政府，俟几次政变后，反革命军队逐渐肃清，香港政府仍利用邓本殷、陈炯明以为最后之进攻。华商来粤时，香港政府只有默契。东江战起胜负未分，香港政府自然尚无显著接受解决罢工之表示。近来知国民政府大举东征，陈难支持，遂有亟求解决之决心。今者惠州已下，香港政府当更不复迟疑矣。前五日，由税务司英人介绍宋子文与杰弥逊见面，杰对宋表示过分之欢迎，且说如愿解决罢工，彼即以无线电要香港派代表来粤商量。我们亦以此机会不可失，准备与之谈判矣，预料此事日内当有成功。

(四) 经济状况

此次罢工所恃者半月房租耳。半月房租约有四十万元，现在已收过三十余万。至罢工到现在已三月有余，每日开支约七千元，每月开支二十万，现已耗去七、八十万，如非海外华侨捐款接济，则久已发生恐慌矣。各县殷富捐毫无希望，现在海外捐款寄来者亦渐减少，是否因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二

十四行商之电所阻不可知。即无此电，日后亦为不如前之多，可以断言。现下经济甚为窘迫，适值东征，耗款百万，政府银行亦精疲力竭难以多助。现定救济之策：1. 准各银行银号到香港沙面提取存款，从中抽头；2. 加收半月房租；3. 用广东各团体名义通电海外辟谣，希望华侨再有接济。不过此皆远水也，何能救此近火？况日下又有特别开支，如秋深矣，罢工工人须添制棉被寒衣，耗费当在四万元上下。即罢工解决，回港旅费，各工会津贴费等，数亦在十万元以上。今幸惠州迅下，东江战事或可早结，不然，危矣。闻上海尚有余款，孙夫人处亦不少，务望中央设法取齐寄来，以应急需。

（五）我们在此次罢工中之所得与缺点

我们在此次罢工中所得者：

1. 使革命的基础格外巩固，
2. 使国民党左倾，

以上两项见对反革命之冲突报告中，不赘述。

3. 使中华全国总工会地位抬高——“全总”刚刚“临盆”，即遇此大事件，正是表示他的能力之绝好机会。假如不经此大事件，即令你瞎吹，人

谁相信？显明的此次罢工之起，完全由“全总”活动而成。关于罢工时与其后之种种筹划，皆由“全总”主持之。焉得不起人信仰？对于各方面之态度，及各问题之处置，可算恰如其分，故工人群众极为满意，即反动领袖亦甚相安。现在罢工中有不能解决问题，僉曰：请教于“全总”，甚至反动领袖亦有此呼声。如推举解决罢工的全权代表，他们自动的要求“全总”必有代表加入，可以证明。绝对信任“全总”者有海员、同德、煤炭、沙面洋务、香港机工、电车、印刷诸工会，而此等工会会员又多，地位又重要。至少有相当信任“全总”者，有香港洋务、清静外寓（粪工）以及华工总会所属之三十余工会。无可如何不敢反对“全总”者，只工团总会中之“公亲爱”一派工会，约三十余，皆属小工业或小商业，即所称为工棍者是也。其余小工会，至少中立。罢工工人群众中从未闻有对“全总”不满意的话。广东方面未罢工之工会，除工人代表会所属自然信仰“全总”不计外，其余亦极佩服“全总”之有能力，有以接近“全总”为希冀者，所惜“全总”人手太少，不足以应付此局面也（近则人手更少矣，伟民、李森病入医院）。自

然“全总”有政治势力盾其后，故反动工会不敢反抗，为其附原因。现在广东各商会极重视“全总”之态度。甚至捏造谣言说：“凡事虽经政府决定，如不经‘全总’同意，亦是无效。”各军为迎合潮流以达某种目的者，亦争相阿谀“全总”，每有典礼集会必具帖奉请。甚至吴铁城就国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长职，通电中任何社会团体不列名，而“全总”都蚤于国民政府与省政府行列之中。汕头有舆论谓“全总”人虽少，组织好，所以能做多事。总之，“全总”已成为在广东之一种最有威望的社会势力矣；而得此地位，实罢工有以促成之。

我们在此次罢工之缺点：

1. 吸收同志太少——罢工开始时，我们即注意此问题，及得中央通告，更认为此事为在此次罢工最要政策之一，惟因人手太少，终未能大规模执行，至最近一月，方组织一特别委员会，专负吸收及训练新同志之责。到现在加入者，计海员七十二人，机器二十二人，洋务四人，印刷四人，起落货三人，共一百零五人，以三、四个月之久，三万余人之众，而得同志如此之少，不能不谓为一大缺点。

2. 整理工会未作——在开始罢工时，我们颇

有统一工会之企图，随后恐反动领袖因慑于将来地位之动摇而发生反感，徒予罢工于不利，乃停止统一工会运动，以安其心。自兹厥后，整理工会未进行矣。今则稍有改变，即从海员工会改制与成立运输工会着手，因海员此时聚集五千人，时机不可错过，又各运输性质工会无形中有联合之趋向，如此做法，即不遭反动领袖之忌，而实际将有力工会打成一片，再号召统一，则不难成功矣。惟我们对此项工作究无多少成绩可言，亦一缺点也。①

①原文至此止，无落款。

與余并干對因醉醉後又類意動，區金又合五一於林
幾更時夜，亦不干工器一壽，如天正或，而自文以
雖事全之聖也，台別亦皆，少或亦以，行而全之
運主取厚隆，而工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
一平不亦同，入于二美或，而亦皆以，而亦皆以
頭六，而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
計會二伏，而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
此伏而幾，而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而亦皆以

①。述燕海一亦，言不離，又必以，而亦皆以

中共广东区委为俄国十月 革命八周年纪念告工农书^①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

亲爱的工农同志们：

俄国的工农，已长久的吞声忍气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酷压迫之下。这种压迫之伸〔伸〕张，乃因英、法、德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已经强行霸占了俄国，并会同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一致来压迫俄国的工农。

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的战争开始了。为什么发生这次大战争呢？因为每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都需要扩张其殖民地，以输出他的资本和商品，剥削殖民地之工农。最近三、四十年以来，全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分割干净了；差不多没有一块土地不是被他们侵占的。但是这些强盗们还不心满意足，他们总是互相忌刻，并时时打算怎样窃取殖民地及掠夺邻国的土

^①此标题是编者拟的。原件为一小册子，书名为《俄国革命八周年纪念》。

地，因此这些强盗们重新分割世界土地的战争，便不能免，而有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战发生。但是谁担负这战争的战费呢？不消说是工农阶级。他们为各本国地主和资本家掠夺土地，流了许多鲜血，牺牲了许多头颅，还要受他们的残酷的剥削！俄皇政府在这次大战中武装了二百万工人和农民，送到战场去流血牺牲，以保护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但资本家和地主则坐在后方安乐椅子上高声大叫要打胜仗，榨取工农的血汗，以充战争的耗费。

但是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俄皇而推翻之？因为俄皇不会组织军队，又不善于指挥，以致屡遭失败，而资产阶级所要的却是胜利。

当时有许多工人和农人想着：“若是没有皇帝了，那战争必定会终结，而政权必归诸人民”。可是资产阶级便不是如此想，因为他们从战争中可以发大财，若战争终结，便失却了发财的机会。他们却不曾想到工农在战场上流血，以及受他剥削的痛苦。俄国的工农立即明白，知道自己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是为资产阶级发财而战争，于自己不但不能得丝毫利益，反使他们固有的经济生活完全破坏

了。他们忍无可忍了，只好起来反抗，可是反抗，没有党是不可能的。俄国的工人和农人早已组织了自己的党——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已成为工农阶级的首领，并引导了全阶级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于此时提出：“反对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工农专政万岁”等口号。

第一个口号的意义是什么？即是俄国的工农不愿意为着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去反对德国的工农而战争。

第二个口号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切政权应归工农掌握，而不归资产阶级所有。因此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就实现了俄国工农阶级夺取政权，他们夺取政权后，立即向民众宣布：“我们不愿意战争了”。于是大家便离开战场跑回家来。德国的兵士受了这种感触，也明白自己受了骗，于是抛弃枪枝，不与俄国战争了，战争因此告一结束。

工农专政之后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们从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一夺取了政权，马上便将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工厂等完全没收，归工农共同管理，以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之实力。

但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不愿如此罢休，于是便

立即向工农阶级开始战争。同时国外的资本家和地主们也都尽力的来帮助他们压迫俄国的工农。

因为他们很明显的知道：今天俄国工农阶级夺取了政权，难保明天他们自己国内的工农阶级不会照样，所以他们立即决定帮助俄国资产阶级扑灭俄国革命。

因此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即调遣许多军队开往俄国境界，四方围攻，以压制俄国革命。这时俄国的工农分十四路火线去抵御他们，卒致把他们打跑了，使革命得以成功。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因为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也是由工农群众编成。他们到了俄国之后，明白了他们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反对他们的同伴——俄国的工人和农人而战争，他们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便立即反对与俄国战争。第二，因为俄国的工农阶级，不顾性命的与他们抵抗。他们曾说：“我们宁肯死，不愿任革命崩坏”。第三，因为当时参加反对各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是一部分民族，而是从俄皇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的一切民族。

现在我们要问俄国的工人和农人夺取了政权过后，把各帝国主义打退了，所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要极力恢复在战时破坏的经济。这个职务，完全要工人和农人担任。

俄国革命至今已八周年了。在这八年中，俄国的工农阶级已将俄国在战时破坏的经济，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这因为每个工人农人都明白他所作的工不是为着地主和资本家，而是为着自己，所以现在俄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一人作工为着大家，大家作工为着一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俄国农人现在很知道政府对他们不致有过重的征收，所以都能安心耕种。俄国工人每日在工厂内只作八小时的工作，可得很高的工资。儿童在工厂中作工，是苏维埃法律所不许的，而且他们可入免费的学校。妇女在工厂内所作的工，是很轻快的；若怀有孕，于产前产后有四个月的休假，但工资仍照常发给。

苏俄工人和农人的工作与生活情形如此，颇引起各帝国主义者的痛恨，因此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害苏俄，消灭苏俄，帮助资产阶级和地主恢复以前所失去的权利。但苏俄的工人和农人，确信苏俄是不会被其破坏的，因为他组织得有很好的红军。

这些红军只是时时准备着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却不侵略和压迫其他的国家。因为如此，所以自把各帝国主义打退后，曾几次裁减军队，到现在已减至三十万。俄国现有居民一万〔万〕四千万，而军队只有三十万。法国的人口只有四千万，其军队却有九十万人。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帝国主义者要许多兵力制服殖民地，同时要准备他们互相间分割世界土地的战争，所以他们不愿意裁减军队。苏俄则不然，他们不愿意压迫别人，他的军队只是用防守帝国主义者之向他进攻。

苏俄的组织是怎样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由一个民族单独组成的。我们就拿中国来说：中国是由汉、满、蒙、回、藏五种民族所组织的，但满、蒙、回、藏四种民族是受汉族的制服。即在俄国革命以前也是同样的情形，一部分俄国人制服将近一百三十个弱小民族。这种一个民族制服其他许多民族的组织，是合理的吗？当然不是的。

当俄国革命发生时，俄国的工农即很明白表示：不压迫弱小民族。因此在革命成功后，从前受俄皇统治的大俄罗斯，便分成了三十五个国家。可

是这些国家都很了解，若是单独的生存，必易被帝国主义者制服，因此他们便决定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联邦国，共同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使帝国主义无法制胜。如此就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凡加入这联邦国的都一样的平等。

在苏联法律上规定，不论任何国家愿意加入联邦国的都可加入。不愿意的，可随时退出。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工人和农人明白他们的力量是在于联结，所以从来没有发生退出联邦的事情。

今年十一月七日，是苏俄的革命纪念日，亦即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的纪念日。但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却正在咬牙切齿的咒骂苏俄。为什么全世界工人和农人要在今天来纪念苏俄革命呢？这个纪念日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因为：

（一）这天是提醒全世界工农阶级，积极起来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地主们。

（二）这天是告诉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如要过好的生活，就要起来夺取政权。

（三）这天是告诉全世界工农阶级，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是一样的，应该如兄弟一般的亲密。

（四）这天是告诉全世界劳动者，如要消灭战

争免除痛苦，只有夺取政权，并联合在一个联邦内。

（五）这天是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希望苏俄帮助他们与压迫阶级斗争。

（六）这天是全世界劳动阶级对帝国主义警告说：“若是你们要以武力去对付第一个工农国家——苏俄，我们全世界的工农阶级都要起来拥护他”。

这天纪念的意义是如何伟大啊！

亲爱的工农兄弟们！大家高声叫着：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万岁！

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万岁！

中共汕头支部、团汕头地委 告潮汕民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香港政府知道省港、汕头罢工的胜利，就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国民政府基础如果巩固，罢工就得以维持。所以力图谋推倒国民政府，以破坏罢工。最初是利用内部反革命军人，如梁鸿楷、魏邦平等，杀死廖仲恺。结果国民政府不能推倒，反革命派反得肃清，国民政府更加巩固。后来香港政府以第一个方法失败，及请求伦敦英政府以武力干涉广东，英伦敦政府恐怕英国工人反对，不敢答应。香港政府因第一、第二方法都做不到，于是又想出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利用陈炯明等军阀，从东江反攻。

陈炯明等反动军阀，早已在香港计划捣乱广东。香港政府力接济了一百万元和许多枪械。惠州打仗，有英人指挥。陈军一到汕头、海陆丰，就封

闭许多爱国团体，如汕头外交后援会、学生军办事处、各处农会、工会等；拘拿并枪毙了许多国民党、共产党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工人、农民领袖及学生。香港政府又拘拿许多从汕头、海陆丰经过香港的同志，交陈炯明枪毙。陈军所到，奸淫抢掠，无所不至。他们是以“反共产”为口号，其实他们所“反”的不是“共产”，而是反对为中国求独立的罢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国民革命军之讨伐东江，肃清反革命派，不是反对非共产党，是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保护罢工胜利，保护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的利益。

我们又知道，段祺瑞军阀为英国帝国主义派了许多兵舰封锁广东，帮助陈炯明。所以革命军之讨伐东江，又是反对帮助英国压迫罢工之段祺瑞。现在东江、潮梅已经肃清了，全广东只南路仍有多少逆军，但亦无甚重要，并且即日可平。这次战争，能于短时间得到胜利，是证明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之日有进步。为什么能于最短时间得到胜利呢？第一，因为人民团结一致与政府合作；第二，因为内部反革命派已经肃清。

革命军胜利了！罢工胜利与全〔省〕人民的利

益有保障了！全省的民政、财政、军政得了统一，廉洁政府得以实现，得努力于建设事业，及可以进一步肃清全国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统一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

潮汕民众们！我们当这时候，应赶快的发展自己的组织！我们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维持罢工的胜利！我们要一致与政府合作，实现广东的统一，扩大革命运动于全国！我们要督促政府，努力潮汕的建设事业——我们要求政府：

- 一、澄清吏治，实现廉洁政府；
- 二、没收逆产，接济罢工工人，帮助农民发展组织；
- 三、厉行废除苛捐杂税；
- 四、厉行禁烟禁赌；
- 五、整顿教育，教育经费独立；
- 六、整顿汕头及各地之市政及一切交通事业；
- 七、帮助组织真正的农民自卫军；
- 八、增进兵士生活；
- 九、妇女教育及职业之特别保障；
- 十、教会学校收回中国人自办，取消宗教功课，改造教会教育。

我们高呼：

扫荡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及军阀！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汕头支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

汕头地方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 告广东民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广东的工、农、兵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现在我们在革命运动高涨将及成功的时期，所以凡是以帝国主义相依附的没有不失败的，民众的势力总是胜利的！不管他是据险固守的陈炯明，不管他是用兵如神的吴佩孚，不管他是兵多械精的张作霖，一到与民众势力接触时没有不冰消瓦解的。

当我们广东在广州、北江、东江、南路将反革命军队肃清时，北方军阀张作霖势力亦开始瓦解。广东所以有现在的统一，是广东革命的民众与其自觉的工具之力，是广东革命的民众与广东革命政府合作之力。而张霖势力之瓦解，虽非由于民众直接的力量，但是孙传芳之所以能不战而使十数万奉军溃退，是因为其适站在民众工具之地位的原故。奉系所以有郭松龄之叛变，亦因民众势力压迫之结果。

广东的反革命势力是由人民及其自觉的工具直接打倒的，所以政权落在人民的手里。张作霖势力的崩溃不是由于人民直接的影响，所以政权仍有落于军阀手里的危险。去年曹、吴倒后，人民本有获得政权之可能，不过人民没有预备接受政权，因之不久又使军阀的势力凝固而得窃取之以再为民祸。如果去年人民能获得政权，今年“五·卅”运动的结果或将相反而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之末日亦未可定。

现在北方又到了去年曹、吴倒后的同一样的形势了。统治军阀的势力是崩溃了，段祺瑞已失其凭依，是否政权能由人民自己取得，这全靠人民自己的努力。自“五·卅”运动后，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直接决战之期日益接近。要使我中国人民在下次反帝国主义运动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人民急切要握夺政权。北京民众的暴动与上海、河南等处之大示威运动，即为此种要求之表示。

中国人民都得解放时，广东人民才能得到完全解放。广东革命的民众既已获得广东的政权，必须更利用此政权以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卖国的段政府，不让军阀重新凝固其势力，压迫民众不自

觉的工具使成为自觉的工具。于是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才得成立，人民革命的势力才得发展，中国人民才能一致对待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才能得到成功。

一致拥护北京、上海等处民众革命运动！

以实力作北方民族的后盾！

打倒卖国的段政府及一切反动势力！

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

1 9 2 6 年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 为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宣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①

劳动群众们及一般的革命群众们!

中山先生死了一年了。这一年中间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非但没有低落，并且猛烈的高涨。这是一方面因为客观的革命的状况高涨，一方面因为中山先生革命的继承者国民党能够依照他的革命领导继续的格外努力奋斗。中山先生死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方面用武力摧残革命运动，一方面雇用国民党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以图分裂国民党及国民革命运动。武力的压迫，只能激起革命运动的高涨；内部的分裂政策，对于革命运动是最危险的。党内一般的反革命分子甘心为帝国主义与军阀服务，以破坏革命运动。他们第一个方法，对于孙文主义作反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革命的曲解，阉割其革命要素，使孙文主义不成为革命的利剑，而成为研究室里无声无息的道学。他们第二个方法，就是躲在国家主义的美名之下，反对联俄政策，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孤立。他们第三个方法，造谣赤化，鼓动一般的无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畏惧与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他们第四个方法，在党内、党外排斥共产党，他们想在革命运动与国民党中央挤出这颗革命的核心。

但是，国民党的领袖能遵守中山先生的遗训，对于党内、党外的反革命的阴谋加以镇压。一般党员及革命群众，能一致拥护这领袖的行动不受反革命派的影响。因此，这一年中的客观的革命状况，能被充分的利用，而使国民革命运动有长足之发展。

国民党第二次大会证明帝国主义的阴谋与反革命分子的诡计，非但没有使国民党衰弱与破裂，并且使国民党格外的巩固与发展。这个大会完全接受中山先生的遗嘱，依照其革命策略与共产党员合作，使国民党能继续中山先生引导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现在北方政局混乱，帝国主义与军阀势衰。人

民应该一致兴起，利用此时机以实现前年中山先生北上时的宣言，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胜利是我们的！中山先生的革命生命是不会断的！帝国主义者与反革命派的阴谋是一定失败的！

中山先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

建康山中學 國語 第四單元 第四課 蘇東坡一齣戲

貴族子弟不親熱，好學，同宗子弟，不納進士，非

官不納，非學舍主不納，非官不納，非官不納

……

蘇東坡一齣戲

蘇東坡一齣戲

中共汕头地委、团汕头地委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告民众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我们永远纪念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

因为他领导了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为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奋斗，凡四十年。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虽然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还不能成功，但四十年工作的经验，已经使他决定了革命的策略，使他引导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以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战。这是全世界革命成功的保障，亦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

我们尊敬列宁！因为列宁是领导无产阶级来与被压迫民族联合的。我们尊敬孙中山先生！因为孙中山先生是领导被压迫民族来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这是帝国主义时代，两个同样伟大的世界革命的导师！

我们——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代表

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向来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上，都是居于被压迫的地位。近代工业发达，资本集中于少数大资本家之手，我们无产阶级被这些大资本家压迫更沦落于穷苦无告之境。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生活太痛苦，而人数又日渐众多聚集于工厂、铁路、矿山等产业机关中间，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力量，发生了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决心。我们组织了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一切大资本家所有的工厂、铁路、矿山应当归为国有；一切小资本家应当改良工人待遇。同时，我们亦要求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权利。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觉悟起来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并且已经夺取了政权，建设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合力奋斗的。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受中国一般小资本家的恶劣待遇，并且有许多人直接在国外工厂外国资本家压迫之下；同时我们亦与各阶级一样受着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以至于生活艰难，而且摇动不安。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受这种种

压迫，所以不但要向中国小资本家争取改良待遇，并且要协同被压迫各阶级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各种工具的国民革命运动。

孙中山先生是第一个能够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同时亦提携中国无产阶级，以从事于国民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知道共产党虽然是世界大资本家的仇敌，而且亦是一般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小资本家所嫉恶忌视的；但他知道要完成中国革命，乃至为要扫除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孙中山先生的远见与毅力，果然使国民党与中国革命运动在最近两年中间，得着了惊人的长足进步。

一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因为怕我们共产党的主张实现，于是造作谣言，说我们要共中国一般小资本家的产，甚至于说我们要共任何人的产，甚至于公任何人的妻。这种荒唐可耻的造谣，正证明他们自己不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有立脚的地方。国民党因为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与我们共产党诚意合作，有时亦被他们加上这些谣言，这更证明他们卑劣无耻无所不至了。

我们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尊敬孙中山先生；同

时亦尊敬能遵守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国民党左派。我们为自身利益，而且亦为被压迫各阶级共同利益，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与国民党左派一致努力，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志愿。

全国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孙中山先生已经指示了我们的途径，我们应当毫不迟疑的上前！国民党左派与我们共产党人都是依照着这样途径携手前进的。我们敬祝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

孙中山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汕头地方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汕头地方委员会

中共广东区委、 团广东区委为纪念巴黎公社 告工农革命群众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①

工人们、农人们以及革命的群众们：

工人阶级在五十五年以前，已经就执过政权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国巴黎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的政府，就是巴黎公社。

巴黎的工人组织了六十万的国民军，抵御普鲁士帝国主义的进攻；但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怕工人阶级势力发展，宁可与敌人普军勾结，不惜摧残工人的势力，于是巴黎工人不得不自己起来推倒资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府。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卖国的可能，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与在民族运动的地位——巴黎公社在五十五年前已经告诉我们了！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巴黎公社虽然只有七十二天的生命，但是，工人阶级在这最短期间之中，已充分地表现其统治的能力，改造社会经济的能力及对于文化教育的提倡。巴黎公社使世界的无产阶级知道自己有改造社会的责任及使他们有革命的自信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而进展。

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上，给了我们许多教训：（一）巴黎公社是对外战争变为对内战争的，所以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可以把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阶级斗争，以完成革命。

（二）公社的组织与资产阶级的政府完全不同，所以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有特别的政治组织。（三）公社因为党派分歧而失败，所以它告诉我们，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党。

（四）公社因对于反革命势力不加以镇压而失败，所以又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中及成功时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建立独裁制。

俄国革命的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列宁及俄国的共产党能接受巴黎公社的教训。各国的无产阶级到三月十八日，都举行群众大会以纪念巴黎公社。不仅是纪念为巴黎公社——为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牺

牲的七万巴黎工人，而特别是纪念巴黎公社给他们革命的教训。

中国的劳动群众们！我们要继续巴黎工人与俄国工人的奋斗！我们要承受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教训完成我们的使命！在现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要认定我们的领导地位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继续巴黎工人的精神与使命而奋斗！

完成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除謝樂軒外，樂軒亦因與魏新編《八江家巴衣古漢并
其楚曲命李

謝詩人王樂巴樂樂要詩，詩中語意甚奇，世罕

能全舉，此詩亦與魏新編《八江家巴衣古漢并

其楚曲命李》同，其詞曰：『楚曲命李，楚曲命李，

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

半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

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

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楚曲命李，

中共惠州地委 关于惠支会议情况的报告^①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出席者朱祺、竹山、友逖、肖鹏魂，参加明光、耀汪。

报告事项：

朱祺同志报告：读区委通告（一）北京惨杀案应付方法及注意学生运动、三月二十九〔日〕通告各支及小组训练材料、中央第十号通告要各地农运同志须有系统报告中央、新加坡英人在中山周年纪念捕去华人须以各团体及国民党名通电援助、农伟通告对于第二次农民大会要各地负责同志到广州受特别训练、宣伟通告各同志须订阅《人民周刊》及缴校费、经伟通告第一四四〔号〕注意劳动青年经济斗争及每月报告一次。

^①原件标题为：“报告一九二六·四·二四惠支会议”。从本文内容和其他文件看，似为中共惠州地委的报告。

社会活动方面：欢迎林祖涵同志及俄国同志，此举不独使程潜受此影响，且使一般民众认识中俄联合意义而俄国帮助我国革命之旨并非赤色帝国主义。第六军同志说，前次举行欢迎大会该部上下级军官颇受影响。广州事变之后各地谣言繁兴，农会、工会将被解散，共产党被排斥，俄同志被逐。此种谣言，固反动派勾结奸商造出来的，惟我聆此，即向程潜说明，程遂出示禁止。各地农运蜂起，民校人材缺乏，因此在民校惠属特别委员会提出办一农运研究所，招生一五〇名，经费预算五千七百元，三月毕业，教授由第六军政治部及各同志担任。经费之筹措：（一）向各界募捐，（二）请民校补助，（三）地方公款。此举已与俄同志商量，彼亦非常赞成。但经费太多，难于筹措，在我之意，以经费多寡，而定期限。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由办事处派十人参加。二十五日开第二次惠阳县农民代表大会，现因农忙，代表不多。

何友逖同志报告：民校惠阳县之腐败，执委之反动，为民校国民革命前途起见，提出民校特委决定改选，派我、罗俊、李燮和、叶春荣、黄树年（前届执委）为改选委员，前届执委接受通告，已

照改组，开了四次会议，改选须待二次农伟大会后，才能进行。清理逆产委员会，已得批准，拟由各区先行着手，以及于近及各县。肃清逆党委员会，已由特委派定罗俊、徐玉深及我三人为委员，须待批准，才能发生效力。公产：茶山书院（万余元），庙产玄妙观、准提阁约六千元，此须由县署召集当地绅耆负责讨论。惠阳各区民校校员入校之动机，多是借党营私，或规避从前之罪——逆党，奸商则包运仇货，普通者则趋时，并非为革命工作；教育界则维持饭碗。各级商民叶〔协〕会是土豪劣绅或地主无赖或逆党借以抵抗农会之〔工〕具。民校校员竭尽全力放弃工农勾结奸商。惠阳县商民叶〔协〕会二十五〔日〕成立，现已由特委停止其进行，代表已回。

谭同志报告：织染女工风潮，起因加薪条例不满其意，查该条〔例〕是极普通，本无讨论，我对彼说：期限是无辩论之价值，所差不过×数之长短而已。在我之意无论如何，不可与工会分离以分势力，须另加入妇女协会，现须设法使女工与我接近，易于宣传。女师：女师学生是受前校长影响，与我极其隔阂，加以现任校长李首民之反动宣传，

更加困难，昨往该校解释妇女问题，李首民表示极不满意，学生因此对我失了信仰，女生加入妇女协会者四人，又为其他学生攻击。苦力女工拟筹备工会，但女同志甚少，恐为反动把持。昨接女同志来信说蔡畅因病，妇伟决定我回去工作但未接校信，不敢擅行。

韩耀汪同志报告：惠中学生对于革命，前此无甚研究，现在较前明白些，颇左倾，以我观察，非客观之觉悟，一想升学，二想做事。现接近吾人者有二：邓瑞涟，朱吉堂。

肖鹏魂报告：土木、车衣工会期满已先后改选，执委颇明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已由全总惠州办事处发出通告，着派代表出席。“五·一”节已筹备巡行示威，介绍二同志林波、黄露生（工友）入校，请审查。

讨论事项：

1. 对于公产，决议提出民校特委，由农、民校负责草起章程。

2. 农运研究所主任，决议派朱祺。

3. 织染女工问题，决议用全总惠州办事处发通告召集开会。

4. 对于苦力女工，决议用全总名义召集。

提议事项：

肖鹏魂提议：1. 《东江民国日报》负责人，决议派肖鹏魂负责办理。

2. 龙川县党部，决议派刘战愚同志负责改选。

3. 惠地宣传费之津贴，决议由朱祺同志草预算。

4. 惠地支部书记因李国英往淡水，不能兼顾，另派人负责。决议派林葆良同志。

5. 工人运动请派同志负责以便时常研究，决议由肖鹏魂及林葆良、谢翔宇、韩耀汪、赵伟强、骆景仙、陈树钦。

6. “五·四”、“五·七”运动，决议由惠州学联合会发起请各团体参加。 8. ① 惠城教职员之调查，交团办理。

惠地书记肖鹏魂②

①原文如此。

②作者署名原在标题下面。

業經又容總全用財來，工女位苦于扶，

既事既甚

其 走無以時日區日正來，上，行，區，區，

下，行，區，區，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其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既，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中共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 为“五·一”纪念告工农群众 及被压迫群众书*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

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

今天五月一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示威的日子，当然也就是中国工农群众示威的日子。在这一天，工农群众检阅他自己的力量，团结他们自己的队伍，提出他们的要求，继续他们对压迫阶级的革命奋斗。中国无产阶级非但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制定劳动法等及其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条件，并须与农民及一切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实现全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因此，五月一日对于中国工人阶级非但是对资产阶级示威、提出经济改善的条件日子，并是集合他们的力量，一致对帝国主义军阀示威的日子。现在欧美无产阶级在五月一日所提出的口号，已经不是单独的八小

时工作制，而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打倒帝国主义。所以，五月一日已经成为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日子。因此，五月一日——反帝国主义的日子——在一般殖民地上与中国，已成为一般被压迫阶级反帝国主义的日子。在今年五月一日的时候，“五·卅”运动后的第一个“五·一”节，省港罢工尚未解决；不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血仇未报，而帝国主义正在团结反革命势力，以图实现破坏罢工，摧残革命，压迫民众的阴谋。凡是工农群众及一般革命的群众，都应该大家起来，建立与巩固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联合，并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以与帝国主义相奋斗。

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五月一日是我〔们〕团结革命势力预备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战的日子！

全国的工农组织起来！

全国工农兵商学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攻！

全国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制定劳动法及租佃律！

团结革命的势力！

建立并巩固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拥护省港罢工！
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中国国民党实现孙总理遗嘱！
为“五·卅”以来死难烈士复仇！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第二次农民大会万岁！
全世界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

【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本報訊】由經濟合作和發展委員會（OECD）主辦的國際標準化會議，

中共惠州地委 关于党的联席会议情况报告^①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出席者：卢耀门、肖鹏魂、骆景仙、陈树钦、李慕赤、邓瑞涟、谢翔宇、韩耀汪、赵伟强、林葆良。

A. 报告事项：1. 鹏魂报告：今天工人代表会接到惠城人民来函，请设法取消白鸽票、花会等赌博。即由工人代表会议决：函请惠州人民代表会提议开会设法取消，并函财政处将此苛捐取消；如不取消，则准备武装示威巡行。巡行时请各处农民自卫军到来参加，伙食则由人民捐助。该工人代表会并决定于六月一日开成立会，代表约六十余人，经费则由每代表出一元，如不敷时，则行募捐。2. 耀门报告：霞涌土匪，现有黄海、罗坤等大帮土匪约

^①原标题为：“报告歹〔夕〕·比·联席会议”。原件无作者署名，根据本文内容判断，疑为中共惠州地委文件。

三百余人（据该处农会报告）。昨晚又接到第六军密报：平海、大洲方面，有粤军第一支队叶柏质等土匪千余人；在稔山、白芒花等处，有致公堂组织。3.翔宇报告：《新青年社》筹备已渐就绪，加入者二百余人，内有农民三十人、小商人五十余人，余则失学之学生为多数。惟多数社员已不明白，做事又极散漫，中有徐协震及刘逊昌二人工作极努力，现该二人拟于青年社内，另组织一小团体，以祈指示全体社员进行种种工作，俾得一致行动（惟秘密的，又恐一班社员指若辈为包办，以致阻碍种种进行）。对于此条，余提议此社应请各同志负责将思想左倾之同学努力宣传，介绍入社。

4.葆良报告：昨日中学校友会开全体会员大会，系讨论筹备学生会，并举行该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在该中学校未开会时之先，已由惠中小组先行开会，议定各种应付办法，故在校友会开会时，各种议案均能通过，成绩颇好。惟散会后该反动分子（孙会会员）张吉锐、裘尚中等仍非常反动，听说欲以积极方法破坏我们。

5.耀汪报告：第一区党部于昨日开会时议决：对于花会、白鸽票等赌博，请政府取缔，并发快邮

代电反对。又土木建筑工会方板工人提议加薪问题，已经决定办法；如有两间店工人罢工，则全体工人一致援助；如超过两间店工人罢工，则全体亦罢工。现有七间方板店中，已有一间永福字号，不能答应工人要求，故该店现已经罢工。而该永福号同时〔大〕肆造谣言，云欲以金钱势力，推倒工会。

B. 讨论事项：1. 对于白鸽票、花会取消案，决议召集惠州人民代表会，开会反对之：甲、先发快邮代电。乙、组织宣传队，对民众宣传。丙、召集各处农民自卫军参加示威运动大巡行。丁、函财政处电财政部请马上取消。戊、演讲队由新学生社担任，同时新学生社惠中支部亦要召集会议反对，而人民代表会亦一齐举行反对煤油捐并开赌。

2. 对于“新青年社”案，决议以耀汪、翔宇、瑞涟、葆良各同志负责指挥之。

3. 对于惠中（现改为省立第三中学）事情，决议由中三小组决定应付之。

4. 对于第一区党部反对白鸽票、花会案，议决由该党部呈报上级党部请示办法。

5. 对于土木工人罢工案，决议由该工会书记应付之。

6.对于工人代表会成立案，议决交由工委办理。

C. 提议事项：鹏魂提议：1.本校两支部暂时停止开会两星期，因第六军检查邮件并便应付各种民〔众〕运动。通过。

2.对于本年“五·卅”运动周年纪念，由工人代表会、学生联合会、改选委员会发起召集巡行，并函请民校参加。通过。

3.对于现在本校未有通告到来时，可暂由本处决定宣传大纲，以便应付反动分子之宣传。决议由鹏魂起草。

中共广东区委 关于广东农民运动报告^①

(一九二六年十月印)^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目次

第一章 广东乡村状况与经济情形

第一节 农村状态

第二节 农村特征

第三节 农村不安的原因

第四节 农村不安的现象

第五节 农民在不安的环境内的应付

第六节 农村原有的组织

第七节 业佃关系

第二章 广东农民运动概况

第八节 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

^①原文未署作者，从内容看，是中共广东区委写的报告。原题为《广东农民运动报告》。

^②原件是一本书，封面写明“一九二六年十月印”。根据报告内容判断，写作时间于五月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后至六月之间。

- 第九节 一年来农民运动概说
- 第十节 广宁减租运动经过（一）
- 第十一节 广宁减租运动经过（二）
- 第十二节 高要惨案经过（一）
- 第十三节 高要惨案经过（二）
- 第十四节 党内对于高要、广宁两次风潮的办法
- 第十五节 普宁农民同地主冲突的经过
- 第十六节 广东农民协会现在的地位
- 第十七节 各级农会及农运同志的错误
- 第十八节 我们工作的经过方法及如何训练同志

附 录

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经过

第二次农民大会后广东农运情形

（七月二十二日报告）

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

第一章 广东乡村状况与经济情形

第一节 农村状态

(一) 田之种类——广东各区的农村，大概都是小农经济，田地的分配，平均都在五亩以下。佃农很多，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田之种类可分为：

A. 山田——山田实即山地，西江及北江方面最多。西江方面的广宁、郁南、封川，北江方面的清远等县都是山田，可种竹、树、桑、蔗等植物。

B. 旱田——旱田以东江方面为最多，可种五谷杂粮。

C. 沙田——沙田以近海各县为最多。近海各县如顺德、中山、番禺、新会、南海、东莞、潮阳、惠来、海丰等县，大概都是沙田。沙田的所有权，有属于一姓的，有属于一乡的，有属于几乡或全县的。沙田大概是从前有功名的人开辟成的，因为从前有功名的人，大概都是乡间的皇帝，所以有开辟

新田地的权利。开辟时有功名的绅士使大家出力，自己只出计划。开辟的方法：先在海边筑一长堤，围成池子，每次海水涨潮时，便堆积一层沙上去，不几年就成为沙田。沙田既成，有功名的绅士们便用太公的名义或旁的名义占有。顺德、中山等县，一块沙田有到十万亩的。此种沙田在明清时代大概都是没有税的，因为官府大概不管理及此，所以无从知道抽起税来。现在沙田纳的税也很轻，五百亩的沙田，不过纳二百亩的税，下余三百亩的税金，绅士们便积存起来。他们想用这笔钱时，便鼓动械斗来开销。中山、顺德等县的土匪多，民团糟，械斗频仍，大概由于这些款项生出来的。

旱田地方，乡政比较太平。东江方面旱田多，大地主既不多，绅士们也得不到好多利益，故东江方面的民团比较起来差得很远。山田地方同沙田旱田地方均不同，地主同土司差不多一样的没有开化。

山田的田租最利害，旱田比较温和，沙田最轻。故减租运动在山田地方可以提出；在旱田地方，只能在某一部分提出；在沙田地方是无论如何不通的。

因为以上三种田不是一样的，所以农村状态及

农民经济情形，比较起来也跟到差得很大。

除了以上三种田外，尚有蚝田、蚶田、盐田。蚝田有由海水冲来，天然生成的，及划定海水范围，人工造成的二种。蚝田、蚶田的农民，在名义上称为工人，但实际还是农民，并且还是投机的资本家。

(二)个人大地主同集团大地主——广东的个人大地主很少，这是由于家族关系生出来的，因为有家族关系，所以自己的田地虽多，但等到自己死后，分散子孙也就很有限了；但集团的大地主则颇多，集团的大地主，有下列几种名称：

A. 屯田——屯田在明清时代已有了，明清时代的驻防军解甲归田时，不能工作，皇家即赐以此种田地，故大地主以前都是大官。近年民政厅改屯田为民田，昔之大官一变而为绅士矣。

B. 祖田——祖田的大地主很多，尤以顺德、中山等县为最。此种田地，大概都是祖先遗下来的，为一族人或一县人所公有。常因年代久远，扩充愈大。扩充的方法，有如下例：某人有田百亩。死后三子各分三十亩，尚余十亩即归太公祭祀的用，名为祖田。每年将祖田田租，再添置田地，如此年复

一年，遂大大的扩充起来，扩充愈大，想把持的人也愈多。现时各县农民协会的纠纷，大概都是此种田地直接的影响。

C. 寺田——寺田的大地主是和尚，北江的南华寺，东江的罗汉寺等的田最多。

D. 学田——学田是从前有功名的人及现在绅士们的子弟靠到津贴的私有物，是一般农民丝毫不能享受的。但名义还是一县一乡某一部分人所公有，以东莞之明伦堂为最大，每年要收二十几万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旱田及山田的祖田不多，沙田、蚝田、盐田等大概都是祖田。中山的祖田很多，每年批田都在祠堂内举行，同城市上拍卖东西的情形差不多。若是我们的农民运动做得好，到了批田时，很可教投田的农民彼此都把价格投低。农民对租田的田租常愿减轻，因祖田收到的田租是农民丝毫不能享受的缘故。但祖田的田租大概都是很轻的；所谓农民的不平等条约，大都在个人地主的田土方面。但个人地主的田地，大概都没有好多，所以他们时常不愿意农民要求他们减租。

(三) 特殊阶级的形成——集团大地主最利害

的是学田及祖田。此种地主虽不是个人，神主牌是空的，虽不会讲话；但是管理这种田地的财产权的绅士们，就很可怕了，一般土豪、劣绅，大概都靠管理这些田地养家。常常挑拨乡间很小的事情，变成极大的械斗，或者借举行拜山、修桥、补祠堂等名义多报用费，侵吞大宗公款；就是津贴留学生，也只有他们劣绅、土豪、大地主的儿子才有希望，那里会轮到农民子弟来。但是他们还是怕农民起来反抗，所以就用武装保护的策略，创办民团。并且因为开办民团更可借此多开报销，达到大肆侵吞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民团，当然很是利害的，当然有精良的枪械，他们开办民团，本是为的保护自己特殊的利益，但是他们不敢说办团是保护他们自己，民团是他们统治阶级的武装，他们说这是保护乡村的治安，是为的抵抗土匪。在农军未有组织以前，农民还以为真的民团能保护农民的利益，等到农军成立后，相形之下，才使农民对民团失掉信仰。

集团最大的地主在顺德、中山两县。中山的崇义祠本是中山八区的人公有的，积有几千万款，保管在绅士手内。绅士们便借口办团来支配崇义的款

项。中山每个公共机关，差不多都是这些无恶不作的绅士盘据的。

（四）包农制与农奴——沙田的代表是明伦堂，沙田的组织是包农制。管理明伦堂的是一般绅士，绅士们在开初争明伦堂的管理权时，要运动选举，选举后又要请县长或省长加委，所以明伦堂实是半官制的东西，故管理明伦堂的绅士们是很有势力的。但是这些绅士们不会耕田的，所以要把明伦堂的田批出去耕，明伦堂的佃农，是赫赫有名的周殿邦，周是买办阶级，在开银行及做别的生意，所以他把包来的田，又要分租出去，所以明伦堂是一路田主，周殿邦是二路田主，向周承租的是三路田主，因为他们自己还是不能耕，要请许多雇农助他们耕，或者还要租给佃农去耕的缘故。所以包农制已成为资本化的“托拉斯”“新堤嘉”的组织。他们包许多田来，四围高筑围基，在围基内既有民团枪炮保护，复有农具耕牛出租，并且他们拥有的生产品，是要等到价格很高的时候才拿出来卖。所以要想打破包农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资本及工具完全在二路田主手里，要是你反对他，马上便会没有田耕，得不着饭吃。清芬农业公司，是中山方

面最大的一个包农公司，包有许多小田主的田，包来时四围筑起围基，圈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一年一年把围基内原来各小田主的界限完全铲平，分不出那些是那个田主的，至此再也不向各小田主纳租了，但是这些小田主每年虽没有租可收，还是要继续给官府纳粮。所以不但小的佃农同一般雇农是反对包农制，就是小地主也没有不反对包农制的。可是你反对尽管反对，终于还是把他们无可奈何。

农村的组织除包农制外，在西江方面还有农奴制，有些沙田的地方也有。

（五）蛋家农——沙田近水的农村有一种农民叫蛋家农，十分之八是雇农，在船上生活，迁徙不定，很难组织农民协会，故农会只得在三路田主内面组织，

第二节 农村的特征

广东各区农村的特征很多，举其大者：

（一）聚族而居——广东平常同一姓的人常是三、四千人在一个村子里居住，村内成连环形，道路同城市里边的街道一样，有时一条村内居住七、八万的同姓人；东江连平的颜谢二姓，十六万人在一条

村内居住，占二百多里的地方，结果弄到同姓结婚。

（二）氏族间的古怪关系——广东的人从前野蛮得很有点程度：我们平常对于《三国演义》、说唐小说，大概都认为莫须有的事情，没有那个注意他的。广东人则不然，广东刘关张的结合，比什么人结合都亲密，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调和。前两个月顺德第五区禾村乡同南海第九区发生械斗的事便是一个好例：南海的人到顺德去掘沙，逢到顺德的去拜山，看见南海人掘了他们的祭坟，当即回去搬了许多农军来打南海的人，打时，顺德人的口号为：

“刘关张三姓的人联合起来”。于是南海方面姓刘姓关姓张的人跑开了，顺德的人等到南海刘关张三姓的人跑后，当即开枪打非刘关张三姓的人。刘关张三姓的人是永不通婚的。还有罗苏两姓的人也是不通婚。可是他们就不是刘关张三姓的人那样亲密，而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了，罗姓的人见了姓苏的，马上把面孔黑起来，据说他们是根据说唐上罗成被苏定国杀死的原故。还有何李莫三姓的人也是结拜了的，亲密得很。不知道他们这又是根据那一本小说。还有姓氏同郡的也不结婚，结婚则相打，但平时的关系很好，平时若二姓同郡的有一姓同非

同郡的人械斗，同郡的二姓必定联合起来去同非同郡的那一姓人打。宝安、东莞的人时常发生这种相互帮打的情形，所以广东人的氏族关系，实大于他们的地方关系。

（三）迷信——迷信本来是各省通有的现象，本不足奇。不过广东人有时迷信得特别利害，就未免太奇了。但是要晓得这是由于聚族而居生出来的。迷信最利害的是所谓风水关系，广东人认为有关系风水最利害的有阴宅阳宅两方面，尤其是阳宅的风水，平常关于阳宅风水的案件总是要占诉讼案的百分之七八十，有许多村子认为树上的一花一叶都同风水有关系，要是邻村的人来摘了一花一叶，马上就可以发生绝大的械斗。此种械斗常是劣绅士豪鼓动起来的。上面是一村一村的人共有的迷信，此外还有个人的迷信。一个村子里甲家同乙家发生了口角，甲家便做一个金鸡搁在自己屋顶上，把鸡嘴向着乙家屋子，以为如此就可以使乙家死人；同时乙家看见了，也去做一面八卦搁在自己屋顶上，对着金鸡，以为如此也可以避免灾祸，总之因为风水迷信的关系，时常使广东械斗，有械斗至几十年都未解决的。

(四) 械斗——械斗即打大交，这是广东乡村里的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最近在报纸上可以看见的有东莞的藁兰，英德的琵琶江的械斗。类此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总之常是此村同彼村的农民打架就完了。

(五) 好讼——好讼是广东人的习惯，往往有十年八年都不能了结的案，这是因为广东人好胜，往往宁愿破家，不愿屈伏；同时绅士们也善于挑拨，所以从前有许多人都以为来广东作官好扒钱，可以对讼案左右其手，南路海康县的县长，时常可以拿许多钱，因为海康县有某某两姓的讼案久未解决，每易一县长，两姓都各送许多钱去，都不愿解决，历任的县长，也乐得搁置下去。

(六) 主客关系——广东人对于主客关系分得很利害，要是某个地方的农会是先在本地人里面组织的，客籍的人就一定不会加入；要是先在客籍人方面组织的，本地人也不加入。主客分别得最利害的原因是：(一)生活问题；(二)宗法社会的传统观念。

(七) 言语复杂——广东因为言语过于复杂，所以时常发生许多隔阂同纠纷。

(八) 红旗黑旗同红旗白旗——海丰有红旗黑

旗的分别，潮州有红旗白旗的分别。红黑旗同红白旗的来源都很久，非常仇视，要是一家人父亲是红旗，儿子讨的老婆是黑旗，红黑旗打大交的时候，儿子便是黑旗，如此父子便互杀起来，同样兄弟亦然，红白旗的关系亦然。

（九）兄弟轮妻与代替丈夫——雷州方面有兄弟轮流讨老婆的事，当到哥哥死后，或者哥哥有了儿子的时候，便将老婆轮为弟弟的老婆。另有死了丈夫的寡妇，要是她看中了某男子，某男子便可顶替她丈夫名字去当她的丈夫。这两种现象都是由于经济问题生出来的。

第三节 农村不安的原因

广东农民运动能够勃兴，是因为广东农村起了很不安的现象，广东农村所以会不安，大的原因，分析出来有下列六点：

（一）帝国主义之压迫与窥伺——广东各区农村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差不多把小农经济都要破坏无余了。别省是间接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广东是直接受帝国主义的窥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在香港同澳门的缘故。帝国主义的压迫可分为

经济的与政治的两项：（1）经济的压迫：帝国主义的工业品侵入农村，使农村里面手工业工人多数失业，物价高涨，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2）政治的压迫：广东的土匪日益增多，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结果，失业的人很多，流而为土匪，同时更因为得了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帮助，所以会猖獗起来。我们可以说香港澳门就是土匪的养成所；我们更可以说香港澳门就是土匪的军械供给所。只要你说你是土匪头，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可以到香港澳门去买很好的枪。谁也知道南路有许多地方的土匪头，随时有八枝手机关随住的。大概除开第一军外，没有那一军的枪械能比得上土匪那样犀利。南路沙田的土匪最多，三角洲便是土匪的巢穴，帝国主义常从香港澳门送许多枪械同粮食到三角洲，广东政府从来没有法子把三角洲的土匪肃清，便是这个缘故。谁也知道澳门是靠烟赌及卖枪维持，这就是说澳门是要靠土匪抢钱去维持的，当一次土匪比当一次财政厅长还要好些，当了一次土匪，便可以到香港澳门玩好久。帝国主义是不愿广东太平的，所以拼命在香港澳门广州湾一带制造土匪，制造广东的内乱，现在广东的土匪，真可以说遍地皆是了。

(二) 受连年政治变动影响——广东因为连年都有政治上的变动，所以农村方面也跟着起了极大的变化。我们晓得广东自从辛亥革命直到现在没有几个月是安静的，一方面受异族——即外来军阀龙济光、陆荣廷、杨希闵、刘震寰、莫荣新、沈鸿英等的搜刮，一方面更受本省军阀陈炯明、魏邦平、许崇智等的蹂躏，每半年或三月便要大变动一次。变动的结果，各县成了割据的形式，一县的政治常被土匪、劣绅、陈军、民团等弄得异常纷乱，拼命的开赌开烟，筹饷拉夫，添设许许多多的苛捐杂税；再加以贪官污吏的剥削，以及政府的预征，农村不安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 地主豪富的重租重利——地主豪富的重租重利，也是受帝国主义的影响来的。因为地主豪富是靠田租和利息生活，帝国主义的工业品侵入农村，使地主豪富的欲望提高，想得到一些工业文明，所以要加租加利，在农民身上剥削来弥补。

(四) 民团土匪的猖獗——广东政治虽然已统一，但终不敢去攀动民团土匪。

(五) 灾荒频仍——广东连年都有风、水、旱、虫等灾，去年西江水灾，在西江一方面的损失，固

然不可以数计，同时更影响了东北两江。去年荔枝的害虫，一夜便把树上的荔枝吃尽；旁的果树，桑田也受了很大的虫害。风灾更是各地随有的常事。

（六）买办阶级操纵农产物的价格——广东从外面看来好像是阔气，但实际完全是假的。市面上只有见着金壁辉煌的茶酒楼，很少看见工厂的烟囱。士敏土厂虽有烟囱，可是已经好久是不出烟了。现只有每年出口的土丝八千万，糖、羌、果品等罐头千多万，此外还有很少量的茶叶。但这些农产物时常都被买办阶级在很不利的条件下收买了去。去年顺德土丝的恐慌，结果被资本家用很低的价钱收去，便是很明白一个买办阶级操纵农产物价格的例，因为买办阶级的剥夺，所以也引起了农村的不安。

第四节 农村不安的现象

农村不安的现象，可以分八点来说：

（一）土地不能有平均的分配——广东人口近年有些地方如番禺、顺德算是很有增加，但有些地方简直没有增加，雷州甚至还减少。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些地方是有地没人耕，别一方面我们

又可看见有些地方是有人没有地耕。这样的矛盾现象，完完全全要归咎上面农村不安的六个原因。有地没有人耕的原因是：各种灾荒的影响同土匪民团猖獗，东江方面有些地方是有地没人耕。有人没有地耕的原因是：（一）人口增加；（二）田租太贵。西江的广宁及中路有些地方，同山田的地方大概都是有人没有地耕。

（二）粮食恐慌——因为有上面六个农村不安的原因，再加以壮年劳动力时常离开乡村，所以生产力一天一天的就减少起来，同时地主豪富又屯积粮食，所以就发生这种现象。

（三）失业人口增多。

（四）农产品价格低落——拿现在农产品的价格同前几年比较，表面自然增加了，但此种增加率还不及其他一切消耗品的增加率。例如从前一元钱可以买三十六斤米，现在一元可以买十斤米，比较起来米价算是贵了三倍；但是再把其他用具今昔的价格一比，便晓得现在比从前要贵七、八倍。所以事实上农产品的价格算是日益低落。

（五）农村的逃脱——潮汕海丰陆丰的人，有些跑来广州拉人力车，有些跑到香港去卖身当猪

仔，雷州方面的人亦然。卖身去当猪仔，先要检查体格，检查的方法很是离奇，当到想卖身到外洋当猪仔的人上船时，印度巡捕便在他后面用拳头痛打一下，若是受得住便算合格，就可以去，若被打倒便算不合格，不能去。据调查，前年八月一日逃到外洋去当猪仔的便有七、八千人；有一个礼拜统计起来有三千多人；但是现在比较很少了，这是因为别人禁止入口的缘故。所以现在有许多人虽欲去当猪仔，亦不可得了。

(六) 死亡率增加。

(七) 家庭关系破产。

(八) 购买力减低。

第五节 农民在不安的环境内的应付方法

农民在这样不安定的环境内的应付方法如次：

(一) 努力副业——除耕田外另找许多工作。

(二) 生活刻苦——生活刻苦的表现，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节衣缩食。西江方面的雇农大概是吃粥，很少吃饭，从前每个月吃两次肉的时候，现在只能吃点鱼了。东江方面，早晚半饭半薯，中饭有些吃粥，有些只有薯吃，要过年同婚丧时才能饱餐

一顿；潮安外面看来很像有钱，但是也只能过年才有一餐吃，平时只能吃粥；东江方面更有些人在收割时煮成干饭储藏起来，留在后来煮粥的。有许多地方的农民，天热时便不穿裤子。有许多地方不但女人要亲自去犁田，并且还要把人当成牛用，男子去在前面拉犁头，女子在后面掌犁头，甚至有把小孩子也当成牛用的。在此种情形之下，家庭关系当然要破产无余，所以有些乡村里面当到父子同桌吃饭时常有打起来的，东方文明在现在广东的农村里面是站不住足的了。

(三) 妇女及儿童的劳动增加——广三、广九、粤汉各路多半是妇女挑物，但往往有一半人没有东西挑，乡村里面再也找不出闺阁的闺女了。

(四) 借债、典、出售田地同住屋。

(五) 到城市当苦力谋生。

(六) 晚婚、独身、堕胎——东江方面有五十岁的老翁，养八、九岁的童养媳的事。

(七) 卖妻、鬻子、溺女。

(八) 卖猪仔。

(九) 当流氓、乞丐、娼妓。

(十) 当兵、为匪。

(十一) 自杀——普宁方面的妇女有跑到塔顶上跳下来死的，各处投水死的男女更多。

(十二) 冻饿而死。

第六节 农村原有的组织

农村原有的组织，有些是秘密的，有些是半公开的，有些是完全公开的；他们对农会的态度，有些是表示赞成，有些是处于反对地位，分述如下：

(一) 三合会及三点会——中路及沙田所在的地方很发达，组织很秘密。

(二) 大刀会——西北两江山田所在的地方很发达，没有政治主张，只利用“敬天地”“孝父母”“尊君亲上”等封建头脑相结合。

(三) 大交会——即小刀会。番禺、清远、花县、东莞、宝安等沙田的乡村里面，都有大交会的发展，尤其在广州市的城北。商团之役，刘震寰的桂军防守城北时竟不能通过。打架时，往往是几百乡村帮打的，他们不分地界，只问姓氏。大交会最有名的组织是“五桂堂”同“专美堂”，东莞、宝安姓陈的都属于“专美堂”。

(四) 土匪的堂口。

以上四种都是很秘密的。

(五) 氏族间的联盟——最显著的是刘关张的结合。

(六) 炮头会——中路最多，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结合，每年八月燃炮拜神，征求会员。

上面两种组织是半公开的性质。

(七) 各乡结社——乡与乡间的结合，不分姓氏，最大的有番禺十八乡的联合，亦有三五乡结合成会的，但大多数是为械斗而组织的。

(八) 乡堡之社学公所——绅士结合的机关。

(九) 民团局——包括保卫团义勇队等为绅士的武装机关。

(十) 自治会——绅士的组织。

(十一) 农会——这并不是农民协会，是绅士从前组织的旧农会，是地主利用农民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东西。

(十二) 商会，商民协会，工会。

(十三) 国民党。

(十四) 长生会。

(十五) 借贷会——即三益会，是乡间一种金融组织。所谓三益会者，即入会有益，标会有益，

养亦有益之谓也。因为能调剂农民金融；所以有合作社之意义，很是公平，不过借钱时要抵押品而已。

（十六）田主维持会——是近来的组织，是专门拿来同农民协会反抗用的。

（十七）孙文主义学会——东江方面一般无聊的国民党党员所组织。

上面十一种组织是完全公开的。

各种组织同农民协会的关系：（一）三合会同三点会的会员大多数很同农民协会表同情，少数反对农民协会，但他的组织不坚固，没有领袖，无法清查。（二）神打的大刀会，本来不赞助地主，是侨居的农民自保生存的组织，但因无政治主张，所以常受地主的利用，他们的宗旨是梦想封建同做皇帝，思想是复古，所以很容易被土豪劣绅混进去。有些地方他们很能帮助农会，所以很可以利用他们，花县便是很明白的例子，花县农会能够立得住足，很靠大刀会的帮助。但广宁高要方面的农会又很受大刀会的打击。大刀会的人数很多，很有组织，能够常常开会，有纪律。他们打架时有个口号：“往前跑！”所以很勇敢，总之大刀会虽然是受地主

利用，但同时也可以受农民协会的利用。（三）大交会，大交会势力也不小，他们不帮助农会，同时也不攻打农会，他们觉得农会不及他们大交好，所以他们看农会不及看他们自己的大交重要。农会要是对他们有利益，他们就立即赞成农会，加入农会，否则还是用他们自己的大交。（四）土匪堂口对农会的态度：有些地方是不侵略主义；有些地方是专门攻打农会，有些地方能同农会联合；能同农会联合，是因为彼此的利益没有冲突，因为没有旁的人可以打抢，若到了利害冲突的时候，所以要专打农会。因为农会的势力大，尚有别人可以抢，所以抱不侵略主义。（五）氏族间的联盟和农会的关系，同大交会和农会一样。农会不能代替他们的组织，他们加入农会等于跨党。（六）炮头会同各乡结社两种组织，大概都同情于农民协会。（七）乡堡之社学公所，民团局，自治会，旧农会，大概都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同农民协会反对。（八）商会，商民协会，工会等，只有大村子里面方有，有些地方，能同农民协会携手，然大概工会、商民协会同农民协会表同情，商会是常同农民协会冲突，这是由于我们口号不好生出来的反响。（九）国民党对农民协会的态度分为

二派：（一）国民党同农民协会没有别，这大概是我们同志所主持的。（二）国民党同农民协会是对头，这大概是绅士出来组织的，他们说县农民协会受县党部农民部的指挥干涉。大概城市附近的国民党部都是无聊的国民党员去组织的。时常想和农民协会反抗。（十）长生会、借贷会大概对农民协会没有什么冲突，并且还相当赞助农民协会。（十一）田主维持会同孙中山主义学会不用说大家都晓得的，同农民协会处于反对地位的东西了。

第七节 业佃关系

（甲）东江方面之业佃关系（以海陆丰为标准）

A. 经济方面

（一）批田关系——东江方面批田有三种制度：

（a）契约制；（b）口头制；（c）粪质制。分述如下：

（a）契约制——佃户向地主批田来耕，要在契约上规定年限，普通四年或五年，不能欠租，不能交不好的谷子，要把谷送到地主家里去，田地崩坏要农民修理，不能偷田，田有分折，惟佃户是问，车谷的风车要好，三下盖，要在斗量上括平（田主规定三下盖有两项用意：一方面谷可以多得一点；一方面表

示地主压迫农民非要如此不可，要如此才可以免去农民日后轻视地主，方可以不会有欠租的事。并规定要是欠租，地主可以将田收回；每年要送些伙头鸡，伙头鸭，伙头火等东西给地主；不用风车则用大扇完全将不好的谷去掉，收租时风车大扇完全是地主的，倒盖，打风扇完全是地主的人做，只有簇谷的责任是农民负，但这两项并未规定在契约上是习惯法。

契约是片面的，只有佃户写给地主，地主并未写给佃户，这是表示地主要高贵些，佃户要下贱些，所以佃户要写契约给地主，而乡村里竟有田父佃子的称呼。农民看见契约上规定年限后，往往拼命的施肥，过一、二年后，田里的谷子便增多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地主便要加租，或者旁人来向地主加租夺佃，若是佃户不肯加租，地主便将田收回，佃户要是去质问田主，问他为什么契约上的年限未到，便要加租或收回，许多地主很坏，不把契约拿出来，不承认有契约，农民没有凭据没有法子，不得已还是要加租或收回，所以在契约方面，农民往往吃亏不少。但是若契约上规定四年，到了后一年，农民便不下肥。

(b) 口头制——佃户要批田时，先到地主家里

去，说明租田并能按期纳租。地主若是承认，双方就在口头上说好。由口头制批的田，并不限定要耕好多年，地主可以随时收回，若是不欠租，可以多耕两年，若是欠了租，马上就被地主收回。这种制度，农民对地土的观念很薄弱，常不肯施肥，怕施肥了田被地主收回，所以田的生产力愈趋愈下。同时对于农民也不方便，田今年可耕，未知明年是否还有田耕，若是明年被田主收回，马上就失了业。

(c) 粪质制——这种批田制度，前几百年就有的，批田时农民先交多少钱给地主作押金，规定每年纳租若干，不能加租，不能欠租，也不能调人或收田。便是永远不欠租，便可以耕到几百年，所以这种田地是前若干年规定的租，租额很小，对于农民很有利益。佃户因为耕了几百年，常有转租与第三者耕的，更有由佃户租给别人，或典给别人，到了此时地主往往不知道他的田在那里，不过有一张简单的契约上说有某人佃去田地，每年纳租若干而已。所以这种租的佃户往往可变为小地主。

(二) 还租关系——东江方面的还租有银纳及谷纳二种。

(a) 银纳——批田时先讲好每亩每年纳银若

干，当将第一年的租银交清，以后都要年头交清，所谓“上期租”就是这种制度，地主开头已把租金收去，不管年成好坏，他都不过问的，现在纳银制很少用，东江方面，只有澄海地方，比较多行这银纳制。

(b) 谷纳——现在行谷纳制很多，先规定一亩田要纳多少谷，若农民按照规定的数量交纳地主。但谷纳不是像银纳先交上期租，谷纳的手续分六月与冬月两次还的，有在六月内一次完的。要是在六月内一次完，则冬季无论农民种蔬菜杂粮，地主都是不来管你的。

行谷纳制的很多，是因为：(一)地主表示自己富有，表示自己的田租很多。若是纳银则人看不出他有多少田，收谷回来，可以将谷晒在自己门外，或者分装几个仓，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他很富足，很可以出风头；(二)谷价一年一年贵，银价大概是有一定的，所以谷比银好，并且地主积存的谷已多，更可以随时操纵谷价多赚些钱，因此地主很喜欢农民纳谷给他。纳谷的方法有两种：(一)对分制——早冬二季谷子将成熟时，农民便到地主家里请他来分。分的时候，先划田为二份，农民请地主先择一份，剩下一份是农民的，农民不能先择。分

好后，农民先割地主那一份，割了还要送到地主家里去，然后才能回来割自己的一份。对分制的好处在不能加租无从欠租，无论收成好坏，对于农民的损失还不大厉害。对分制的坏处在佃户不肯施肥除草，对田土观念很薄弱；时常分许多时间到城市里面去作工，使土地一天一天的坏，生产力一天一天的低下，结果地方发生恐慌。这是因为农民常以为自己在田内工作一天，有半天是给地主作的。不如多抽些时间整天到城市里为自己工作好。这种还租制度，在陆丰潮州等处颇通行。在农民自己看来，对分制对他们是没有多大损失的；但在我们观察起来，还是对农民的损失很大。因为原来是地主拿出相当的土地，农民拿出相当的钱来，但是等到对分时，地主不但要分谷子，并且连农民的本钱也要分去，尤其逢着荒年，农民吃的亏更大；遇着荒年，本来农民的本钱已减少了，可是地主还是要分。所以对分制，对于地主，才真是没有丝毫损失。（二）额定制——额定制是按照额定成数还给地主。谷子成熟了，农民可以不先请地主看，只是收割后，照规定的数目送给地主就完了。额定制也可分为二种：第一种叫做铁租；所谓铁租，就是不论天干水

旱，凶年丰年，佃户都要照规定的数目交租，不能减少。现在行铁租的很少。第二种叫非铁租，非铁租只能在年成好时按照规定的额数还租。年成坏时，农民可以向地主请求减收一、二成。但地主愿意减才减，若是地主不愿意减时，农民还是要依原来规定的数目交纳，但是年成十分不好，就是所谓凶年时，农民是可以请地主来对分的。对分的方法，同上面对分制里面所说的一样。

农民向地主请求看田时，常是非常困难：因为地主的田多，工人又少；地主自己家里的人常是怕匪不敢下乡，所以往往要等好久，才等到地主派定工人来，农民去请地主那一天，很早便要拍地主的门，拍门时大概地主一家人都还没起来，等好久，才等着婢女起来洒扫。婢女洒扫后，还要等好久，地主才起来。地主起来后，自己慢慢吸了烟茶，并同家人说了笑话，差不多要到半下午了，才出来见农民，地主一见了农民便问“你来做什么？”农民当陈述请求看田的意思。此时地主必要骂农民，至少也要说“为什么年成好你不来请我看田？”等到农民再三请求后，地主才答应派一个工人去看。但并不是马上同到农民一路去看，要等好久才能去看。在这

那个时候，就是谷子倒在田中，快要被水淹坏了，农民还不敢割，恐怕地主有什么话说。

农民因为地主不减租，常想种种方法去同地主抵抗，最普通的，是把谷子浸湿，使谷子澎涨。也有换些泥沙进去的。最奇特的是把没有米的谷子，同泥水混合一起，搁在一个锅子里面，然后生起火来在锅子下面烧，等到水泥换进去了，使没有米的谷子，外面同平常的谷子一样为止。等到地主来收谷子时，就将好谷泥谷混在一起交还地主。地主的田要是在大的乡村外面，村子里面的农民便可以联合起所有族人来反抗地主，不是不还清租，便是拿泥谷去还。

在以前没有农会时，农民很少抗租的事情，所以那时的田价很贵，天天有做卖田买田的生意。现在农会成立，没有人做这种卖买了，从前许多中间人，现在都不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别方面又发生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农民在这个时候，往往贪便宜，买点田地，地主因为怕农民协会，也就乐于把田地卖给农民，另自到城市里面去找生意做。

(三) 借贷关系——东江方面借贷关系，可分为：(a) 按揭；(b) 典借；(c) 租仔；(d) 高利贷等四种。分述于下：

(a) 按揭——什么是按揭呢？比方某个人要想向某人借一百元，先拿价值一百元田地的契字，到地主家里去作抵押，然后才能得钱。这种借钱法，就叫做按揭法，在自耕农方面很通用。这种按揭法，不规定什么时候还清，只规定每年纳若干租而已。每年还租时，并要送到地主家里去，农民每年应还的租，还不还地主都视为不大重要。要是欠租不还，地主可以将第一年的租转到第二年去，连欠二年后，地主便拿一根木条插在被抵押的田中去，不准农民再耕，农民此时便将田地卖给地主。这种按揭法，地主大概都很欢迎，因为到了第三年便可收农民的田的缘故。

(b) 典借——农民向地主借若干钱，规定抵押的田地，然后按年纳谷，限定四十年为期。要是到了四十年，农民还是不能完钱收回田地，地主便将农民的田地没收为自己所有。

(c) 租仔——租仔不要土地抵押，只是亲笔写张约批，自己在后面签押交给地主，每年按照规定的利息还租而已。这种借贷，是贫农做不到的，要自耕农才做得到平常三分利。

(d) 高利贷——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或

者在家里死了人的时候，要是去找到地主借钱，那就平常一石谷可以借六元钱的，到这个时候只能借得三元利息差不多要比平时多一倍，这是还谷的。另有一种还钱的，利息多至四分，少至三分，可以不用抵押，限定两个月或四个月交还，不还则加利作本。

高利贷的借债法，有所谓“九扣十三归”（即九扣三分）的一种。借银一元，只能得到九毛，利息三分，还时除利外仍就还一元。还有一种叫做“糖房利息”，也是为吉凶等紧急事，同买肥料之债，利息六分半，只有中农才能借，但半年后即利上加利，不到几时连本带利便要好多大宗钱才能还，因此借债的人往往完不起钱，但又不能不完，只有借债的人“死”“走”了——即穷得精光才可以不还。还有一种，叫做“卖青苗”——即谷青借一石谷，以三月到六月，不到三月便要还谷一石八斗。

以上四种借贷法，在乡村金融不顺时，利息常很高，银根不紧时，利息比较要低一点。平常利息是二分或三分，高时有至四分的，低时八厘便可以借得。借钱时候要有中人，若是还不清或发生纠纷时，要由中人调和。

现在农民既加入农民协会，所以借钱就比较以前困难的多了。

B. 政治方面

(一) 地主对农民的特权——上面已经说过，农民对地主有佃子田父的称呼，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地主对农民的特权，是怎样的了。农民向地主交租时若是谷子不好，或者不能交清，或者交得太迟，地主都要用斗盖同旁的东西殴打农民的，又量租的斗是用地主的（很大的）不能用农民的，地主每年都要把斗加大点，尤其在普宁、揭阳方面，每年往往加得特别大，更有箩筐当斗用的，箩筐是软的，更可以多容些谷子。要是农民去问地主为什么一年一年的要把斗子加大？地主便说：“我十年前到你家里出收谷子的时候，你还是很小的孩子，为什么现在你要长成大人？你都可以长大，我的斗子就不可以长大的吗？”农民欠了租，地主便叫警察来把他抓去。警察来时，农民还要给警察的旅费同轿费。也有不叫警察，只是叫自己的工人去农民家里坐索的，但地主的工人同警察是一样的，要找农民给他的“足皮钱”。更有叫患麻疯及吃鸦片的人，代地主催租的，这些跑到农民家里去，常要农

民给他做好东西吃，稍不随意，便要把农民的神主牌往地下乱丢，使农民很感痛苦。更有些地主给几毛钱给地保和练总，要地保和练总把农民家里的东西一一点清，把门封锁起来的；或者叫他们把农民喂的猪牛同农具及煮饭的锅切菜的刀拿起走了的，农民很怕练总封锁他的门，因为封锁门在地主方面是有拍卖意，在农民方面是有家不能归，夜晚家人无处投宿的痛苦。欠了租的农民走到城市去卖东西，总是存一种戒心，要是买了东西后，袋中还有余钱，可以走到店里吃点东西时，常常恐慌，见了地主及其家人马上便要丢了食物跑，这是恐怕地主叫警察把他抓去，治他有钱吃东西而不纳租的罪。农民过年买的祭祖的东西往往在路上被地主抢去。更有将农民捉去用刑具压迫农民赶快设法完租的。总之地主随时都可以锁起农民到县里去，要是农民欠了他的租。

民国纪元前地主还要客气点，因为那个时候还要讲点法律，民国纪元后，地主对农民就很不客气了。陈炯明在东江等于做皇帝一样，许多陈氏的地主都做了官，可以随便派马弁拿手枪去抓人，所以农民更加害怕地主。除此而外，地主可以随时自由加

租，不加租便要调给别人或者收回，这是一定的。

（二）地主同民团勾结的情形——地主同民团勾结的事，在海陆丰比较少，在潮阳、普宁、揭阳比较很多，那方面的民团长不是地主便是绅士，民团完完全全只是绅士地主的武装，农民欠了地主的租，地主随时可以叫民团去抓农民。保卫团同民团是一样的东西。海丰的保卫团就是劣绅地主压迫农民的大本营。有一次陈炯明的亲属派了许多弁兵到乡间收租，该乡因为遭了大水大风的灾，农民没有租给他们，去的兵士本是海丰人，当即说广州话去吓农民，农民很恐慌，相率逃避。弁兵就分头抢，农民愤甚，当天四十多家农民都插血为盟，表示宁死也不愿耕陈姓的田，都向地主去辞田，地主当时表示不耕田也要收租。时陈炯明回去，农民都去向陈炯明说，以为可以得到相当的解决，但是陈炯明只说：“你们不耕田本来可以，不过你们不该一同去辞田不耕你们可以做一封呈文到保卫团去解决。”农民知道交到保卫团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也就无可奈何的算了。民团同保卫团在乡村中间都可以不经官府直接可以抓农民。

（三）地主同贪官污吏勾结的情形——地主勾

结贪官污吏的事很是普遍，有一次农民同地主打官事，地主告农民偷田，农民不承认，但地主找不出凭据，官当骂地主，这个时候那边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所以地主就说：“我们同农民打官事，从来没有失败过！这次居然失败，一定是农民协会同官厅有所勾结！”从前乡间有许多地主本来是一字不识，但他们往往要拿几百块钱去捐一个功名，时常要穿起袍褂到衙门里走一趟。在一方面他们同农民打官事的事情来了的时候，固然可以直接去同官讲话。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常要拿好多钱去报效官吏同衙门里边传话的人。

（四）地主勾结驻防军的情形——地主勾结防军同勾结贪官污吏一样的普通得很。海丰农民有一次要求地主减租，地主便勾结官吏、警察、防军把他们压伏下去。防军的目的是扒钱，地主同绅士便时常时时刻刻把结，并送些钱给防军，地主绅士讨厌农民协会便去向防军说农民协会是土匪，防军便去抓农民协会的会员。防军要派地主的军饷，本来是派他们一人一千元，但是地主回乡去说，并不是派他一千，是派他乡内所有的人共一千元，在这个时候，绅士同地主便分派他们乡村中的人每人一部

分，结果有多无少，所以派款时他们不但不出钱有时还要赚许多钱，这种事实很多。

C. 教育方面

海丰的教育经费，十分之八是抽牛捐、赌捐、农产品捐，从乡村里面农民身上剥削来的。绅士地主们，从乡下抽了许多苛捐，拿到城市来，只办了八间县立学校，供给地主绅士的儿子读书；乡下一点教育都没有。

普宁有一件事很可证明业佃关系在教育方面是怎么样的：普宁有个大地主叫方八爷（方廷玠），一身兼任方家族长、民团局长、县立中学校长等几种职务，他在中学里边，鼓吹他的王家主义。平时他可随时随地杀他方家的人。他的儿子要到北京去读书，他便在普宁抽“旅京学费”，农民有牛一条，每年便要给他两毛钱捐，普宁全县每年要抽牛捐一万多元，所以他儿子去读书，不惟他不出一个钱，结果他还要赚许多钱。这是业佃在教育方面的关系。

（乙）西江方面的业佃关系（以广宁、高要为标准）

A. 经济方面

（一）批田关系

(a) 批约——田主批田给佃户，佃户须给地主立批约。批约内要写明田段所在，地亩数，租额，收纳方法，附加费等项，并特别注重：(一)不论时年丰歉，两不增减；(二)按约交收，不得拖欠；如有拖欠，任由业主将猪牛什物及批头作抵；(三)如有违约情弊，任由业主随时批与别佃，不得有匿税霸耕等情。

(b) 批头及酒肉——批头每亩要十元至五十元，每亩田并要一个鸡，二斤猪肉，两瓶酒。这些东西立批时须送给田主，批头于脱耕时可照数发回，批约上并写有每年终每亩须送田信鸡或鸭一个；从前要田信鸭，近两年要田信鸡，因鸡比鸭要贵些，要好吃些的原故，田信鸡的重量也要先定。

(二) 收租关系

(A) 交银——租尝田大半交银，其余的交银的很少。交银并不是在收割时交，要等到清明重阳时候，谷价贵时交，要按时价交纳好多收点银。

(B) 交谷——交谷的很多，交谷的时候，也有两种方法：(一)送宅交收——广宁方面每季收获晒干后，送到田主家里去过风；过风很厉害，有时好谷子也要被车去。过风后按照田主的大斗(最大的

加四)量。量后，还要送上仓，所以农民送租时，往往要做大半天的工夫，田主并不给饭吃。最可恶的是田主认为谷子还有湿气，没有晒干，便用足一足推倒，要再给他晒半天或一天，送去时大概田主还没有起床，要等他起了床，吃了茶饭后才能出来过风。若是农民催他起来，必定要挨他的臭骂，所以农民尤其是农妇，最讨厌不过的是送租。现在农会成立，不再送租了，农妇们很欢喜。(二)不送上宅——由地主亲自带人来收。但地主往往带许多人来，要由农民供给酒肉菜饭。这种供给是在规定的田信鸡鸭之外，大概每石租要供给一斤米，四两肉，三两酒等东西。还要附带挑些番薯菜蔬去的。现在这种苛例是取消完了。农民不但不拿酒肉给地主吃，就是地主自己带有酒肉去，农民也不借锅灶给他煮。我们曾经劝过农民，但是他们还是不听，他们说要过几年后再看情形通融。许多农民及地主本来是亲戚，在平时要招待的，此时也一样不供给饮食，不借锅灶，现在地主来收租时，农民丝毫不肯帮助他，大概是恐怕破坏了农民协会的规律。现在收租时，从前很斯文的少爷少奶奶，都出来一点一点的挑起来了。西江方面还有一种“分收田”一

人一半，大概这种田是在水边，因为收获不一定的原故，所以要分收。

照规定收租，本来一点不能少欠，但平常也可以拖欠到年底才交。倘若年底还是不交，到年三十夜地主还要来追，常在年三十夜把农民过年的东西及谷种拿了去的。也有推到第二年正月底，到了第二年正月底谷子将下种时田主又来追问，要是农民还是没法子交还，田主便把农民的耕牛索去。所以地主收租，不但要收去租谷或租银，有时连农民的耕牛及过年物等都要收去，有时甚至连农民的子女也有收去了的。有一次地主收租，农民无租可交，地主把农民的女带去，后来农民多不能赎回，地主就把农民的女作为自己儿子的老婆。这种事情在潭埭社岗方面最多，潭埭纯是地主，社岗纯是贫苦农民，因社岗的农民很受潭埭的地主的压迫，所以现在社岗的农民协会组织得很好，可以同潭埭方面对抗。

从前还租，是四与六之比，农民占四成，田主占六成，现在还是四与六之比，不过适得其反，农民占六成，地主占四成。所以西江方面减租运动的结果，照原来租额减了二成。照减得的计算，又分

为四成，三成自己得，一成交农会，农会得来的一成，又分为四与六之比，六分留在区农会，四分交给省农会。西江方面，一亩田最贵的是完九石租。

(三) 借贷关系

农民借贷大概是过年清账及清明扫墓插秧去谷吃空的时候。在清明前后借贷的利息最高，大概都是借谷，定期六月收割时归完，为时不过三月要完五斗谷一石的利息。实际还不止一石五斗，大概要完两石。因为借约上写明要完值好多银的谷，并不只写明完谷一石五斗，譬如借谷时，每石谷值银四元，便在借约上写明要还四元的谷。照时价六月间每石要贱得一元四毛，所以四元可以换一石五斗谷，再上加利谷五斗，所以要完两石。有的在清明时候借一元三毛钱，六月收获时完一石谷子，实际计起来也和前面那种利息一样。

B. 政治方面

(一) 地主对农民的特权——地主家里有事时，可以随时叫农民去帮他作工，只给饭吃，不给工资，遇到地主家里有丧事打斋时，地主除掉把他家里的人一一写在榜上外，并要把农民的名字写在榜后，写为“田仆某某”。农民对于这种事情非常

痛心，但是现在算是不敢这样写了。

高要第六、七区更特别，地主对农民有无上的特权。这两区的农民本是清朝时候那些地主的农奴，现在过了二、三百年还是要当农奴。从前有许多田主，现在已变为穷鬼，要自己耕田才能生活；但他们自己并不能耕田，要叫太公留下来的农奴代他们耕，但又不给农奴的饭吃，元旦的前一日，田主的族长在农奴里面选择六十农奴，写在一张纸上，交地保转交老农奴，要老农奴按照纸上的名字约齐在年初一来给地主们叩头。要是在年初一有一个农奴不来，那就来的五十九个都要挨骂；农奴叩了头，田主给每个农奴两铜板。农奴结婚时，男子不得穿长衣，也不准穿短衣，要穿不长不短的衣服；新妇不准坐轿。田主方面的穷鬼，要是在途中遇着农奴，往往叫农奴到某一个地方去替他作事，并且他叫那个农奴去，那个农奴就要去，要是被他叫的农奴有事不能去，想找旁的农奴代去都做不到。农奴跑了一天，照老例，田主要给他二分二钱银子，所以农奴的别名又叫做“二分二”。

……旁的情形和东江差不多……。

(二)地主同民团勾结的情形——民团的费

用，表面是从地主方面拿出来的，实在并不是那回事；开办民团时，由大小地主同绅士一起开会，大地主发言说：“民团固然要保护有钱的人，但同时也要保护没有钱的人，所以要抽人丁税，每月每人最多要出四毛钱，至少也要出几个仙；有钱的人还要加收田亩捐，每石每年要抽一斗一”。绅士附和大地主说法，赞成通过。但是自从民团成立后，地主量谷的斗更加加大，所以所抽绅士出的田亩捐在实际上还是农民出的。并且有些时候，民团不直接到地主家征收田亩捐，是到地主的农民家里要，要农民代他的地主交田亩捐，农民有时真的就代地主交了，可是结果地主不承认的，这不是农民出民团费用的证明吗？高要第六区的民团抽田亩捐更可恶，民团拿起锄头，到谷田中间去铲一个大十字，就把铲得的谷拿去作为民团费用。这样最少要铲去十分之一，铲得大的，就没有一定了。也有不铲十字而铲园圈的。这样子一做，弄得许多人不敢耕田了。民团还要抽牛捐每只牛每年要抽十五毛捐，有的人没有牛，到亲戚家里，牵了已交捐的牛来耕，还是要再交十五毛。所以有许多牛是交了三十毛的。但现在已把牛捐取消了。农民既出了费用来把民团养起，但是一到了

农民欠了租的时候，民团不惟不帮助农民，反要将农民捉去。

(三)地主同贪官污吏勾结的情形——贪官污吏同地主当然要勾结一气。农民欠租时，民团马上就将他捉去送官追交，官府也就把农民押起来，要他限日交租，交完才放，贪官污吏始终站在地主方面的，前三十年有一次减租运动，官府说农民造反，当派兵去杀了许多人。近来官府还是替代地主说话，只是说农民压迫地主，从没说过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要减租，官府就说“这是很不公道的，因为地主要向政府纳税，并要做修桥补路筹公益事，所以农民不应该要求减租。”所以现在的官还是同从前的一样。同地主有所勾结。

(四)地主同防军勾结的情形——防军始终不大理农会，有时还很恨农会。因为防军抽捐时，农会往往指示农民起来反抗他的原故，所以当到农民同地主冲突时，防军总是站在地主方面的多；防军因为有时很恨农民，所以要诬蔑农会是土匪。当到清乡的时候，大地主、民团、防军、贪官污吏四种人合起来压迫农民这个时候，不但农民要恐慌，就是小地主也要恐慌。这个时候大地主很有权，他要是恨那个农

民，他就向防军说该农民是土匪，要拿去枪毙；他要是喜欢那个农民，就是那个农民已经被防军当作土匪关起来了，他可以去向防军说那是他的农民，马上可以放出来，防军同大地主往往对小地主也要加以陷害，小地主在这个时候，很怕损失财产，所以同农民一样的受上面四种人的压迫。这种情形在罗定方面表现得很利害，逼得小地主纷纷加入农会，同农民一同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团、防军、大地主。

C. 教育方面

农奴住在一个村子里边，从前是没有他们求学的机会；田主虽请有先生教他们的子弟，但农奴的子弟是不能一同读书的；自己就是立起了学校，因为地主方面的学生要去打，所以也是不终日就要关门，故数百年农奴就无能识字了，今年农民协会成立后，农民通同加入协会，地主就向农民说：“大家平等了，你们的子弟可以到我们的学校来读书了。”农民信以为真，相率送他们的子弟去搭学，但是第一天某老农的子弟就被地主的子弟打了一顿。老农去找塾师，塾师说：“这有什么法子呢？顶好你的子弟不来，让旁的子弟再来读几天看。”但第二天余下的农奴子弟又去读时，又被田主的子

弟都打了！这是因为他们头天打了一个，先生没有骂他们，所以胆子大了。因此农奴的子弟不能读书，就跑到找地主绅士说，绅士答“今年恐怕还不能实行，等到明年再说吧！”这是高要第六区桂岭乡的事。农民没有办法，到西江办事处来找我们帮他解决，我们想到那边去宣传，地主便放出恐吓的话：“官府在肇庆，拳头在本村，任你来，不够我一枪！”因此农民又来办事处报告，叫不要去，后来我们还是要去，叫农民团结起来等候，但到了那里，民团局不要我们的人外出演说，只要在民团局内演说，叫前者不反对民团的两千多人来听，并在演说时，地主买许多炮竹在外面放，乱大家听不见话，但结果地主并不敢丝毫损伤我们。

桂岭乡的农民最穷苦，要是到他们家里去看，当可以看出农民都是除了两件破衣服外，别无长物。他们要求解放的最热烈，同时更要求受教育，要有农民学校。

广宁没有农奴，只有高要第六、七区才有农奴。

（丙）北江方面的业佃关系

A. 经济方面

（一）批田关系

(a) 批约——北路清远、曲江、花县等三县均行之，批约上要写明：(一)租数若干；(二)期限几年；(三)不准欠租，如欠者则由批头扣除，并收回田另批；(四)田信鸡若干，每亩田于纳租时送二、三、四只不等，清、花两县盛行，曲江则无。

(b) 批头——曲江、花县均有，而且很普遍。曲江每亩均交五、六元至十元八元不等，清远、花县最普遍的约十五元至二十元，而花县间有至三十元者，然多于上中两等田行之。

(c) 上期租——凡中等以上之田，都要拿上期租，上期租是在花县占全县的多数，清远约占三分之一，曲江则无。

(d) 加租——批满期后，任由田主收回另批，或加租续批。

(c) 铁租——即批田来耕，无论丰歉一粒不减，此在清远、花县两县行之，曲江则无。(计花县约占大半)

(二) 纳租关系

(a) 送租——曲江约占一半，送租要送到田主家；谷子要干净，如混有泥沙，或未晒干，便要佃户担回，田主还要生气，声言收回田另批。田主

出入秤谷不同，收租时的秤要大些，常在百余斤以上。送租时，佃户还要送些田信鸡猪肉饼，地主间有几个给送租人吃，或酌给脚银。还有花县农民，如批公田，至清明时即要纳租，因其时，收租以分猪肉。倘有某房某人欠租，则全房不分给猪肉。故因此以妻子女还租者，时有所闻。

(b) 减租——除铁租要交足外，其余如有水旱天灾，则请地主来房商议减租，惟须杀鸡优待，数目多少由地主之意，花县间有行两份分法。

(c) 欠租——花县田主如遇欠租，则没收其抵押红契；如有批头者则扣除批头，不够则赶猪赶牛。曲江田主每乘欠租时加租。

(d) 回禾——即批田来耕，插禾后，遇天旱无收，由田主将枯禾收回，谓之回禾。

(三) 借债关系

(a) 借款——借款先要立契约，约上写明限数、利息、年限、中人等。并要官印红契抵押，若无还，则将所押之地收回行批，收租抵折，不够利息，仍积计行息，并没收其田。借款的行息三分二分。如系有体面的人或有钱的人，则一分八厘不等。还有当农民青黄不接时，田主即放债给农民计

行息若干，一至农民收割时即要农民还谷折数，谓之卖青苗。

(b) 借谷——农民向地主借谷，订明借谷一百斤，还时要一百五十斤。

B. 政治方面

地主对于农民有下列几种特权：

(一) 农民要立批约给地主，地主不用立批约给农民。

(二) 量谷的秤由地主制定。

(三) 佃约虽未满期，业主可以用自耕名义将田调回。

(四) 农民欠租，地主可以叫警察同民团去拘人。因民团局局长就是地主绅士故也。

(丁) 中路的业佃关系

中路的租田很多，最大的是崇义祠，租田的佃户是族间的子孙，主人是神主牌，批田时在祠堂内当众投标，租不很重。

中路的大耕家很多，一个大佃农可以耕很多的田，田主不敢苛待他们。私家田的田租较贵，中路要送租，大概都是送几十里路远。送租时去早了，地主们往往还在床上吃鸦片烟，没有起身，要等

半天工夫才能交。要是某年上租迟了日子，绅士们又不大高兴，当天不收，要农民拿回去第二天送来再收。交租时又要分：（一）数毫，每百元要多数五元或七元。（二）兑毫，每百元称到七十二两七、八分。虽无田信鸡鸭，实际要比给鸡鸭还要利害些。送租时，田主好点的，农民又不欠租，田主可以请农民吃几个饼。小佃农耕本乡的田，送时不大感痛苦。其余的农民很讨厌送租。

沙田所在的地方土匪很多，地主不敢去收租，要请佃户送去，佃户往往推已经买了枪，本年不能交，地主也没有办法，所以沙田方面的业佃关系还好，租额大都很少，没有减租运动。

中路地主常用更换地主方法调田，达到加租的目的，往往用父亲卖给儿子，丈夫买给老婆的方法去骗农民。

沙田最怕西水淹，种沙田的人等于做投机事业。每亩沙田最多只收八元租，有少至二元租的。沙田若是没有水患，收得一季，佃户马上可以发达。

中山坑田最贵，可种瓜菜，每亩要收三十元租，旱田次之，种禾每亩大概要十五元至二十元；沙田最便宜，只收几元租，也是种禾。

中山等处批约里面要把农民协会的关系定好。

中山顺德的沙田地方，苛捐多至二十三种，至少也有七、八种，本规定业佃各半，但最后还是由农民纳。

第二章 农民运动概况

第八节 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

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有四种：

(一)农民痛苦的自觉——有了农村不安的原因，自然会有农村不安的现象，使农民生活极感痛苦，在极不安的农村环境中，过非常痛苦的生活，当然要找他的应付方法，寻求出路；前次所讲的十二种应付方法，并非农民真正的出路，其真正的出路在痛极后自觉了接受革命的宣传。所以我们现在到农村里去宣传时，往往不到半点钟便可以使他们成立农民协会；这是农民已经有了觉悟，知道非找真正的出路不可的明证。前此没有人告诉他们团结及组织的方法，所以他们不懂得什么是他们的出路，现在既有人来指示他们“团结起来！”当然容易接受。农民在觉悟的结果，一方面接受了革命的宣

传，一方面更把本身的弱点，完全冲破。农民本身的弱点有六种：（一）不能集中，（二）地方主义的色彩浓厚，（三）迷信很强，（四）自信力薄弱，（五）民族关系很深，（六）家族主义的关系和观念很强固。这六个弱点，都是革命程途中的大阻碍，有其一便不能革命，农民是天生成有这六种弱点，所以要农民起来革命，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不安的农村现象方面，已经使得农民自己把自己的弱点快要冲破无余了。例如根深蒂固的家族主义，因为生活困难，不能不卖身到南洋去当猪仔，使之完全破坏。农民从前自信力虽薄弱，近来因为受军阀的压迫过甚，自信力也就因之渐渐增强，敢于暴动了。家族主义同自信力既如此，旁的弱点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渐渐淘汰。所以从一方面讲，农民天生成的弱点固然很多；但一方面讲，农民因为痛苦大，也不能不接受革命的宣传，使天生成的弱点渐渐减少。

（二）中国民族运动进步的影响——中国的民族运动，从“五·四”的学生救国运动，经过“二·七”的铁路工人罢工，一直到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的工会组织运动不能不说是一日千里的前进，同时更影响到乡村中间，所以农民运动也就跟着暴发起来。

农民运动是受中国民族运动的影响，更有事实可以证明：第一，现在的作农运的同志有许多是“五·四”时做学运的同志。第二，广宁油业工人曾经回乡去组织过农民协会。另外还有好多地方的工人在过年有事的时候便回乡去也组织过“农业合作社”等团体。但是农会是因为受工会的影响起来组织的，所以好的方面固然工人能到乡村中宣传，使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坏的方面，工会的许多弱点也就附带传到农村中间，使手工业工人的行会弱点，完全保留在农会里面。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已经成立了农会，还要把大刀会等原有的组织保存着。

（三）我们同志的努力——许多人固然要说有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规定了农民运动的政策后，所以农民运动才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更可以说有了我们同志在海丰做农民运动，有了孙中山到了东江去攻打陈炯明，看见了农民的力量，所以才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我们实际做了农民运动，把名誉送给国民党，可以说是我们成功不居，若是我们不去做农民运动，所谓农民协会不知道现在还在什么地方。

(四)国民党的帮助——在国民党帮助之下，使农民运动收了许多效果；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农民得到了相当的自由能够公开组织，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县县长不高兴，随时直接间接的压迫农民。但这实是农民运动兴起的一个原因。国民党自从改组以后，觉得从前运动土匪起来革命，用暗杀的政策之不适用，乃改变宣传的口号。我们因为他们的革命口号改变了，所以能够利用来使农民组织起来。

广东的农民运动，已经从毫无基础，到了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名义上算是统一了。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虽然有上面四种，但主要的原因还在农民的自觉。要是农民不自觉，我们去做农民运动，等于到自耕农的所在去做减租运动一样不会发生作用。所以农民痛苦的自觉，实是农民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第九节 一年来农民运动工作概说

一年来农民运动的工作——实在不止一年，从民国十三年七月起到现在止，差不多快到两年了——可以分为两部分来报告：(一)含有政治意味的工作；(二)关于改良农民自己生活的局部问题。分述如下：

(一)含有政治意味的工作——农民运动开始发生时，马上即参加实际的政治运动。自从民国十三年十月广州市选举市长，市郊农民举行大示威，直到现在，农民参加实际政治运动的事实很多。列举如次：

(一)广州市郊农民要求参加广州市长选举——自从扣械案发生，广州政府同广州商人决裂，商人罢市，英帝国主义香港政府，更致哀的美敦书给广州政府，要政府发还商团枪械。那个时候，孙中山几乎被英帝国主义及商团所屈服。我们同志因向孙中山贡献意见，一方面要对香港政府抗议，一方面对商人表示让步，并指出对商人让步的几点：(a)民选市长；(b)出师北伐；(c)取消苛捐杂税。因为孙中山出兵攻打陈炯明时，为了筹饷问题弄得商人很恨市长，所以提出第一点同第三点。但是当时政府所规定广州工会、商会、学生会、教育会等团体都有选举权，单独农会没有，所以我们在市郊农民协会第一次大会内便提出市郊农民要参加市选，举行大示威。后来农民都很热烈的起来请愿，并获得选举权。这个时候，农民协会刚成立，所以农民协会的参加政治运动，要以这回为第一次。

(二)帮助孙中山北伐——那个时候，政府虽对于商人表示让步，但商人还是继续罢市。当时政府本已决定如商人久不开市，即采取军事管理商店的计划，并拿农所第二期学生组织改成农军，搬入省政府保护；若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农军就担任当理沙基附近一带的米店。后来因为孙科、林森等一般人不赞成，这种计划没有实现，所以孙中山才有出发韶关的计划。孙中山当时表面上以出师北伐为名，实际是想离开广州，看看广州的乱子究竟要闹到什么地步，因为当时满街满巷都有打倒孙中山的标语或口号。反孙的宣传遍布广州市上；商团的步哨到处都有，一直放到省政府附近。孙中山到韶关，工团军同农民自卫军亦随同出发，担任后方宣传工作，后来反动军阀同商团勾结，政府没有法子，不能不对商团让步。交还商团的枪械。因此又酿成双十节商团的大屠杀。

(三)帮助广州政府镇压商团叛变——双十节的惨杀，李福林同范石生的军队都帮助商团，围攻工团军同农民自卫军，李福林的第三军曾捉去农军八十余人，工团军被杀的也很不少。当时所有的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同商团都要来围攻

广州，提出反对国民党的口号。形势十分严重，但是因为当时顺德、中山等处的农会已有组织，所以我们除掉在广州及各县做宣传工作外并在顺德等处采取监视商团的手段，使各县商团不敢发动。

（四）响应孙中山主张召集的国民会议——商团叛变时，北方政治也在那边分化，后来曹吴失败，冯张占据北京，段祺瑞电孙北上，孙便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当时广东各县农民协会，纷纷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结果派了四、五个农民代表北上参加国民会议。后来全国的农民代表也只有广东各县选派的几个。

（五）帮助党军第一次东征——商团失败，一直到去年二月，买办阶级知道省城不能再有所举动，便到汕头去勾结陈炯明来攻广州政府，在香港设起反攻广州政府的大本营，政府因此便出兵东征，以许崇智蒋介石任右路，杨希闵任左路，刘震寰任中路。但是中左两路按兵不动，只有许崇智同蒋介石的军队前进。当时东莞、宝安、五华、惠阳各地的农民协会带领农民纷纷起来帮助革命军担任侦探、引路等工作，尤其是军队每到一处，我们便叫农民工人及军队开联欢大会，因此遂影响士气很

大，党军还没有到海丰，海丰农军先起来响应，所以除平山淡水两役外，敌人还没有打仗就败退了，所以第一东江之役，农民出的力量很大。

（六）帮助政府决心肃清刘杨——刘杨勾结香港帝国主义，同滇唐的险谋既已败露，我们还可以看见有许多人在主张调和，表示不必决裂的态度，当时汪的主张就不坚决，邹鲁一般人更不用说了；刘杨在香港开反动大联合的会议时，国党左派还是抱得过且过的态度。当时各地农民协会的空气很紧张，纷纷发表拥护革命政府的宣言，同时工人也一致起来响应，使得国民〔党〕左派不坚决的心一致坚决起来。等到左派决心打倒刘杨时农民协会负起了重大的工作；在刘杨势力之下侦探敌人的情形。时元帅府组织参谋团，农民协会便担任侦探的工作；所以我们同志均全体动员，刺探消息。等到攻打刘杨的时候，清远农民替朱培德挑东西，潮阳农民替第一军挑东西，番禺农民军同第一军一同入城，广宁农民军监视逆党，其他各县农民协会，也都尽了相当的力量。

（七）援助省港罢工——刘杨失败后，接到就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沙基惨案，当时农军列队在后，

虽没有被帝国主义屠杀；但是自从省港政治罢工爆发后，农军不遗余力的帮助罢工工人检查仇货，以及惠阳各地每个农会会员都捐一毛钱给工人，表现农会是很援助工人，同工人一致反对帝国主义。不过当时宣传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所以南路宝安一带对于罢工没有好多的帮助。但是大部分中总是尽其力之所能来援助了。

（八）追悼廖仲恺与肃清反革命派——罢工不久，到八月二十日廖案发生，各地农民异常愤激，八月二十二日各县农会发起追悼大会，对廖案作广大的宣传，各县农民纷纷加入协会。八月二十五日，肃清反革命的事情发生，收缴梁鸿楷、谭启秀等枪时，各地农会听到这个消息，便马上叫农军动作起来，直接间接帮助缴反革命军的枪，使政府不到几天工夫便将内部反动派军阀的势力完全肃清。好多人以为廖仲恺死后，农民运动一定要沉寂下去，但是结果适得其反。

（九）帮助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巩固革命基础——自从廖仲恺死后，大家都感觉到东江、南路，尤其东江的政治在反动派的手内，农民协会的牺牲太大，所以在八月肃清反革命，十月开始东征，十

一月攻打南路的各时期中，各县农民协会都做了不少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在东江方面。结果使广东统一了，国民政府的基础算是巩固了，但是同时因为东征既已胜利，南路亦已平定，所以也看不出农民协会的政治工作了，国民党在广东方面也不要农会了。在国民政府没有稳固以前，农会是很需要的；国民政府现在才表面稳固，便不觉到农会的需要，这点我们也要注意的。

（二）关于改良农民自己生活的局部问题——这个问题不像前面政治工作那样有系统，因为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形，所以讲起来比较困难，现只能概括为乡村里边纯粹的经济政治及其他各方面略讲一二。此地所谓政治问题，是农民本身的，并非国民政府的。

关于农村里边的政治问题，顶多的是：同民团争斗，反抗土豪劣绅，同土匪争斗，同防军的纠纷，同贪官污吏争斗，被逆军逆党摧残等；关于乡村里边的经济问题，顶多的是：反抗苛捐，业佃纠纷，借贷问题，土地问题，争公款，减租运动等；其他问题是：教育问题，合作社问题，筑路问题等，在这三类里边，以第一类乡村里政治争斗的问

题为最多，两年来所有一切案件，政治争斗的案占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现在再拿省农民协会本年一月到三月半所接到的文件来分析一下，省农会从本年一月到三月共计收到二千五百二十六件文，包括一百六十四种案子，统计一百六十四种案子的类别数量及百分比如次：

一、政治方面的八十八种	百分之五十三
二、经济方面的三十七种	百分之二十二
三、教育方面的十二种	百分之七
四、会务方面的十八种	百分之十三
五、其他	九种
	百分之五

由上面三个半月发生的案件的统计来看，当可以看出我们在政治方面的工作要占过半数，当可以明了防军官府讨厌我们之原因在什么地方了。

经济方面的案件，以减租运动为最多，两年内好多地方都发生过减租运动，广宁、花县、惠阳、海陆丰等处的减租运动，曾发生过很多大的流血，广宁争斗延长至三月之久，花县运动到现在没有了结；惠阳、海陆丰虽胜利，是因为政治的势力没有发生好大的阻碍。但减租运动的结果，使得别方面很讨厌农会。高要的口号虽不是减租，但因还租时

掺了三分之一的泥沙进去，故地主的仇恨就因此而起。所以两年来减租运动收到的效果虽多，但结果不好也很有，花县便是明白的例。除减租运动而外，其次要算抗捐运动。抵抗糖捐，曾发生过很大的风潮；清远太平湖农军曾经包围过糖业公司，把公司的人拉出来打死，但结果还好，并没有牵涉到旁的方面，惹出旁的问题。阳江方面也发生过糖捐风潮。煤油专卖发生的暴动也不少。农会曾抢过专卖局。所以在经济方面的案件，要以这两种——减租抗捐——发生的风潮最大，影响最甚。

政治方面的案件，最多的是同民团争斗。中路的顺德、中山、新会等地方，民团同农会打得很厉害。固然民团是地主的武装，不对的地方要占多数，但是农会有时也未免做得太过分。许多农民协会刚才开始成立，马上就想占有民团开支的公款，收缴民团的枪，尤其因为一部分的绅士没有抢到民团在手，便混进农民协会来，想利用农民协会，所以往往有今天立案的呈文刚到，明天缴民团枪的报告跟到寄来的。对于土匪的工作也做了不少的错误。顺德、兼×的农民协会里边，的确有土匪混进去。我们党里边，对土匪争斗的政策，曾经决定

过好几次。广宁农军曾单独缴匪械，维持全县治安，中山农军也缴过土匪的械，许多地方都是农军攻打土匪，防军并没有动作。所以花县农会受土匪的害很大。但东江方面有些农会是同土匪妥协的。

其他方面，如禁烟、禁赌、筑公路等，差不多都是农民协会的工作。有很多办有农校。

但是大概两年来的工作，不是同民团争斗，便是同贪官污吏冲突，或是做减租运动。现总括起来说：

两年来农民运动，对于政治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多，对于经济方面，各处地方上农民切身利益的建设工作做得很少，所以结果一方面使许多人以为农民协会常是多事，同时农民群众亦觉不到农会对他们自己有许多利益。所以致此之原因，由于乡村的组织还是在封建制度之下，乡村的政权，握在土豪劣绅地主的手内；土豪劣绅同地主能够勾结贪官污吏，握住农民生活的权，所以要做建设工作，就有很多困难摆在前面，有时简直做不来。又因国民政府既已统一广东，正从事筹备北伐，所以只需要湖南、江西各省北伐道上的农运，不再将要广东方面的农运来使农民帮助，当然要讨厌农会，同时农会方面因有落伍军人侵入，所以更使人怀疑，且即使

这些落伍军人没有侵入农会，但是因为他们组织国民党，也往往使别人认为是农会干的。对农会发生不少的误会。因此农运的建设工作，当然也要受相当的影响。上面客观条件既如此，同时我们主观方面也做出许多错误。例如民团同农会的冲突，农会常站在发难的方面，抱着挑战的态度，使许多人说“民团固不好，农会也不好。”“民团是一等土豪劣绅，农会是二等土豪劣绅。”这是因为许多农民协会成立的动机，在夺取乡村政权，所以农会成立，马上就同民团冲突，或者因为观点错误，以为民团在地主土豪劣绅手内，对于协会总起危险，毫不观察自己的基础是否巩固，便同民团冲突起来。这样做下去，一方面牺牲太大，一方面也未免过于干燥，使农民对于协会工作，永不发生兴趣，同时会使农会的将来发生很大的危险。所以照目前的趋势观察，农民协会很重要的工作为：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要多做农民本身利益的建设工作。

第十节 广宁减租运动经过（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至二五年二月）

（一）减租运动的发生

广宁农民运动是民国十三年萌芽的。十三年初，广宁成立农民协会，但不三个月，已经被土豪、劣绅、地主把农会冲开了。后来李济源反抗政府，因使农会停顿两个多月。经过两个多月后，我们又回去运动，此时广宁的农民运动就渐渐发展起来了。我们在这发展当中，便提出下面三个口号：（一）恢复农会；（二）照章程组织；（三）减租。

自民国十三年八月至十一月，我们更做此项工作，把减租的口号拿出来作一回很普遍的宣传。但等到广州商团叛变，地主方面又大造谣言，使已经组织了农会的农民又恐慌起来。不过因商团事变扑灭得很快，经广州工人回家报告消息后，农民的胆子又大起来了。到十三年十一月快要收租时，减租问题又发生了。发生的原因：（一）商团叛变后的影响。时各乡、区执委以为商团叛变后，实行减租运动，可以得到农民信仰。（二）各乡、区农民自动要求。因此便又提出减租运动的口号，召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开会，决议进行。此时小地主、土豪劣绅尚抱观望态度；大地主要反抗。十一月二十日，由第五、第六、第七，三区大地主共同组织一个“保

产大会”；十一月二十五日普遍到全县，加入第一、第二、第三、第八各区，联合组织“业主维持会”。地主们虽有业主维持会的组织，可是还有点害怕，于是乃招民团买枪械，准备同农民战争；但是那时农民并不害怕，尤其是社冈的农民。

减租运动开始后，社冈三区的人很热心，我们因此打算侧重社冈三区，别处暂不进行，这是因为大地主集中的潭埭在中间隔住，恐怕有事的时候，不能通声气的原故。可是其余四区的农民，逼住我们同志，还是要减租，不能不答应他们。不过我们当时告诉其余四区的人先不要宣布，只说人家纳好多，我们也纳好多。战争开始后，其余四区才宣布。

（二）农民对于减租运动的表示

农民对于减租运动的表示微有不同：

老点的农民说：“租田主的田，应当完田主的租，我们提出减租，恐怕不公道吧！彭湃同志听见这种话后，便去答复他说：“你说话很好，我到过东江、北江、南路等许多地方，都没有人说出公道话，你能够说出公道话来，我很欢喜，很想同你谈谈”。因向他详细解析农民终岁劳苦，不得一饱，

地主不但不耕田，坐吃现成还要压迫农民等等许多不公正的地方，等到他了解地主可恶后，便深一层向他解析减租也是公道，他承认了，再进一层向他说不完全不纳租也公道，他又承认了；更向他说杀死地主也公道，后来他都承认了。

青年的农民因为少与绅士往来，他们都说：“打死也要减租！”雇农也很勇敢。但是当时还是有些农民害怕自己没有武装，要被地主摧残。我们因向他们解说“我们团结就是武装”。并多方鼓励他们。但他们的态度还是观望得很。

自耕农开初多抱不理的态度，但他们也少有说减租是不公正的话。后来有些自耕农来问：“如果减租，我们的租减不减呢？”当时我们答复他们说：“随你们的自便吧！”最后自耕农也起来帮助。

（三）双方的准备与冲突

自从减租运动开始后，农民怕地主进攻，整天都在准备抵抗的方法，非常忙，非常紧急，时常来问政府有没有军队来帮助，我们答复他们说，政府没有军队来帮助。他们又问“有没有枪运来”，我们也说没有，并说：“有粉枪就可以了”。当时陈伯忠同志处有六枝枪，我们叫他晚上拿来，伪为十二

枝；再合其鉴及其他各同志的，号称四十多枝，社冈方面有人有十多枝粉枪，旁的方面一共有十多枝枪。

此时有农友报告：潭埭地主想在社冈三区招民团，只是因为这三区的农民多半是加入了农会的，所以不敢来。并问潭埭招民团的事，我们要怎样应付。我们便叫二、三十个农友去加入民团，但彼方不敢收。我们乃宣传，“农会已派有许多人加入民团了”。使地主不敢在有农会的地方招收农友去当民团。但地主用了十元到十八元的工资到处招民团，结果在别个地方招得了些，在社冈三个地方没有招收一个，这可以说凡是正式农民都是表同情于农会的。此时中立的人都盼望农会胜利，农民也不再像前此那样怕地主来攻，以为地主方面没有胆量，所以很愿意打起来；我们的同志的视察也同农民一样，但是后来并不这样，当时我们虚张声势，集中拆石，社冈；但究竟枪械缺乏，没有充分的准备，还是被敌人看破了，地主的军队一天晚上向古楼营进攻，烧了两个村子示威，我们于是开始在社冈、拆石放步哨。我们原定的计划，只集中在社冈、拆石等三处打，旁的地方放松，旁的地方就是失败了也不要紧；不过旁地方若要来，也要派人去安慰。

当时县长吩咐不要打，定十二月一日召集双方代表开会和平解决，后来我们虽然派了许多代表去，可是地主方面并没有代表到会。十二月一日地主派了几十个人向社冈进攻，被我们的步哨打死了三人，退去了。六日又来，又败了。因此社冈、拆石方面的农民很自豪，要围敌人的炮楼，开始反攻，我们阻止他们，向他们解释，叫他们不可轻敌，并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后来才没有动。

（四）我们应付的方法

冲突发生后我们应付的方法如：

第一，虚张声势。

第二，举行团联——即会操。

第三，派人下乡宣传减租的理由，同地主争斗的方法，及必定得到胜利的原因——向农民讲团结很重要，地主若拿枪来收谷时，我们先可以说完谷的方法骗他，使地主不疑不防备时，再抢他的枪，谷亦不完他。

第四，做报告请政府派兵保护——在报告中说了许许多多的如何危险的话，催促政府赶快出兵。此时中央农民部，天天都有接有我们的报告。

第五，组常备军队——召集军事会议，编成大、中、第一区，第二区各队。

第六，分配同志工作——派彭湃同志带四枝驳壳枪去开会，恐吓对方，并会同分配同志工作。

第七，向县政府请愿——当时以为地主既来攻了两次，一定要再来。同时并得到党内的通告，说军队将要开到了，但我们同志以为农军只知依靠政府力量，不知道自己力量，影响很不好，因于十二月十日召集农妇、小孩、老农到县政府请愿，要这样好等到兵到时，宣传是农民的力量请来的。请愿时，派了十几个农妇当代表去同蔡县长说话，问蔡县长为什么不实行原定解决办法，并说民团就是土匪，但蔡说不是，农妇又说民团如何抢东西及侮辱她们，此时各代表都很生气，蔡才说：“民团果然这样，真是土匪了。”当农妇代表同蔡说话时，彭湃站在蔡后，把蔡说的话一一笔记出来。蔡回头看见彭湃在记录他的话，很恐慌了。因蔡到广宁当县长时，廖仲恺曾经同他谈过保护农民的话，所以此时便不得不承认农民的请愿。蔡并分别说谁是他负责的，谁是该请省政府负责的。当时我们并要蔡走到外面向请愿的群众讲话，但蔡不愿去，后来一

定要他去，他虽答应出去，但他讲话时声音很小，彭湃因大声照他的话重说一遍，他叫彭湃小声点，免得祸首江淮英等听见。在这次请愿当中，足见蔡很会敷衍地主土豪劣绅的。拆石请愿代表因在潭埭被民团捉了两个去，所以都没有来成，捉去二人被民团禁闭一夜始放。

第八，欢迎甲车队——甲车队十二月十二日到后，农民更加愤激，都愿向地主反攻，我们也觉得农民可以先打，打胜了更可表现农民自己的力量，败时甲车队可以接应。因决定午前二时出发，但农民一夜不睡，一时便出发，随后甲车队也来帮助。本来不准抢东西，但农民报复心甚，乱抢东西，甚至不过值一毛钱的东西也要拿起来，我们便在路上拦住，不准拿起走，否则便以军法从事，农民才把东西放下了。攻潭埭时甲车队烧村，农民又要抢东西，又被我们阻止。围潭埭炮楼时，因为侦察不确实，不知道内面没有水，不能支持，没有多围一天或两天。

第九，欢迎第三军——此时第三军也开到了，第三军到时一方面说了要保护农民及农军；但同时他对农会及农军表示得很不好，并说出维持治安的

口号，对地主劣绅表示好感说要帮助民团。我们于是找些农妇及小孩子组织欢迎队，拿着欢迎革命军的旗帜去欢迎他。因此第三军的兵士对于农会渐表同情，军官对于我们的态度也比较滑头些了，后来在广宁开会，第三军的代表守中立，蔡县长倒帮地主、劣绅说话，只有廖乾五及彭湃帮农民说话，所以当时双方对持不下。

第十，对于卫士队——当时恐怕多出乱子，又请派元帅府的卫士队于十四年正月十日到广宁来。我们预先知道卫士队将到广宁，恐怕他来的时候不打，地主的炮楼永远攻不下，以后农民更受痛苦；乃一面预备欢迎，一方计算卫士队将到的时间叫农民先时攻打炮楼，卫士队到时，看见农民正打炮楼，也跟到架起大炮打。开初各方面都以为七生的半的大炮打一下就可以把炮楼打坏，但实际打了两天，开了六次炮都未打下，不过五、六层稍受损失，仍旧可以在三、四层反抗，后来卫士队队长主张农会同地主调和。农民很怀疑他，我们乃宣传军队里面，也有国民党的左右派，队长便是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派，但卫士队的士兵大概都是能够革命的。

第十一，攻打江姓炮楼——民国十四年二月一日又开始包围炮楼，十四号才攻下，围攻时，不再用大炮打，掘地道，想用炸药炸。做此种工作时，彭湃同志很辛苦，当时我们的口号为农民与炮楼势不两立！不打炮楼，我们一天不得安宁！原定三号下午二时把炮楼炸毁，因为工程师不好，没有生效。我们乃提出放火烧及其他种种方法来同农民讨论，鼓舞他们，结果都主张担柴去烧。此时妇女很勇敢，担起柴一直向前跑，并不怕子弹打来。农妇除了担柴烧楼外，并担任送饭、送茶运输等工作。社冈农妇表现得最好，拆石的农妇稍坏，做了工要钱。

缴枪后分配同志到各地宣传江姓炮楼既经攻下，农民就算得了一层保障了，同时并新成立许多乡区的农民协会。

（五）成功的原因

此次减租运动，虽没有很大的成功只是很小的胜利。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算得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

（一）农民政策刚刚颁布，农民部才初成立，各种要求，如要枪请兵之类都很容易解决。

(二)农民受地主压迫过甚，痛苦不堪，尤其是社冈农民，所以很热烈起来参加。

(六)事后影响

此次减租运动，胜利后有下列几种影响：

(一)没有组织农会的地方都起来组织有农会了。

(二)神打团不但不敢再来打农会，并且同情于农会了。

(三)纠正了从前错误，不再说地主要是资本家，不称自耕农为地主，并联络小地主，结果小地主愿缴枪，自耕农同小地主愿加入农会，使绅士不敢动。

(四)广宁农会在社会上已有相当的地位了。

(五)农民可以多有半个月的米吃了。

(六)农妇有一百多加入农会，并表示减租后不但有饭吃，并且不送租，免吃苦，都是农会的好处，在从前不能成立农会以加入农会要受压迫的地方，经许多农妇四方去宣传，也成立了农会。

(七)有些成立了农民学校。

(八)成立了几个合作社。社冈、拆石方面，合作社的宣传很甚，社冈农民很辛苦去做合作社运动，

原来成立时就差不多五百人，现在有一千五百人。

(九)小商人的生意，也因此发达起来了。

(十)学生们的反动态度也转变过来了。

第十一节 广宁减租运动经过(二)

(一)各方面的表示

(一)农民的表现——广宁农民起来做减租运动时，很勇敢坚决，无论什么事，就是赴汤蹈火，农民都愿去做。不但男子的态度如是，就是女子也表示一样的热烈，农妇能送大炮火药到放步哨的地方去，可以想见其勇敢。但是农民自信力很不够，总想请政府帮助；我们到各乡演说后，农民还是要求我们电请政府出兵保护。并且什么事都依靠领袖，领袖不在就很不安，领袖到了，马上心就安了。

(二)地主的表示——地主的态度很强硬，有“有农会即无地主，有地主即无农会”的口号。

(三)商人的表示——商家很不赞成农会反对地主，站在地主方面，说农民抽地主的捐。

(四)防军的表示——我们用农民部名义，请防军帮助，防军便说：“农会压迫地主是不对的，应当交租，我们对于双方都不帮助。”

(五)县长的表示——县长对地主表同情，站在地主方面。

(六)学生的表示——所有的学生可以说通通是站在地主方面，因为他们通通都是地主的儿子之故，尤以留学广州的最可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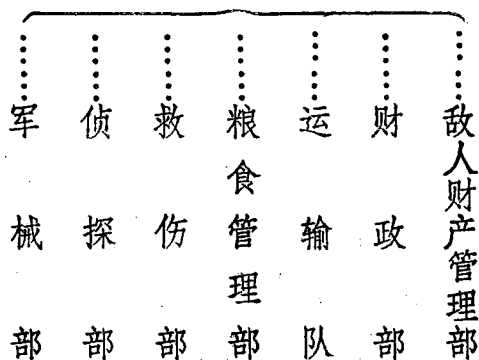
(七)中立农民表示——中立农民说农会抽地主的捐，这可说一方面是我们的宣传不到家，同时他方面的宣传很甚所致。

(二)组织和应付的方法

(A)关于组织方面

在减租口号开初提出来的时候，万不料有这样大的争战，所以组织的范围很少，并且十分松懈，过后看见情形日益扩大，非有严密的组织不可，所以当由县农民协会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负此责任。当时军委的组织如下图：

军事委员会



(附注)农民爱抢东西，不去搜寻地主的枪，故由我们同志在途中督促他们去搜枪，截留他们抢来的东西，设敌人财产管理部特别保管。

(B) 关于应付方面：

(一) 向农民宣传请愿政府出兵——开初农民问我们广州派兵不？我们一方面向他们说怕靠不住，要靠自己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又向政府严重报告，要政府出兵。及得政府电告出兵消息，我们乃向农民宣传，请愿政府派兵。因为必如此，兵到时才可以说是农民的力量请来的。当时农民逼发传单，向政府请愿，不二、三日兵果到。

(二) 对小地主让步，使他们不反抗。

(三) 联合大刀会——在不紧急时不用他，但仍同他联络，免得他站在地主方面来攻击我们。

(四) 拉拢甲车队及粤军——甲车队是我们同志统率，我们恐怕他们不明白农民的情形，所以召集农民同他们开联欢会，故甲车队很同农民表同情，因为郑士琦受了地主运动，故粤军开初反对农会，按兵不进，后来因廖仲恺连电催促，始开来，但开到潭埭时，地主用牛酒欢迎粤军，粤军当时站在地主方面，写了三封信来骂我们。我们当去粤军运动，拉拢郑士琦下面的军官。此时郑已得到地主的钱；我们因开农兵联欢会，使甲车队向粤军宣传，后来粤军表示稍好点。

(五) 拉拢县长组织绥靖委员会——但最后绥靖失效，县长常是站在地主方面。

(六) 拉拢卫士队——攻炮楼不下时，我们电请政府派大炮队来帮助，政府当命卫士队队长卢振柳率队前来，卢来时只是把炮安好，并不打；并派代表去见地主，要地主让步，但是地主并不让步；卢再派代表去说要缴枪，也无效，最后打了几炮，也没有影响。因此卢又写信给地主，表示道歉，请

地主派代表来会商，地主答应了，卢即宣布停战，并下令，谁开枪，马上罚他两元钱，当时卫士队已有两个人被地主打伤了，所以士兵很愤激；同时农民也有被捉的，亦恨卢，甲车队亦异常愤激，我们因此宣传军队中之左右派。后来卫士队换了队长，变成很左的革命军队，又卫士队要县长及警察找人给他抬炮时，县长及警察双方都没有答复他，我们乃同他们说农会能送伙子给他，当送去一百多伙很得卫士队的同情。

（七）应付胡汉民的电报——铁甲车队、卫士队、农民、大炮、炸药等都攻不下。最后捉得民团一人，报告内面没有水源，只有二十四只水缸储有水，只能支持三星期，所以我们最后的希望是围到两星期，等到敌人里面没有水了，自然来投降。但是围到第十日，胡汉民要调卫士队去打东江的电报来了；假使我们当时把胡汉民的电报发表了，一定会有问题，所以不发表。过了一天，敌人里面有两个姓方的炮楼来投降，答应缴些枪。我们当时明知其诈，但也将计就计准其投降，不杀人不折房，只缴了他三十枝破枪。敌人以为我们受骗，便说：“如果早知道你们是这样和平，我们早就投降了。”敌

人回去并向姓江的总炮楼宣传，到了第十三天，总炮楼的水用完了，也来投降了。我们很严厉的搜查江姓炮楼的枪，搜去四、五百枝；又去搜查姓方的炮楼的枪，请些泥水匠到处寻觅，结果也搜出五百多枝枪及许多子弹。

一场争斗，从此告结束了。此时我们便将胡汉民打来的电报发表出来，送卫士队凯旋回广州。

（三）成功的原因

这回减租运动，虽然算是成功了，但是牺牲未免太大，成功的原因：

（一）农民很热心很勇敢的团结起来——因为广宁支部组织得好，两天要开一次会。

另外又有特派员活动，所以才有这种结果。

（二）各种应付方法及作战计划没有错误。

（三）甲车队很勇敢，卫士队能由反动地位变成革命军。

（四）有严密的组织。

（五）国民党的帮助——因为国民党当时也是一样的受压迫，国民党左派见到非做民众运动不可；同时，同苏俄的感情也很好，所以鲍同志提出出兵问题，马上即得到通过。

(四) 事后的影响

(A) 对内的影响

(一) 农民相信自己有力量了。

(二) 农民能认清农民协会，是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机关。

(三) 增加农民对于阶级的观念——因为农民看见国民党右派的郑士琦及自号左派的卢振柳都是不帮他们奋斗，并且还要压迫他们，站在地主方面。

(四) 把农会的组织扩大了——不但许多原表同情于农会的人加入农会了，就是原来极不相信农会的人也加入农会了，听说当时有个姓邱的人说：

“农会一定不能成功，要是农会成了功，我不姓邱。”后来果然这姓邱的改为姓丘，并加入农会。

(五) 增加农民同志——在此战事中，农民把 C. P. 认识了，所以事后增加了许多同志。

彭湃曾在路上遇一不相识的农民很恳切的向他说：“彭湃你是 C. P.。”由此可知农民是把 C. P. 认识了，并且很信仰了。

(六) 感觉教育要求。

(七) 发生合作运动。

(B) 对外的影响

(一) 开空前未有的兵农联欢会——影响革命军保护农民。

(二) 影响国民党的农民政策。

(三) 影响商家对农民表同情——开初商家站在反对地位，事后生意较好，欠帐的人，不须再讨十次八次了，但是商人究竟还不知道农民减租结果增加了购买力，所以使他们生意比从前好。

(四) 影响学生渐次改变反动态度。

(五) 影响工人同农民一样的有了组织。

(六) 减租后米价便宜，影响一般贫民同情农会。

广宁这回减租运动，因为上面没有受很大的政治压迫，所以只是经济的斗争。并且做得太早，虽然经过四月，得了胜利，但这是碰着机会的结果；做得太快，自己既没有准备好，观察敌人又不清楚，所以现在还是没有完全了结。

『附注』卫士队队长卢振柳常自说是左派，很能革命的。又卢率卫士队出发广宁时，胡汉民曾叫他糊涂点做。后来廖仲恺因为东江战事发生，看见广宁久不解决，也有点怨言，当时廖仲恺并说过：

“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及C.P.影响。”于

此可见国民党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一些。

第十二节 高要惨案经过（一）（一九二六年一月）

（甲）惨案发生原因

高要惨案发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两部分报告：

（A）远因：

（一）夺田——高要的田，本来是农民自己的，并非田主所有，但是农民要纳租给田主，这是因为从前农民把田开辟出来，每年要向官府纳粮，一百年前农民害怕纳粮手续，请绅士代纳，每年每亩最多给绅士五斗谷，作为报酬。因此后来过一百多年，田的主权表面虽还是农民的，实际早就被那些帮到纳粮的体面绅士所有了。

（二）重租——上面已经说过，开初每年最多不过给绅士五斗谷作为报酬，但是后来，年复一年，逐渐加租，到近来加得很利害，每亩只纳五毛的钱粮，竟要给五石谷与他。

（三）大秤——前两三年地主秤农民交他的谷，用一百二十斤的秤当一百斤计算，农民很愤激，因此混合一半沙泥拿去交。田主不肯收，说：

“租簿上写明纳谷，为什么要加沙泥呢？”农民当时答复：“从前用的公平秤，为什么现在要用大秤？”田主们看见农民反抗，跟到组织一个“业税维持会”来应付农民，同时农民看见地主已有组织，也合拢几乡成立“农民公会”来对抗。田主的“业税维持会”本来很有力量，不过还是不敢压迫农民。因为：（1）农民自己团结起来，成立了“农民公会。”（2）本地田主和客籍田主对付农民不能一致，常发生冲突。

（四）农民公会同业税维持会分成很显然的两个阶级，时常发生冲突。

（B）近因，近因可分为六点：

（一）农会的发展——在农民自动起来组织农会——农民公会——的时候，章程很不完备，不过是很简单的几条规约而已。过后有农民因事来广州，看见农工协会，跟到又回去把农民公会的名字改了。后来看见广宁农会成立，又改名为农会，并经廖仲恺批准立案。去年“五·一”农民代表大会时，乃改为农民协会，依照协会的章程组织，选派代表出席第一次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出席的几个代表收得一些材料回去宣传，同时又有农所

的毕业生得了点新的方法，一同回去工作，但是他们回去的宣传工作还没做好，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提得太高，弄得有农会同没有农会的两乡，虽亲戚亦不得往来的现象，使绅士们很恐慌，又因当时广东革命的空气很紧张，尤其是去年九、十月时，使得农民协会发展得很快，更弄得绅士手忙脚乱起来，想用种种方法对付。

（二）减租的就计——农民最初要求每石租要抽二斗谷，一斗作农民协会的费用，一斗为开办农民义学的经费，当时田主表示不但能够八折收租，并声明只收五成，但有不得加入农会的交换条件。至此有些农民便取观望的态度，但大多数的农民仍旧很明白，知道田主是骗他们的，于是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农民协会，一方面老实不客气认真五成交租，田主因此就恼羞成怒了。

（三）公款的夺取——农会成立，要将从自己田内派出去的公款及其他的公款收回，但这些款子是绅士们假借办团办教育等名义，把持了很久的时期了。所以不但绅士不愿意，就是官厅也表示不满，有一次有一个姓甘的劣绅士，人称为第二区的老虎，耕的会款的田，农民决定收来办农民协会的

学校，去了两次，甘家不肯交出，都没有接见，但农民非要他交出来不可；便带农军去捉人，此时甘家本来表示可交回，但农军以几次都找不着人，要缴甘家的枪，当时缴了六枝粉枪走，因此甘老虎回去宣传，农会要缴枪是过激派等谣言，很使地主发生恐慌。

（四）枪械的缴收——从前沈鸿英败走，岭村农民夺得一枝很好的枪，当时民团局长谢达清听见这种消息，便强农民交他管理。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完全加入，便拿协会的招牌，要谢达清交回枪，谢不肯，农会就去拉他的两条牛来作抵，后来谢达清计算两条牛的价值比枪要贵些，乃将枪交还，要把牛取回去，但此时牛已杀了一条，农民只还一条给他，并要罚他一百元，谢已回去宣传农民拉牛、缴枪、捉人、罚款等罪。此时甘、谢等的反动宣传已很普遍，使得绅士们都恐慌，尤其是第二区的绅士，因此，遂由甘、谢二人进行联络一般地主、土豪、劣绅成功反联动的大联合。

（五）对付反对者要求加入农会的苛勒和限制——农会初成立时，一般绅士都说农会的坏话，后来农会发展了，他们又想投机加入农会。农会有时要他

们交一百块钱才许加入，有时又完全拒绝其加入。

(六) 田主、劣绅联合对付农会——去年九月，农会的势力日益发展，绅士们既不能投机加入农会，于是遂联合田主请高要县长批准成立三区联团，名为对付土匪，实是对付农会，当经县长批准。并成立同善社，土豪、劣绅、田主通通加入，组织国民党，提出国民党是父亲，农会是儿子的口号，在三圣宫招集神打等。农民当时完全知道敌人方面的准备进攻，只因革命空气紧张，自己以为有恃无恐，所以毫无准备，直到敌人开始进攻之日，自己才开始准备。

(乙) 农民和农村内各方面的表示：

(一) 农民的代表——农民见神打及联团五千人进攻，大起恐慌；因为自己人又少，子弹又缺乏，所以仅仅抵抗了四点多点钟，神打及联团烧了三个村子但结果农民被打死的不过十三人，打伤的不过二十五人；神打及联团方面被打死的共三十五人，受伤的也很多，这回战争，以岭村的农民为最勇敢，受祸的乡村很坚决要与地主战争，没有受祸的乡村也很热烈的援助，许多将要成立及尚未成立农会的地方，虽然不敢遽然成立农会，但已很讨厌民团。

只是没有宣传的地方的农民，才以为农会将要被地主解散了。甚至说农会的坏话。广宁第四区派了几百人到高要第二区来帮助，虽然广宁农民是怕高要农民的失败，影响到广宁去，但是因为有此帮助，一方面使得高要农民更加鼓舞，同时神打以为救兵已到，马上退去，没有继续焚烧各个乡村，影响很大。

（二）中立田主的表示——中立田主，外面虽然表示中立，曾声明既不帮助田主，也不帮助农会，但是一考其内心及其暗中的动作，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完全是帮助民团，惨案发生后，中立田主的村子，禁止农会的人经过，否则开枪要打，使农军绕道数十里才能到救援的地方，虽然走到救援的地方，事实上已来不及了，村子被敌人烧了。

（三）小地主的表示——一班小的地主见惨案发生非常快乐，这是因为他们从前不得加入农会的原故，他们都以为农会从此一定要坍台了。

（丙）应付的经过与组织的情形：

（A）应付的经过——我们得到三十四团要来高要的消息的时候，因为三十四团里面有我们的同志，所以打算就派人去欢迎，后来恐怕太不成事

体，所以才联络国民党高要县党部及宣传员养成所等团体向第四军后方办事处请愿，因为从前第四军办事处主任，派兵到高要曾被拒绝，所以此时想报复，还没有得到该军长电覆以前，即先派兵到高要去，高要县长在这种革命空气包围之下，并得着第四军后方办事处主任的信，也派了几十个游击队协同前去镇压，后来第四军军长亦要三十四团派兵一营去弹压。农民看见军队将到时，想先向地主进攻，好等到军队来看见时能帮到打，但后来县长不要农民打，军队也还没有到，所以也就没有进攻，农会当时去又报告县长，县长仍然主张调和，当派游击队队长去交涉。但结果丝毫未收效，田主方面更说：“不管你县长不县长，就是孙中山复生亲来，我们都要打”。至此县长大怒，才决定非打不可。又当游击队退时，神打在后面追击，第四军兵干因严阵以待，等到追来时，便逆击之，败退神打，并打死敌人八名。此时周其鉴同志去见县长，县长以为他是C.P.想探他的态度，说要拿捉所有的地主及夺取农田赔偿充公，征求其鉴的意见。其鉴当时表示不可捉拿所有地主，更不能拿田充公；要会同军队设法解决。此时三十四团有调回江门驻扎消

息，我们于是叫农民请愿，到了一千多人，有五分之二是农妇，大概愈老愈有革命精神。叶同志答复他们很好，落雨了都不走，当由县长召集双方开会议，和平解决。但后来有关系的重要绅士都没有到，只有几个不大要紧的绅士到了的。县长要他们具结，开始不肯，后来加以恐吓，始具以后不得再向农会进攻，并于第二日解散神打的“甘结”。和平会议开后，虽然我们到处宣传，但农民都表示要请军队留守保护，不然就要被民团打击。我们乃说已具甘结，没有危险了，但农民仍然要求军队保护，同时我们也得到神打会在三圣官聚集的报告，觉得没有军队很危险。因为神打存在，农民的老幼及妇女尽逃到山上去避难，只有农军在村中留守。此时农民表示要军队留守与同地主冲突，是在保存农会，减租与否，并不要紧，因为农会若不存在，此后破坏及损失将要更加重了，此时有土匪前来助战，没有收容。同时三十四团的绥靖委员到了，启瑞同志也是绥委之一员，绥委召集双方开会，但彼方还是不派代表来。绥委更迁到离惨杀案五里路的地方开会，打算于会议席上。扣留重要绅士，用索赔偿，但绅士还是不肯来，因为损失太大，不能不

找到地主赔偿，因此再去催田主来开会，直至催得最紧的时候，彼方才派了几个不负责的代表来。当定明一千斗租以下的田主，要于租内抽出百分之十来赔偿农民损失；一千至四千的抽百分之十二；四千至八千的抽百分之十五；八千以上的抽百分之二十；租也不能全交，先交七成，将先还可多交一成，但彼方表示如要得到这种赔偿，须得再打一次才能定。并集中神打，准备来攻，我们于是开兵去捉祸首，因为不知道地主的屋子及祸首所在，祸首看见兵去已经跑了，并且派神打抵抗，还打死兵士一人。同时民团方面，聚集了五、六百人，打起白旗，在山上包围我们，我们因分一排兵士向山上冲锋，等到天暮才收兵。三月四日未拿到祸首，因神打命令极严，三月五日又召三、四千人来。农民看见神打愈来愈多，大起恐慌，因有逃遁者，我们同志亦然，神打开始包围我们时，又派启瑞同志到肇庆打电话请兵，但启瑞回来的时候，敌人已四面包围得水泄不通了。神打的来势虽甚凶猛，但因为三十四团是我们同志指挥，多我们同志工作，等到敌人将近二百米突时才一同开枪扫射，打死敌人四、五十名，并冲锋过去，把敌人完全打散。

此时所有已加入及未加入农会的农民，看见革命军三百人能打败三、四千神打，都相信革命军很勇敢能打仗，并能保护农民，于是各地纷纷成立农会。田主知不能再打，亦按照绥靖委员会所定的办法赔偿。同时神打方面亦寄信来表示他们本不愿意向农会进攻，是受了外县神打的压迫所致，愿意赎罪并准其成立农会。我们因此提出穷鬼联合的口号，向神打宣传，拉拢他们，使他们不再帮助地主及绅士。

(B) 组织的情形——开初本拟按照广宁从前的组织，印版式的抄来，但是一方面，高要的农友表示得很好，一方面又没有中坚分子，并且同志又少，所以没有做到；军事委员会虽然成立，因为天天要奔走，没有时间开会，同时各方面尽都是有了方法没有指挥，不能执行。去的两、三个同志，一点头脑都没有，要给他们的办法才能做点小的事情，并且只会枝枝节节上工作，不会从大处着手。原来集权于谢大德身上，后来谢又离开，所以各乡农民对于办事处都表不满。三十四团的同志本来很努力，但叶挺同志及其部下营长都因地位高，恐怕人家说三十四团是农民的军队，所以时常不便出去

宣传，其他的同志又因言语不通，虽然组织有宣传队，到各乡开过兵农联欢会，结果终觉得有点隔膜，同时到省城来的同志，因为要开扩大会议，或另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回去，所以当时只有其鉴及启瑞在彼支持，所以组织的情形，远不如从前广宁的好！

惨案发生，农委派周其鉴、邵光华、陈清泉等三同志去活动。绥委成立，党内派启瑞作书记，在绥委内成立党团，一切事情均在党团内决定后才在绥委提出。民政厅的代表在绥委时，绥委才另开会，不在时党团与绥委两会合开，当时党团决定一天开一次会议。

（丁）成功的原因：

（一）能调军队去，并且调去的军队又很勇敢，能为农民作战。

（二）农民能团结起来奋斗到底，农妇的表示也很好。

（三）能得到各界援助——宣传员养成所的学生十余人向商家及官厅捐钱二、三百元，到惨案发生后，他们到那里去慰问、宣传，国民党第一区党部出的力也不少，县长亦表示能帮助农民，其他各界亦然。

(四)肇庆及广州空气很好，都能表同情——当时国民党正开代表大会，革命空气很紧张，国民政府是汪精卫主席，能照我们的请求帮助。

(戊)事后的影响：

事后的影响，可以分为好坏两方言之。

A. 好的方面：

(一)使农民协会的组织扩大了。

(二)农民相信自己有力量了。

(三)得到工商学各界的同情，并发展了各界的组织，使各界团结起来成立各界代表大会。

(四)使西江各属纷纷加入农会，并以高要为中心。

(五)农民看见政府革命军，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并为他们的利益奋斗。

B. 坏的方面：

(一)促起了西江方面田主的联团。

(二)各区以为现在政府还是今年一、二月间之政府，所以随时还在向民团进攻。

(三)农民协会的旧会员不信任新加入的会员，尤其对于新加入的神功仔怀疑。

第十三节 高要惨案经过（二）

（甲）农民与各界表示

（一）农民男女都富于阶级性，不妥协。

（二）农民虽明了谁是敌人，然一时怀报复，后来得省农会传单，及“穷鬼不打穷鬼”、“农民不打神功仔”等口号，复仇性才减化。

（三）农民因屡次失败，遂发生倚赖政治的心理。

（四）广宁能出兵援助，肇庆各界亦深表同情。

（五）中立地主和中立农民看见这次口号的好处，后来实际中立。

（六）三圣官农民受反动派宣传，认为地主应该打农民打农会。

（七）军队能为农民奋斗。

（八）农民送食品给兵士，到处同兵士开联欢会。兵士因要求官长下命令去打地主民团。

（乙）我们应付的方法

（一）印发传单，宣传“穷鬼不打穷鬼”的口号。

（二）鼓励农军的勇气，使农军奋斗到底。

（三）请军队保护。

(四) 欲借召集绅士和平会议为名，扣留地主重要人物，责其赔偿。

(五) 捉拿祸首。

(六) 报告政治委员会。

(七) 开兵农联欢大会。

(八) 缴神打、民团的枪。

(九) 到三圣官组织农会。

(十) 开谷仓接济农民。

(丙) 成功及其失败原因

(A) 失败的原因：

(一) 口号过高。

(二) 界限分得太明。

(三) 没有准备。

(四) 枪械子弹不足。

(五) 乏人主持。

(B) 成功的原因：

(一) 三十四团的同志和兵士有训练很勇敢。

(二) 政治委员会及县长帮助。

(丁) 影响

(一) 农民能相信政府能实力帮助，及革命军之可靠。

(二) 农民看见革命军能以少胜多是有训练，
感觉到自己要有训练。

(三) 神打不站在地主方面，并加入农会。

(四) 农民表示满意。

(五) 工人之欢慰。

(六) 压低各县之反动。

(七) 使古应芬的西江宣传员养成所，变为农民运动讲习所。

(八) 使各县县长不敢轻视农民的力量。

(九) 小地主加入农会。

第十四节 党内对于广宁、高要两次

风潮的办法

关于处置广宁同高要两次风潮，本来完全在党的指挥之下；不过表面是国民党的工作。

广宁风潮发生，原动是我们，地主站在被动方面。高要风潮是地主先打，农民后打，我们党也是从被动地方起来应付。广宁风潮刚好是在商团叛变之后，当时我们正在积极造群众运动，在群众中寻找群众的力量，虽然是处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高要风潮发生的时间，同广宁恰相反，高要风潮是在

广东已经统一之后才发生的。此时广东政府的地位，比从前要高点，并且刚好遇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革命空气很高涨，广东的农民运动比较从前也有进步，省农会特别将高要风潮提到代表大会里解决，我们又有代表在大会中力争。

高要同广宁两次风潮，都值得我们过细研究，现将党内对于这两次风潮的处置法，分别说出。

(一) 处置广宁风潮的办法

(A) 指示当地同志工作的要点：

(一) 注意党的组织——广宁既有党的组织，此时更要他们组好，下令全体动员；并派彭湃同志指挥应付。

(二) 广宁同志负责报告消息——广宁风潮发生后的消息很灵通，天天都有人来往省广传递消息。

(三) 同各界发生关系减少敌人的力量——对小地主妥协，对小商人、学生、县长及防军等都设法利用来做工具，虽然明明知道他们要反动，对于广州派去的军队，用群众的力量使之革命化。

(四) 解除地主一部分武装，使减租运动得到成功——一方面公开组织绥靖委员会，将责任放在政府身上，一方面更要使减租运动成功。使农民在

此次风潮中，得到利益，因为只是打了胜仗是没有用的。

(B) 广州方面的应付：

(一) 使负责同志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接近。

(二) 将得的消息尽量在报纸上发表，并把办法分析出来。

(三) 由农委（当时尚无省农会）通告各县支部及当地活动分子通电声援。

(二) 处置高要风潮办法：

党内处置高要风潮办法，同处置广宁差不多，不过特重几点：

(一) 注意党的组织——高要没有党的组织，乃决定用肇庆办事处的名义同各界接洽宣传。一方面派人调查和组织，一方面尽量吸收同志做群众的核心。

(二) 农委下令到广宁支部，冲出反动局面，同高要联合，并联合广宁各界慰劳高要。

(三) 不论结果如何，都要借此机会，扩大西江的农运。

其余策略同应付广宁的风潮一样，不过因为广

州方面的政治情形较好，国民党正开代表大会，我们可以在代表大会中力争而已。

第十五节 普宁农民同地主冲突的经过（一九二六年一月）

（甲）冲突的起因及农民并表示

此次奋斗中，农民表示得很好，这是因为普宁农民历年受地主压迫过甚，是其他各县所不及的原故。现举其大者：

一、拜谊父 地主劣绅可以要农民拜自己做谊父，年献地主谊子租数十石不等。

二、讨祖债 每遇年关，地主劣绅土豪往往随便开一篇账目，拿下乡去，见着那一个农民有钱，并便把他祖父的名填上，说：“你祖父欠了我祖父的账，赶快还来！”要是农民辩论及反抗，则被殴打或拿其入狱，最后绅士出来调停解放。每年附城三十余乡农民要还城内方姓地主劣绅土豪的冤枉债，总数在五、六千元以上。

三、纳租之不平等条约 地主收租时，一定要农民拿出鸡鱼肉等好酒菜来孝敬。若是鸡很瘦或猪肉太肥，鱼肉不鲜，地主将其全桌酒菜食具推翻，要再用好的来奉侍。食后又再取些田信鸡田信米

及田信钱去。并要农民亲自把租送到他家，不管好远。地主到农民家可以多至十人八人，但农民到地主家至多不过两三人，并没有好酒菜吃。

四、不耕田要纳租 农民有因纳租过重，苦勤不堪，向地主辞田时，地主便说：“好，你自己不耕田，不管我的事，租一定要向你收的！”所以除非农民私自逃跑，租是不能免的，并且就是逃跑了，要是亲有亲友在，并要追问农民的亲友，所以普宁的农民大概三家有两家是跑到外洋去卖身当猪仔。

五、调戏农民妇女 乡间迎神赛会时，地主的儿子便到乡下去吊膀子，甚至滥入人家闺房而奸淫妇女者农民倘若一干涉，则大祸随至，所以近五、六十年来，农民从不敢演戏赛会。

以上是举其大的几项，其他小的压迫的地方还很多。

因为地主压迫太狠，所以农民怀恨很深，从前因为没有组织，所以把地主没有办法；现在既有协会的组织，团结起来了，所以也就要向地主反攻了。

一月十一日方姓无赖取农民的蜜柑，已同农民发生一次小冲突。一月十四日有邱姓农民到城内卖

蔬菜，方姓地主谓有阻碍乱抛其菜并叫方姓许多无赖将农民重殴一顿，同日下午方姓绅党便率领民团同无赖打伤入市农民多人。因此一场大争斗便爆发了。事发后，所有的地主同绅士是站在一边的，所有的农民也是站在一边的，打的时候，所有的壮年及青年农民都很热烈的跑起出来，连小孩子也都出来了；八十岁的老农民拿起铜锣在后面打，鼓励青年农民不要退，这是因为这些老农民在五、六十年前曾经同地主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血战了四十多年，所以他们很有经验，知道要是后退大家身家性命都不保，只有农妇没有出来参加，这是因为她们都很漂亮，只能坐在家内当农民的好老婆的缘故。参加此争斗，有我们同志十余人，很努力，陈魁亚同志尤其努力，白天夜晚都同农民一块在战壕里边，所以农民很信仰我们同志，把他们的性命财产通通放在我们同志手内。

（乙）双方面的应付及我们的组织

此次争斗，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农民应付的方法太差，所以几乎中了地主的奸计。

当陈炯明的军队在普宁的时候，农民在陈军及地主之高压之下，固然不敢反抗，但等到陈军败

退，国民革命军一去，农民有反抗地主的会了，所以地主很是恐慌，遂勾结县长同农民反抗，因为拿全县城的人口计算，在城中的人口二万多，方姓的要占一万多，占全数十分之九，并且所有县公署里面的科长，科员，及游击队的队长，教育局的局长，中小学校的校长，以及城内各重要机关的职员都是姓方的，县长不能不同他们勾结，因为不同他们勾结，自己的位置便要坍台故也。所以地主第一个方法便是勾结县长。第二他们用家族主义煽动全城的人，提出“方姓的人联合起来，打倒农会！”的口号。第三他们用地方主义分出城乡界限，挑拨在城之他姓及商家并一部分尚未觉悟之手工业工人与乡村农民发生恶感，他们说：“在以前没有农会的时候，我们城内的人可以随便下乡，乡下的人进城来也不敢骄傲，但是等到有了农会后，我们城内的人下乡去便要挨骂受气，乡下的人到城内来也就骄傲得了不得，所以我们城内的人应当联合起来打倒乡下的人”！

农民应付的方法太差，农民应付的方法是：
一、提出“打倒方姓”的口号，这是因为农民没有阶级的觉悟，以为好像凡是姓方的都不好，不管他

是不识不知的小孩子以及穷苦的手工业工人，通同该拿去杀了一样，同时我们同志也跟着农民走，更是大错。二、提出“打倒城内的人”的口号，农民以为凡是城内的人都是受了方姓的利用都不好，都应该打倒，既不拉拢县长，并且还要骂县长，使县长不能不站在地主方面，使农会孤立无助。三、坚持经济绝交及封锁县城，这是在省港罢工里面学来的。农民占据交通要道，禁止乡下的人到城内去卖东西，另在离城五里地的塔脚乡开一个农民市场，使街上没有行人，冷淡起来。四、断绝城内水源。城内的人因井水不好吃，当时许多绅士派起代表拿起大红名片请求农会放三天水进城里去，但是农会并没有答应。

地主的手段很厉害，冲突发生，接二连三打了几十个电报，到汕头报告土匪攻城，并做了许多新闻送到汕头报纸去登载。县长的报告也说是土匪攻城，我们同志主持的县党部虽没有报告土匪攻城，但也只是很简单的电告农民攻城而已。当时汕头的空气很恶劣，以为真是土匪攻城。后来普宁同志虽有书面报告寄潮梅办事处，但也只是说因为农民卖菜同地主冲突，所以打起来，很不详尽。过后

潮梅办事处才多方电探确实消息，慢慢一点一点的把只是农民反抗地主，并非土匪攻城的真象宣布出来，至此汕头空气才比较好一点。政府因为普宁县长报告土匪攻城，所以派兵两连去镇压。地主很是厉害，听到政府派有军队去，马上派起人到很远的地方去迎接，但军队从农会所在的地方经过，看出真象，所以又带领军队绕途入城，使兵士入城时到了很疲倦的状态，然后叫许多妇人孺子假装着逃难的农民去向兵士哭诉，受土匪的蹂躏。但是当时军队毕竟还好，要先看看土匪的情形才决定态度。第二天，兵看见农会的旗帜，并见农军很有纪律，真是秋毫不犯，才知道被地主欺骗，大骂地主，并命令双方停止攻击，各缴枪五十杆。但农民以为农会章程是孙大元帅批准的，不答应缴枪，后来经我们解释说：成立农军并未有经省农民协会批准，不好不缴枪，同时军队也这样说；结果农会缴了十几杆坏枪，地主缴了几十杆好枪。

过后我们的应付态度也跟到改变，我们宣传：

a. 打农民的并不是方姓全族的人，只不过是方姓的几个坏的地主、土豪劣绅。b. 我们是同城内的劣绅土豪争斗，并不是同城内所有的人争斗。这是

我们要城内大多数的人不站在地主方面，逼迫方姓的地主土豪不敢来压迫农民，后来果然方姓的弱房分子表示不愿同方姓的地主劣绅共同牺牲，附城的方姓乡村向为城内方姓利用的，亦有加入农会之必要，城内李张两姓商人，更写起信拿起片子出城投降。我们当时向他们说：“这无所谓投降，只是请你们不要站在地主方面。”时城内商家因为农民经济绝交已久，市场冷淡，并因年关到了，要下乡向农民讨债，所以都起来逼迫地主劣绅同农民早日解决。

普宁县农民协会为土豪包办，我们同志在彼工作一年不大理他，所以县农会的执行委员，对于此次战争很放弃责任，只有从海丰到的几个特派员，用海丰农民运动宣传队的名义在彼指挥，结果使农民不相信县农民协会，只相信海丰的宣传队。海丰特派员对外交涉也不用县农会名义，只是拿出宣传队的招牌来号召，所以当时许多反对的人都攻击海丰特派员，中立的绅士及商人都想要把海丰特派员所做的工作收归普宁农会办。打仗的时候也是海丰的宣传队指挥，普宁县农会的人只是列队来参加而已，并且还不积极，县农会的执行委员有到了打仗

的时候来卖子弹的，当时有人问他几仙一颗，也没有买他的，他也随即拿起走了，后来觉得这种情形很不好，遂马上将宣传队取消，改组县农民协会，将县农民协会搬到第一区塔脚乡，以便指挥各乡。我们党的组织很幼稚，支部里面二十几个同志都是从海丰搬来的，因为言语关系，所以没有法子训练农民，不得不把支部封锁起来，无法子去扩大。负责同志陈魁亚，现在变成了普宁王，三岁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大名。陈同志个性太强，有无政府倾向，常想马上就要杀尽所有地主。

当时揭阳、潮阳等县纷纷派代表或写信对普宁农民表同情，甚至非农民协会的人亦有派打手来帮助的，于此可以想见普宁地主压迫普宁农民是怎样的了。

双方面缴械时，汕头地委农委主张开和平会议，由省农民协会派代表会同地主及农民的代表到第一军政治部开会解决，但后来地主的代表没有到，当时地主正在：a. 运动陈志强及汕头许多大绅士向老何说农会的坏话；b. 派十几个姓方绅士到潮安请方临川同志回去办理农会，欲将普宁农民运动受其家族主义的指挥，但为临川同志所拒绝。可是

他们还不死心，更以全体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去要挟临川同志，后来还是为临川同志所拒绝。后来土豪劣绅地主果然通同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民团局及劣绅土豪的大本营，都挂起孙文主义学会的招牌，到处宣传孙文主义学会是孙中山本人的可以解散农会，农会不敢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并购置枪枝准备再战。

此次潮梅办事处得区委的农委一封信，派彭湃同志到普宁去安慰农民。普宁农会接到这种消息，便预备召集全体大会欢迎。各乡各区的农会于是大锣大鼓的筹备，发传单贴标语，预备欢迎彭湃时并举行示威大巡行，地主劣绅听得这种消息，很是恐慌，很怕农会召集全县大会，集合武装农军示威巡行时众怒难犯。并探听得彭湃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要到。遂在二十三日那天，派十二个绅士到农会来讲和，潮梅办事处得到地主的求和的信，即专人去告诉普宁方面的同志不可把条件提得太高，得到相当的胜利便可解决。地主劣绅很怕彭湃二十四日来了情形有变，很想在二十三日晚上解决，后来实在来不及，但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双方便签字解决了。

彭湃同志到普宁时，有七千多男妇老幼及五百

多杆枪从二十多里路远去迎接，异常热烈。许多农妇指示儿童欢呼：“看万岁来了！”“看万岁来了！”彭湃同志当即开会向他们演说，演说大意为：大家知道这回的胜利是怎样得到的？为什么地豪劣绅要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解决，今天这种解决并不是出于地主劣绅的诚意，是他们听见说省农民协会代表来了，省农会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所以他们有点害怕，要在省农会代表未到以前解决，这样的胜利等于地主阶级给一点糖饼送小孩子一样！地主阶级正在运买枪枝，建筑涂城，明明是将来要与我们农民作一次最后的战争，我们自己更要加紧努力，购买枪弹不要忘记了团结和武装自卫！果能这样，将来一定可以取消地主对于农民的各种不平的待遇。当时农民表示：（一）讨厌孙文主义学会，（二）讨厌国民党。

（丙）成功的原因：

这次冲突的结果，农民能得到胜利的原因有：

一、农民很热烈的参加战争。

二、我们能改变口号分散地主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力量。

三、农民能实行封锁县城，坚持经济绝交政策。

四、我们同志很努力，能得农民信仰。

(丁)事变后的影响：

这次事变后对于各方面的影响为：

一、从前各县知道普宁农民很被压迫，现在又听见普宁农民已得到胜利并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所以给潮、揭二阳以很大的扩大农会的机会，使附近普宁各县的农民运动比较更加好做。

二、在战争中吸收了五十个很勇敢的好同志。

三、使外县地主土豪劣绅更加害怕农会，在农会成立时便向农会进攻。

普宁农民自从经过这次战争后，很想把新的市场建设完成，使县城里面的生意永久冷淡下去。现拟筹备农民银行，很想省城派人去指导，他们筹备银行的计划为：每个农民至少拿三元交到农会去购卖纸票，以后即通用此种纸票，共计发行五万元的纸票，可得到五万块现洋，可以拿一部分来办农民合作社，拿一部分办农民学校。

第十六节 广东农民协会之现在的地位

(A) 占国民革命重要地位

广东现在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地区，共计六十多

县了，在此六十余县中，有十五、六县的会都在一万以上。要是我们现在到乡村中去，我们相信，所有经过的地方，必能看见满竖农旗，所以也可以说农会的组织，已经普遍到全广东了。

各地农会，在每次政治上的运动，都能积极参加，甚至还能联络各界指挥当地群众，使各界都信仰农民协会。最近广宁农会，能联络各界成立人民治安委员会剿匪，农民自己出力，商人出钱，工人负侦探责任，学生担任宣传工作，更能同防军联络，一致向土匪进攻，这便是广宁农会站在各界共同利益的基点上面促成各界联合战线的明证，所以广东农会，现已占国民革命很重要的地位了。

在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中，我们更可看见各省代表都能踊跃参加，这很可表现广东农民协会，不特巩固了广东农运的壁垒，并且还有促成全国农运起来的可能。

(B) 农民协会的危机

农民协会地位虽如上所述，但同时农会的危机也很不少，列举如次：

(一) 土豪劣绅及无聊政客、落伍军人、土匪、民团的破坏——广东农村因受数千年来的封建

制度的影响，组织不好，遗留下来的余逆很多。现又当军政、民政、财政统一之后，许多无聊政客、落伍军人在政治上无活动余地，都跑到农村里面来捣乱了。现在这些人，或混进农会，借农会的力量，遂其私图。农会常自动去同民团冲突，缴民团的枪，多半是小土豪跑进农会利用农会来打倒大土豪干出来的。或在协会外，组织国民党，利用国民党做工具，专在工农运动方面捣乱，并运动土匪向农会进攻，没有得到国民党做工具的，便运动土匪攻打农会同国民党。顺德的土匪，受了魏邦平收买，一方面向农会进攻，一方面更拟侵入农会，以农会为工具来反动，使各界人民讨厌农会。

（二）国民党左派之忽视——国民党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

当商团变叛后，因为国民党左派也受压迫，很需要农民运动，所以派兵帮助广宁农民做减租运动。等到广宁减租正在失败成功之间，东江战事起，国民党左派又要把派去的军队调开，不管农民减租的结果怎样。同时花县风潮发生，来往不过一小时，至多不过要派五十个兵去，他们并不答应派

去。但廖仲恺要何友逖同志到惠、海各地秘密运动农民，费用多少，均可不报账。刘、杨既倒，许崇智要回广州夺取政权，农民请他留守东江，也不顾而去。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汪精卫提议的农民运动的经费很多，尤其是湖南方面，汪要毛润之负湖南农民运动责任，并当农所所长，需要经费多大，一定如数照拨。但汪走后，从三月到五月农所的经费，便不可靠了。现要北伐了，广东既已统一，所以国民党左派并不需要广东的农运了，只需要北伐道上的农运了。

(三)国民党右派之仇视——国民党右派常说：农会是土匪，这是因为农会存在，民团将要取消，对他们很有不利的原故。李福林在顺德方面很仇视农会，第一、二军在清远、广宁，李济琛在南路，徐、何在东江，都因为农会有时同自己的利益冲突，时常讨厌农会，他们仇农会的表现，影响左派观念摇动。

(四)农会本身的弱点——农会本身的弱点很多，举其大者：

一、组织松懈，各级不能互相监督。

二、缺乏训练，不能完成群众势力，使反动派侵入。

三、轻举妄动，不明白政治和革命意义。

四、忽视建设事业，而趋于消极的牺牲。

五、妄想目前小利益。

农会的危机虽然如此，但是这并不必害怕，要晓得所谓危机即是我们创造革新的时候，即是我们C. P. 最要努力的时候。

附注：

广东现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并不是逐渐增加的结果，是由东江、南路平靖后，地盘扩大的结果，现在有很多地方，不但没有增加，并且还比从前减少了，陆丰更是一个例证。只有中路几县增加，旁的地方并没有增加，广宁是最发达的地方，亦一年来仅增一、二千人。

第十七节 各级农民协会及农运同志的错误

一年来的农民运动，成功方面固然很多，但错误也很不少。过去的错误可分为：（一）各级农民协会的错误；（二）我们农运同志的错误。但农民协会的错误，也是直接间接同我们同志有关系，因为我们同志的指导不好，所以才使农民协会发生错误。现将双方错误分析如下：

(一) 各级农民协会的错误，可分为：

一、不按照章程收月费——广东有农民协会的县虽多，但按照章程收了月费的实在很少，因为不按照章程收月费，所以农民对协会的关系，很不密切。到了有事的时候，才来找到农会，没有事情的时候便不顾协会是怎样。农民不认识协会是他们自己的，结果使少数执行委员同秘书把持协会。这种影响很大，各级协会的错误，大概都是由这里生出来的。

二、很少开会训练会员——要是到各县去调查，问他们照章开会没有，他们一定答复没有，这是因为我们同志指导不好的影响。但是就有我们同志指导的地方，也还是不能按照章程开会。

三、不做报告调查及宣传工作——各级协会不但对办事处及省农会很少报告，就是省农会指定他们做的调查及宣传工作，也往往没有做或做的不好。“民团调查表”印出一万本发出去七、八千本，但收回来的不过五十本。许多印好了的调查表，寄发出去都不能填。一年来的纠纷，完完全全是因为调查工作没有做好。因为调查工作做得太坏，所以各区农会往往不知道自己究有好多会员。要是有人问

他们，他们只好推说：“等我回去调查了来答复你”。不但对敌人不会宣传，就是对表同情于协会者甚至对协会本身的会员，大概都是不会宣传。

四、各级协会的关系不密切——不但这乡同那乡的关系不密切，并且还有互相冲突的，东莞便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五、太过左倾幼稚病——很有几个地方的农民协会，都表现有太过左倾的幼稚病，尤其是顺德。他们总看不见政治环境及客观事实到底怎样，只看见省农会发表宣言的上面有打倒劣绅土豪的口号，便自动去打起来，打了还要报告说是奉命而行。一般人说农民协会是土匪，便是从这个地方的影响。

六、右倾的机会主义——许多人组织农民协会根本就不懂得农民协会的作用，他们不过想维持民团的存在而已。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者的最大责任，便是使农会不同民团冲突，农会同各方面永不发生争斗。新会这回来的代表便是一个好例，这次农民代表大会新会代表的报告只有了三句话：“新会很和平，没有冲突，大家对农会的感情都很好”。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者，自己常不晓得如何团结去争斗，什么事情都要靠到省农民协会的特派

员代为办理，要是省农会的特派员不替他办好，马上他就要说特派员的坏话。市郊某处有一块桥板坏了，农会换了一条宽板上去，被邻乡的人便把宽板取了，另换成一块窄板，这样的小事，农会都不能自己解决，竟打电到省农会同农工厅来报告。

七、干涉行政——很有好多地方的农民协会，都犯了干涉行政，实行逮捕人的错误，五华农会更禁米出口，并不将理由呈报农工厅，请求解决，只是开了一次农民大会，通过了米不准出口，便立即实行，不遵守的便要充公。新会农会动不动就要捉人解省，亦有农会把捉来的人拿去枪毙，南海、花县亦然，海陆丰是更不用说了，清远捉了人罚钱又放了，给别人以攻击的目标。

八、乱发快邮报告不确——各级农会往往并不听省农会的命令，常因很小的事情，自己乱发通告，并不经省农会通过。报告常不确实，往往发生很大的毛病，本来没有很大的事情报告时总是张大其词，花县便是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本来民团怕他们，但他们报告反说民团包围，并有土匪的二百多枝驳壳，农会危险万状，结果使省农会也跟到做出很大的错误。

九、复仇主义——有些农会的办事人，竟用农会执委的名声去复仇，不站在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

十、组织松懈——各级农会大概都是十分散漫，没有纪律。除上面十种最大的错误而外，小的错误还很多，在此十种错误内，包含有许多破坏农会的原素，现要设法减少或免除，决定农民运动政策时，应当注意。

(二) 我们农运同志的错误 一般农运同志的错误，可以说是负担宣传同组织的同志的错误，或者简直可说是特派员的错误，同志的错误，可以分做几方面来说。

一、宣传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差不多都是特派员做出来的，举其大者：a. 提出来的口号过高，往往是实际工作时办不到的，所以使协会发生许多错误。例如打倒土豪劣绅同减租两种口号，特派员往往在地主土豪劣绅力量很大，农会力量很薄弱的地方也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不是时候，也提出减租口号，类此错误，在宣传方面还很多。b. 不会运用策略，我们的方法，只是白纸黑字，同志拿到总不会应用，例如通告他们叫他们在政治

环境不好的时候，不要攻击民团同地主绅士，但广东统一后，他们就向民团地主攻击起来，好像以为广东统一了，政治环境就好了一样。

二、组织方面的错误——许多地方组织农会的手续都很不合，组织的方法也不讲究，在组织前，我们同志并不加以调查，不先分析该乡农民的力量到底怎样？往往只看见这个乡村，内有三十个农民要求组织农会，便同他们组织起来，结果不惟组织不好，并因此生出许多弊病。

三、行动的错误——农运同志在行动上的错误很多。列举如下：

a. 不能深入群众，下乡的时候，只会到办事地方去坐到，不会去找农民说话，开会的时候，照例只会演讲，教训农民一顿。这种现象在这回大会的时候，很显露的可以看得出来。b. 报告不详尽，做来的报告总是很琐碎，很零乱，没有经过深刻的观察，从没有见过那个报告是报前后的因果，采用什么方法，及采用这种方法后有什么结果等详详细细写了来的。只是报告他们某天行到某处，同日记一个样子。调查的报告更是从来未有，寄去的调查表，大都束之高阁，所以要整理时，简直无法整

理。c. 不明白农民的心理，农民需要什么常是不知道，不能利用农民的心理，不知道农民的弱点不能引导农民，每一件事情发生，总是说农民的意见如何，只晓得服从农民的弱点。d. 不能吃苦，报告时总是说自己如何能吃苦不怕死，但实际不是那一回事，有些同志不惟不能站在农民前线，且不能同农民一道，很怕吃苦，尤其怕死。e. 怕麻烦，农民总是麻烦得很，我们同志时常对于很麻烦的同志表示讨厌的态度，常禁止他们讲话。f. 态度不诚恳，时常拿上司的面孔去对付农民，把自己变成衙门委员一个样子。g. 同农民发生金钱的关系，农民往往不惟不信任某一个特派员，并且连所有的特派员都完全不信任。要是被农民知道他是C. P. 更有影响于我们党。h. 夸功，某种事情得到胜利，总不肯说是农民的力量做成，只夸自己的功绩，使农民不信任自己的力量。等到某种事情做不好的，农民对特派员就完全失掉信仰。i. 不注意农民的事情，对于农民提出来的工作，常是很迟慢的去同他们办。j. 不开会给农民训练。k. 发生性欲问题。这种事实举不胜举，往往到农村做工不几天，就要讨老婆。结果对于农民的影响非常不好，并且因为

性欲问题发生，往往放弃自己责任。l. 对党的观念不清楚。m. 只知做农民运动并不知道做农民运动的趋势及农民运动的地位到了什么程度。n. 不懂得对农民宣传方法。o. 过于依靠政治力量工作。农运同志在行动上的错误这样多，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忘记了自己是C.P.，以为省农会的特派员是同县公署的委员一样。不晓得作农民运动是自己的责任，把自己作农民运动的工作当作商品关系看待，是因为党的观念薄弱了的原故。

第十八节 我们工作的经过方法， 及如何训练同志

(A) 农运略史及农委组织与其日常工作

现在从表面看，广东农民运动，好像是国民党的工作；做好了是国民党的名誉，但是自从农民〔运〕起首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同志做实际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实际责任是我们同志负担，名誉却完完全全送给国民党去了。现讲广东农民运动的略史：

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海丰便有农民运动了。海丰农运是农民自动起来组织的，但

那时候，C.Y.也是刚在广东开始组织，很注意海丰的农运。同时海丰农民亦有接近我们指挥，信仰共产主义的倾向。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我们更加注意农民运动，但那个时候的工作，还是在C.Y.方面。C.P.方面，当时我们看见农民很能自觉急切要求革命，海丰、花县等地方时常发生暴动，同时C.Y.的组织已经发展到乡村中，乡村里面的同志便做此项工作，所以还没有国民党的工农政策前，花县、广宁的农民运动已经开始做起来了。我们党在广东开全国第三次大会后，C.P.、C.Y.分化清楚，定出农运政策，农运便放在党的指挥之下。但当时并没有公开招牌做，同时因为国民党改组后，国民党认定农民运动是革命工作之一，我们因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工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同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去做秘书，林伯渠当部长，并请了一个德国人做顾问。农所第一期学生毕业时，农民协会系统的章程已经制定，同时我们也有方法了。

此时党里边便组织农委，指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等到省党部农民部、省农民协会等成立，农委便指挥：（一）民中农民部；（二）省农民

部；（三）省农民协会；（四）各县地方或支部的农委；（五）农民运动特派员同志。

农委经常的工作为：解决农民运动问题，但重大的问题是由区委解决，指挥各地的工作，注意乡村一切状况的调查，并用民中农民部的名义编制表册，调查民团土匪及官绅同协会的关系。但是表册虽多，因为农运同志的程度低下，报告既做不好，表也填不来，所以得到的成绩很少，收回来的表册不及三分之一。

（B）训练同志及指挥其工作

（一）普通的训练与指导——各地农运同志及特派员，平常做报告来，党内便替他们解决各种不能解决的问题；根据事实，给他们详细解释，指示其错误所在并与以纠正；他们到广州来时，要他们当面报告，由谈话中指示他们做工的方法。若是某个同志工作发生了问题，便调他回来训诫。若是某个同志在某个环境内工作不适宜时，就把他调开，更换一个环境，但普通不常调换。有很多同志是调了工作，更换了环境便好了的。梁伯與同志在花县工作总做不好，一调到市郊来便变好了。

（二）对于时局变动或临时发生问题之训练与

指导——我们很注意用事实来训练同志，现分别报告：

一、关于应付时局问题的训练与指导：

A. 当到曹、吴下台，中山北上的时候，我们便召集全省负责同志来广州，同他们解释国民会议的意义，结果有好几县派代表到北京去。并且那次拿全国来看，也只有广东有农民的代表。

B. 第一次东征时，我们召集东江方面的同志来广州同他们定出原则及口号，指示他们回去宣传：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反对陈炯明的苛捐杂税，帮助国民革命军，说胜利后我们有农民协会可以防止军阀的压迫，目前只反对苛捐杂税。许崇智当时想利用我们，号召农民起来，达到他的目的，因有条件：（一）不筹饷；（二）不占民房；（三）不拉夫。我们于是就站在民众方面活动，后来收了很好的效果，使农民运动日益扩大，河源各〔等〕县的农会，便是当时发生的。

C. 省农会刚才成立，驱逐刘、杨的事便发生。省农会当发通告给各级农会，农委发通告给各县地方或支部，指示他们领导各级农会及所在的团体，尽量发出快邮代电驱逐刘、杨，并请国民政府实行

国民党的政策。但结果刘、杨虽倒，许、梁、魏等仍然存在，我们便又召集同志开会，一方面报告我们的政策，一方面训练他们。当时各同志说：驱刘、杨后，农民并没有得到利益，影响很不少。此时省港罢工已经爆发了，我们便告诉他们去宣传“因为把刘、杨驱逐了，所以省港罢工也就成熟了，省港罢工是从反抗‘五·卅’惨案发生的，是反抗帝国主义同军阀的大运动。农民要反对的是土豪劣绅的靠山，就是帝国主义同军阀，所以农民反对帝国主义同军阀也就可以反对土豪劣绅，所以农民同工人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农民就是工人的兄弟，工人就是农民的好朋友，所以农民此时应该帮助罢工同工人一同向敌人进攻。”因此，后来工农大联合共同封锁港口等工作便作成了，并宝安、汕头各地的农民纷纷捐款来帮助罢工，此时农民运动发展得很快。

D. 第二次东征时我们叫同志宣传“我们要为革命牺牲，现在革命的时候又来了。从前因为刘、杨未打倒，革命军要回师打刘、杨，同时农民也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力量，所以陈逆再来摧残，现在要赶快起来组织农会团结自己的力量”。所以

当时东江方面各县的农民纷纷起来组织农会。

E. 南征时，我们用统一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的口号秘密派人去雷州组织农会，影响南征军。当时农民很望李济琛去，但后来农民所要求的没有好多实现，同时又有反动派去运动，所以农民曾提出“打倒第二个邓本殷”的口号。经我们解释后，也就没有事了。

(二) 关于本身临时问题的训练与指导——广宁、高要、花县等本身的临时大问题发生，党内的指导工作为：

A. 发通告给各地同志宣传，并指示其活动的方法。

B. 派得力的同志去按照决定的原则指挥，并发展党的组织，指定同志做文章在报上发表。

C. 根据报告编好新闻送登各报，并按照党决〔定〕的原则。

(三) 办训练班——曹、吴下台孙中山北上时，曾办一次训练班，省农会成立时驱逐刘、杨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及此次农大会议后，都办过训练班，讲主义、政治报告、农运报告讨论及批评纠正同志以前的错误等。所讲的功课大概都切

实，批评也很适当。

(四) 指示各地同志联络各界参与民族意义的运动——从前农民运动是孤军奋斗，原因为：

(一) 本身的争斗太多；(二) 没有了解政策。故此指示各地同志用国民党及农会名义，联络各地各界举行各种纪念会及大示威运动。

(五) 出书报指示各地同志宣传——整个的宣传指导，在民中办有《中国农民》，注意实际的理论。在省农会办有《犁头》，宣传会务。此外还有画报、标语、传单、小册子等东西。

训练及指导计划虽然这样，但是因为各县党部不好，各县有许多天然的 C. P. 都没有吸收来。同时各地同志大都不会做报告，就是有报告来的也不大确实，所以党的指导往往很感困难。

C. 我们工作的经验

(一) 指导同志工作的经验：(1) 从前农委定出许多好计划及各种调查表，都因农运同志的程度太差，完全行不通。现在将全盘计划分开，先择最重要的一部分指示他们去做，一部分做好后，再给另一部分，现在觉得此种办法很有效果。(2) 从前要各地同志做系统的报告，总做不好，现希望

各地同志随时多做对于农民有利益的报告，只希望他们琐碎写来，不必注意系统与否。写来后再由农委整理。

(二) 训练同志的经验：(1) 现在很感觉到开党校训练同志远不及谈话中训练他们有效。(2) 同志做错了事，马上写信去恳切的批评他，并详细给他解释他的错误所在及影响，并利用来公开的训练他所在的支部所有的同志收效也很大。例如有一个同志，因为嫖娼要生梅毒，要妨害工作，所以想讨老婆，但是讨老婆要费去三百元才办得到，所以有些农友给他送许多礼物去。我们以为这种事情关系很大，因为一个特派员每月不过三十元生活费，要讨三百元的老婆，当然不可能，尤其不能受农民的东西。所以当时去信向他解释：要是不讨老婆，便要怠工，所以老婆是可以讨的，但不能在当地讨，尤其不能用农民的钱。这种信是先寄支部书记，要支部书记拿来公开训练同志。

附 录

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经过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及地主劣绅贪官污吏压迫的农民暴动，在广东很早就已发生，太平之乱就是两广农民反对满清封建阶级及外人侵略而起。至于有农民协会组织的运动，则始于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间的海丰农民奋斗；当时海丰农民因水灾而举行减租运动，组织海丰总农会及粗有统系的广东农民联合会，包有惠来、惠阳、紫金等数县，为广东东江有农民协会之起点。经数月的争斗，为陈炯明下令解散，直至一九二五年一月陈炯明败后，方又恢复；但在东江以外之广州市郊及广宁、顺德、东莞、花县等地，已从海丰失败之后而有组织；这些地方都在孙中山政权之下，他们除为本身经济利益奋斗外，曾勇敢的参加商团斗争和第二次的东江战争。在商团事变中农民自卫军牺牲了十一个烈士。东江战役中，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当一九二五年二月蒋介石、许崇智军到海丰之日，农民不期而集合

者三万余人，东江既为国民政府占有后，农民运动更蓬勃的发展，组织达二十二县，会员有十八万余人。遂于“五·一”劳动节召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二十二县代表一百十七人，成立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又经过了一年的奋斗，协会的组织当然更扩大了，所以今年“五·一”节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四十九县有组织的农民代表二一四人，还有十七县有协会之地，因道远未派代表来；会员人数已增至六二六四五七人，除了正式代表之外，各县的农民自备资斧来省参加者亦百余人；更有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十一省的代表参加，他已经不光是广东农民代表的大会，而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了。

此次大会代表的成分如表一：

一、佃农

一亩至五亩的	二十五人	五亩至十亩的	二十二
十亩至二十五亩的	九人	二十五亩至三十亩的	四人
六十亩的	一人	九十亩的	一人
共六十二人			

二、半自耕农

有田一亩至五亩的 二十七人

五亩以上至十亩的 十三人

共四十人

三、自耕农

一亩至五亩的 三人 五亩至十亩的 七人

十亩至二十亩的 八人

共十八人

四、非农民

手工业工人 二十人 小商人 十人

小地主 一人 知识界 四十三人

国民党部职员 二人 外省党部农民部

代表 十八人

共九十四人

总计二百十四人

农民 一百二十人 百分之五六.〇

工人 二十人 百分之九.四

知识界 四十三人 百分之二〇.〇

小商人小地主 十一人 百分之五.二

党部职员 二十人 百分之九.四

共二一四人 一〇〇.〇

有协会组织的地区及会员人数统计如表二：

一、现在的会员人数

(一) 中 路

县 别	区	协会数	乡协会数	会 员 人 数
广 州	郊	二	一六	一一七四
南 海		三	八四	六三一四
顺 德		五	一四三	一八五八五
东 莞		四	一二八	一二七〇五
宝 安		六	九四	一三七五九
花 县		三	三一	三八七八
清 远		三	一二二	九五八七
中 山		七	一三一	一七〇三七
番 禺		三	五六	五四一四
新 会		二	四五	九四七九
增 城		二	三〇	三二六七
龙 门			一	三一
三 水			一	六八
总 计		四〇	八七六	一〇一二九八

(二) 惠州

县别	区	协会数	乡协会数	会员人数
惠阳		五	一八六	一三七〇三
紫金		四	六六	九六八一
河源		三	二四	一五三六
博罗		一	一一	五〇七
龙川		三	三七	二八七〇
总计		一六	三二四	二八二九七

(三) 潮梅

县别	区	协会数	乡协会数	会员人数
澄海		一〇	四	一五九一
丰顺			一二	四八〇
揭阳		三	七五	六四三〇
惠来		二	四四	五四二〇
五华		八	二二二	四一四一九
兴宁			八	九一一
海丰		一一	六六〇	一九四四一一
陆丰		九	五一〇	六五〇〇〇
潮安		一六	一二八	一一三〇四
潮阳		二	三二	八五四〇
饶平		二	三三	一九一七

普 宁	七	一四四	一四九四四
普 总 计	六二	一八七二	三五二三六七

(四) 南路

县 别	区 协 会 数	乡 协 会 数	会 员 人 数
化 县		一	三五九
遂 溪	五	五一	二八〇〇〇
合 浦		三	二三四
电 白		九	五〇〇
茂 名	一	七	一二〇〇
海 康	六	六五	三四〇〇
阳 江	一	一〇	一〇〇
廉 江		三	五〇〇
吴 川		一	一〇〇
信 宜	一	七	
普 总 计	一三	一四四	一〇〇九三

(五) 琼崖

县 别	区 协 会 数	乡 协 会 数	会 员 人 数
琼 山	无	二三	二一五六
定 安	无	五	二五三
华 宁	无	九	二六七四
澄 迈	无	一七	一四二〇

乐会	无	一八	一四三九
琼东	无	二	九二二
总计	无	八三	八八六六

(六) 西江

县别	区	协会数	乡协会数	会员人数
高要		一	一七七	二八六五八
恩平			八	八一三
开平			一五	八七六
封川			三	一六六
郁南		三	三五	四五八一
德庆		一	三二	一八〇〇
四会			一〇	一六四七
广宁		二五	二三九	六六一二二
鹤山			五	四三五
罗定		三	七三	四一八八
云浮			九	九五〇
总计		三六	六〇六	一一〇一三六

(七) 北江

县别	区	协会数	乡协会数	会员人数
曲江		七	一四一	一一三二〇
仁化			一〇	四五三

南 雄		一六	一三四六
乐 昌	三	三三	一六九八
英 德		一一	五八五
总 计	一〇	二一一	一五四〇二

(八) 全省协会人数总计

路别	县数	区数	乡数	会员人数
中路	一三	四〇	八七六	一〇〇一二九八
惠州	五	一六	三二四	二八二九七
潮梅	一二	六二	一八七二	三五二三六七
南路	九	一三	一四四	一〇〇九三
琼崖	六		八三	八八六四
西江	一一	三六	七〇六	一一一三〇六
北江	五	一〇	二一一	一五四〇二
共计	六六	一七七	四二一六	六二六四五七

在广东幅员九十县中，已有六十六县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已在三分之二以上。会员人数，合计共六十二万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会员之中，还有几县是以户口算的，而且加入的大都是男子，一家之内，男子既然加入了农会，则女子也自然表同情的了，再除去一部分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的及六十岁

以上的老弱的人口，则广东三千万人中，假定妇女占五成，未成年的男子占一成，老弱男子占一成，则总去了七成为二千一百万人，剩下九百万人中就有六十二万农民协会的会员，差不多占十〔百〕分之六，也已经不是少数了。

六十六个有协会组织的县中，已经成立了县协会的有中山、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宝安、花县、清远、惠阳、紫金、潮安、普宁、五华、海丰、陆丰、海康、遂溪、高要、广宁、罗定、郁南、曲江、万县二十三个县，余均在筹备中。

在第一次大会后至第二次大会间，农民参加革战争最显著的事实有下列几件：

一是驱逐杨、刘之役(六月)，成立不满一月的省农民协会为拥护革命政府肃清反革命势力起见，就号召各地农友一致团结起来，援助党军，遂能于很短时间，荡平叛党；但是这一次农友中牺牲也不少。

二是援助省港大罢工，在中山、宝安、东莞、顺德、潮汕、惠阳以至雷州、琼崖各地农民，都很热烈的一致起来实行封锁政策，截留外来的英货不许入口，检查内地奸商劣绅互相勾结偷运出口的土货，不准接济香港。

三是廖案发生，农民非常愤激，到处都可以见到一万人以上的农民集会示威，要求政府肃清反动派，政府卒赖农民的帮助，打破军阀土豪劣绅和一般反动派的结合。

四是统一广东之役，在东江惠阳、海丰、陆丰、五华、紫金一带几万农民在一块儿与革命军共生死，因此东江农民牺牲性命的至五百余人之多，他们被敌军断头剖腹割耳而死！至于南路方面农民，平素虽无组织，但到革命军抵琼州时便很热烈的与革命军合作，供给革命军粮食，做引路、侦探、运输种种工作，使革命军能于短期内把南路反动派肃清。

从以上经过的几件事，证明农民对于国民革命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已经是国民政府主要的基础势力。

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后，政权在左派手中，工农运动有相当的保障，发展更容易，可称农民运动高涨时期。在此期中（自一九二五年夏季至一九二六年春季），农村中重要的斗争有下列几件事实：

一是宝安农民自卫军进攻县长梁树熊勾结防军张我东部，及一般劣绅土豪恢复联团警查各种苛捐

的运动，农民在此次战争中牺牲了六人，但卒迫张军离防，取消了民团抽收的苛捐杂税。

二是顺德民团杀毙农会执委三人，争斗的结果，解散该处民团并收缴其枪械。

三是高要地主劣绅勾结三县民团土匪大刀会，向农民屠杀，政府在当时革命空气高涨中，不得不帮助农民拘拿主要地主劣绅，焚烧地主台垒及缴其枪械，和平罚款了事。

四是普宁农民因地主之残暴压迫，封锁普宁城以困城内地主劣绅土豪。

五是广宁农民自卫军，已经能与当地各界合作，办理剿匪护商事件。

去年一年中为争斗而死的农民统计如表三：

地	名	死 人 之 数
高	要	九人
宝	安	七人
顺	德	二十余人
花	县	一人
五	华	一十六人
海	丰	五十三人，男四十八人， 女五人。

陆 丰 三十八人，男三十六人，
女二人。

中 山	七人
东 莞	四人
清 远	一人
市 郊	二人
广 宁	二十人

以上死者一百七十余人其余伤者未计。

死 难 原 因	人 数
为减租	二十余人
反抗民团	三十三人
反抗贪官	七人
反抗军阀，为国民革命者	一百余人
反抗帝国主义	一人

从去年“五·一”至今年“五·一”一年中，省农民协会共收到的案件为二五二六件，包括一六四宗案，现将这些案性质地域与结果如表四：

先以地方做标准，看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最多：

案件发生地	案件宗数	案件发生地	案件宗数
广州市郊	九	南海	一六
番禺	八	中山	一二
顺德	一八	东莞	一七
宝安	二一	增城	二
三水	一	花县	四
清远	一八	高要	四
开平	一	郁南	二
罗定	三	广宁	二
鹤山	三	曲江	四
英德	二	紫云	三
潮安	一	普宁	二
潮阳	二	陆丰	一四
五华	一	揭阳	一
龙川	四	阳江	一
信宜	一		

以上共一六四宗

从这表看来，第一要知道各路办事处成立后，已能够管理该属各县协会的事务。现在再把这一百六十四宗案件，按各办事处分隶，用百分比来比较多少：

办事处名称	案件宗数	百分比
中路	一二六	七七.〇〇
西江	一五	九.〇二
北江	六	三.七〇
惠州	三	一.八〇
潮梅	一二	七.二〇
南路	二	一.二〇
共计	一六四	一〇〇.〇〇

由上表我们第二要知道：中路方面案件最多，占全数百分之七十七；而中路又以顺德、清远、南海、东莞、中山、宝安六县最易发生案件，约占中路全县百分之四十六。

又琼办事处成立未久，故无案件。

以案件的内容做标准：

性质	案件宗数	百分比	备考
民团摧残	二六	一五.八六	
土豪劣绅压迫	二二	一三.三二	
土匪劫杀	一六	九.七六	
军队骚扰	一〇	六.一〇	
官挟压迫	一二	七.三二	①

①与劣绅民团有关者入上项。

逆党摧残	二	一.二二
挟恨仇杀	一	〇.六一
械斗	二	一.二二
苛捐	六	三.六一
业佃争执	一六	九.七六
钱债	六	三.六一
会费	三	一.八三
拨款开办学校	一二	七.三二
赌博	二	一.二〇
田土	三	一.八三
误伤	一	〇.六一
改组	一八	一〇.九八
风水	一	〇.六一
婚姻	一	〇.六一
水利	二	一.二二
筑路	一	〇.六二
总计	一六四	一〇〇.〇〇

(五)再依案件的属性分为数类:

属性	案件宗数	百分比
政治的	八八	五三.〇〇
经济的	三七	二二.〇〇

教育的	一二	七.〇〇
会务的	一八	一二.〇〇
其他	九	五.〇〇
总计	一六四	一〇〇.〇〇

(六) 案件的结果:

结果	案件宗数	百分比	备考
成功	二〇	一二.〇〇	会务的最多
妥协	四	二.四三	
自然消灭	一九	一一.六〇	
未解决及尚在坚持中者	一一七	七一.三四	关于政治的为多
失败	四	二.四三	
总计	一六四	一〇〇.〇〇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见农民最迫的要求是什么？也可以测度我们的力量有多大，你看坚持未决的案件占全部百分之七一，就可知道我们还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力量还很脆弱，我们的组织上进行的策略上一定还有许多毛病。并且更可知道地方官对于农会采取一种旁观的态度，及如何的不合作，甚而至于施以攻击，这是十分可以注意的事项。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今年“五·一”在广州开会，共开会十五日，通过的议决案有三十件，除每项报告都有一个决议外，其关于广东农民切身的要求有以下十件：

一、除暴安良决议案：一般土匪散兵逆党潜伏内地，到处奸淫劫掠焚杀，为帝国主义及土豪利用作捣乱工具，非速为肃清，不能使广东人民，得到真正和平统一及巩固革命基础。

二、惩办逆党决议案：对于一年来东江陈炯明逆党，南路邓本殷逆党，以及各处土豪劣绅摧残农会虐×农民逆党，给予革命农友焚杀流离死伤的惨痛，请国民政府从速执法严惩。

三、预征钱粮问题：国民政府为革命而北伐，虽不能不多征钱粮于人民，但若纵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勒索中饱，重取于贫农，是很易使人民与政府分离；为拥护国民政府及人民利益计，应请政府明令规定，预征钱粮须由大地主殷富者负担，凡属有地三亩以下之贫苦农民，应予以怜恤，一律停止预征。

四、取消煤油专卖：煤油专卖，是国民政府为着以巩固财政杜绝外国煤油不纳税之弊，但现时事

实不然，批商因专卖任意提高价钱，在未专卖前每罐值二元五至三元，专卖后已高涨至十元至十六、七元，复藉名查私，百般骚扰；靠夜工而生活之男女工人，皆因油贵而无工可做，痛骂政府，甚至暴动，应请政府迅速取消专卖。

五、取缔高利债：掠夺农民的高利债若不加以限制，则农民必不聊生，各地高利债之名有“借谷债”、“按揭”、“福利债”、“出九入十”、“五钱市”、“九出十三归”、“圈子利”、“责青苗谷”、“借十交六”、“乾利”、“税钱”、“通桥利”等，均须明令制止，规定最高利率。

六、沙田保护问题：请政府将所收入之沙田保护捐，确能用保护沙田之安宁，附加各捐须一律取消。

七、废除苛捐杂税决议：各地方常有数十种名目的苛税，或为县分署征收，或为警区署征收，或为民团局征收，或为驻防军征收，其名虽曰维持地方行政，或保护人民治安，实则徒饱私囊，给人民以重大痛苦，在廉洁的国民政府之下，不宜有此苦毒人民之苛捐杂税。

八、青年农民运动：引导青年农民参加政治斗争，并注意青年农民之经济利益。

九、农民合作运动：深信此种经济组织有利于农民，当努力向农民宣传。

十、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决议案：地主对于佃农，除提高租额外，还附加种种苛例如要求“上期租”，任意调田增租，收租时要农民请其饮酒，又要田信鸡、田信鸭、田信粮、田信酒等，批租时须缴批头钱，收租时用大斗，农民欠租则直接攘取其牛羊食物，甚至妻儿作抵押，此种苛例，应请政府一律禁止。

十一、农村教育决议案：筹划农村教育经费，养成农村教育师范人材，开设农业展览会，农民自动兴办各种学校，教材宜适合革命要求。

在以上这些决议案中，最为一般农民大会代表所注意而希望立即实现者，为取消煤油专卖，取缔高利债，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三案。

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广东农运情形

(七月二十二日绮园在区委报告)

(一) 目前农民运动的形势

自从广东全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后，我们就见农民运动很有好多危机，当时曾经很诚恳的在大会中一一指出来，告诉各县来赴会的代表；大会后，农委会议亦曾经过几度的讨论，想出许多应付的方法，告诉各个农运同志去工作。但是，现在离大会开会时间已经两个多月了！各种农运的危机不但丝毫没有减少，反日见其严重。

目前广东农民运动的危机很多，概括起来可分为：

一、政治方面的危机——现在各县的县长，没有一个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与从前的情形很不同了，从前各县县长虽然不帮助农会，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的攻击农会。现在他们是很显著的向农会进攻，并且各县一致，好似他们曾经在一块儿开过大会，彼此约定了要取一致的政略一样。西江方面的

郁南、封川等县如是；东江方面的潮阳、五华等县亦如是；南路有些县属亦然。他们如此不谋而合的举动，好像曾受了同一的“暗示”，大概古应芬有“暗示”给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反对农会的口号为：（1）“农会就是土匪”。“农会就是土匪”这个口号，本来是李福林一派人早就发明了的，并不是现在这些所谓为民父母的县长老爷们新发明的，不过现在这些县长老爷们应用得很多就是了。

（2）“干涉行政”。自从东江的徐、何会衔布告取缔工农团体干预行政后，各县县长因此就根据来攻击农会，举凡农会之开会、示威等之行动，都是他们所谓的“扰乱治安”。从前陈公博当农工厅的厅长时代，有谭植棠同志在农工厅任职，所以当时的农工厅很肯帮助农会。现在刘纪文当厅长，大家都知道刘纪文同古应芬很有关系，是古的女婿，有所谓亲谊，当然刘之一切工作，都是替古应芬所做。从前省政府也能帮农会的忙，但现在省政府里边是古应芬、孙科、刘纪文等一班右派盘踞着，完全是右派的政府，不但不会再帮助农会，并且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摧残农会，各县的县长自然无有不根据上峰的命令办的。从前农会很发展，许多地方是靠

政府帮忙，现在政府既不帮忙，所以农会许多事情都行不通了。拿各县县长及军队捉人来说，从前拿农会的名义，是很容易保出来的，现在是保不出来了，农民因此就不免恐慌起来了。同时他们更散布谣言，说农会将要被解散了。这种谣言，散布得很普遍。还有县署的游击队，大概都是民团改编成功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三水；三水的游击队，是每乡抽去一两个民团编成。过去政府决定民团经团务委员会批准才能成立，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不惟不经团务委员会批准，只经县长批准就要成立，并且他们更利用团务委员会不准农会吞并民团的布告，动不动就报告县长，说农会要吞并民团，县长也就直转政府，并加紧攻击农会。其实那里是这回事呢！？

二、军事方面的危机——现在北伐声浪高唱入云的时候，政府的军队大都要出师北伐，对农民苦痛的呼吁，完全不理；并且留守的军队，如像第二十师（属第一军），开到中山去剿匪，也枪毙下南乡农民协会职员，强奸农民妇女了。中山县农会的执行委员因此去找到他们的军事长官说：“你们要这样干下去，我们只好去向到政府请愿。”他们也就

老实不客气的说：“你们尽管去请吧！”广宁的防军更同土匪勾结，名是围攻土匪，实是围攻农会。农会不能向防军保人，要绅士才能保人。到不能不放的时候，他就转解司法机关办理，不直交农会，要几经时日才能由司法处释放出来。因此有些农民就怀疑农会没有力量，相信农会不久真要被政府解散了。

三、土匪民团进攻农会的情形——土匪就是向农会进攻，广宁方面便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日前李福林曾在军事委员会里边报告顺德的农会通匪，实在顺德的土匪是向农会进攻。土匪以为农会要勾结军队打他，所以很恨农会。东莞的土匪一方面打抢农民，一方面其首领又在虎门要塞司令部当书记。惠阳、罗定等县，水路完全不能走，土匪到处攻打农民。淡水有报告来：数日前被逆党土匪进攻，农会及纠察队，有几个同志被捉起来了。东江的土匪是陈炯明的军官在领导，宝安、惠阳一带，莫、魏的部大团结一起当匪。所以惠州八属的农会现在简直不能动了。西江的郁南等处，土匪一方面攻打农会，一方面又混进农会。南路更是随处都行不通，黄学增同志最近曾被土匪虏去，结果欺骗土

匪，说自己是小学教师，生活很苦，并非机关里面的职员，后来算是被骗倒了，并且还骗得一元六角钱走。但有些地方，土匪也有勾结农会的情形，他们不是直接加入，就是与农会有一种协商。

现在正是民团气盛的时代，各县都有报告来说县长举办民团。最厉害的是三水：三水民团勒抽团费，一两银的粮要抽一两粮的民团费，并勾结县长压迫农民；每条乡要出一枪一人去当民团；每一条牛同每一条正梁都要抽六毛钱。各处都有所谓缉奸队、保卫团、民团等东西，五光十色，变化百出。他们更有口号：“有匪徒在办农会”。他们本来要解散农会，但他们说他们并不是要解散农会，只是攻打土匪。现在三水的土匪想进农会，会同农会向民团进攻，但是这种事情很重大，农委还没有决定办法。

四、反动派从农民内部破坏农会的情形——他们现在有两种组织：（一）沙田田工工会。这种组织，从前本来拿到农工厅立过案，当时谭植棠同志还在农工厅，所以没有批准。此种组织的总机关在河南，其余东莞、顺德等县有沙田的地方均有此种分机关；并且没有沙田的地方，在山田所在地方也

有。他们分头派人到各县去组织，很有金钱的力量，很显明的后面有人指挥接济。（二）中山县有农民俱乐部，顺德有农民自治协会。总之，他们因为在外边摧残，觉得农会是整个的，难于入手，所以改变方针，想拉一部分农民在手，然后从农民内部向农会进攻。

五、言论界对于农会的攻击——七月八日《人权报》有时评，标题为：“今日之大患安在乎？”内有：然吾以为今日之大患，有甚于土匪者，则混充农民之匪党所组织之农会，实为今日不可不防之后患……深望于军事当局加以严厉之处分也。”七月十七日《共和报》的时评也有：“农会以并吞为事，扰乱乡村的治安。”最厉害最狡滑的还是《现象报》，他把各县县长付来反动派攻击农会的报告，常是一字不漏的登载出来。此外《国华报》等也有攻击农会的言论。

由上面的情形看来，当可明了反动派现在很是厉害。本来自徐、何会衔布告禁工农干预行政后，此种情形即已有之，不过最近更加厉害罢了。

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土匪、民团以及言论界等各方面所赐与农会的危机，既然如此其多，各县

的情形又怎样呢？现举几个重要的县来说：

A. 广宁 广宁农民，一天一天的渐渐沦于土匪了。请愿的结果，公事上虽然说得好听，国民政府虽然有两个电报给省农会，说是已经命令总司令部派大兵去剿匪；命令财政部拨大宗款项救济，但是事经多日，还是丝毫没有影响。于此至少可以说政府当局对此是不着急的。

B. 东江方面 东江各县举行二百万公债，小县六、七万，中县负担十万至十五万，大县负担二十万。由劣绅土豪包办，分配各区农会，专门在农民身上想法，要农民负担，欲以此折散农会。现在很有几县开得十分厉害，若是政府再不好好解决，恐怕将来免不掉要发生大暴动。

虽然如上述，反动派用尽方法向农会进攻，农会因有许多危机，但是协会的组织，并不因外面的情势不好而停顿起来，协会还是一天一天的日益向前发展。曲江协会改组后，已经把反动派打下去了，所有群众都站在我们这边来了。增城、三水等县，都派有代表到广州，请省农会去替他们组织起来。由此可见广东农民已经知道农民协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很热烈的起来要求来了。现在省农会一

方面派人去改组不好的协会，一方面去替要求组织的
地方组织起来。

农委决定应付现在环境的策略为：在现在情势之下，农会一方面虽然只好保守，但一方面仍要扩大自己的宣传工作；并且要从新分配特派员的工作，看那几县重要而农会又比较好的，特派员便集中那几县。并要切实清查农民武装，派有军事学识之同志去训练各处农军。这是因为：（一）农民本有些武器，但以未切实清查过。顺德可以召集一千多有武器之农民，手机关枪手溜弹等东西都有，现成立剿匪委员会，由商人出钱请他们去打匪，因无训练，作战的技术完全难行。（二）农军没有军事知识，别人在前面打匪，他便在后面放枪，高要便发生过这件事，曾经打死三十四团一个兵士，但三十四团是我们同志率领，知道农军不会打仗，所以始终没有说什么，顺德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农军不但不会打匪，有时只会打自己方面的人，并且还喜欢抢东西。广宁、顺德都发生过这样的事。大概各处农军，都是乌合之众。所以要区委设法调军事人才派去训练农军。农委并决定口号不可太高；认真整理内部，不要只靠政府的力量。

(二) 以后的计划

以后的计划有二：

(A) 开特派员大会 拟定八月十五开特派员大会，召集他们来讨论现在的形势及今后的工作计划，使他们好到各处去应付。

(B) 开办调查员训练班 过去顶缺乏的是调查工作，特派员从不注意这种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完全不知道农民的详情。农委现制出农村调查及农家调查两种调查表，拟开办调查员训练班。已经把计划定出来在农委中讨论过两次了，兹将农委定出的广东农村调查计划附后：

广东农村调查计划（七月二十日提出）

一、预备工作

(一) 下次农委会议应校阅前次所定农村与农家调查表，并作最后之决定。前者刊印百五十份，后者刊印二千份。

(二) 广东省农民协会之下应设立调查部，该部为执行调查起见，应布置一切工作：预备班，整理调查之材料，探究各方情形以备调查之用。

(三) 应由调查部拟定十县之名单，预备调

查，每县调查两乡或四乡，平均总共三十乡。所拟各县应记忆着如何能阐明广东土地关系时根本各方面。如大农、小农、佃农的关系以及雇用劳力等等。在此项关系中要得着详情，必须注意该各县农村经济（生产——是自给的或商品）商品等级之不同，阶级分化的深浅各异，耕作的技术之有差。如此种种应注意的各县之情形应于七月二十日以前弄清。

（四）弄清了注意之各县以后，农委应即挑选一批同志熟识该各县的情形，懂得该各县的方言，具备初步的政治知识，并在农会中有工作的经验。该批同志一部分可由农会办事处挑选，其余则写信要各县派送。调查员共计十五人，因每两乡着派一位调查员故。八月十一号以前该批同志即须挑选出来。

（五）被选派为调查员的同志在八月二十号以前须全数到达广州上课，预备将来作调查工作。授课时间定两星期。课目凡五。八月十一号以前各种讲演大要，应告结束，译成中文，刊印五十份。

（六）从八月二十号至八月三十号各地同志到达广州的时间内调查部应最后决定须调查的各乡并

通知各县农民办事处转当地农会各组织，俾便共同合作。

(七)省农民协会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转呈政府要求调查员的护照，俾便调查员与所调查之地方官吏接洽帮忙。

(八)九月五号授课完结，调查员须即向各地出发调查，其工作任务应在九月十五开始工作至十一月十五日完毕，至迟十二月一日将调查的材料一律寄到广州。

二、调查

(一)最好调查员未到调查该地之前，该县农民办事处即能收集一切对于农村调查有关的一切材料；如农会会议记录、会议中的报告，该县所出的各项捐税消息，县长办公厅的行为以及法庭等事，总言之凡与调查有关的材料能收集均应收集。

(二)调查员到达各地首先即须召集工作活动的分子会议，以后即开农会全体会员大会，向当地人民解释调查之意义。调查员应出席向人民报告调查之任务与加重农民的捐税或勒索富户绝无关系。调查唯一的目的，只在欲知农村所需要的一切，俾便农会与国民党为农村将来之发展与利益有所计

划。

(三) 公开的会议还未召集以前，调查员应拜访当地政府各机关并与他们成立正式关系，否则调查工作实现没有可能了。

(四) 这重要的解释工作完毕之后，时间已去了三日了，调查员执行农家调查表之任务。有时尚若调查员不能照调查表尽量执行，然而社会各团体的相互关系则须尽量保存着。又在各乡内调查平均六十家户代表一切的阶级。

(五) 关于农村调查表的执行调查员，应以该地农调查表为根据而参以官厅所收集的材料，农会乡村教员个人之言论。

(六) 调查员应尽可能在乡村中收集各项材料列入调查表内，例如重要会议之记录、传单、约契、土地风俗的记载等等。如若调查员有摄影器，他还可收集各种照片。如田间工作，农民与地主之经济和其他各种组织。

(七) 有时农民有事向调查员要求，调查员必须注意静听答应他们向农会陈述。调查员自己应格外谨慎避去官僚习气，在农民面前应表示如同志一样。

(八) 有时调查员到达某乡村正发生事故冲突的时候，调查员应该慎重的旁观，并要尽量探悉这事发生的原委，收集他的材料，详细把他记下。

三、向调查员授课计划

(一) 授课时间共十四天；开始的那天不在内，每天授课六小时，总共授课八十四小时。

(二) 所授课目如次：

(一) 土地问题的理论——二十一小时，七次讲完
互林授

(二) 共产国际，苏俄与土地问题——十九小时，四次讲完
毛泽东授

(三) 中国的土地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十八小时，六次讲完
绮园授

(四) 土地统计方法——二小时，两次讲完，
她拉汉授 黄平译

(五) 选择调查之技术——二十七小时，九次讲完，
约克授 绮园译

(三) 第一天开学讲演该短期学校之责任，请鲍罗廷同志担任。

农委现已决定十一县要调查，十一县为：东江

方面，揭阳、普宁、海丰；中路方面，顺德、中山、南海、东莞；西江方面，鹤山、广宁；北江方面，清远；南路方面，信宜。将来也许还要变更。

调查材料寄回后，以一个月工夫整理完毕，大概明年一月内即可根据调查的所得订定新的农运计划来。

〔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对于广东〕

农民运动议决案

本扩大会议乐受粤区以其经验所得提出对广东农民最低政纲的要求，认为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两年的长期奋斗，农民群众对于本党已有相当之认识而表示其热烈的同情，但是不知道本党对于他们的政纲，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出来，虽然他们有感于我们同志奋斗的精神，然不明了我们党的主张，对于本党仍未十分了解而确定其趋向本党之决心。况且本党在广东农运奋斗之结果，已能引导农民实际参加政治经济的斗争，使他们因此奋斗的教训，有感觉夺取一部分政权之需要，而本党在广东一向未有公开表示其自己主张；只在民校中提出笼统而不实行的条件，已令农民失望而不能激起其继续奋斗的精神，及提高其对革命的勇气，即在同志工作方面到了此时也感觉难于应付此种农运高潮而失其指导的能力。因此本党为指示广东农运实际工作同志以活动的方向及对农民群众目前要求指示其出路均有订立目前最低政纲之必要，特决定如（甲）；并决定目前应付的策略如（乙）。

(甲)

一、目前最低限度的政纲

A. 关于经济的

一、一般佃农的要求为佃租之减少。在广东已屡次发生减租运动，但口号必须切实而能行并且要普遍，故主张分别依照向例纳税方法“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

二、自耕农及小地主之苦痛苛捐杂税之繁苛。故满足自耕农及小地主之要求，应提出“废除一切杂捐附加税（不论是国家的及地方的）及不法苛抽（如民团团费之类非政府机关征收者）另定统一的单一的所得税。”

三、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如违以违法论罪。

四、由国家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的利息贷款与贫农。

五、政府须扶助农村合作社之发展，禁止奸商垄断物价，屯积居奇。

六、整顿水利，救济灾荒。

七、统一度量衡。

八、废除业佃间之不平等契约，如铁租、押租、上期租等；及种种苛例，如田信鸡送租等。由政府制定批耕条例，业主有不执行此项条例时，农民可向乡民公断处陈诉解决之。

九、改良雇农经济地位及注意农村中之妇女与童工。

B. 关于政治的

一、各地民团团员必须是有业的土著，团长必须由乡民大会公举。其经费之预算决算均应由乡民大会公决之。

二、乡长由乡民大会选举充任。

三、乡村财政绝对公开，管理财政人员，由乡民大会选出充任。

四、乡村裁判应由乡民大会选举公断处执行之。

五、主张县委员制（五人）县长民选，但在此过渡时期赞成政府指派，但人民有请求撤换权。

六、各县人民武装自卫团体，可成立全县之连防，组织“县团部”。不受县长节制，省政府下组团务厅，管辖各县团部。

C. 关于教育的

一、普及乡村义务教育。

二、以地方公款十分之五以上办乡村义务学校。

二、实施的方法

以上政纲，是本党在广东用以号召农民群众而指示其出路之一种目前最低限度的主张。我们固然要领导农民即时为要求这些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奋斗，尤其应该要求国民政府采纳实施。惟在实施之前，我们马上就要普遍宣传，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宣传，使农民得到深切的认识，才能施行愉快。不能因此仅仅激起农民情感作用，一时高兴以暴动形式出之。因此事前要有充分之准备，可以用本党名义公开向各方面宣传，尤其农民群众中，使农民认识这是 C. P. 的主张，对于他们是有利益的，并且可以得到此利益。同时可用党的名义公开写信给广东省农民协会，并由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此政纲交下各级协会去讨论，或由各级协会召集代表大会或全体大会去通过赞成。我们同志可以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在各县各级协会每个会议中，提出此政纲来研究讨论并加以充分之解释，使农民很普遍的接受我们的政纲成为他们群众自己的要求，然后提出国民政府请求实现，甚至可以做许多小册子，或在周报、日报上发表论文及新闻，以扩大此宣传。总之，我们要力

主实行此政纲，但须用煽动宣传建议于农民要求政府去实施，以和平的手段合法的手续出之。因为现政府是建筑在扰乱和破坏之上，而扰乱和破坏和平的是一切反革命派，故我们不妨谈谈守秩序与求和平，而不提出高的空的紧张的口号。如果农民要求等待许久还不实行农民对现政府必有深切的认识，到了此时我们另外想别的革命的方法来实现，而此时的农民对于革命也格外有了进步了。但是目前的工作，还是不要放弃在此政纲未实施以前，现时关于农民利益局部的要求还是要力争，不然，我们的党，就不成其为领导者了。比方减租运动，在从前已经得到胜利的地方，如海丰广宁等处仍应继续。比方劣绅土豪，假借团局所抽之杂税，我们应当马上号召农民起来反抗，不必犹豫。雇工生活之改良，如该地有可能时，当然可以去扶助（但在协会内以不发生互相冲突为限），反抗贪官污吏运动现在设立业佃仲裁机关，参预乡间财政，要求罢免贪官污吏等，均是目前可以做并且必要做的事。不可坐候此项政纲之实施，而放弃目前的工作。最近北伐事件更要根据民众利益努力宣传，可以组织农民代表团到湖南去，和筹备全国农民协会，这均是目前紧要

的工作。

（乙）目前应付的策略

一、怎样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

（一）发展党的必要 发展党的必要可以分几点来说：第一，从前我们党的组织，是从广州发展到各乡村，所以乡村的农民运动跟到就发展起来。现在则反是，现在各乡村的农民运动已有很大的发展，而党无相当的发展，所以现在党不能指挥农民群众，发生许多缺点。第二，广东有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分配在六十多县，而我们有支部组织的地方，不到二十个县，人数不过六百，所以现在在客观环境下面，农民本身表现弱点，我们党不能指导，长此以往，农运将来必发生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必定归到党的本身来。第三，我们党在中国领导农民，是要使农民由本身经济的解放得到政治的解放。若是党不发展，不能领导农民群众，即是不能尽他的使命。故现在在理论及事实两方面，在农村中都有发展党的必要。

（二）过去的错误及其纠正法 从前我们在乡村里面做党的工作，发生有许多错误：第一，党的

支部组织在各县县农民协会内，结果变成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的运动。并且与党团的作用胡混了。第二，从前吸收同志的条件太过苛刻，以为一个人必须身家性命都不要才可以做同志，因此一方面使一般同志都变成失业的人，非到县区做执行委员不可，别方面的影响，是农民所见这样苛刻的条件，以为非放下犁头不能做同志，往往不敢加入。第三，支部不开会议，时常希望有秘密的天然的 C. P. 的机关开会，没有秘密地方便不开会，使得同志没有机会接受党的训练，使党的发展发生障碍。第四，不会利用机会，所以在农村本来不集中的中间，不能找得同志。

现在要改变这种错误，要：

一、要把党的基础建筑在乡农民协会上面。乡农民协会，是农民奋斗集中的地方，所以应当在乡农民协会中发展党的组织。

二、实行有定期的乡农民协会全体会员大会。这种会议是训练农民的好机会，在会议中间可以吸收同志。

三、要利用时局问题或农民与地主发生冲突，革命潮流高涨时吸收同志，必要时可指定专人组织

特别委员会负此种责任。

四、在乡区协会中，可以附设农民俱乐部，当农事不忙时，选择接近他们的好的农民开讲演大会或讨论会，在这中间也可以吸收同志。

五、在可能范围内各县农会可以开办训练班，专找农民中间的进步分子来学习。但人数不要多，时间不要长，宁可继续多办，我们便可在其中找同志。

六、在可能范围内，可由各县农会，选择好点的分子，并使我们能干的同志加入，组织旅行团到广州来旅行，可以籍此集中他们来广州训练。此种旅行团可按照先后次序从一县推到各县，但事前要通知区委，使我们有一准备的训练计划。

七、用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实行从前农委决定的农民训练班。

（三）区委应负的责任。以前我们在各县因为没有训练同志的人材，所以一方党的范围太大，各地没有报告，组织很散漫，因此区委不能指导得很周密，对于党的影响很大，今后区委应当注意。

一、区委召集各县能干的同志来省组织训练班，养成支部书记人材。

二、由区派七个得力同志随时到：甲梅潮海

陆丰，乙惠州，丙西江，丁北江，戊南路，己中路，庚琼州，七大区视察农民运动，检阅农民的力量，督促同志做工，整顿党务。

三、在某个时期中，区委可以规定各县应吸收同志的人数，一面督促进行，一面给他们好的方法。如未做到即加以处罚。

四、区委应有的指导。区委一方面应当规定吸收农民同志的计划，同时也要规定吸收乡村手工业工人、学生、妇女各种同志的计划。免得影响农村中党的整个进行，而太偏重于农民方面。

二、我们同志怎样在农运中工作

甲、规定同志工作

(一) 专任农运的民校特派员同志和在各地党的组织下做农运的同志，向来公开用国民党各级党部名义，或用各级农民协会职员宣传员名义，同时自身又为 C.P. 或 C.Y. 的同志，时常因自己弄不清楚、发生不少的错误。有的用民校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权力指挥一切，农民协会好像是特派员的附属品或统治机关。固然有时我们同志因应付反动分子，不能不以民校中央名义镇压之，但相习成风，

农民只见到特派员，而不重视自身组织的农民协会。有的在同地方民校某级党部同志主持，同时某级农民协会也是同志主持，工作上自然打成一片，民校党部与农民协会混为一体，使农民对于自己的协会与民校分不开，竟至莫明其妙。有的特派员同时也为农民协会职员，时常不分别任何属性及有何作用任意用特派员名义或农民协会名义号召农民，使农民见到一人而两用，竟至无所适从。有的在农民群众中一时高兴，不顾环境如何，便代表 C.P. 或 C.Y. 公开讲演，或引起反动派藉口煽动，或因一时不慎，说话技术不好，致使农民怀疑，驯至弄巧反拙。最显著而最错误的就是顺支同志，竟利用民校县党部名义，命令农民自卫军打死土豪谭十二的事件，因此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生出很坏的影响，此后我们应使做农民运动的一切同志了解：（一）我们党及团的组织同国民党的组织，农民协会组织根本不同的地方；（二）党的组织与民众组织的作用；（三）各个党在政治上之使命与农民协会的责任；（四）我们同志做农运的意义及特派员的任务；（五）同时要使其明白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尤其要训令同志，未得党及团的上级机关许可，不能

代表 C.P. 或 C.Y. 演讲。

(二) 我们同志以前工作，是走马看花式了无〔解〕实际的，不能接近群众，更不能指挥群众。最近如此次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发现曲江代表和该县协会捣乱事件，是最好的例证。此后应特别注意下层工作，及秘密工作。我们同志应以乡协会为工作基础，如人数不敷分配时，最低限度要以区为工作基础，要指定区协会注意有定期的农民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这种会议很重要是很切实际的训练班，各县负责同志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务使协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农民群众的威权能监督不良职员的舞弊，或反动分子侵入，并使农民于大会中受到训练，渐能出来办理农民协会之事。杜绝领袖包办，消灭农贼之发生。

(三) 我们同志对调查工作做得太少，因为各方面有种种关系，只知道单方面是不够的比如农民生活状况如何，与农民有关系的商人学生手工业工人及一般民众状况如何，驻防军、官吏、绅豪、地主、民团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与农民关系如何，秘密结社如大刀会、土匪、三合会等与农民有何关系，农民之风俗，言语习惯如何，一概茫然。因为

以上各项如果未调查清楚，便发生：（一）宣传时或不着实际，使农民不能了解如何能组织起来；（二）宣传时或口号过高引起敌方的进攻，或促成反动派联合战线，或未反动者而激之使其反动；（三）宣传时或触着宗法社会的忌讳，引起无谓的反感而阻碍工作，此后应指导同志注意乡村调查工作，及制定调查表，使同志为有系统的做乡村调查工作报告，最低限度都要做到某一种的调查报告。

（四）我们同志以前组织协会太看死了，只求能够死板板的仅仅照章程人数成立个乡或区协会，尽了开幕时应有的训词、演说、授旗、授印等礼及报告成立经过等手续便算了事，往往成立之次日就发生内部纠纷或因会员人数少之又少，致引起外间之压迫，抵挡不起而马上失败，或宣传不成熟便，令其成会，使成农会开会之日即农会闭会之前夜。因此以后要令同志们善于运用章程，适合农村实际仍照组织系统及广东省协会颁布之组织手续而组织之。

（五）我们同志以前的工作，是农民协会运动，不是农民运动，更不是带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农民运动，因此：（一）不懂得农民生活状况，农民目前要求是什么，农民目前所可能得到的

需要，应该如何设法去要求，总是不注意。所以弄得农民有所求而不为之提出，令他失望，或目前得不到的需要而鼓动农民起来要求，引起许多纠纷，甚至于失败。（二）没有政治的常识，不明瞭革命的意义与阶级斗争，往往在不应该动时常使农民同地主争斗，只知道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甚至鼓动农民暗杀；完全不明白阶级斗争的过程及其运用。（三）不明瞭农民运动的趋势同民族运动的趋势，在广东统一的时候，不知使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发生关系，使农民运动与民族运动一起走。此后要使同志明白中国的农民运动及其趋势，设法向农民宣传减免消极方面与地主阶级不必要的斗争，一方要注意农民目前生活及其需要，领导农民为自身利益奋斗，一方为扩大农民组织及训练他们，领导农民参加民族运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中国革命而奋斗，指示他们革命的方法与解放的步骤，同时为要达到上面的目的，更要注意各阶级联合战线的作用意义，及其实现的方法，在筹备各种纪念会或举行各种示威运动时，农民协会要出来会同各界发起，不能单独举行，在各种运动中，我们同志不能表现自己很能干很会出风头，要找各界共同利益所在，在

各界共同利益方面做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如广宁方面各界联合剿匪，农军出力，商人出钱，工人侦探，学生宣传之联合战线是。在各种联合战线中，农民方面提出来的要求不可过于单纯，要顾到各级的利益，现目前还要注意改良运动，如乡村里面的教育慈善等建设事业都要注意到。总之，所谓各阶级联合战线，不只呼一呼口号就算完事，要在实际方面对于各乡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学生、妇女各方面做一点工作，切实拉拢他们不能再犯从前的幼稚病，见了小商人呼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如此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同情，使自己得好好地发展的机会，才可以利用各界民众的组织力量来改造农村的组织，打破封建制度下的种种阻碍民众运动的基础。

乙、训练和指导其工作

(一) 可以利用时局变动及农民临时发生的事情，指示同志活动的方法，使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训练。

(二) 注意对各同志个人谈话，每个同志来区委农委报告时，在当面谈话中要他报告当地农民运动情形，并指示其方法。

(三)各同志发生错误时，要特别指出其错误的原因所在，及此种错误对于农民运动的影响和关于党的纪律如何，并纠正其错误，指出其错误补救的方法。这样指示同志的事件，最好拿到支部去报告及讨论，使一般同志都因此受到党的教育。

(四)办短期特别训练班，给以党的教育，如报告国际、中国、广东的政治经济状况，农民运动趋势及应付的方法等。

三、怎样应付政治环境

(一)在广东农民运动一年来的奋斗过程中，既已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在广东统一后，农民运动既经占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同时因为与政治接触，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都有了关系(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有了问题)，国民党左派在广东统一后，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生出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国民党右派因为农民运动同他们实际的利益冲突，仇视农会，散布种种谣言影响国民党左派对于农民运动在动摇的状态中，在此时我们认为农民运动在政治上很危险。因此我们要尽量设法接近左派，对他们解释种种误会，使他们谅解。并集中农

民群众到左派旗帜之下坚持其信心，使他们对于农会发生好感。别一方面要减免农民与国民革命军种种无谓的冲突，消灭右派的仇视。这就是说，要集中左派的力量，镇压右派，使农民运动得继续发展。

(二)在现在农民组织中，露出许多弱点，而广东统一情势之下，乡村的封建组织，一点没有动摇使一般无聊政客、落伍军人、土豪劣绅、民团土匪乘机向农会内外夹攻，这是农民协会本身目前绝大的危机。我们除了在政治上得到左派的拥护外，还要努力在乡村间努力实行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使各种民众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起来。同时要 and 各界如商民协会、学生会、各种职业工会、妇女团体实际联合起来。在利害共同的时候，要积极和他们合作，尤要避免无谓的冲突，如果发生互相间的纠纷，我们可以在两不相妨害的条件之下，合他们和平解决，或在必要时对他们表示让步。

(三)农民自卫军原为抵抗地主武装之进攻，其作用是拥护农会之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借作攻击地主之用的，现在各地农军，时常向地主阶级挑战，弄成种种纠纷，一方损失了农民的实力，一方惹起外间的批评，尤其使没有组织之农民发生恐惧

和讨厌的心理，这是很坏的现象。此后农军应当按照省农会组织大纲而组织之，不许有常备军，非得省农会许可不许单独行动。同时要注意农民自卫军的政治训练。从前我们对于农民自卫军的调查工作太缺乏了，现在应该与军委协商，开始做调查及训练的工作。

（四）民团是地主阶级保护自己利益的武装，在现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既没有决心取消他，同时更没有决心积极帮助农军发展时，我们从消极方面做种种缴民团的枪，收回他的公款，想在消极方面取消民团，这是不可能的。况且一年来农民同民团的冲突，得了不少的牺牲，这是很不上算的事情。因此我们以后应该注意积极方面巩固和扩大农会的组织，好好的训练农民自卫军，如果农会组织普遍了，我们就可以提倡农民自筹自卫，不纳团费，民团如无团费，将来一定会自行消灭的。

（五）我们以前对于土匪的态度有三种：（一）对受生活压迫而表同情于农会的土匪取合作态度；（二）有些土匪对农会俩不相关的，设法和他联络要他不受地主利用；（三）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派有关系的土匪或积匪取攻击的态度。但

是在现在的实际工作中，可与我们合作的土匪他要加入农会或者不知不觉的跑到农会来了。因此农会有了土匪，引起外间不少的攻击。对第二种土匪他是唯利是视的，虽然我们怎样联络他，却敌不过地主的钱多，时常反被地主利用而打农会。第三种现在受了反动派的利用，变成专与农民为敌。因为反动派他想利用土匪，摧残民众组织，以达其在政治上捣乱的目的，所以如此。我们对三种土匪在理论的原则上，有时可以羁么他或者说改良他的生活，使他变成好人；但是实际上都是阻碍革命的行动，阻碍农会的发展，而农会得不到丝毫的益处。因此我们觉得有肃清土匪之必要，尤其是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有关系的土匪。我们应该在各县扩大各县组织的人民治安会，在会中我们要取得位置，或者由我们号召起来组织，使国民政府实行剿匪的计划中，得到一个良好的方法，免使因剿匪而农民受了莫大的损害，这是我们目前应该注意的。

四、怎样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

省农民协会现在已经到了危险万状的地步了。自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政治环境大不如前的

好，国民党右派加紧向农会进攻，现在反动派更盘踞了民中，将来定要直接干涉农民运动。

我们协会方面，虽然会员人数很有增加，但只是地盘扩大使会员在数量上增加，会务并没有增加，所以这种现象固可说好，也可说很不好。省农民协会现在不能普遍指导各县工作，有些县协会，不但不得省协会许可而自由行动，并且连报告都没有。省农民协会与各县协会关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各县协会的组织很不巩固，一有打击，定生影响，各县没有领袖，我们不能指挥当地群众。

在这种情形之下，决定农民协会怎样在我们独立指导之下，我们怎样领导他工作与怎样去巩固他的组织及挽救他的危机，很是重要，分述如下：

（一）我们要在农民群众中做成领袖的地位，一切行动思想要成为农民之表率，为群众之核心，深入其中，遇事站在群众前面。

（二）利用此次第二次农民大会所决议，号召农民加入协会，扩大协会的组织，增加会员的质量与数量。

（三）协会纪律须我们之遵守，以巩固协会内部。

(四) 注意会员的政治训练，多开会。每次开会必须作政治报告，并报告及解释上级协会的通告及《犁头》上的文章。并要讨论所报告的东西，开会后并须向省协会报告。

(五) 农会为农民自身的运动，不要依赖政治的力量，要统一组织与策略为长时间的争斗。告诉农民，除掉一时的怯弱心理，唤起农民自信力。

(六) 各级农会间必使之有密切的连络。

(七) 努力于农民思想之改造，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的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天生成的弱点很多，通通是不革命的，应加以改造。在广东之现势已有改造之可能，但仍要注意技术方面，不好因此引起无谓的反对。

(八) 注意农村妇女及青年，集中农民群众于协会领导之下。

(九) 报告绝对确实。

(十) 不要忽视防军县长之力量，他可以搞我们的乱，不必要的冲突，必须避免，并讲点外交手段。

(十一) 要做分裂敌人联合的工作。

(十二) 农民往往没有自信力，很迷信绅士。我们应利用各种机会，尽量揭破绅士的假面具，使

绅士的威权失掉。

(十三) 协会经费独立，不能同民团一样抽捐，这是广东财政统一所不许的。

(十四) 防止土豪劣绅操纵协会之办法，农民协会须规定正式同特别会员的区别，及其各别的权利义务：(甲) 凡用自己劳力耕田者为正式会员，其他为特别会员；(乙) 特别会员无表决权不能当代表；(丙) 特别会员的会费比正式会员加倍；(丁) 农会不能保障特别会员在会外的利益；(戊) 特别会员在会内作工多年且有成绩者，可由省协会通过，承认为正式会员，如此土豪劣绅看见加入农会不但得不着利益，且要多缴会费，自然不愿意加入了。——此节要等待第三次农民大会通过，现在可向农民宣传准备着。

(十五) 劝导会员缴月费的办法：一方面造预算决算，并提出新的工作计划，一方面由省协会出一本很浅近的“会员入会须知”，发给会员。

(十六) 防止任协会职员后失业的办法：在农会县区做执委的人，因为不能同时耕田，所以第二次改选失败后，也不能回去耕田，往往失业而流为土匪。以后当到耕忙时，应强令其回去耕田，免得失业。

(十七)调查会员的办法。省农会应统一全省会员的证书、号数、禁章等，特别会员及正式会员的证书要不同。

(十八)宣传农民抵抗地主并非干涉行政的办法：外面有许多攻击农会干涉行政的，固然农会有许多事情同地主冲突，是现在法律内所没有的。但是地主常做许多事情，如民团并非经政府批准，即向农民抽收各种苛捐，也是法律上所没有的。地主这样利用乡村里面的政治力量来压迫农民，如擅捕农民私刑拷打及遽行审判处罚等，也是干涉行政。这种宣传可由党内做成小册子，分发出去。如此一方面使农民更有阶级的觉悟，一方面更可使外间人知道这是农民同地主冲突的必然的现象，是农民不得不抵抗地主使然。

五、教育宣传

(一)在农民群众中党员不过四百左右，而会员人数，达六十余万。似此已成为尾大不掉之局，并且负指导工作者又只十余人，人才每感困难。故现在急须训练数十领袖人材，在农村中选举能活动并得农民信仰的同志二十至三十人，加紧训练

一、二个月，灌输党员的必需知识和活动方法。修业期满后，分发各县主持党的内部工作，训练及吸收该地党员。

(二)在省协会内设“农民招待所”，便外县来省之农民。得有机会向之宣传，内除招待食宿外，并设俱乐部、阅书报室种种娱乐的设备，引起其兴趣。

六、出 版

现在关于农民出版物有三种：第一是《犁头》，省协会出版；第二种是《中国农民》；第三种是《农友》。以上二种都是民校中央农民部出版。《犁头》为省协会之机关报，以前内容不适宜于一般农民。故省农会至少有两种定期刊物，一种是将各地报告材料尽可能的公开详细叙述农民生活状况，辅以论文作一种公报式，以便向外宣传，为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一种是纯粹给农民看的，内容文章务求浅显而有趣味，解答农民疑问，多插图画，农民需要的知识、农民通信等项。关于第一种，定价发给，不滥赠送（可定最廉价），以所收入办第二种。第二种完全在农村分散，篇幅不多，

而增多份数，每期至少印三万份，二种均为周报，每周出版一次。

今更分述办农民训练班的理由办法如下：

（理由）广东农民协会组织的地区，共有六十六县，人数不下八十余万。我们负责而活动的同志以七个大的分区人员计算（即各办事处）每办事处平均五人，只得三十五人，而协会的基础组织（乡协会）共有万余个，故只此上层工作人员同志三十五人已不够应付种种临时发生事件之用。至说到下层干部人材更为危险，纵使在农村工作和现在耕作的农民同志都算起来也不过八百余人，还是不够以区农会为单位而分配之。因此，为多吸收农村同志发展党的组织，为培养农会干部人材计，均有急办农民训练班之必要。此议已经粤区在半年内的决定，而且认此为最好的建议，可惜限于财力而不能见诸实行。

（办法）先择地域重要或发生问题最多的县份先办，第一期以附近广州之十个县份招生，每县三十人。依次及于各县，定一个月毕业，拟办六个月（六班），以现有农会的县份计算半年内可以办到，共养成人数一千八百人。

此每县三十名中间，要指定同志三人至五人分几个小组训练，规定一个月后要完全吸收为同志。纵不能完全，最少可吸收三分之一，因为其分子必择比较好的而接近我们的。因此半年内可吸收千八百同志，散布于差不多全广东省，其功效至钜。若由此千八百人，散布六十余县类推出去，更加以在各县党的组织巩固起来，其成绩更为可惊。

训练方法照现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差不多，但训练科目应比较简单浅显而切合实际，教员完全由我们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或请民校左派分子担任些，此在外交可认为必要时行之。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①

——关于广州工会各派的演变，对待
各派的策略^{*}

(一九二六年夏)^②

(1) 对广州工会各派之演变的叙述：

广州的工会中存在许多派别，其演变很复杂，可以分下面三个时期加以叙述。

1. 第一阶段(1920—1923)：这时期是广州工会的开始阶段，但即使在一开始也分成许多派，这是因为那时有各派的人搞工会活动所造成的。

(A) 公众劳动党：该党的代表是中国移民产业协会。这个协会在南洋群岛非常强大，其力量发展到香港，后来在欧洲大战之后发展到广州，其活动的结果是成立了广州总工会。它有许多附属工会，其中有一些是同业行会。

^①原件无作者署名，是外文翻译件。从本文内容看，似是中共广东区委文件。

^②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月份似在五月份以后。

(B) 国民党：这个党下分为两个党：一个是 Ma Chao-tsing (马乔清) 的党，这个党的代表是机器工人协会、铁路工人二十四俱乐部、发电工人[会]等等；另一个党许云白(Sien Ying-Pe)的党，其代表组织是互济会和三十多个手工业工人协会。

(C) 无政府主义党：该党的代表性组织是工人互济会，是由各工会会员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个党没有附属工会，但它的力量很大。这个党的部分党员与广州总工会相合作。而另一部分党员则保持独立。

(D) 同业工会党：这个党的代表组织是同业行会总会，共有五十多个附属行会。

2. 第二阶段(1923—1924)：工会的各党派在这个时期内发生变化。

(A) 广州总工会分裂为两派：进步党和保守党。进步党取名为广州工会联合会，合并了九十多个附属工会；而保守党仍称为广州总工会，保持着十多个附属工会。

(B) 机器工人工会党与广州工会联合会进行合作。

(C) 互济会组织逐渐变得不能独立，其所附

属的工会或者加入广州工会联合会或者独立出来。

(D) 这时期内工人互济会消失了，大部分会员与广州工会联合会相合作。

(E) 同业行会总会仍旧存在，但活动不活跃了。

3. 第三阶段(1924—1926)：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国民党企图通过党员的活动联合广州工会，然后组织广州工人代表协会。广州工会联合会、机器工人协会、广州总工会、互济会、工人代表协会执行委员会等的一切附属组织都加入这个广州工人代表协会。由于有这许多不同派别的工会，那时实行了工会的联合一致。直至一九二四年底工会发生分化，无政府主义派的理发员工会由于商团事件离开了工人代表协会；广州总工会所属的茶业工会和机器工人工会由于南洋产业工人的罢工也脱离了工人代表协会。这表明：我们所领导的工会机构在政治上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打击。目前各种不同的工会派系如下：(1) 工人代表协会。(2) 广州总工会。(3) 机器工人协会。互济会、同业总会、广州工会联合会已明显地消失。对各派工会的统计如下：

1. 运输交通工会共有十四个。其中有十三个隶属于工人代表协会，一个中立。工人总数为二万八千。

2. 市工人协会共有九个。其中四个隶属于工人代表协会，四个属机器工人协会，一个属广州总工会。工人总数为一万五百人。

3. 金属工人协会共有四个。一个隶属于工人代表协会，二个属机器工人协会，一个中立。共有工人六千名。

4. 印刷工人、面粉工人和纺织工人协会共有七个。其中六个属工人代表协会，一个属广州总工会。工人总数为一万四千人。

5. 手工业工人协会共有四十六个。其中三十个隶属工人代表协会，十三个属广州总工会，三个中立态度。工人总数为六万人。

6. 店员协会共有十七个。其中十三个属于工人代表协会，三个属广州总工会，一个持中立。工人总数为二万五千人。

7. 石匠工人协会共二个。一个属于工人代表协会，另一个隶属广州总工会。工人总数为三千三百人。

8. 临时工协会共有十个。其中四个属于工人代表协会，五个属广州总工会，一个持中立态度。工人总数为八千九百人。

工人协会的总数为一百一十个。其中八十二个隶属于工人代表协会，六个隶属机器工人协会，二十四属广州总工会，七个持中立态度。工人总数为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人。

以上统计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份的报告的基础上作出的。最近几个月来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工会的总数有一百五十个以上。其中有一百二十多个隶属工人代表协会，三十多个隶属广州总工会，属于机器工人协会的仍旧是六个。有组织的工人总数有一万九千多人。其中一万五千多工人属于工人代表协会。

(2) 关于我们对工会各派策略之改变的说明：

我们对工会各派的策略可以分下面三个方面来说明：

1. 广州总工会，我们对广州总工会的策略或者态度可以分以下四个时期来叙述：

(A) 第一阶段(1922年至1924年5月)：在

这个时期内我们对广州总工会采取分离的政策。在一九二二年之前，我们在广州工会中还没有发现什么基础，因此谈不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之后，我们决定了改组广州总工会的办法。那时我们对广州总工会采取分离的政策，分下面三步：（1）在广州总工会中成立进步党。（2）加入那些反广州总工会和保持中立的工会的组织，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3）改组广州总工会。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党公开申明改组的意义，但是我们的改组口号不明确，因此不可能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且我们的宣传工作不够，因此我们的力量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第二步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因此那些反对广州总工会的工会组织、保持中立态度的工会组织和广州总工会中的进步派不坚定。结果，在改组之后我们不能避免广州总工会中保守派的复辟活动；其次我们这时候的最大错误是我们对那些保守的工会的会员没有进行适当的宣传，因而这些工会的领导人仍能领导部分工会会员反对我们进步党所领导的广州工会联合会，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我们不能与保守派的领导人建立短时间的合作，因而由于他们失去领导权而

在改组之后策划了复辟的活动。第三个错误是我们没有去占领保守的工会而采取建立另一个新的工会的办法，因此他们仍然有可能利用那种工会的名义来和我们对抗。

(B) 第二阶段（1924年五月至1924年底）：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对广州总工会的策略是采取合作的方针。因为我们觉察到了以前的策略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组织工人代表协会时，我们立即与广州总工会进行合作，因为工人代表协会的一些执行委员会也是广州总工会的会员。后来，我们的一切行动，如沙面工人罢工、商团军事事件等等，都与广州总工会采取合作的行动。但该工会组织仍不愿意取消它自己的组织。

(C) 第三个阶段（1925年）：我们在这个阶段内采取自由的方针，因为我们的合作行为在广州总工会的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反感，广州总工会的领导人现在开始对我们发动进攻，而工人代表协会的各工会再次与广州总工会的所属工会发生冲突，因而采取了这一自由的方针。

(D) 第四阶段（1925年底到现在）：在这个阶段的一开始，我们感觉到了我们所采取的自由方

针的错误，因而采取了友好的方针。因为广州总工会所属的各工会现在逐渐认识到广州总工会的腐败，一个个地脱离广州总工会，加入工人代表协会。我们利用这个方针与这些工会的群众进行接触，在他们之中进行有关反对他们领导人的宣传；但我们在名义上与这些领导人保持友好的态度，以便使他们不致于鼓动群众来向我们发动进攻。

2. 机器工人协会：我们对机器工人协会的态度或策略可分三个阶段来叙述：

(A) 第一阶段(1921—1924)：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对机器工人协会的态度是采取合作的方针。我们在工会运动的开始阶段就马上注意机器工人协会，为会员开办学校。在改组广州总工会的运动中以及改组工人代表协会组织和工会部队的运动中，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的缺点是没有和该协会的群众进行接触，因而仍不能建立起我们的基础。

(B) 第二阶段(1924年至1925年上半年)：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我们把对机器工人协会的合作政策变为分裂的政策，在“自由机器”问题发生之后，该协会的会员利用机会发动对我们的进攻，并且还坚定了他们的内部组织，由于我们在炼油机器

政策上的错误，我们不能积极地实行分裂的政策。由于那时与机器工人协会发生冲突的工人很多，我们利用他们接受我们的口号，以便使粤汉线、广九线、广三（三水）线的铁路工人脱离机器工人协会，建立他们独立的协会。目前机器工人协会对我们发动更为厉害的进攻，这是由于炼油机器问题和成立独立的铁路工人协会所引起的，国民党右派再次援助机器工人协会，因此反抗情绪非常明显。机器工人协会利用这种反抗情绪煽动会员恢复和扩大他们以前的地盘，如成立兵工厂工人协会等。我们的力量较弱，因而不得不服从机器工人协会的指示，但我们在组织上成〔仍〕保持独立。自从与我们解决了炼油机器问题之后，机器工人协会再也不能煽动起会员，加强其内部的组织了。同时，同业工人俱乐部、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工会俱乐部等也有些独立了。机器工人协会事实上丧失了许多力量，已不能领导许多工会组织。为了对别的工会组织进行威胁，几次进行关于发动罢工的宣传，但都不能实现。

（C）第三阶段（1925年下半年到现在）：这阶段的开始，我们对机器工人协会的策略改变为友好的政策。因而在处理炼油机器的问题上立即给予

了让步。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许多有利的方面：（1）机器工人协会不可能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口号。（2）机器工人协会不可能利用这一口号再次发动群众。（3）在重要问题处理完之后在机器工人协会中必定发生冲突。因此，解决炼油机器问题是我们对机器工人协会策略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这个问题一解决，就会发生内部冲突；就会产生新的派别来控制这个协会，我们利用这个协会的反叛来改变我们的政策。目前，新的一派的领导人为了改组机器工人协会希望获得我们的帮助，已成立了一个临时改组委员会。

3. 总工会：我们对总工会的策略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A）进攻阶段（1920年——1923年）：广州的工会运动在这个时期开始，由于有许多工会的成立，没有时间对这些工会进行调整。我们的同志很少作切实的指示，很少做组织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们仅有一个木匠和石匠工会作为我们工会运动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对总工会没有真正的策略。

（B）防御阶段（1923年——1924年）：在这

一阶段之内，中国的所有工会运动都遭失败。广州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广州，一年之内只发生了三次经济斗争，而且都遭到了失败。我们在这段时期内决定联合广州工会。我们虽然可以把广州总工会改组成为广州工会联合会，但实际上各工会不能维持自己，因此多次的反叛活动使他们的组织几次被解散。在这个时期内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1）改组总工会。（2）对各工会进行调整，这意味着建立高级的工会组织；对低级的工会组织进行调整，但在最后没有调整任何的工会组织。一九二四年初为了对低级工会组织进行调整，我们计划再次统一高一级的组织，但是工人们不要求调整工会；而高一级的工会组织的工作也没有满意地完成。因为各工会的领导人不可能进行政治上的联合。

（C）恢复时期（1925年到现在）：我们首先想把各工会组织联合在一起，然后调整它们的组织。很庆幸的是，这时期的工会运动恢复到了进攻阶段的状态，所有的罢工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另外，许多工会要求改组它们以前的组织，各种新的工会接二连三地建立了起来。然后，我们着手进行这一改组工作。同时我们调整各工会的内部状况，

并且为了给准备联合打下坚实的基础，把工人群众组织了起来。

上面所讲的是我们在今年一月之前对各不同派别的策略。二月份，我们决定实行统一工会运动的策略。首先从广州开始，然后扩大到整个广东和广西省，实现统一的办法是：工人代表协会和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人协会相合作，组成一个工人代表大会，然后为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广州总工会和机器工人协会一开始就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他们的各附属工会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在第一次大会上，共有一千四百多名代表参加，后来各附属工会的代表以会议程序没有完备为借口而离开了大会，导致了我们的统一运动的失败。失败的原因是：（1）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2）国民党左派因三月二十日事件而丧失政权。（3）我们的工作缺乏经验。由于在临时委员会中有五名官员是工人代表协会的会员，而广州总工会和机器工人协会各只有一名代表，因此后二个工会的各个建议都没有被通过，这似乎不是统一的运动，而是一种联合的运动，因此广州总工会和机器工人协会对此非常不满。后来，代表大会的代表以个人为单位，工人代

表协会所属各工会的代表占十分之七，另外我们的负责同志过多地操纵一切事务，因而使广州总工会和机器工人协会感到害怕，不得不破坏这次会议。

(4) 我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高级工会组织的统一上，很少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因此群众不了解统一的意义和必要性。所以，当广州总工会和机器工人协会号召他们所属工会的代表破坏会议时，各工会的代表马上同意。我们的缺点主要是由于主观上的缺点。虽然也有许多客观上的原因，这是我们宝贵的教训。虽然这次统一运动遭受失败，但在群众中产生了许多良好的影响，如珍宝工人协会对广州总工会的破坏统一行动表示不满，离开了广州总工会，加入到了工人代表协会；兵工厂工人工会的一部分群众对机器工人协会也表示不满，离开了机器工人协会，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这次运动失败之后，我们的注意力比较地集中到下面的工作上，特别是注意机器工人协会的所属各工会，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兵工厂的机器工人协会已经向左转，和我们建立了联系；中间派也向左靠拢。在最近的兵工厂工会的选举中，机器工人协会派遭到挫折，因为被选的大部分官员是左派和中间派人员。我们的一

个同志也被选为候选人。在海南岛的机器工人中，我们已建立起支部，目前已有三十多个同志。在今年五月，广州工会运动实行新措施，这一措施非常切合实际。如果没有客观上的偶然发生的困难，肯定能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3) 工人代表协会及其主要附属工会的情况：

工人代表协会完全受我们的领导。在与刘成旺 (Liu Chen-huan) 和杨西明 (Yang Hsi-ming) 交战之后，已有更多的工会加入了工人代表协会。目前工人代表协会所属各工会的会员总共有十五万以上，占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的四分之三。机器工人协会的会员不到二万人，而广州总工会的会员只有二万七千多人。工会的一切事务都必须首先由工人代表协会检查。因此几乎所有的新工会都加入了工人代表协会。工人代表协会的重要的附属工会有铁路工人工会、运输工人工会、油业工会等，其总的情况简述如下：

1. 粤汉线 (南段) 铁路工人总工会：该铁路工人总工会的情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A) 分裂时期 (1920年至1924年4月)：在

这一时期内，粤汉线铁路工人虽然组织了起来，但被分为几个组织，机器工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称为休息俱乐部；机车工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称为艺术劳动协会；火车上的服务人员和车站上的苦力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称为铁路行业工人工会；铁路工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那时，机器工人和机车工人的组织由机器工人协会所领导，因而不可能与别的工会相联合。直至1924年4月，该铁路线的代表从中国铁路工人总工会代表大会回到广州以后，他们才计划把这三个组织联合起来。

(B) 合作时期：在一九二四年四月，该线的铁路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之后，成立了铁路工人总工会。在与刘成旺(Liu Chen huan)和杨西明(Yang Hsi-ming)交战期间发生了另一次总罢工。但在这个时间内，工会组织还没有得到巩固。

(C) 统一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各种组织都已建立起来。为了实施严格的、详细的规章制度和决定核心机构的组织，召开了该铁路线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目前铁路工人总工会的发展很顺利。其组织情况是这样的：专门对工人作指导的机构，劳动学校、讲授协会、娱乐园地、巡视小组等都已建

立起来；在其执行机构方面，设有组织部、巡视部、文娱部、调查部、日常事务部、经济委员会和纪律审查委员会等。

2. 广州三水线铁路工人总工会：该铁路线的情况可分四个阶段叙述：

(A) 分裂时期(1920年至1924年4月)：在这段时期内该铁路线铁路工人的情况与京汉线铁路工人的情况相仿，即分为好几个专业性的组织：机器工人有互济俱乐部，木匠建立了工人小组，机车工人建立了自卫团，火车上的服务人员建立了休息俱乐部等等。

(B) 合作时期(1924年4月至同年8月)：在这个时期内，工人们要求加薪，在与刘成旺和杨西明交战期间，所有的铁路工人开始了一次总罢工，取消了他们各种组织之后，立即成立了铁路工人总工会。

(C) 内部发生冲突时期：虽然成立了铁路工人总工会，但由于工会的大部分职员是我们的同志没有工人，他们相互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发生了四月之久的冲突。

(D) 联合阶段：旧的铁路工人总工会完全被

废除。在这时期内建立了一个新的铁路工人总工会。工会的所有职员都是工人，其组织情况不很好，但要比以前好得多。

3. 广九线铁路工人协会：该协会在铁路工人因刘、杨战而发生了罢工之后成立起来的。在一开始，本来可以由机器工人，机车工人和火车服务人员等三种铁路工人一起组成这个协会的，但后来由于机器工人和车上服务人员之间发生冲突，把这三种铁路工人联合起来已成为不可能。但这一组织是一个完善的工人组织，已有半数的机器工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机器工人和车上服务人员这两个组织已由他们的领导人所控制，因此仍旧脱离于这个协会。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以来，这两个组织的工人已有所觉悟，开始加入这个协会。虽然这个协会的组织非常简单，但负责的工人同志非常热情，因而发展很健康，该协会的职员每三个月改选一次，这似乎是太民主了一点。

4. 摆渡工人工会：这个工会有了发展，东江和西江的所有摆渡人员都团结了起来，人数很多。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我们的支部，工作开展得很好。我们的办法是使东、西江的所有船员都加入这个工会。

5. 油业工会：该工会组织非常团结。每个月按定例交纳会费。在油业工人中间建立了工厂支部，我们的党支部在他们中进行工作。

6. 邮政工人协会：该工会于去年建立。邮政工人都已组织了起来。目前该组织局限在广州，我们想法在东江、西江和北江。我们同志的支部在他们中进行工作。

7. 建筑工人工会：这个工会参加了各区和香港的建筑工人工会，成立了一个广州、香港、厦门的建筑工人总会。但我们目前准备放弃这个组织。首先把广州的建筑工人协会联合起来，在这个建筑工人协会上建立了我们的支部。

8. 人力车夫工会：这个工会已进行改组于去年成立，目前发展良好。但人力车夫的领导人还没有废除。在这个工会内，有我们同志所成立的支部。

(4) 机器工人总会及其所属工会组织的状况：

以前机器工人总会在广州的力量很大，因为广州的所有重要工业机器工人几乎都在这个总会的领导之下，自从三个铁路工人工会脱离机器工人总

会，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了独立的工会以来，兵工厂、自来水公司、灯泡厂等工人也建立起了他们独立的工会，企图脱离机器工人总会。目前他们在名义上属于机器工人总会，而实际上机器工人总会已经不能领导他们了。最近，海南岛的机器工人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工会。我们的党的支部也已在他们中间建立了起来。因此，机器工人总会的基础已经完全动摇，在今年五月一日，机器工人总会的领导人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企图动员广州的所有机器工人发动一次总罢工，以便对国民政府制造麻烦，但遭到了机器工人的反对。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机器工人总会的力量目前已很薄弱。该总会的附属工会简述如下：

1. 兵工厂工人协会：兵工厂工人协会成立后，出现了好几派：（1）以机器制造部门为中心的机器工人总会派在子弹制造部分〔门〕和机枪制造部门也有它的力量。因此有好几次这个协会的大多数职员是这一派的成员，目前该派的大部分领导人和工人群众的领导人向左靠拢，与我们进行接触和机器工人总会发生了冲突；他们通过了一个脱离机器工人总会的决议，于今年四月成立了一个独立

的工会。(2)以工人领导人为主的领袖派由于总会计划废除劳动合制，以前曾与总会发生很大的冲突，目前，这一派由于缺乏援助而完全加入了机器工人总会。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很小。

(3)中立派，其中大部分的成员是正式工人。占兵工厂全部工人的一半，他们的工资很低，因此以前对国民党持消极态度，现在我们由于做工作的结果，使他们逐步地加入到我们这一边来。(4)左派，包括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以前总共只有二百个人左右。其中四十人是我们的同志；一百多人是国民党左派。最近，由于机器工人总会派向左靠拢，中立派与我们关系密切，在领导人员进行改组之后，我们已在执行委员会中占据了适当的位置。由于在过去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缺乏经验因而工人们与我们有矛盾，其结果是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共产党分子的宣传，使我们在协会中几乎无地可容。目前这种情况已逐渐克服。

2. 自来水公司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由于罢工的结果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建立了起来。俱乐部的会员对我们的态度友好。但由于它以前属于机器工人总会，因而不能参加到工人代表协会中去。但

它保持了独立的性质，没有受机器工人总会的直接控制。

3. 电灯厂工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分为二个，都是机器工人总会的基本力量。由于会员的工资比较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他们不参加外部的事务，因而受领导人的控制。虽然这两个俱乐部目前已联合为一个，但仍不能摆脱机器工人总会的影响。

(5) 工会的危机：

广东的工会运动有七十二种工人参加工会。似乎非常发展，但实际上存在许多危机：

1. 工会分散：广东的工会很多。广州的每条街都有三个工会的办事处。苦力工人有二个工会，酱油工人有二个工会，海员有四、五个工会，燃料业工人有四个工会，总数只有五百人的清洁工有二个工会。由于工会太分散，常常发生武装冲突，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工人在冲突中遇害的消息。发生冲突的原因无非是竞争会员；争夺会费或公共福利。

2. 把建立工会作为致富的捷径：广州各工会每月的收入很大，除了会员每月缴纳的会费之外，

还有工厂主所出的公共福利费和商业费。例如家禽店屠宰鸡、鸭时，其头、爪、五脏都需交给家禽业工会；肉店的猪尾巴也需交给肉食工会，肉食工会定期地向店主索取。如果店主拒不向工会交纳猪尾巴，检查小组就立即到来。上一个月两个肉食工会争夺猪尾巴的费而发生了冲突，几名工人遇害。因此，广州工人建立工会时，其第一件事是成立检查小组，检查小组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收集公共福利费，而是开展争夺会员的运动；一个工会一成立，立即派检查小组或者宣传小组进行争取会员的工作。搞宣传的人所带的不是宣传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如有工人不愿意加入工会，他必将受到木棍的挨打，因为工人们加入工会之后，他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工人的进会费和每月的公费；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厂主所给的公共福利费。如果一个商店的工人参加了两个工会，立即就会发生争夺公共福利费的冲突，有时候为了争夺会员而发生巨大的斗争。为了得到上面所说的好处，许多人竞相组织工会。除了一些大工业的工会和建立得比较久的工会外，广州的所有工会应该是有很好的财政状况。我们的指挥机构油料业工会总计有六万美元的

基金，更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该工会的领导人每月的月薪达二百二十美元，而他还化费掉几千美元的公共资金。

3. 工厂主对工会的破坏：由于工厂主害怕工会的力量，他们不得不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或者收买一些工人另外成立工会，以便来反对真正的工会。在广州工业界，这种状况非常普遍。结果工会非常分散，麻烦很多。

4. 工人们经济要求太高：产业工人和一些主要几种体力工人已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因此各种体力工人都普遍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这个要求当然不能接受；另一个要求是不上夜班。由于小商店缺乏钟表，不可能决定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要求灯亮之后就下班，关于增加工资，有时他们甚至要求增加百分之百。在广州举行罢工很普遍，在每次武装冲突中，封闭商店成为必要的措施。因为如果只是工人进行罢工，所谓的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子女仍旧能进行工作；但如果商店被封，他们就不仅不能工作，而且也做不了生意。有时候厂主宁愿不做生意，那末工会派遣检查小组轮流地、不分白天和黑夜对他们进行骚乱，使厂主吃喝不得安宁，甚

至对一、二个商店提出特殊条件，强迫他们实行这些条件，厂主不得不接受这些条件，否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所领导的印刷工人工会最近仍采取这种措施，因此小商人和小贩非常不安，社会人士对工人们更为讨厌。这就是为什么在广州特别有关于共产党的谣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工会经常和警察、士兵和政府发生冲突，这给政府中的国民党右派进攻工会提供了机会，甚至比较左倾的人对工会也表示不满。仅仅是由于国民党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缘故，他们才不敢对工会实行镇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会上，李宗仁(Li Chung-jue)建议限制工农运动；虽然这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诡计所引起的，但事实上能代表广东的公众舆论。

上面所提到的四点当然在手工业工人工会中特别严重，但在产业工人工会也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所有的工人都很高傲。由于我们在最近才看到这些缺点，我们决定严格地纠正这些缺点。在上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经济斗争的报告，明确指出了这些缺点。但由于工人群众不了解，在他们之中引起了许多反感。从现在开始，我们更加要注

意宣传教育工作；因为工人群众已长期养成了这个习惯。

（6）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从表面上看，广东的工会运动似乎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因为工人代表协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达十五万人，但事实上存在许多危机。第一，工人代表协会主要靠政治上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由于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国民党省委工人部、农工局工人部的领导人员是我们的同志，任何工会的成立都得通过他们的检查，这些工会不得不加入工人代表协会，因此工人代表协会不是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而成立起来的，而是靠我们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结果，如兵工厂工人工会、灯泡公司工人工会、自来水公司工人工会等一些强大的产业工会没有加入工人代表协会。如果国民党右派分子掌握政权，工人代表立即会被赶走，我们指导工人代表协会的权力也会立即丧失。第二，我们仅仅在工会的办公室中进行工作，在工人群众中没有进行任何工作，因为我们的负责同志只在办公室中进行工作，没有主动地与工人群众进行接触，甚至那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同学也已脱离了群众，因此完全缺少对工人群众的宣传

教育工作 工会的组织力量很弱。这是因为缺乏组织基础，如果有一天发生政局变动，这些工会就会马上解散。第三，在工会中还没有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以前我们党没有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自去年我党发展以来，我们党在工会中的工作才逐步有了发展，但直至目前为止，广州的十五万工人中只有三百名党员。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千四百多名。但其中党员不到一百名，在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中，只有十二名党员。因此，我们虽然占领了工人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地领导工人群众。第四，我们对重要的产业工人没有注意。虽然机器工人总会的附属工会的会员都是重要的产业工人，但我们在这些工人中没有做什么工作，因此我们仍不能领导工人群众去瓦解机器工人总会，虽然工人们起来反对这个总会。上面提到的四点是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今年五月工人委员会进行改组之后，我们制订了改正这四点的措施。如果实现了这个措施，今后必将取得较好的结果。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

——广东政治状况，左、右派斗争及党的工作等*

(原载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
版的《中央政治通讯》)①

我在粤停留约两周，初到时正值粤中右派为“向报”《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向我们攻击，而以黄埔校中特区党部闹得最利害。特区党部全为右派把持，其下各级支部则属左派；左派遂发起各支联席会议，以与特区党部对抗，并发出迎汪口号。黄埔校②之方教育长召集学生训话，学生表示不满意，但待俄顾问演说时则表示满意。可见黄埔校中左派空气之高涨。

黄埔特区党组织有不合法处（即许多委员是违法产生的），张静江等袒右派违法组织，但实际负校务之责的方教育长亦不敢袒右派。

①根据内容，本文日期当在七日前后。

②文中“黄埔校”均原文如此。

黄埔中左派已占百分之八十几，黄埔同学会全是左派主持，右派势力已打下去。左派虽未明显反蒋，但迎汪空气极浓。

李济琛近来很左倾，常常恭维“向报”的议论；凡此皆表示社会上反蒋空气极盛，均思联络我们。

卫戍司令钱大钧不表示什么态度，因钱虽蒋部，但本为四军系。

潮汕军队因压迫农民激起农民反对，该地党部均站在农民方面说话，孙会得力之张连英，被左派召集群众公判，使何不得不驱之出境。何见环境不佳态度较前左倾。

左〔在〕广州，仲夏同志已成市民运动的领袖。大资本家简某曾找我谈话，其要点：1.说罢工工人当援助；2.只有“向报”能代表人民舆论说话，希望“向报”出一广东专号，攻击贪官污吏、专横武人及法棍；3.希望你们能劝印刷工人不妨害新闻纸出版；4.农民是大哥，工人是二哥，商人是三弟，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利益。

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

府态度均不好。

民党中顾、丁右倾，宋、甘、何、陈等仍左倾。

现时是中派独裁政权，自顾、丁以至李济琛，均主张拥汪回任，极左派之甘等急求汪出，因汪不出则如黄埔内部左右派之冲突几无法维持。八月二十几曾接汪七月二十左右来信，请辞去军务政务，专办党务；何香凝主张将此信提出，借此请汪复职；顾主稍待。在这样酝酿中，中派张静江、叶楚伦等已感觉颇起恐慌；左派诸人因找鲍同志商量，鲍以为现时军事上及各方面均无预备，若做得太早则中派必先尽除左派，汪回来亦无用。此信在K.M.T.中央公布后的决定，是由中央电征蒋意见，蒋未正式复电，但蒋另一方面复黄埔同学电谓：“迎汪比倒蒋还坏”，可知蒋反对汪出。所以此时实力的准备若不周到，必难成功，现时正做准备工作。左派又虑汪出后不知C.P.要什么，我们因与左派有一种协订，凡整理案所列各条，我们均可接受，只要左派：1.承认农工政策；2.恢复左派政权；3.拟在下武汉后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借这个大会拥汪出来。此代表大会在中派诸人亦主张开，但他们并不知左派想开此会用意。地点在粤或武汉则未

定。我们主张代表大会代表须由各地党部选举，时间在十月，地点在粤。

左派何香凝等在无迎汪政策前非常恐慌，在接蒋致黄埔同学电后又茫然无办法；何主张迎汪，一面又劝C.P.对孙会不攻击，稍让步。顾孟余的态度则不同，他对我们说，C.P.帮助左派勿用操纵手段，他是要限制我们，何是以C.P.为领导、顾是要C.P.为他用，而他不受C.P.操纵，且避免汪回任后别人攻击他卖党、赤化。顾孟余以前常说农民是土匪，他是要在群众中也只限定我们三分之一，所以顾等是很少希望的；不过在反蒋（仲：顾等已不是什么左派、中派、全是右派）中是有作用的。左派甘乃光等能继承廖仲恺，但必须我们领导。

广州群众对于“向报”对于《人民周刊》均极欢迎，惜无左派有力领袖，故政治态度常常动摇不定，虽有我们供给主张亦无人〔主〕持号召。

中派自觉政权不稳固，对工人已稍让步。广东总工会凶手已拘捕，械斗事件已不发生。

花县民团围杀农民，民团首领原为李济琛参谋。此案控到党部，于是张静江遂主张通知李派兵助农民，但李只主弹压，一兵不派。一军之六十团

在中山杀了一农会副委员长，大受各方面攻击。后欲捏造人证所杀为土匪但不成功。农民现时对于国民政府非常反对。

张静江等现对鲍之话丝毫不听，故鲍说话亦极小心。

飞机在此次战役中坏了四架（因方向迷失），张静江等因此颇非难俄同志，并自翊〔诩〕自己能造很多枪弹。财政现时每月征收一四〇〇万，大部分均为蒋取去。现时财政、外交两部，均在左派手，其余各部在中派手；省政府之各县知事均在右派古应芬手中。李济琛正设法由法国自购枪械，古应芬亦在设法编游缉队，宋子文想以罢工纠察队改编为他的缉私卫商队。从这种情形看，左、右、中三派均在预备扩充实力。

我们对于古应芬游缉队之活动是无法消灭他，不过他的进行亦不容易。

前方战事，八军中路；四、七左路；二、三、六右路。蒋知到湖北后离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

近闻二、六军有一协定，内容：1.消除过去成

见； 2.合作拥谭取江西； 3.在湘则拥蒋抑唐；
4.若江西不能得则并力取福建。

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员，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

蒋现时在各方面地位均极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

七军李宗仁完全是右派。四军李济琛在可以利用我们以打蒋的地方都利用到，但其部下几全与民团分子有关，反对农民协会；对于工会则不表示。故李济琛仍是右派。

叶团扩充补充师问题，因二补充团离叶防地甚远，尚未决定。如果叶团能成补充师，则就便在鄂亦可招募。

刘文岛想到湖北去，唐近颇不满意刘。

广州现还是蒋势力，所以汪不能回。

八月二十六、七日英国即准备向广州进攻，派兵由沙基登岸，直接解散纠察队。福建方面，周荫人亦集合三万重兵窥粤边，所以汪此时回粤，则蒋亦可借援粤为名提兵回来，令汪不得不走，故汪之回一定要广东实力的准备完善后方可来；并不是要

同蒋打，是要不流血的迫蒋不得不承认。

联席会议开会问题，因当时社会反蒋空气甚浓，中派疑我们与李、顾等联成一气，有所顾忌，且恐我们提出许多国民政府压迫农民的麻烦问题，所以不肯即开。左派之顾孟余初颇欲代蒋与我们开联席会议，强迫我们作一些不应当的让步，但自拥汪问题发生后，他们亦不敢就开；我们方面亦以晚开为好，遂决定暂时不开，以后K.M.T.决定时间再通知我们。

孙科近来颇接近大商资产阶级（离开买办阶级），在陈森案中、学生会中均能为我们说几句话。

鲍、伍两同志在对于国民党问题有不同意见。伍意以为蒋未必是新右派。三月二十日前的政府是太左了一点，过去广东政策弄得太左，将来亦不必急于拥汪回来，致启纠纷。因汪若回时恐我们又变成半政府党，我们只应站在批评地位。粤区同志及鲍同志均反对伍之意见。伍问现时是不是要倒蒋？鲍谓我们现时是要一个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左派政府，如蒋不能如此做到则广东是要被土豪拿去的，我们须换地工作。因鲍、伍的争执废〔费〕去时间很长。

伍同志到粵后，曾废〔费〕许多时间听粤区报告，但因以前对于实际情形知道甚少，所以他的批评尚不能使粤区满意而心服；他自然一时亦不能作较具体之指示。最后讨论结果，他亦赞成粤区所提之结论，即：现在应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恢复民党及政府中之左派指导权，至于对于过去的批评则尚无定论。鲍同志的意思以为如果照伍同志的意见：要保全中、左两派亲密的合作，或要中、左两派平分指导权，那么伍同志的结论应当是 C.P. 宜退出民党，这是不对的。对于过去时期（自廖案至第二次民党大会及三月二十）我们政策的意见，粤区及鲍同志都以为当时政策是在辅助左派，扩大并巩固左派，至于因此而犯 C.P. 包办的嫌疑，实有许多地方是事实所迫而成的结果，并非粤区方面有包办的原则（仲：区委及鲍意以为现时汪回太早，其实现在已非汪回不可了。伍反对汪回是错的，鲍对于过去的意见亦很有错误）。

汪回的问题就是恢复左派指导权的问题。我在粤时与国焘亦认为太早，因为一方面要待总的时局变化中的适当时机，别方面要左派及我们自己的准备，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至于讨论过去时期我们的政策而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这问题实在是关于C. P. 对国民革命总策略的问题。我看汪时期（三月二十日前）我们在广东的政策大致并没有错误（仲：实际是无政策），……①不过当时实行这政策时发生许多个别的错误是有的。譬时②我们对于民党并不是包办错了，而是事实上形成了包而不办（仲：一方面占领民党，一方面没有了C. P. ）。

自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一总问题，伍同志自己做了一个结论，提出了意见不同的几个焦点，我们在已经开始的国民党问题讨论中再去详细讨论罢。③

关于广东工作计划。关于政治问题：1. 工农商学联合会当提出一共同政纲；2. 由我们党向工、农等发表具体政见供他们采用。关于组织问题：一切工作归区委全个④委员会负责管理，组织上亦不

①原文如此。

②原文如此。

③自上页“伍同志到粤后”起至此，是按《中央政治通讯》第五号刊登的关于这篇报告的更正刊印的。

④原文如此。

把群众分属于工委、农委、军委等。譬如工人支部要实际行动，自然需要工委参加指导，我们不能叫工委专管工会，组织部专管支部，而认组织部为党，工委为非党。所以决定粤区组织部应管一切支部的组织问题，工委亦管一切支部（自然只有工人支部）的职工运动的指导。余可类推。①关于宣传问题：卓宣方开始工作。关于工运问题：他们不同意中央批评的几点，已有书面答复。其中主要的两点：1.使广东总工会分化东家、工人为阶级组织；2.对于机器总工会，不认是黄色的、是有工团主义倾向的，我们不能攻击他，当与之采取联合战线形式。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速开农民运动训练班，经费或可节省农所经费办理。农民中武装统一问题，现已不成问题，因过去政策是不能实行，而现时联防亦做不到，在政纲上不提及此事（仲：广东一切中心问题是在发展农民运动以肃清贪官污吏；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均可于对农民政策分出。伍廷康反对注意此问

①自“关于组织问题”起至此，是按《中央政治通讯》第五号刊登的关于这篇报告的更正刊印的。

题是错误的。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应赞成的，因为这是反对封建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

粤区对于执行中央决定、工作计划，另有一书面报告寄来，不再说。

省港罢工问题，特委讨论费去时间甚多。伍意过去粤区工作错误，没有诚意解决罢工；但粤区极力举事实否认。现在英国仍以罢工问题向广东进攻，中派反对罢工委员会，李济琛等亦不满意罢委，只有左派宋子文在财政上尚按月照付三〇万。在武汉战争中英人更极力进攻，此时若提解决罢工，则只有助反动派及蒋声势。不过对于封锁问题，事实上只要表示让步，在内地厉行排货而撤消海口检查，同时要求谈判解决罢工。吴〔伍〕、鲍之间颇有意见冲突，在第二步闽赣战争中有人主张扩大排货，鲍主张应扩大排货运动否俟当时看情形再决定；伍则主张此时应整个的决定，须结束罢工（仲：省港罢工在去年九月总工会被封时即应结束，时间越长越难解决，所提条件越损失；以后无论国民政府军事如何胜利总须自动解决罢工）。

《人民周刊》调太雷任编辑，并参加宣传部工

作。鲍同志之翻译重要者由宋子文翻，公式翻译由恽代英翻。

区委十五人每周开会两次，无主席团。

有许多同志都觉区委政策有点神秘，希望了解。我们主张上部组织①应该集中而下级应该民主化一点。②

（按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号刊印）

①“上部组织”原文如此。

②本文无标点，是编者加的。

粤 闻 杂 记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

二、三、六军均想得江西，蒋介石见湘、鄂已属唐生智势力，亦向江西找出路，故一、二、三、六军对于江西战事均能拼命的进攻。在十日前，修水、铜鼓、南昌均相继入北伐军手。孙传芳的作战计划至为利害，彼初屯兵于九江、修水之间，驱邓如琢部与北伐军战。邓部败后孙始挥兵攻复南昌。南昌之战北伐军的确大败，王柏龄师及程潜部均受重创，尤其是王部几乎全军复没。富有声名的第一军实际上其战斗力之弱与军纪之坏为各军冠。目下收拾余众固守萍湘^①一带，利用该地山势之险要或能守住湘边，不让直军下长岳。

蒋介石自经此次重大打击后（其实自入湘后所

^①“萍湘”原文如此。

得教训已经不少),更感觉 C. P. 分子之得力, × 进用 C. P. 分子。然用一 C. P. 同时即掺一孙会分子作牵制, 以致军队仍始终无法弄好。战时日日牺牲殊太不值。故粤区已决定令在一军之同志全体退出, 不再作无益之牺牲。

自入湘以来, 叶团每战皆列前锋, 其作战之勇, 军纪之佳, 牺牲之巨为各军冠。然 × 之毫若不顾惜而发展亦颇困难, 此亦当然应有的现象。

东江方面, 革命军声势虽甚浩大, 但何应钦部 × 皆收编杂色军队而成, 土匪又得英帝国主义以金钱、大炮、枪弹之接济, 非常猖獗。闽周如大举进攻, 纵有李凤祥等之倒戈, 闽境民军之扰乱, 亦恐不能助何制止。国民政府已准备如东江不守尚可保住广州。西路方面, 唐继尧部下现已发生内变, 自顾不遑, 更无力窥伺粤方。原来唐惧其部下胡若愚、云龙势力日强, 去年曾利用攻粤、桂机会, 想欲将其送出; 今胡、云皆觉粤桂不可必得, 而自己实力已损失甚大, 遂转而对唐反戈, 对国民政府及范石生方面已有接洽。

朱培德念念不忘滇事, 特设一训练班召滇藉

〔籍〕进步学生五十人学习，由我们同志主教。此训练班对于将来滇省工作必能起相当也①。

古应芬之去掉已不成问题，继之者为左派之陈树人，可望逐渐排去各县贪官污吏。社会上右派势力日渐低落，左派声势日益高涨，一方面固是北伐军事行动中政府不能稍向②民众表示善意取得民众之赞助；一方面也是右派之罪恶已为群众所认识不易活动。黄埔已成为左派势力所统治，“广大”左派学生群众亦日愈发展。前日为陈启修为法科学院院长问题，右派指使一部分学生捣乱，引起很大冲突，群众将右派分子拘送中央党部办理，指捣乱分子行动明明白白的系西山会议派。张静江说他们恐怕不是什么西山会议派，而是反“共产”。何香凝闻言大愤，说“广大”系国民政府学校，中央党部直辖学校，反对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委任之人，为何说是反“共产”呢？结果将这个人送青年部看管，但马上便被右派的学联保释出去。现时广州左、右派之冲突非常激烈，有些人主张打张静江。闻戴季陶

①此句原文如此。“相当”后似应有“作用”二字。

②“不能稍向”原文如此，似为“不能不稍向”。

将至粤，“广大”学生中自然有忌戴者。但我们对于戴当想法与他合作，不好简单的反对他。

左派对于我们虽表示愿与合作，但另一方面仍不免怀疑C.P.，觉得C.P.（可怕所谓可怕是指C.P.政策老练深沉和C.P.有群众而他没群众），觉得他们自己太没有根据，没有力量，没有群众，一切群众都被C.P.拿去了。

“农民协会是土匪”的口号，现时经我们引证许多实际的材料宣传的结果，已经打消下去。农民运动前因偏于注意发展，有许多地方作农运同志只知在城中与县知事为剿匪等事周旋，反使乡村协会组织被右派土豪拿去利用，因此现在特别注意整顿工作。

右派行东把持利用的广东总工会已在群众中完全失去信仰。机器总工会与左派的工人代表会合作得很好。大概在广州的工人运动政治方面策略应付还不错，只是基础工作尚差。

广西方面，K.M.T.左、右派冲突甚烈，农民运动亦可发展。其军队有好有坏，在好的军队驻防之地，工作很可进行。现时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指导工作人材。云南方面，因检查极严，不易活动。

但粵亦已开始注意计划在该省发展我们的组织。

K.M.T. 中央工人部近派陆沉同广东邮务工人二人来上海，预备联络京、津、沪、汉邮务工人作全国的组织。

甘乃光为指导长江一带及河南等地的农运便利计，在中央党部未能迁到武汉以前，有在汉口成立一中央农民部办事处之拟议。

从前右派计划在广东政府农工厅下各县设农工局，树立右派势力，现此计划已转移到左派手中，先由中央农民部×农工厅设一训练班教出一批人才再为派往各县。①

（按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六号刊印）

①原文标点不清，编者作了一些改动。

中共广东区委致中央电一束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到中央)①

一、民党中央送〔选〕下列诸人：徐谦、顾孟余、王法勤、李大钊、柏文蔚、唐×道(?)②、陈公博为汉口特务委员会，现待介石复电中央，请王、李、柏即赴汉。

二、×③人接一消息，谓对奉张、鲁张之希望恐不能甚大，因奉天军事会议上已定鲁张取豫、鄂。

三、××④消息，张静江曾请宋子文，谭延闿谈话，谓介石甚不安，以为十月一日会议将反蒋迎汪。张问宋等如会议决定汪回如何办法，宋等答为会议之目的不在于更增岐见，而在达到统一。

四、民党中央之政府问题委员会决定：

1. 现时之职任不在于迁至武昌而在巩固省政府。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与“(?)”原文如此

③④原文如此。

2. 现在尚非建立集权政府之时，应略顾各省之倾向而稍与自由。

3. 国民政府当扩大，即使每省有二代表加入，此大政府中分出一较小之国务院（未必如此定名），外交、财政、军事、交通、教育、司法。①如此则其余麻烦问题可与各省政府应付。

4. 国民政府当留在广东，因为巩固广东及各省政权为现时急务，并须避与奉张冲突也。

5. 省政问题最好是能以省党部直接领导——广东已可行第二种方法，即由党的中央直接指导——如湖北不得不如此。第三种办法省党部与省政府“合作”——如广西及其他。

6. 粤省政府不日将改组，古应芬去职，何香凝任社会保证厅，甘乃光任农工厅。省政府人员均称委员。此新政府中当有左派四人，中派一人，无所属一人及李济琛（为军事部）。

7. 谭、张、李、孙、甘、徐、顾、鲍之委员会会议决十月一日会议的议程如下：

a. 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地点；

①原文如此。

b. 召集国民会问题；

c. 省政府之组织，省民、县民会议，省与中央（政府）之关系；

d. 省政府与省党部关系问题；

e. 政纲：(a) 对其他军队及政府主张和平，(b) 外交政策根据民族平权及经济发展，(c) 财政、教育，(d) 革命势力统一。①

（按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五号刊印）

①原文无标点，是编者加的。

答 案 集 合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

中共广东区委 关于四川军事运动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①

I、关于四川问题，×、吴，刘等所组织之特务委员会，吴来沪时想已亲告了。现四川刘文辉赴粤军事代表傅岩已与政府接洽妥当，由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廖冠②平、刘涿閻与四川代表共同签字，互遵协定。其条文如次：

1. 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

2. 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体待遇。

3. 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月、日是根据中央文件所加。

②“冠”字似应为“划”字。

4. 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

5. 川当局应予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6. 本约经双方代表签定，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有效。

Ⅱ、杨森有电来国民政府请委为川、鄂边防督办，因杨在总司令处请委未得答复故有此举，政府意不理置之，我们亦以为在杨未通电表明态度以前无□为进言，且民校疑杨甚兼及我们。

(按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

中共广东区委对于工农商 学联合会问题的报告

(原载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
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一)最初成立时的情形

1. 我们的策略与商人的态度

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在成立时不过仅是建立在那次提的取消火油专卖等七条决议案上。当时党的政策并未看他成一个远久的组织，并未当他是代表社会民众势力的永存团体；但因为去请愿等事要他，故暂时成立这个团体，他的工作便专是执行那七条议决案的，七条议决案做完了，农工商学联合会也就完了的。因此对于这会的组织很缺乏，工作范围也定死了，除了做那七条议决案外不能过问其他事项。这是以前我们对于此会的策略及情形。

不过一般商人的希望倒不止这一点，我们可举

出两点证明：（1）简琴石那时很想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各界一个有力的团体，在各县组织分会。他这个意见最初就同我说，我答复他要迟一点，他也就没有提出。（2）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接到很〔多〕公函，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各地商人提出很〔多〕很多，会中商界分子很想讨论，但因章程限定了无法讨论，而商人是急欲讨论的，可见商人的希望不同于我们，要高些。我还记得当时党怕他们提出很怪的问题难得做好，故以事已过去可解散了，即不解散亦搁置不管。这是讲以前我们对于农工商学联合会的态度及商人对于此会的希望。

2. 组 织

这个会是以下七个团体组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教育会，广州总商会，商民协会，原定四个商会每个派出三个代表作委员，外自由职业者代表二人，商界一共是十四个委员，农会、工会、教育会，亦各派代表三人，共九人，后因工、农、学一共只九人，三界不如一界之多，才改为工、农、学各派五人，共十五人，多过商人方面一人。委员会组织一个主席团，每个团体一个一

个①主席，自由职业者亦推定一个主席，总共主席团是八人。分工很简单，仅总务及宣传两部，总务部主任是简琴石，副马伯年，宣传正主任就我②，副梁培基。初成起③每星期委员开会两次（星期三及星期五），庆祝④以后只开一次，现在事又多起来了，恐怕要加多一次，仍然像以前那样每星期两次了。

3.工 作

我们提出七条议案，不过是有红花有绿叶，其实最重要的只是取消火油专卖，组织劳资仲裁机关，及解决省港罢工，这就可以说是红花，其余都不⑤主要的，只是拿来做个配角，这就是七条议决案里面的绿叶了。这几条取消火油专卖是做到了，这点商人大概是满意的，但亦还未能十分满意，因为仍加上了两块特税；并且也有事实的表现，就是加这个特税便有提出改为北伐特税，北伐成功了就取消，可见还稍有不满意的；后来经点解释，也就没有问题了。至于组织劳资仲裁机关，因为我们提

①、②、③、④、⑤均原文如此。

出来工人不接受，所以就马马虎虎下去了。最近有个仲裁法出来，也不过是马马虎虎做一下子罢了。关于解决省港罢工，商人是很努力的，商会曾派代表到香港去接头，但没有结果回来，现在当然不行，不用说了。其余做配角的几项，都没有注意了。在商人方面，对于此会实在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庆祝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那天商人很多参加，水陆并进，可说是民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庆祝，于此可见其热度。庆祝以后便冷落了，因为我们冷淡了，他们也就没有事作。

(二)目前的情形

自从庆祝以后，既没有新的事作，农工商学联合会可以说就是在办官差，或者还可说是在办工差，总司令部要做个什么，预祝北伐成功呀，祝捷呀，都找到农工商学联合会。还有就是做援助罢工的事。最近情形又有点变动了。在商人方面有这样的感觉：以前的七条决议已成为过去了，现在要有个新的要求，但是自己却叫不出名目来，不像我们能够取个名目叫做政纲；还有就是感觉此会太空了，只是高悬在空中，底下并没有东西，但他们也

想不到实际办法，也不如我们知道要召集个代表大会。我们最近的政策，要提出一个政纲和代表大会，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机已到了。

1. 内部的情形

商人方面，总商会的三个代表，马伯平是日本台湾银行的买办，有点鬼诈的本领。商联会的林严生也是个买办，入过日本籍的，是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右派，以前是常常到会的，但很不轻于发表意见。余厚庵老实点。市商会比较要好些，只是梁培基有点能力，但很糊涂。商协会黄旭星是个地皮资本家，也只随声附和。许坚心是一个大混蛋，简琴石不是那个商会的，他自己便是称自由职业者。教育会方面，陈信明有勇筹^①，特别热心于黄埔开埠，但也糊涂。陈其瑗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左派。黎樾庭是同志。袁晴晖是个小孩，没有什么能力。金曾澄是右派，但没有力量。工农两方面都是我们自己的，可以不用说。

从前商界有冲突，就是反对简琴石。在总商会

^①原文如此。

是消极的反对，小商人如商民协会便是很明确的反对，其余也是消极的不满意。这大概都因简以前的历史不大光明，在商人中的信用不好，他活动起来，商人都觉得很吃醋，特别是在庆祝成立的时候很不好。因为简那时对于商人的策略很不好，以为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多事，一方同工农领袖都很拉拢，所以便看不起商人，骂商人。后来我们暗示他不能这样，又改变了些。我们便常是在他们中间，像教训他们的样子，他们争执起来，我们便是应当怎样，作最后的决定，我们的话算是最有力量的，就是现在也是信用最好的。我们可以举出事实：前日庆祝武汉攻下大会，要农工商学联合会举出一个主席，本来这个人一定是商界才对的，但他们力要推我，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推我去就一定是简琴石去的，再有这次英舰占据西堤码头骚扰事发生，四商会那天正开会讨论铺底捐，我同兆徵走去，他们便马上讨论对付英舰的问题，我们提出四个办法，都一点不改的全文通过。就是他们的宣言，表面上是推由总商会起草，实则还是我们同志帮他作了。最近简琴石的政策已变了一下，较以前的情形便好一点。

2. 现在的问题

(1) 领袖问题——拿简一个人做领袖是不行的，我又是外江老，到会还要带翻译，很不像样的，当然不能作此会的领袖。将来我们的计划把总商会的正会长胡颂棠抬出来做个领袖，马伯平是不成功的。(2) 成份问题——现在组织的七个团体还不够的，将来学联会、工代会都应该加入作组织员^①。广东同志应作这个工作。

鲍同志有个意见，就是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弄成有力的团体。从前的计划就是要起草个政纲，并举定××、××^②与我起草，但直到现在仍未作好，目前又很需要这个团体，要使成为^③很有力量的民众组织，并且要把这个团体普遍的在革命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起来。

3. 现在决定的工作

第一，要召集个全省各县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广东有九十四县，打一百县算，每县代

^{①②③}原文如此。

表十人共一千代表，好像廖未死前所预备之人民大会一样。代表包括商界、农人、工人、学生、教师、军队、自由职业者等类人。第二，在广州开会两星期，代表无薪俸，但要弄点钱来交给代表来往旅费，及开会期中之膳宿费。第三，会议日程还没有定，大概依照政府所有各部定一议事日程。第四，每一个议事日程有一个报告，每个报告内容都包含这三个：（a）过去的成绩；（b）为什么成绩少？（c）现在还要做些什么及怎样去做。每一个报告要①有讨论和决议。第五，每个报告都要编成个小册子，先预备好；内容不能太空了，要多搜集统计，并要有个图；如财政问题，一定要有统计，开路、筑港等都要图；建筑道路、增加农村的利益，有多少肥料、实业等，都要有统计才行。同时还要搜集关于各种问题的表册在开会时悬挂。第六，准备议案及各种小册子等，由联合委员会下分组各项特②委员会办理。

关于这个代表大会，鲍同志可以提出国民党补助材料及经费。只是代表的派出还有问题，如果有分会，自然不成问题；农民是统一的，也没有问

①原文如此。

题：但工会便有问题，商会更不用说是很难选出的，因为许多地方都是有几个商会的，到底如何选出呢？这还没有决定，将来于各县大概再有决定的；但选举一定要完全由人民自己选，不能有县长参加。

4. 问 题

总合起来，问题有下面的四个：

1. 领袖问题。2. 组织成分的补充问题；3. 政纲问题。4. 怎样准备代表大会？

(三) 结 论

1. 领袖问题

现在已要扩大农工商学联合会的组织及工作，那就应有几个能得群众信仰的领袖作此会的中心，一切问题可先经这几个领袖商量，得个一致的意见才提出，那就很容易办了。目前会中还没有几个这样领袖，所以我们要在每一方面都要抬出一个领袖来，才能使各方面都起来活动，而农工商学联合会方不致成为单方面的，往下冷落。

在商人方面，现在的简琴石虽然是一个领袖，

还是不能完全代表商人，因为他没有加入商会，没有群众，并且过去曾有错误，商人对他都不满。现在代表商人势力之大者总为总商会①，因此在商人方面除简琴石外，并提总商会副会长胡颂棠出来做个领袖。在教育会方面则使陈其瑶〔璦〕出来；农会方面由谭植棠同志加进去成个领袖；工会在我们手上，暂不定人，这是没有问题的。

2. 成份补充问题

以前农、工、商、学组织的团体太少了（仅七个），广州地方的还有几个重要人民团体尚未加入，现在决定工人代表会、机器工人、全省学联会应该加入组织，由我们在中活动，使自动的请求加入。目前可以对学生让步，即时允许省学会加入②。但只能派三个代表参加。这点我要解释，因为学界方面教育会已派了五个代表了，所以学联只能派三人，以后教育会应减派代表与学联相等。工会其他暂不加入代表，由全国总工会、工代会、机器工会各分几人组织共同的代表团以整个名义加入。农会如市、乡农民应当参加此会，但也不能单独以市。

①②原文如此。

乡协会加入；市、乡应请于省农会派出代表合①省农会组织代表团加入。自由职业者的代表共定五人，可以允许自由职业的团体如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加入，但代表人数照比例减少。

委员会委员因事实上不能由大会选出，当由各团体举出其应占委员席数，共同组织农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3. 政纲问题

起初我们仅把农工商学联合会当作个临时机关，只提七条案件，现在要做个省民会议的样子了。以后对于各种运动都可发动，如召集市民大会、请愿运动等。可是我们要知道，第一，这是对政府的，而不能在这中间提出部分的问题——商人与工人的问题；农民和地主的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便会马上起分化的。第二，我们在这会里，并不怕右派分子加入，他们加入最多只能消极的捣乱，而我们只向政府提出人民的要求，对于那一方面有关的事我们都不要提出，有提出的也怠工，只

①原文如此。

由有关系的团体自己去解决。我们是积极的提出共同利益的要求，不是特殊的那一方面的。

我们现在要作农工商学联合会运动，应当有个共同的政纲，才能号召各界参加这个运动。这个政纲大体可分这几部分：

- I、关于财政问题的；——苛捐杂税等。
- II、关于民政问题的；——土匪贪官污吏。
- III、关于建设问题的；——发展实业开筑公路等。
- IV、市政问题；
- V、教育问题；
- VI、关于农工问题的；
- VII、关于外交问题的；——要切实而多于商民、市民有利益的，如土地不租外人等，

这里我们应注意的，工农自身的问题，当由工会、农会自己办，提出农工商学联合会便会减少农会、工会的独立性。但是，有些工、农的要求而于一般社会有关的如救济失业、制定劳动法等，可以农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请求政府办，亦不能由联合会去办。

关于全部政纲的起草，由下列五人组织委员会

办理……①以××②同志为主席。

委员会工作一星期，从各方搜集材料开会讨论，一星期完成政纲并请鲍同志指导。有了政纲后，一方面要从事宣传，一方面可找简琴石、陈其瑗等重要分子商量一下。

4. 准备代表大会工作问题

代表大会的选出要先作一个调查，决定每县应派代表出席的团体，由农工商学联合会邀请其派代表几人出席才没有弊病。

代表大会的工作自然是很难做，但亦尽我们的力量做出个规模来，我们应找几个得力同志参加工作。关于各种材料要找政府机关帮忙。在大会前找《国民新闻》相〔商〕量，特辟一栏，登载农工商学联合会的消息。

现在决组织一委员会准备代表大会工作。每一委员负责搜集所担负工作的材料作一详细报告，在大会以前编成小册。③

（按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七期刊印）

①、②原文如此。

③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个别改动。

中共广东区委致党中央信

——答复中央十月四日来信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①

十月三号及四号来信都收到了。汪精卫回粤问题，我们决定要在这一次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上没有讨论党务及政务以前，临时动议要求请汪精卫立即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已于本月十八日实现了这个决定。中央对于这件事情的指示我们是完全遵照去做的，并且粤区及鲍同志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同。在没有接到中央来信以前，老蒋已经有电报给张、谭，表示赞成汪回来。这当然不是蒋的怎样愿意，而是为现在他所处的环境所逼迫的；或者也不是我们的影响使他这样做，而是他已自觉其智穷力绌，这是很清楚明白的，用不着多说。

中央已经知道，三月二十日以后中派掌握政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权，国民党领袖对于工农运动的态度变坏了。就是所谓左派的领袖也是如此。他们不明白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民众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有了变动，无论大小事件，只要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以为这是民众故意与他们为难，换言之，即是C. P. 故意与他们为难。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领导工农运动，都是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左派，同时我们也要为民众利益奋斗。我们没有因为帮助左派及〔对〕整个的国民党让步的原故，就袒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违背民众利益的举动，我们皆站在民众利益的观点上，公开的积极的批评他。我们现在特别的指出对于陈森的案件，我们在工人代表会中同国民党左派及及①无政府派是合作的，不过这个左派不是甘乃光，不是顾孟余一班士大夫，而是手工业工人群众，而是手工业工会的领袖；他们没有怀疑我们，没有怕我们，没有防闲我们。陈树人接任中央工人部长后，我们曾经提议组织一职工运动宣传委员会，这个提议的用意就是帮助左派使之到群众中间去作工作，不要

①原文如此。似多一“及”字。

站在群众以外，说工人要求太高，说工人太懒，说工人手段太辣，说工人不革命，不要站在群众以外，怀疑 C.P.，害怕 C.P.，防闲 C.P.。

在花县惨案中，虽然甘乃光没有在政治会议中为花县农民说一句话，虽然甘乃光没有指示半点办法，我们仍然拉他一块儿做，并且当组织委员会与军队同到花县查办时，我们坚持一定要国民党左派同志——甘乃光亲信的人代表中央农民部，并且推他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始终保持了“苦力”的身份帮助左派。但是也有例外，现在南路的农民运动，差不多是 C.P. 包办，因为如果我们①不做，那个地方的国民党，那个地方的农会都是土豪劣绅的了。因此还要为着革命的利益作苦力，依照中央上次的指示“如果没有左派我们就要造左派”的原则去工作。

在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中，新进的甘乃光很努力作组织左派的工作，很努力使他们影响的左派青年到群众中间活动。甘并且给左派一个理论主张：以②农民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国民〔党〕的工

①原文如此。似多“我们”二字。

②原文如此。似多一“以”字。

作应该从下层做起。听说他的那本小册子已经销售了五万本了，并且在省党部宣传部每天早晨八点钟以前，召集他所领导的一般左派青年，开会讨论他的理论。他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创办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造就一班青年，准备派到广东各县主持农工运动。现在他又预备向此次大会提议组织一宣传委员会，由他的左派团体加一、二人进去，以造成国民党宣传工作的中心。他现在进行在大会未闭会以前要将各省的左派组织好^①，在大会闭会后并继续开秘密会议，规定各省工作的计划。对于甘的各种活动，如果事实上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当然尽力帮助他。对于其他的左派以及左倾的领袖，如徐谦、陈树人、顾孟余甚至于现在左倾的戴季陶，也是如此。

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的力量，能够站得住。这个原则，我们向来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依照这个原则，依照每个时期的环境来决定实际工作的方法。并且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

^①此句原文如此。

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现在左派还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要帮助的左派是怎么样的一个左派。此地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现在我们说帮助左派问题，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而在我们 C.P. 与左派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央的指示已经说得很明白：“在现时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当然手工业的群众也在内），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 C.P. 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这些左派的群众，我们 C.P. 不但不能包办他们的组织，并且他们也不能够接受 C.P. 的政纲。因此目前惟一紧急的工作，就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要在广东各县、起首在重要的县份创造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左派国民党党部，他的党员应当是在左派纲领之下团结起来的。这个党部的委员会应当是纯粹左派分子组织的，没有跨党的分子。并要在广东各县创造一个有力量的各界人民联合会，他的群众是在本地人民目前最低限度具体要求的政纲之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这样我们 C.P. 与左派群众间才能有一

正确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说帮助左派，这样我们才能说帮助左派推进革命。像这样的办法是不是对的，希望中央给我们的指导。

在出发江西的军队中，此地决定一个军事的党团，并没有叫这个党团来干涉一切地方的事情，并且规定了关于地方的政治问题，应当受该地党部的指导（关于军队中间特别的组织，粤区曾经决定一个组织大纲，由上次云臻同志带上）。如果中央查有该党团干涉该地方党务实情，应当立即执行党的纪律，给该党团以严重处罚。

粤区党的政策过去都尽可能的召集同志开会，或讨论或在决定之后向他们报告及解释。不过因为广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同志们所知道的还是太少了。有时又因为事情紧急，决定后马上就要执行，来不及开会报告讨论，但事后不必要的当然也没有再提，重要的还是向同志作报告。只有关于军事的秘密，不但是同志不能普通〔遍〕的知道，就是区委委员也有不知道的。同志对于此点不满意，如中央来信所说的大概以外省同志居多数，而他们所想知道的大概都是关于军事的问题，粤区很抱歉，对于这些同志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粤区在过去

比较的不能够“德莫克拉西”，现在已经稍稍改变一点，一方面印行粤区自己的党报，一方面每星期都举行活动分子的周会，报告党的政策及一切民众运动，如果仍有缺点，随时发现当随时依照中央此次的指导改正我们的缺点。①。

（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

①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个别改动。

中共广东区委 致党中央信（摘录）

——蒋、汪关系及国民党中央主席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①

关于现在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对于张宗昌、张作霖的策略，我们已经遵照中央所说的做了，前几天由张、谭共同署名打了一个电报给北京分会，告诉他们按照此地所决定的策略，注意对付二张。汪、蒋合作的问题，现在不过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而已，虽然蒋有电报请汪回来，大会又有即刻迎汪回来的表示。蒋曾经有电报给广×警备司令钱大钧，叫他把两广交给李济琛，第一军全体预备入赣入闽。从这个电报上我们可以看出，蒋一方面表示赞成汪回，一方面又把广东交给李济琛来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抵制汪，依蒋平日好弄这样的手段的情形看来，我们这种推测大概不会十分差的。但是钱大钧又极力的压迫公安局局长李章达，企图拿广州市公安局的权柄，这件事如果没有得到蒋的密令绝不能这样做。前天国民党大会起草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张静江很倔强的，很严厉的，说，这次大会不能够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够反对蒋作主席；孙科附和张的主张。当时会场上除了张、孙、鲍三人发表意见外，没有一个人说话。从这种种情形看起来，蒋之赞成汪回来仅是一个外交手段；同时用种^①手段阻碍汪回来，或回来也不能得到多的权柄。

现在左派仍然没有力量，三月二十日的余威也还存在。照现在的情势，如果作得太左，于革命是很不利的。对于立即要汪回来的问题，已经在大会上给张静江一个打击（因为张静江在会场上借口汪的地址不知道，不主张由大会举出代表迎汪即刻回来而遭否决），现在对于主席问题应当退一步打一个弯。我们本来决定举谭作政治会议的过渡主席，但因张静江这一保镖，而左派领袖又默默无言，谭

^①原文如此。

本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个过渡的主席。这样，只有三条路：第一，在大会上提出谭，谭不接受结果仍然还是蒋或张，这样或者是左派所不能忍受的。第二，谭不接受，左派不愿意由这次大会重新决定蒋或张作主席而取消主席制度，这种情形更坏了，因表现冲突太明显了。第三，此次大会完全不提起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只有我们单独奋斗是很坏的。最后我们就决定这样做。①

(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

①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个别改动。

中共广东区委军事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①

(一) 前敌情形

鄂方……………②

赣方：方攻武昌，一军二师亦在围城列，蒋督战，得误报，二师攻入武昌城，时蒋先云在侧，蒋笑叹曰：今日二师方为我出了一口气。毕竟气终未出，而二师却损失不少。蒋在彼曾与加伦同志曰：三月二十做错了。邓演达亦再三告诉加伦，唐势日增，非抬高老蒋不可。于是蒋乃忍气转往江西。不图铜鼓一战，战虽胜而一师精华失五之二。及攻南昌，一、六两军又不按军行日期，提前赶赴南昌。城已空，王柏龄、程潜遂身入，置一师于离南昌三十里以外，使沿铁道黑夜向敌军冲锋，未计敌人多寡。结果，为敌人所败，一师损失过半，南昌遂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

②原文如此。

陷重围，围三日夜，王柏龄主退，兵未冲出，王柏龄与缪斌失踪，六军亦泰半^①覆没，程潜泅水遁，始以身免。一说，六军因王柏龄命一军退而覆没，程怒杀两团长，蒋乃枪毙王柏龄。传闻虽不一，但一、六军损失过半，王柏龄败退，则千真万确。三军不甚能作战，而又迟迟其行，朱培德貌似忠厚，实则刘备一流人，其意在驱二、六军作先锋，勇牺牲，已则留后夺大利。坐是^②，六军乃吃此大亏，程潜怨恨甚。二军在江西算为最出色者，鲁涤平此次亦真能奋发，确能听俄顾问及李富春之各种建议，损失虽亦有，然立战功亦不少。及再攻南昌，二师又受大损失。七军攻德安占之，孙军遂蒙大不利。两方力疲，攻出^③乃稍停。此方计划，拟于抚州攻进贤，联丰城、高安、奉新、永修以围攻南昌。四军调兴国联瑞昌、德安、南康攻九江^④。比夏超独立，浙江虽未可乐观，然或可促江西速下。蒋与加伦在奉新，居中指挥。赖世璜留赣南，此人未可轻信，月中盖犹有秘电致张毅为我方所查获也。闻孙亦有放弃江西、福建意，江、浙则决不放手。

①原文如此。似系“大半”之意。

②④“坐是”、“兴国”、“南康”均原文如此。

③原文如此。似应为“击”字。

蒋方：蒋既不得意于两湖，赣、闽自为其必取之省，对浙亦不能忘情，近数日纷调其亲信浙人陈焯、徐桴往前方，于以①可见。入闽为何应钦之局。赣则未必能独吞。浙如胜，夏超亦须列首席。是今后黄埔军之发展，除闽外大可议。黄埔同学会派人至前方组织，蒋留之军中，但另设秘密组织于长沙，侦察各方情形。蒋于今亦感势蹙，但并未澈底觉悟。于汪则迫至最后，始肯以一电欢迎，表示敷衍。实则电文中请张静江、李石曾迎汪事等于滑。李何日能出京，张何日能出国？是欢迎等于暗示愈迟回愈好，不回更好。且一面迎汪，一方张静江坚决表示不能换主席。于广东，则明电钱大钧领二十师往潮汕，电严重领补充师往江西，表示练兵闽、赣，让两广于李济琛。此计果行则甚毒。因纵李成两广首领与汪对峙，兼与我们为切身直接之接触也。但蒋实心②又实不能放弃广东，故今(廿四)早蒋又自奉新来一电，告李济琛、钱大钧二十师仅以一补充团往汕。朝令夕改，想见其举棋未定。

闽方：周荫人实一无徒③之辈，其犹疑不决尤

①原文如此。似应为“此”字。

②③原文如此。

甚于孙传芳。当孙、吴极力助械之时，张毅改师成军，在张毅及陈炯明驻闽代表都主周立攻。彼际，一军实未集中，二十师之五十八团尚未到达汕头，乃周竟徘徊漳、汀之间，既不入赣，又不攻粤，坐待江西失利。一军出动大埔，李凤翔之曹、杜两旅已愿改编，乃始分三路向大埔、松口、饶平进攻，乃更不堪一出〔击〕，何应钦领中路一师直捣永定，周几遭身擒〔擒〕。何回出〔击〕松口之敌，亦先后由十四师及曹、杜两旅将敌歼灭殆尽。惟敌之左翼张毅居然直扑饶平、黄冈，张贞力不支竟退却，敌占饶、黄。饶距潮州百二十里，黄冈距汕头仅九十里，潮汕震动，军部已预备迁退，幸五十八团得力，扑过饶平敌，敌退。同时又闻永定、松口失利，张毅乃无战意。现时十四师已达大埔，三师入永定，张贞师及五十八团入驻平和、云霄，拟先以全力攻张毅取漳州，分曹、杜两旅入汀州，计算兵力或可取闽。惟后方单薄堪忧，二十师又不易成行，故何应钦于无可如何中，不得不以治安防匪之责托之农军。潮梅民团本不盛，农军遂更得安然兴起。何在汕，大权已久独揽，入闽自更目空一切。其妻、其弟、其戚、其友，皆得成从龙之彦，学会

亦将于潮汕外更辟一在福建之宣传所。我校于福建本无力，而民校除右派外亦绝少左派，此诚一天然右派根据地也。何之部下更多注意云、贵问题，昨日此间检出潮州分校（黄埔）教育长王某（何之私人，日本同学，曾在云南讲武堂充教育长）致唐继尧一密电，中派浙江人大不满意，以为即使诱唐来归，亦不应不报政府迳自通电。其实三月二十日后，何应钦自撤团长，拒绝邓演达长潮州分校命令久矣，夫非复三月二十日以前每事必请命蒋校长之何应钦矣，

川方：唐既有联刘文辉、邓锡侯之倾向，蒋自易接近杨森。加以玉阶与邓择生相好，故杨森之代表付子东不能得志于广东者，玉阶能为之一言使杨森得二十军长头衔于任何川军将领之先。此消息传之后方，张静江犹持其联刘湘打杨之意，不甚置信。嗣经证明，方始无言。然中派及顾孟余对杨森之怀疑犹未释然也。且朱玉阶为党代表，陈启修为政治部主任，色彩也太显渲染的浓厚，使非邓之持于前，蒋今日不得不信蒋①，民校决不会信杨森若

①此句原文如此。

此。杨森已开两旅人至宜、沙与卢金山会合，究其态度若何，终无表示，实令人费解。

滇方：滇西变动虽无大成，然已足使唐继尧感觉出兵不得之苦。现罗树昌仍未失败，且与范石生已有联络，我们亦派二人从间道入其部队工作，唐除龙云部及已所直辖两旅共不及万人外，无一能助彼者。现时迤南蒙自附近民团又大盛，多半为反军阀运动，与四川民团同。现彼有代表在此，我们亦拟派人助其进行。实际上说，唐决无入桂侵粤之力，但处此情势，不得不虚张声势。近其代表在香港竟往见香港总督求援，许以绥海道攻广东，港督许以江西孙如得手，港方当助唐。于以①见法帝国主义者与英香港政府之未能合作，而法政府亦未必以全力助唐也。国民革命②入滇，朱培德图之已久。方其出发时，彼曾以巨款交其参谋长黄实招兵扩充。不意新兵自滇来粤，多为范石生截去，而黄实与第九师在后方副师长久不合，故新兵计划迄未完成，三军之在前方者亦断难望今年可以调回。因此，广西南宁军官分校长俞作柏乃与范石生勾结亟

①原文如此，似为“此”字。

②原文如此，似应有一“军”字。

谋入滇。广西实力原属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俞作柏四人。今李、白在前方，广西黄、俞相争，势必挤出一个，故俞之野心乃转向云南。范石生本时刻不忘入滇者，其部队已锐意整顿，且极力接受政治工作（我们亦有人）。以三军与广西一部分军队较，范当然欢迎俞去，于是唐继尧图桂之传说，乃纷然起于广西。据同学报告，广西军队及范部今年必入滇也。①（余待续）②

（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刊印）

①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个别改动。

②这是原注，但没有找到后续部分。

中共广东区委 对于左派问题之讨论

(一九二六年十月)①

党团对于左派问题，曾经两次讨论，并由B同志作两次报告，党团公②同决定认为：B同志所谓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的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的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等语，根本上说起来是十分正确的。惟就其语气，不免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之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党团最后一次会议，全体同志对于左派问题，贡献下列之意见于中央，望中央斟酌为一最后之决定，通告各地以为民校工作之标准：

1. 现在上层的左派（以下称准左派，以无真正

①年、月是编者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原文如此。

的左派分别①)，只是民校中一部分不能与中、右派合作的分子，为防御右派进攻以保持地位的组织。他们并不是站在左派政纲上的。所以他们的分子摇动不能坚固站稳左派的立足点，软弱不能勇敢上前为左派主张奋斗。他们彼此间又不能谅解一致。但这种左派不能说是我们勉强做成的，是因为他们在性情上或利害上不能与右派合作，故在某一时某一事表现他们与右派不同被我们认为左派。

2. 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过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样的左派，而他们刚刚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争斗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不在主张上与右派立异，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站在民众方面。所以这种准左派虽有许多弱点，我们对付这种准左派一定要特别看待一点，不能与中、右派视同一律。譬如这种准左派与右派争斗之

①此句原文如此。

时，我们一定要与以相当的专〔尊〕重或援助；这种准左派有了错误主张与行动时，只能与以友谊的纠正，不能与右派一律攻击。

3. 这种准左派的组织，将来虽免不了要发生一些变节的分子或内部的纠纷等，但我们应当帮助这种组织，在凡有为反抗右派必要的地方都应当使有这种组织，且介绍之与广州可靠的左派联络。这种准左派，我们应领导之使去做群众的工作，与将要起来的群众的真正左派相接近；这可以鼓励准左派中间有些人更稳固的左倾，以至于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真正左派的领袖。假令将来在他们中间产生不出真正左派的领袖来（亦许会有的事），眼前与他们合作，亦是有利的；因为有了他们为友军，至少可以助长左倾的空气，打击右派的空气，使我们做群众的真正左派的工作可以得着许多帮助或便利。

4. 民校内部左、右派之争斗，须使此准左派上前，我们只以表〔决〕权等方法帮助他们，我们不应多说话，干涉人家的家事。民校左、右派分子权位上的争斗以应取上述的态度，但政治上左〔右〕倾的罪恶我们应指出攻击他。我们要站在领导左派的地位，不应当专以此种责任诿之于此等准左派身上，此等

无群众的准左派，亦每每无负此责任的力量与勇气。

5.同时我们要注意此等准左派的组织，只应限于有对付右派（专指在党部中作祟的右派而言）工作上必要的地方，凡无此必要的地方不可预先组织；因此等准左派的组织，无论如何是有些排拒我们的性质的（即以此右〔左〕派组织不愿一切有C.P.嫌疑者参加可以为例）。左〔在〕右派进攻的地方，他们为对付右派，不能不与我们亲密的联合，我们亦需要他们减少我们与右派的直接争斗；若并无对〔付〕右派之必要的地方，我们并不急需此种准左派之组织。比较真左倾的准左派分子亦无需要组织起来的要求，有此要求的只有比较右倾厌恶C.P.的人（这种人实际是懒惰、软弱而褊狭、嫉妒的右倾分子或戴季陶派，不可认他们的要求为左派的要求）。假如预先组织这种准左派，他们一定专门发挥那种厌恶C.P.的精神，实际成为中派或右派的组织。我们切不可拘泥于普通〔遍〕组织此等准左派，在当地无对付右派的工作的，即为对付中央右派之工作，只应使我们的人与准左派分子无界限的合作，不可将他们离开而独立组织起来。

6.我们应当纠正从前过于看重这种准左派、

过于看清〔轻〕中派、右派的弊病，他们中间确实并非我们理想的鸿沟①，在实际工作上准左派之表现每不敢或不愿与中派、右派有什么不同。若要想将革命的责任真正的放在这种准左派的身上，一定是要大上其当的。为了这种准左派的原因，完全得罪所谓中派、右派分子，比较准左派得罪他们更利害，这亦是上当的事，在不致于使我们与准左派恶化之范围内，我们对中派、右派分子应与准左派分子一律看待，我们有时亦可以得着他们的帮助的。

7.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的责任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种真正的左派，决不是专门在上层联络几个民校的领袖，在房子里接洽磋商所能做得出的，一定要在为一般民众利益的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才能造得出来。国民革命的工作现在急于需要这种真正的左派。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努力提携准左派去领导民众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我们所需要的普通②的左派的组织，不

①此句原文如此。

②原文如此。

应是指的准左派分子的组织，应当是指的真正左派的群众的组织。

8.真正左派的群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争斗中需要领袖，准左派分子常常不敢来做领袖，只有我们同志容易做他们的领袖。因为我们同志是有党的群众在背后的，准左派则只是他个人，所以无论任何同志都容易比准左派更有胆量站在群众的前头领导他们奋斗。既然左派的群众多半为我们所领导而不为准左派分子所领导，他们虽是真正 K.M.T. 的左派，但人家乃至准左派自己，都会认他们自己是 C. P. 的群众，而不认他们民校的左派^①；我们要使他们被认为民校的左派，必须使准左派分子常与他们生^②关系。准左派分子能接近这般群众，有时亦可以更勇敢坚决的左倾。

9.准左派分子不一定是真正的左派分子，他们的思想有时根本上右倾或戴季陶式的；在真正的左派群众起来之时，他们固然可以有一部分人更左倾，亦许有一部分人（甚至于全部分人）反退后落伍，像戴季陶在“五·卅”时代一样，所以准左派的

①此句原文如此。

②原文如此。

革命地位是没有把握的。不过无论如何，为眼前防御、打击中派、右派，做左派群众工作易做①，而易被人认为民校的左派，我们一定要在今天为准左派分子做工②，使他们暂时做民校左派的影子。

10. 对于准左派，我们应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独立地位。因为准左派要求这种地位，不愿居于C.P.附庸地位。但实际上我们要取得领导他们的地位，不然则此等准左派更易右倾或松散。对于真正的左派群众与准左派的结合，我们亦应在表面上尊重他的独立，但实际上我们要有领导左派群众的实权，使我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可以影响准左派分子。若我们真正的希望将此左派完全由准左派分子领导，脱离我们的影响，准左派分子亦许反转会给右倾的影响于这样左派群众。——总而言之，我们说国民革命必须民校左派来领导这些话，若大〔太〕看呆板了，我们实际取不得领导之权，是于国民革命有危险的。③

①此句原文如此。

②此句原文如此。

③本文标点不大清楚，编者作了个别改动。

K. M. T 中央地方联席 会议经过情形

(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下旬
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①

一、开会时期与出席人数

十月十四日开预备会。十五日起开会，除十七与二十四为星期日各休息一日，至二十八日闭会，总共开会十二日。每日从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开会时间。

到会人：中央执委十九，候补执委九，监委三，候补监委三，总共中央委员三十四人。此外各地代表五十二人，代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吉林、甘肃、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热河、察哈尔、菲

①根据本文内容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粤区信》此件可能是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

律宾、日本、檀香山、古巴、墨西哥、暹罗、缅甸、澳洲、三藩市、加拿大、南洋。

出席人：C派占四分之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所以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

二、议 案

中央提案委员会，由张静江、谭延闿、李济琛、孙科、甘乃光、顾孟余、徐谦、鲍罗廷所组织，其提出之案八种：1. 国民政府发展；2. 国民会议召集；3. 省政府、地方政府、省民会议、县民会议；4. 省政府对国民政府关系；5. 省党部与省政府关系；6. 最近政纲；7. 最近外交政策；8. 宣言。

上述议案无重大修改通过（省民会议、县民会议草案定为咨询机关，后取消此语，然亦只是为宣传关系，并无想认此会议为权力机关的意思）。

政纲中，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亦无讨论通过，这可见右派之无活动余地，同时亦可见右派并不甚了解议案关系。

临时讨论有结果的八案，余则多交中央办理。

1. 慰问前敌将士、省港罢工工友、军事区域人民。

2. 请汪销假，派代表迎汪，通电各级党部告知此事。

3. 电慰蒋。

4. 撤消贿卖知事之蒋道日代表资格，照汪交下拿办之旧案交监察院审办。

5. 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政纲（由最近政纲中抽出一部分）。

6. 开除西山派无悔悟表示者石瑛、张继等八人及上海伪中央分子；各地西山派及孙会重要分子由各省党部开除，中央通告各级党部。

右派陈季博、在北廷服官之王宠惠（中派提出）均开除。

7. 开除沈鸿慈，驱逐出境，严办反动学生。

8. 增加党费，每月三十万元。

以上议案均无重大重大^①意义，2、7、8案均左派对中、右派打击示威，中、右派全无抵抗能力。

^①原文如此，似系多字。

三、会议时期各派之态度

我们极力注意避免与中、右派的直接冲突，凡事均让左派上前，色彩较浓之同志态度尤妥协，惟有少数同志不免有不适当之发言，亦无大的影响。然中、右派见左派气焰，疑系我们作祟，张静江说：

“这会议纵多数通过，亦不能算本党的意思。”孙科说：“即①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因他们有此等观念，我们更审慎，决议民校内部之事，比较取不参与态度，听左派自决进攻中、右派与否，惟酌量帮助左派。

左派因三月二十以后之抑郁与迎汪憎恶张之感情，其气概②甚盛。未开会以前，即发生此会权限之争论；开会后以左派多数，和我们的帮助，其后更由我们帮助使一部分左派能有一比较固定的联合，每日会商一切，故更助长其胆气。他们很愿与右派打冲锋③，不使我们站在前面，但他们的会商

①“即”字似有误。

②原文似“概”不甚清楚，似应为“焰”字。

③此句原文如此。

不愿我们参与。左派在会场中屡次打击中、右派，惟究竟表现无组织情形，有时闹得中、右派憎恶之极，然而将他们无可如何。散会时甚草草，仅鞠躬呼三口号，无演说，亦表中、右派狼狈情形。但左派表现有四缺点：（1）动摇，有些人是投机的；（2）彼此不信任，有时误认中派分子拉到左派会议中来；（3）软弱，到紧要关头不能上前奋斗；（4）对中、右派进攻，仅为出三月二十以来之气，并不了解左派政纲的真正意义。因此他们在会场中虽然屡次打击中、右派，然他们亦不敢或不愿得罪蒋，中央党部亦无丝毫变动，最高执行机关仍中派所把持，故迎汪亦等于空谈。

中派最初颇欲包办会场，自屡受打击，遂完全屈服，不敢在会场中争辩^①。但关于中央党部改组问题（即合并常务会议、政治会议，选十三人组政治委员会，与选此会之主席及秘书处。原意政治委员会要包含左、中、右派，我们则色彩明显者不参加，但使在左派领导之下，主席及秘书处必须完全左派）张静江在提案委员会顽强抵抗，声言蒋之主

^①“辩”字原文为“辨”字。

席决不可动，因之此案遂不能提出。

右派占最少数，依附中派，有时鉴于会场空气亦附和左派，他们只能玩点小鬼或背后，或隐约放点不利于我们的空气，并无影响会场力量。

左派对中派进攻之事实：

1. 预备会时，张静江本欲于无代表各省分^①可以指派人出席，会场否认此等办法。

2. 张静江已定大会秘书长由中央秘书长叶楚傖兼，预备会叶已出席，会场提出另组秘书处，大家不便说拒叶理由，举手约四分三^②通过另组秘书处。散会后张大发牢骚，我们因决定不再提此问题，以后叶亦不再出席，即以不了了之。左派后〔来〕仍有提出为何不组秘书处以质问者，亦被我们以他事乱之，敷衍了事。

3. 张静江等原定主席团五人，有邓泽如在内。会场提出请中央提五人，代表推五人，于此中再选五人为主席团。张等商量很久，不敢提邓，乃提出张、谭、徐（谦）、孙（科）、宋（庆龄），代表推出吴玉章及左派四人。选举结果，孙仅十余票，落

^① “省分”原文如此。

^② “四分三”原文如此。

选，吴当选；张仅六十余票，较谭、徐均少十余票。

4. 迎汪案，徐促张早发表蒋要迎汪之电，以便引起迎汪案，不致与中派难堪。张顽固欲留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申言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①。右派又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后我们决定要左派早日提出汪案，此案各省区、各总支部均以党部名义连署，凡出席者无论左、中、右派代表均一致连署，并无异议，亦无人敢提迎胡之议。提出后，蒋始公布蒋来电^②，并言不知何处可以寻汪，会场嗤之，表示对蒋电同情，另举代表偕蒋之代表同往，并拍电各级党部以示迎汪决心。此案通过后，我们同志表示我们迎汪正与蒋电之意同。即在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汪、蒋，左派附和之，并提出电慰蒋之主张。

5. 中派丁惟汾发言谓此会不能变更中央决议，左派被激，纷纷质辩，结果通过一决议案，此会议议决一律有效，惟有第三次代表大会可以变更之。

6. 开除西山派问题，中派谓石瑛已由吴稚晖

① “张皇”原文如此。

② 此句原文如此，从上文看，似是“张始公布蒋来电”。

荐来炼钢，左派谓炼钢归炼钢，开除归开除，二者不妨并行。左派又提出邵元冲、叶楚伦之申明，系过二月期限已久，且系为欲来粤做事，此申明不可信，由我们转圜，遂未议。

7. 沈鸿慈案前经中派主持，谓他只反对 C. P. 的假革命分子，尚不能说是反对本党（中央党部决议案）；此次由左派运动十余警察区分部纷纷提出请求复议严办，左派决非开除沈不可，孙科亦附和主张，并主张要严惩一般“手权派”学生。陈果夫乘乘〔承〕张静江意旨，亦说现在沈等罪状益著，自非警所足以蔽其事，遂全场通过开除沈鸿慈并驱逐出境，严惩反动学生。

四、此次会议之结果

此次会议在实际上所得之结果如下：

1. 关于党与政府等议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张作霖，对国民政府下各省事实上的领袖，均法回避冲突破裂^①，而利用此时机可以发展各县各省之民众组织，并促成民众组织之联合。

^①此句原文如此。

2. 提出最低切合人民目前实际要求之政纲，此政纲当然党政府①所能一一施行，但有此政纲可以促各界民众觉悟起来，以自己的力量督促党政府②实现这些政纲。

3. 唤起农民，拉拢资产阶级，给封建势力之基础（地主剥削制度）一个大的打击。如号召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运动。

4. 中、右派经此次打击，而同时又仍有中央党部在其掌握之中，他们必于此会议后努力扩大他们的运动。近闻陈果夫、丁惟汾等已于党部号召一般留美或北大知识分子（愿〔原〕系顾与丁共同领导的党徒，现均倒在丁一方面去了）有③秘密组织（顾孟余方面消息），他们利用组织部、军人部派员到各省发展他们的组织。他们要靠这种运动，以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又为左派所打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之努力，所以他们必然会大大努力的。即是以后各省中、右派之活动，定然要成为一个大问题。

①② “党政府”原文如此。

③ “有”字原文如此。

5.同时这些左派经这次相当优势，又已有了联合组织，他们的勇气当然加增。虽这些左派不定^①可靠，以后亦许会有成为右派侦探或怠工的人，但大部分必以反右拥汪之热情，能使中央与各地左派互通声气，中、右派有上述之活动，必更能促进左派各地之组织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奋斗。所以此会议后民校左派亦必活动起来，加以我们的帮助，左派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五、左派之计划

(一) 政 纲

1.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在各地工作，须避免与共派冲突，如分子间发生意见可与共派开联席会议解决之）；

2.反对西山会议派；

3.拥护总理及廖先生遗留之农工政策；

4.拥汪精卫先生为领袖。

(二) 宣 传

1.各地于可能范围内须各有一代表刊物作思想、言论、行动方面之指导，但须注意步调之一致。

^①“不定”原文如此。

2. 在最短期间，须向各地同志说明党内外真实状况，尤须注意揭露反革命右派、新右派、假右派、假左派等之罪恶，同时发挥左派之主张与个性。

3. 各地如有与党有关之事件发生（如与党与国家与社会等），该地秘书处即须将该项事件原委通知各地，以便一齐动员。

（三）最近的工作

1. 须从速组织并巩固各地左派之势力（组织方法由各地斟酌情形办理）。

2. 对汪先生复职事件须作普遍之宣传。

3. 须努力参加党务，在最近各党部改选时，须设法在党部取得多数以便实行主张。

4. 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须努力活动，务必取得多数。

5. 须努力从事实际工作，尤须特别注意农工运动。

6. 须用种种方法折〔拆〕散右派、假左派等之组织，并吸收较进步的中立分子。

（四）应注意之事项

1. 此种左派组织对外应守秘密，尤其对右派、

假左派等须守绝对秘密，对共派则可以联席会方式交换意见。

2. 吸收分子时，应以对于上述纲领的观念为标准。

3. 按照各地情形应实行基本训练及纪律。①

（按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刊印）

①本文标点，编者作了个别改动，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一)

——汪复职问题，对唐策略，国民
政府迁移问题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①

汪先生复职问题，当即照中央所指示的办法做去；但汪究竟回来不回来是一个事实问题，非我们C.P.的主观所能决定也。联席会议时左派硬不起来，情形非常之坏；如果只有我们孤军奋斗，不能得到好结果，反而在事实上证明不是左派要汪回而是C.P.要。至于现在左派是否真心要汪回，我们无从知道；但是《国民新闻》最近的社论已自称为“在朝”矣；只要可以造成自己一派的势力，只要自己可以卖身当奴才，要不要汪精卫似乎不大成问题。联席会议后何香凝曾经忽然失迹，不知所往；昨日回来尚未闻有何佳音。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对唐生智问题，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自有其策略，C. P. 的广东党部不能代其负责。至于粤区自己，没有丝毫抑制唐之观念与事实；如果有之，无论是否负责同志，区委当即照中央训令努力纠正之。

关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移去武昌问题，政治会议所讨论之理由另详粤区政治报告中。粤区委对此只认①迁去后广东工农群众与李济琛有直接冲突之可能，我们作工②将格外困难，应当格外小心而已。中央意见当即电达鲍同志。我们想，如前方有何困难，迁去后反不利于推进革命运动，当然还是留在广东巩固所谓革命基础也。③

（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

①原文如此。

②原文如此。

③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加的。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二)

——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
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 国民政府迁移武昌

国民党在十月十五日所开联席会议上，关于国民政府发展问题，决定其地点仍在广东。理由是：

(一) 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 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要留在广东重要原因还是第二个。因为国民政府经过了这一次战争，应当要巩固内部，而没有力量再与张作霖冲突。现在又变更了这个决定，要

搬到武昌去了。这个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蒋介石的来电，请中央党部搬到武昌，国民政府仍留在广东。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才行。上星期政治会议讨论的结果，已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都搬到武昌，候江西战争结束后即可实行。现在南昌、九江已下（缴械共计四万，俘虏亦三千余人），江西已不成问题，“迁都”亦必实现，十一月十六日有些人已动身到湖北去了。

这次要搬中央党部到武昌的理由，就是根据前次不搬的理由。

第一，国民政府现在不会与张作霖冲突了。张作霖同日本帝国主义冲突很厉害。张作霖同日本之冲突是由于下列两个原因：

（一）日本帝国主义要张作霖不再用兵关内而巩固现有地盘，张学良等反对，说对关内用兵是不得不用。

（二）日本要张作霖不规定奉票价格而设法整顿，张回答此问题复杂，不能够解决，日本得到这个回答大不满意。奉系军阀新生出来的张学良一派，现在与英国帝国主义勾结很利害，所以日本提出这两个问题来压迫他。但是这个回答却是更令日

本人不满意而十分厌恶张作霖。本来张作霖所统治的东三省早就不啻是日本的地方了，东三省的一切都是为日本控制的，张作霖作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凡事受日本的压迫。吴、孙败后，英国帝国主义就勾结奉张，张亦想借此抵抗日本，这样一来就更弄得坏了，日本更积极的压迫张，张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不敢与日本翻脸的。

因为这个问题，最近日本曾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清浦子爵（曾做过日本内阁）亲自出马到北京活动，同民党的李石曾、易培基等开会。清浦提出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二）国民党能不能脱离与苏俄的关系；（三）张作霖要与国民政府联合，国民政府能否容纳。国民党接到这个报告后，政治会议就决定这样回答他的三个问题：（一）国民政府可以而且愿意与日本建立好的关系；但是这完全要看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态度而定，即日本应赞成国民党，应反对军阀的主张。（二）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本党”是独立的政党，因此他有权采用某种能够达到其政治目的之①外交政策，不受第三者的干

①此处原文为“之目的”。

涉；“本党”之联俄即因俄国能以平等的友谊关系对中国，“本党”施行此种政策乃为达到其自己所欲达之目的。（三）对第三问题就说国民政府已直接与张作霖交涉。这个回答还没有到北京，他们已经开始了谈判，谈判中亦仅提出第一个问题及问这方面能否派代表到日本商合作事^①。在这个谈判中，清浦说了很多张作霖的军队怎样坏的话，谓他已成为全国的敌人，但假使他能与国民党接近则可望倾向于好。谈判后李石曾要他到广东一行，他以路远谢绝而表示可到汉口，并愿国民政府方面派代表到汉共同商量。这个真的^②原因就是到汉口可同唐生智勾结一下，而到广东则表示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冲突太明显了。这次的交涉，表示了日本现时的外交政策，是想拉国民政府的势力以压倒英帝国主义统治长江的势力。这种态度更可见之于《每日新闻》（在日本有很大势力，代表重工业的报纸）的论调——他的社论中证明现在中国的潮流是英国的势力要倒下去了；同时则赞成国民政府的主张，称道其发展。

① “商合作事”原文如此。

② “这个真的”原文如此。

在这个情形之下，张作霖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动作是很使他害怕的。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没有力量可与国民政府冲突了。所以，国民政府此时很可安全的搬到武昌没有什么妨害。

其次就是张作霖内部之有问题。从奉系生长出来的张宗昌同奉张是有冲突的。吴佩孚失败后，奉方就有援吴的声浪，张宗昌很想借此占领江苏的地盘，所以他极力想南下；但是杨宇霆、张学良都阻止他到江苏。张宗昌借口山东地盘养不活他三十余万军队，一定要争到江苏来；但杨宇霆、张学良都没有地盘，也争要到江苏，而逼张宗昌去打河南。因此暗中发生冲突，彼此都要夺肥沃的江苏。国民党就利用这种争执的两方活动，答应杨宇霆、张学良亦可南下，同时亦敷衍张宗昌。现在他们还提出要求国民党打个电^①给杨宇霆，请他下南京，他就可借此带兵南下。于此可见他们内部冲突的利害。从这两个事实看来，在联席会议时所决定不搬的第二个理由已不存在，而变成国民政府可以搬去的理由了。

^①原文如此。

第二，在联席会议中决定国民政府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巩固省的基础。这可以有两个解释：其一是这种工作要在最进步的地方作起来，就容易实现；其次也可说要在最糟最重要的地方作起。现在武汉是最糟的，但是武汉是全国一个中心，又是重要的，不可放弃他，所以需要把国民政府拿去压一压，有几个大人物到武汉去或者还可以做一点事，使武汉的现象转变好一点。因为国民政府还有点威信，他还可以到武汉去镇压一下。并且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国民政府又有向全国发长〔展〕的可能，以前所谓巩固省的基础已不是现在第一件事情了。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完全失败，政局遂转入一个新形式〔势〕，要以武汉为中心而进行一个第二次新的北伐了，这个北伐真的就要向北打了。

2. 广东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治之新形势

广东省现在已到了个地方工作的时期了，上层政治已不能有什么作用了。上层政治的搅动，必要在情形复杂争斗很多的地方，才能在那里局势之下发展；但是这些东西在广东都成为过去的了。过去国民政府在广东的许多斗争中可以有作用，现在则

已形成一个势力之统治，政治的现象成为单纯的，上层政治就用不着了。同时广东民众亦已起来，可以独立，国民政府已无庸在此干涉一省的事，而要到武汉的适中地点去指导全国。到湖北的复杂情形下也能够搅弄事情出来，在湖北现在才是需要这一个上层政治机关去的。

因为国民政府已决定实行搬到武汉去，于是省政府改组也被逼出来。新省政府已由国民政府任命下列十一人为委员：陈树人、李济琛、孙科、陈孚木、甘乃光、何香凝、许崇清、周佩箴、宋子文、李禄超，徐权伯；分设九厅（陈树人任民政厅，宋子文任财政厅，孙科建设厅，许崇清教育厅，徐权伯司法厅，李济琛军事厅，陈孚木农工厅，李禄超任实业厅，周佩箴土地厅）。在此组织中有一点可注意的，即是并没有省政府主席而只有常务会议的主席（常务委员五人：陈树人、孙科、宋子文、李济琛、甘乃光），这个目的就是在不造成一个首领。不过事实上军事权完全在李济琛手上，结果也必然成为一个首领了。现在甘乃光、陈孚木都在李影响之下的，就是孙科也只想自己得一个好的位置。再则省政府改组，决定组织四师省军，这将来

当然是成为李济琛的势力而造成他在广东的霸王地位。

李济琛这人我们应知道他一下，李所说的话完全是代表地主的，对工人的事他不大说话，而关于农民的事他的态度比任何人坚决。譬如这次南路惨案，他坚说①农会有土匪是有证据的。甘乃光说县长有些不好，主张把县长调开；而李说那是最好的县长，决不能调开。农、工、商、学开代表大会他也反对。他的手段很辣而很有把握的。至于左派呢，也没有这回事；我们以前说称②的左派，现在都转移到李济琛的重心上去了。甘乃光我们以前说他是最好的左派，现在也倾向于李了。广东现在是要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较旧军阀更利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虽然他也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现在表现在我们面前已可看见，各路都发生惨杀农民运动人员、压迫工人的事。这个新时期的倾向就是形成一个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形势，国民党不管是左、右派到那时一定都站在政府一方面去，而我们则当然站在民众方面与政

①原文如此。

②原文如此。

府对抗的。所以 C. P. 以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占了国民党的什么部去作委员，到那时也是无用的。在这种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中，亦即表现出整个的 C. P. 与国民党的冲突。

在这种新时期中，第一步要发生的冲突就是农民与政府的冲突，尤其是农民与军队的冲突，最容易爆发。城市的工人目前还不会发生问题，因为工人有集中的势力居住在城市，如果要压迫还有点惧怕工人联合的反抗；并且他们也要利用工人，不敢闹大的乱子。最迫切的就是乡村的农民，现在乡村中所起的冲突还只是小的问题，一部分的冲突，民团与农会的冲突，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农民与军队的冲突，都是开始了；这种种冲突就是将来绝大冲突的开始。其次还有一个冲突的因子^①，就是在乡村最容易与地方军队冲突。在乡村的地方军队发生了冲突时是没有什么客气的，他要打就打、要杀就杀的；而军队的首领在城市的，他对这种冲突是不会负责出来解决的。总之，在这个民众与政府、军

^① “因子”原文如此。

队冲突的争斗中，农民站在最主要的地位，这样农民运动当然走到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3. 我们在这个时期中所要的政策

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中我们党应该采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对付新军阀自然不能如对付旧军阀一样很简单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个左派，能够长与我们合作。自然我们有时仍要拿群众运动的力量去压迫他，但是也不能过甚。在我们尚无很大的势力以前去与新的军阀冲突，那一下被他的压迫打倒了，我们便无再运动的可能。如果民众的势力发展与新军阀的势力相等时，我们亦不能轻作很大的斗争，因为冲突的结果必是两个势力都碰坏。这不是说我们此时就不要斗争了，我们仍然要斗争，如在潮安、汕头我们的工友同志被打死了，我们就举行大罢工。但是在此时我们作这种斗争要特别小心，即是说我们现在还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而不是即刻就应用工、农、商、学联合的势力去打倒他。此时我们仍要把民众与新军阀的关系弄得有点，而在这种关系下去强固民众的势力。

现在已经要到民众与政府对抗的时期，我们要使工农的势力不孤立，就要拉拢学生与商人，要学生、商人都不反对我们而与我们一致的反对政府。因为这个时期的政府，固然不会能代表资产阶级，不会使商人满意，所以此时还可以拉拢商人。但因此我们的口号就要低一点，乃能适合学生、商人的口味。特别是商人应注意①，因为商人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如果他站在政府一方面，我们就危险；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势。所以现在为了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时应当妥协一下，对于广东劳资的冲突，现时就要小心的工作。广东的工业不能维持其成本，一来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二来是管理不好。政府的工业因为管理不良（职员扒钱太多等），都弄得要倒闭的样子，我们应设法使这扒钱的弊端减少点，而以②增高工人的生活。对于私人工业则要很小心的，要使工人的要求能够适合以③工业利润所能供给的限度，即不要工厂因工人的要求过度而关门，把工人与商人的关系弄得太恶

①原文如此。

②“而以”原文如此。

③“适合以”原文如此。

劣了，结果在整个工人阶级与政府对抗的形势上陷于孤立，或竟使商人结合在政府方面来压迫工人。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要打倒资本家而所与①政府对抗，所以我们不能敌人树得太多了。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后的敌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与他们站在绝对的冲突地位以孤立我们自己的势力。

关于工人的问题比较还是容易解决的，最重要的、最困难的还是乡村斗争中的农民问题。现在农民问题很难以对付，因为在农村简直不能有一点要求，只要成立了农会马上就要发生冲突。照现在的政治环境，在我们还没有很大力量的时候，当然不能轻起冲突。但是我们绝不能说不要发生冲突。除非我们不作农民运动。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要去把农农②民组织起来，就要发生斗争的。农民运动不比工人运动，他是在乡村的，农民散处着，没有像城市工人的集中。而统治乡村的封建势力——地主及土豪劣绅的势力又到了动摇时期，他们必要维持其乡村皇帝的位置而不容一点反对他的势力在乡村

①“所与”原文如此。

②原文如此，似多了一个“农”字。

增长，所以农民运动一开始就发生剧烈的斗争。不过现时虽然不免要时时发生冲突，但要整个的爆发一个大斗争，还须有了全省极强固的统一组织，有了足以保证斗争胜利的力量，才能够行动。我们应该尽力避去无味①的斗争，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要斗争）；同时亦极力预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才能做一个大暴动以反对政府，这样的暴动我们才有胜利希望②。

（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

①原文如此。

②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加的。

黄日葵给中央的报告

——广西政局之分析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①

现在广西可以作工，原因有三个：（1）黄绍雄的思想较进步；（2）李宗仁、白崇禧均已走了，完全为黄绍雄的天下，他要想办得好看点，此次也狠搜人才；（3）领袖的冲突。以前黄、李冲突，现在就是俞作柏和黄绍雄冲突。黄一进步点，俞也跟之进步，互相刺激着表现一天天左起来，而我们便好利用在此冲突下作工夫。

俞作柏原来战功甚大，但打仗后兵权便被剥削，他得当军校校长都是他自己要求的。黄则谓俞太落伍，此是使他好。俞自作了民校省党部组织部长后，便表示进步，到广州找鲍同志要顾问，回去巡察党务，惩办土豪劣绅，释放在梧被拘禁的学

①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生，都如此表示。东兰事黄本决意不能帮农民的，俞则主要站在农民方面，赶县长，杀土豪劣绅。此种表示，也使黄无法反对，因黄不愿表示落后也。在此冲突中，我们就很好利用，而黄也就不得不左倾了。

黄绍雄是很阴险，但据我看也不很反动。他的英雄思想，有新的革命的解釋，数月来思想上亦颇进步，他现在并看各种新书了。黄有一个根本观念即要看民众运动是否为他用？他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要是他的，否则不满意。如南宁工运很和平，他就表示很好；梧州另是一派人工作，违反他的原则，所以他就压迫。东兰农民他亦是后来见势力很大，可以用，并受了俞的刺激才帮助的。就是对于我们亦然。所以我们在广西工作的策略，亦须满足他这观念。表面稳健些，像受他指挥一样，有事发生要与他商量，调工作者亦要像是他私人一样。

第七军司令部从黄到广州后，就由参谋长及参谋负责。参谋长还好，但是无力量。实际操纵一切的就是两个参谋，一个是黄绍雄最信任的黄健民，再一个是李宗仁的。梧州惨案实际就是黄健民做

的，东兰农民现在他还说土匪，他只认民团是有系统的；所以这个人是最坏和最有力的。参谋长即第四旅长，因黄健民如此专横，故最近才召集一个政治部部务会议，解决问题，使黄一人不能包揽一切。在第二次会议上就通过两个提〔案〕：第一是说梧州惨案发生后人心浮动，须即将此案公正解决，并说明对民众不能如此压迫；第二说现在民众起来，时与军队冲突，切由①民众已有组织及训练，而军官不了解世界趋势及工农政策，故要训令各部队官长，以后不能压迫民众。我们同志将梧州惨案说了很多话，并据东兰的例，说很小的事一经县长及警备司令就弄得很坏，以后有此等事须先与政治部商量，不能随便乱做。黄健民亦无话说。训令由参谋长亲自起草，作得很好。但两个参谋都要加两句，改两句，弄成四不像。

注：据最近的消息，黄绍雄因疑忌黄日葵与俞作柏勾结，取消他政治部工作，要他赴前方去。情形与上述不同了。

（按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

①原文如此，似缺字。